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四十九集

粉妆楼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彙編

（第四十九集）

北京市戲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四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蘇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12 5/16・插頁 2・字數：274,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統一書号：10071·310　　定价：(8)1.05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粉 妝 楼

尙小云　蕭連芳
藏本

提　要

唐代，北番入寇，罗增奉命往征。增子罗燦、罗焜义結武士胡奎，同游“滿春园”，因救难女祁巧云，与奸相沈謙之子廷芳結怨。适边关告急，沈謙为报子仇，按兵不动，且奏罗增降敌，矯旨全家处斬。燦、焜聞訊逃逸，先后在鷄爪山聚义。

都察院正堂柏文連有女玉霜，原配罗焜，因繼母勒逼改嫁，女扮男裝，更姓潛逃，备历艰险。后为沈廷芳識破，誘至府中欲行非礼。玉霜以玉如意打死廷芳。沈謙忿極，即將玉霜交文連法办。时祁巧云逃在柏府，为报大恩，乞求代罪。柏不得已从之。法場之上，巧云又为鷄爪山英雄救去。

沈謙謀篡，先捕众国公，繼命馬成龙征剿鷄爪山。馬遂与鷄爪山群雄合兵一处，倒反長安。沈謙畏罪投番。馬等奏請征剿，北番卒降，沈謙伏法。

本剧共計十六本。第一本为尙小云先生藏本，其余为蕭連芳先生藏本。

第　一　本

第　一　場

〔沈謙、罗增、徐銳、秦双、李逢春、尉迟太、段胥、段璋上〕

沈　謙
罗　增
徐　銳
秦　双
李逢春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点絳唇）矯矯虎臣，功劳襲蔭；掌权衡，世受国恩，丹心輔聖明。

沈　謙　太宰、沈謙。

罗　增　越国公、罗增。

徐　銳　英国公、徐銳。

秦　双　护国公、秦双。

李逢春　衛国公、李逢春。

尉迟太　鄂国公、尉迟太。

段　胥　保国公、段胥。

段　璋　赞国公、段璋。

沈　謙　列位請了！

罗　增
徐　銳
秦　双
李逢春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請了。

沈　謙　昨日接到韃靼国王打来战表。少时聖駕升殿，一同

启奏！

罗　增
徐　鋭
秦　双
李逢春　我等奉陪。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沈　謙　看香烟繚繞，聖駕临朝，分班伺候！

罗　增
徐　鋭
秦　双
李逢春　請！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小吹打。四太监、大太监引唐王上）

唐　王　（引）德配唐堯，坐中华，万国来朝。

大太监　朝参！

沈　謙
罗　增
徐　鋭
秦　双
李逢春　臣等見駕，願吾皇万岁！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大太监　平身。

沈　謙
罗　增
徐　鋭
秦　双
李逢春　万万岁！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唐　王　(詩)金闕內香烟繚繞，

玉宇中瑞云籠罩，

众廷臣罗拜跪倒，

聖天子駕幸九朝。

孤、大唐天子国号乾封。繼位以来，風調雨順，国泰民安。今当早朝，众卿！

沈　謙
罗　增
徐　銳
秦　双
李逢春
尉迟太
段　肖
段　璋　臣。

唐　王　有事出班早奏，無事卷帘散朝。

沈　謙　臣啓万岁：今有塞北韃靼国王，無故兴兵入寇，打来連环战表。請我主龙目御覽。

唐　王　呈上来，待孤观看。

〔沈謙呈表，唐王看表介，牌子〕

唐　王　原来为此。卿家！

沈　謙　万岁！

唐　王　但不知命何卿帶兵前去征討？

沈　謙　臣啓万岁：越国公挂帅扫灭韃靼，必然馬到成功。

唐　王　依卿所奏。罗卿！

罗　增　臣。

唐　王　就命卿挂印为帅。軍情紧急，选擇良辰，急速發兵。朕当听候捷音。

罗　增　領旨！

沈　謙
罗　增
徐　銳
秦　双
李逢春
尉迟太
段　胥
段　璋　朝事已畢，請駕回宮！

唐　王　退班！（下）

〔大太监、四太监下。八朝臣另下〕

第　二　場

〔丫环引秦氏上〕

秦　氏　（引）簪纓門第，武备世裔。

（詩）我本是公侯之女，
配良人將相苗裔；
喜膝下生有二子，
成六禮未訂婚期。

老身、罗門秦氏。配夫罗增，世襲越国公之职。膝下所生二子：長子名喚罗燦，一十七岁，聘得定国公馬成龙之女；次子名喚罗焜，一十六岁，定下益州太守柏文連之女，六禮已成，尙未迎娶。今早公爷上朝，还未回府，必有国事。丫环！

丫　环　有。

秦　氏　伺候了！

丫　环　是

〔幕內：公爷回府！〕

〔牌子、罗增上，院子随上〕

秦　氏　公爷！

罗　增　夫人！

秦　氏
罗　增　請！

罗　增　唉！

秦　氏　啊公爷，今日下朝，面帶不悅之色，是何緣故？

罗　增　只因韃靼王兴兵入寇，沈謙保荐下官挂印为帅，征討賊寇。万里孤征，难携家眷。若留你母子在京，又恐兩个孩兒滋生事端，有累夫人，故尔下官深以为憂。

秦　氏　不妨。將兩个孩兒帶往边关，留妾身在京照料家事，公爷意下如何？

罗　增　夫人之言，正合我意。

秦　氏　来！

院　子　有。

秦　氏　請你二位公子！

院　子　有請二位公子！

罗　燦
罗　焜　（內）来也！（上）

罗　燦　（詩）英風堪貫日，

罗　焜　　　志气可凌云。

罗　燦　　　蛟龙得雷雨，

罗　焜　　　舒甲任飞騰。

罗　燦
罗　焜　參見爹爹、母亲！

罗　增
秦　氏　罢了，坐下。

罗　燦
罗　焜　謝坐！喚孩兒到来，有何訓教？

罗　增　为父奉命征討韃靼，欲帶尔等同行，故喚你們前来商議。

罗　燦　啓禀爹爹：孩兒修文習武，报国有志。今番出征，方遂孩兒平生之願。

罗　焜　話虽如此，只是撇下母亲，孩兒放心不下。我与兄長一行一止，不知可否？

罗　增　你莫非不願前去么？

罗　焜　正是。

秦　氏　嗯！临陣畏縮，豈是丈夫所为？只管前去，休以老身为念！

罗　焜　是，孩兒遵命。

罗　燦　这便才是。

秦　氏　不知老爷几时啓程？

罗　增　軍情紧急，今日又是黄道良辰，正好起兵。

秦　氏　旣然如此，妾身备酒，与老爷餞行。

罗　增　多謝夫人！

秦　氏　来！

院　子　有。

秦　氏　看酒伺候！

院　子　是。（看酒介，下）

罗　增　（唱）实指望晚年間安享荣耀，
　　　　　　又誰知起干戈复把家抛。

秦　氏　（唱）但願得此一去早听捷报，
　　　　　　劝公爷休得要心挂兩条。

罗　燦　（唱）大丈夫与祖先增輝廊庙，
　　　　　　若甘居林泉下辜負英豪。

罗　焜　（唱）我自愧奉慈亲却少孝道，

也只得回軍时再报劬劳。

〔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旗牌官前来报道，随征將士，齐至校場，請駕啓行。

罗　增　知道了。

秦　氏　丫环，將酒撤去。

丫　环　是。（撤酒介）

罗　增　啊夫人，下官就要告辞。夫人在家，須当随时自保，以免下官牽挂。

秦　氏　妾身知道。家院！

院　子　有。

秦　氏　吩咐外厢备馬！

院　子　遵命。（下）

秦　氏　老爷，你父子速整行装，妾身恭候捷音。

罗　增　仰仗夫人洪福。罗燦、罗焜，随为父披挂去者！正是：但願旗开平賊叛，

秦　氏　惟祝馬到凱歌旋。

罗　增
秦　氏　請！

〔分下〕

第　三　場

〔万俟文、公冶双、东方武、宗政全上，起霸，“点絳唇”〕

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宗政全　俺、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宗政全。

万俟文　列位將軍請了！

公冶双
东方武　請了！
宗政全

万俟文　今有越国公罗元帅發兵平番，你我齐集校場伺候。

公冶双
东方武　远远望見元帅来也！
宗政全

罗　增　（內唱西皮倒板）

　　　　奉聖命統三軍征剿韃靼，

（“長錘”。四文堂、四家將、中軍、罗燦、罗焜引罗增上）

罗　增　（唱）辞别了糟糠妻携帶兒男。

　　　　干戈起免不得民遭塗炭，

　　　　兩軍陣哪顧得渴飲飢餐。

　　　　勇冠三軍虎豹胆，

　　　　挂甲將軍哪得眠。

　　　　来至在校軍場忙下雕鞍，

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参見元帅！
宗政全

罗　增　免！

　　　　（唱）众將軍且免礼站立兩边。

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啊！
宗政全

罗　增　众位將軍！

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元帅！
宗政全

罗　增　本帅奉命征剿韃靼，尔等必須奋勇当先，得胜还朝，自有升賞！

万俟文
公冶双
东方武
宗政全　食君之祿，当报国恩。末將等敢不尽心竭力！

罗　增　好！似此方不愧为將之道。中軍！

中　軍　有！

罗　增　人馬可齐？

中　軍　俱已齐备。

罗　增　吩咐祭旗發兵！

中　軍　祭旗發兵！

〔小吹打。众祭旗介〕

罗　增　信官罗增，今奉王命，率师平番。为此致祭山川社稷、旗纛尊神。但願此去，旗开得胜，馬到成功！

〔風旗上，吹大纛旗断介，風旗下〕

众　　旗折兩段。

罗　增　不好了！（牌子）且住！本帅將要發兵，大纛旗風吹兩段，定非吉兆。二孩兒过来！

罗　燦
罗　焜　爹爹！

罗　增　你們回家奉母去吧！

罗　燦
罗　焜　哎呀爹爹呀！孩兒奉了母亲之命，随侍爹爹。如今旣有此兆，孩兒們若是回去，如何放心得下？还是跟随爹爹前去方好。

罗　增　呃！为父的边关討賊，是为尽"忠"，你等家中奉母，乃为尽"孝"，各行其道，豈可混乱也！

（唱）为臣尽忠理所善，
为子行孝道之端。
各尽人事豈可乱？
兴亡大数听自然。

罗　燦
罗　焜　遵命！

罗　燦　（唱）我父賢明天人鑒，
兒輩怎敢妄抗言！

罗　焜　（唱）辞别天倫跨雕鞍，
惟願此去得胜还。

〔罗燦、罗焜下〕

罗　增　（唱）一見二子回家轉，
丈夫有泪豈輕彈！
傳令众將跨走战，
披星戴月奔边关。

罗　增　众將官！

众　　　有！

罗　增　兵出都城！

众　　　啊！

〔“急急風”。众同下〕

第　四　場

〔場設玄壇廟。“長錘”。胡奎上〕

胡　奎　（唱）勇比霹靂烈火性，
專打人間抱不平。

俺、賽玄壇胡奎。先父胡高，曾作三关总鎮。某家自幼練就全身武艺，人称賽玄壇。今奉母亲之命，

来到京都投亲。不想未遇。适才在酒肆之中，吃了一个爽快。(打呵欠介)嘿，身体有些困倦，如何是好？(望介)看前边有座庙宇，待俺去至庙中打一盹睡便了。("水底魚"。圆場)来此已是，待俺看看是什么庙。(看介)"玄壇庙"！咦！想俺胡奎，人称"賽玄壇"，如今来到玄壇庙，如同到了自己家中一样。待俺进去。(进介)上面就是玄壇老爷，待俺祝告祝告。(跪介)玄壇老爷在上：弟子賽玄壇胡奎，今奉母命，来到京中，投亲未遇。望神聖保佑弟子，日后做了高官，俺假玄壇与你这眞玄壇重修庙宇，塑画金身。(起介，打呵欠介)俺不免就在神案之下打睡便了。正是：投亲不遇心煩躁，跋涉千里枉费劳。(下)

第 五 場

〔四院子、罗燦、罗焜上〕

罗　燦　(唱)校場辞别天倫父，

罗　焜　(唱)豪杰心意兩悬殊。

罗　燦　(唱)催馬揚鞭归旧路，

〔黑虎形暗上〕

罗　焜　啊！

(唱)見一黑虎在当途。

罗　燦　賢弟，你看这輦轂之下有此猛兽，倘若伤人，如何是好？

罗　焜　不妨。待小弟伤它一箭。

〔罗焜射虎形介，虎形啣箭下〕

四院子　启稟二位公子：猛虎銜箭而逃。

罗　燦
罗　焜　快快追上前去！

四院子　啊！

〔众追下〕

第　六　場

〔場設玄壇庙。黑虎形啣箭上，扔箭于門口，臥神像旁〕

〔四院子、罗燦、罗焜上〕

四院子　啓稟公子：黑虎不見。

罗　燦　賢弟，那猛虎忽然不見了。

罗　焜　这是什么緣故？尔等分头找来！

四院子　是！（找介）公子，箭有啦。

罗　燦
罗　焜　是哪里来的？

四院子　在小庙門口找着的。

罗　焜　在这小庙門口？想是黑虎躲进庙里去了！

罗　燦　言之有理。你我进庙搜来！

〔众进庙，搜虎介〕

罗　燦　幷無猛虎。

罗　焜　这倒奇了！

一院子　公子您看！（指神像介）那不是黑虎嗎？

罗　燦　（看神像介）正是此虎。待我將它砍为兩段。（拔劍欲砍，忽見神像，愣介）哎呀呀，慚愧慚愧！賢弟，方才那只猛虎原来是泥塑的。

罗　焜　小弟不信。

罗　燦　你去看来！

罗　焜　（看神像介）果然是个泥塑的。兄長，你我射了玄壇爷

的神虎，快快向前参拜吧！

罗　燦　言之有理。

（罗燦、罗焜同跪介）

罗　燦　哎呀玄壇老爷，方才乃是弟子們之过，望乞恕罪呵！

（唱）护佑我父把賊蕩，

罗　焜　（唱）朝夕叩首来上香。

胡　奎　（醒介）呔！把你們这些狂徒，为何在此扰你老爷的好夢？

罗　燦
罗　焜　你莫非是玄壇老爷显聖么？

胡　奎　呃！俺并非玄壇显聖。某家賽玄壇胡奎在此。

罗　燦
罗　焜　原来是胡仁兄，失敬了！

胡　奎　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罗　燦　俺乃粉面金剛罗燦。

罗　焜　俺乃玉面虎罗焜。

胡　奎　哎呀呀，原来是二位兄弟到了，正所謂：久旱逢甘雨，

罗　燦
罗　焜　他乡遇故知。

胡　奎
罗　燦
罗　焜　啊哈哈哈……

罗　燦
罗　焜　胡仁兄因何至此？

胡　奎　哎，是俺奉了母亲之命，来到都城呵！（牌子）

罗　燦
罗　焜　舍間离此不远，何不同到寒舍一叙？

胡　奎　正要与伯母請安。

罗　燦
罗　焜　如此請啊！

胡　奎　（唱）威豪仁兄性豪爽，

　　　　　　胡某碌碌少才良。

罗　燦　（唱）仁兄真乃英雄將，

罗　焜　（唱）可比当年楚霸王。

胡　奎　夸奬了！

罗　燦
罗　焜　請！
胡　奎

〔同下〕

第　七　場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引）心怀長恨，隐姓埋名。

（詩）可恨奸佞臣，

　　陷害我严亲。

　　功名無意进，

　　甘老在泉林。

老汉、祁子富，山东人氏。父亲曾任粤东太守，因亏庫款，被奸相沈謙参奏，將我父拿进京都，追交欠款。是我聞得此信，变卖家产，帶了妻女上京贖父。誰知我父業已气憤身亡。老汉無意功名，在此开了一座飯店。今値清明佳节，不免帶了妻女，上坟祭扫。啊媽媽、女兒哪里？

張　氏
祁巧云　（內）来了。（上）

張　氏　取利薄者厚，

祁巧云　交友淡为濃。

張　氏　老老！

祁子富　媽媽！請坐。

張　氏　有坐。

祁巧云　爹爹在上，女兒万福。

祁子富　罢了，我兒坐下。

祁巧云　告坐。

張　氏　喚我們出来，有何話講？

祁子富　老汉意欲帶女兒上坟祭扫，喚你們出来商議商議。

張　氏　如此你去雇一車輛前来！

祁子富　待老汉前去。（下）

張　氏　（望介）咳！

祁巧云　母亲为何長嘆？

張　氏　想我家乃是宦門之后，使奴喚婢；今日只落得自己奔波，怎不叫我难过啊！（哭介）

祁巧云　哎，母亲哪！

（唱）母亲不必泪交流，

女兒言来听从头：

富貴穷通天注就，

福祿本是前世修。

張　氏　（唱）我兒說話道理有，

不由老身展眉头。

祁子富　（內）走啊！

〔祁子富，二車夫上〕

祁子富　（唱）車輛在此少等候，（进門介）

我与媽媽說根由。

車輛雇好，快快起行。

張　氏　女兒走哇！

祁巧云　走哇！

（唱）要到坟前去插柳，

　　一家眷屬奔荒丘。

　　向父一扶登車走，

〔祁巧云、張氏、二車夫下〕

祁子富　（唱）紙錢一脉望魂收。（下）

第　八　場

〔二伙計、艾錢上〕

艾　錢　（念）时际桃李爭芬，

　　　　　　园名喚作滿春，

　　　　　　聚集士子共王孙，

　　　　　　每日詩酒遣兴。

　　　　在下、姓艾名錢字財丕。在此开了一座“滿春园”，內中楼台殿閣，美景异常。每日士农工商飲酒宴乐。今兒个是清明佳节，上坟祭祀的不少，順便都要到这园子里走走。伙計們！

二伙計　有。

艾　錢　各处的楼閣都打扫干净了嗎？

二伙計　都打扫干淨啦。

艾　錢　那么着，你們这兒招呼着，我去歇歇去。有那大腦門兒的来，可叫我一声兒，我好应酬应酬。听見了沒有？

二伙計　是啦，您哪歇着去吧！

〔艾錢下。“長錘”。罗燦、罗焜、胡奎、院子上〕

胡　奎　（唱）适才离却罗府第，

罗　燦　（唱）春風得意快馬蹄。

罗　焜　（唱）欲把杯酒酬知己，

罗　燦
罗　焜　(唱)观看紅紫斗芳菲。

胡　奎　賢弟，八成是到啦。下馬吧！

罗　燦
罗　焜　下馬下馬。

伙計甲　三位是吃茶的嗎？

罗　焜　正是。我且問你：那“怡春亭”被别人占去無有？

伙計甲　“怡春亭”已被沈太师的公子包了去啦，見天在这兒請客，您到“暢春閣”吧？

胡　奎　呸！若說别人，还則罢了；若是沈謙的狗子，我一定要占这个亭子！

罗　燦
罗　焜　言之有理，將馬帶过。打进去！

〔罗燦、罗焜、胡奎、院子同进，伙計隨进介〕

罗　燦　酒保，那沈廷芳若要来时，你就說此亭被越公府罗公子占去了。

伙計甲　是是是！

〔罗燦、罗焜、胡奎坐介〕

伙計甲　这个乱子可不小。我把掌櫃的叫出来，告訴告訴他吧。(向內)有請掌櫃的！

〔艾錢上〕

艾　錢　干什么呀？

伙計甲　剛才越公府二位公子同着一个黑汉，把“怡春亭”占了去啦，我一攔他，就要打。您哪拿个主意吧！

艾　錢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兩家的份兒，都可以，誰敢惹他們哪？(想介)有啦，回头沈公子要是来啦，我哪怕給他磕头，求他到别处坐坐，只要别鬧出事来，就是我的造化。

〔“長錘”。四家丁、景上天、沈廷芳上〕

沈廷芳　(唱)春日喜游芳草地，

景上天　(唱)花团錦簇令人迷。

沈廷芳　(唱)天气艳陽和藹气，

景上天　(唱)对景騷人弄新詞。

沈廷芳　嘿，老景啊！你說“对景騷人弄新詞”，莫非你才情又發作啦？

景上天　不敢不敢。小子縱有子建之才，也不敢在相公台前卖弄。

沈廷芳　不然不然。尔为尔，我为我，尔之所長，我何嫉乎？

景上天　那么着，少时到了“滿春园”看花飲酒，待小子献丑一回，相公可不要見笑！

沈廷芳　那个自然。(圆場)說着說着，到啦。

艾　錢　小子給公子爷叩头。

沈廷芳　罢啦。把馬帶过去。

艾　錢　嗻！(接馬鞭介)伙計，把馬帶过去。

〔伙計帶馬介〕

艾　錢　公子爷，今兒个这个天有点風兒，“怡春亭”四面敞着，倒不如“暢春閣”好。您哪今兒个就到“暢春閣”坐坐吧！

景上天　呃！这春風怕什么？还是“怡春亭”眼亮，誰到那屋里慇着去？

沈廷芳　着啊！

艾　錢　那么着，您哪到“邀春楼”，上头高高的，多眼亮啊！您哪就在那兒坐坐去吧！

景上天　呃！原为是賞花看水，在楼上望下瞧，多費勁哪！不好不好。

沈廷芳　我們还是到“怡春亭”去吧，你別打攪啦！

艾　錢　您哪眞要到"怡春亭"去嗎？

沈廷芳　那是自然。

艾　錢　我告訴您实話吧，您可千万別生气呀！

沈廷芳　怎么回事？你說。

艾　錢　"怡春亭"叫別人占去啦。

沈廷芳　怎么着，我的亭子叫別人占去啦？这是誰这么大的胆子？眞是豈有此理！

景上天　难道你們也不攔攔嗎？

艾　錢　誰說不攔哪？他們不听，小子也是沒办法。

沈廷芳　你难道沒跟他提这是沈府留下的嗎？

艾　錢　不說还好，一說更占定啦！

沈廷芳　竟有这样不怕死的狂徒！我問你，他叫什么名字？

艾　錢　我問来着。他說是越公府罗老爷的二位公子。

沈廷芳　眞的嗎？

艾　錢　小子哪敢撒謊？

〔沈廷芳咳嗽、摸脖子介〕

景上天　說了半天，敢情是罗世兄，这不是外人。相公，您哪就讓他們吧，咱們再找个好地方就結啦。何必傷咱們兩家的和气哪？

沈廷芳　言之有理。那么咱們就在"溢春軒"敞厅里坐吧！

景上天　"溢春軒"，好好好。

沈廷芳　快快帶路！

艾　錢　随我来。

〔艾錢、沈廷芳、景上天、四家丁同进"溢春軒"。沈廷芳、景上天坐介，艾錢倒茶介〕

胡　奎　呔！酒保，拿酒来！

伙計甲　来啦来啦。（拿酒介）

胡　奎　我且問你：那敞厅上面就是那沈謙的狗子么？

罗　燦
罗　焜　正是。

伙計甲　您哪慢慢地說，留神叫人听見。

胡　奎　不要紧哪。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二車夫上〕

祁子富　（唱）祭扫已畢回家去，

張　氏　（唱）途中景物令人迷，

祁子富　（唱）观見游人如蟻蟻，

祁巧云　（唱）心中焦躁欲稍息。

啊爹娘，孩兒心中甚是不爽，意欲找个树林歇息片时方好。

祁子富　原来如此。你看路旁那就是"滿春园"，里面树木花卉，景致甚雅。你我进去，一来歇息歇息；二来吃杯香茶，解解干渴，豈不甚好？

祁巧云　但憑爹爹。

祁子富　啊，掌櫃的請了！

伙計乙　請啦請啦。您哪是吃茶的嗎？

祁子富　正是。可有清靜的所在？

伙計乙　有有有。您哪随我来！

祁子富　是。媽媽、女兒下車来吧！

張　氏　是。

〔張氏、祁巧云同下車介〕

祁子富　你將車暫歇在松林等候，多把酒資与你。

二車夫　是啦。（下）

伙計乙　随我来！

〔伙計乙領祁子富、張氏、祁巧云进"滿春园"介，搀門〕

伙計乙　您瞧这兒好不好？

祁子富　倒也清雅。

伙計乙　您哪还是吃茶，还是吃酒啊？

祁子富　泡些香茶来。

伙計乙　是啦。(泡茶介)

景上天　相公，剛才进来的那个妞兒，您哪以目送覷，莫非有爱花之意嗎？

沈廷芳　老景啊，大爷虽有爱花之意，怎奈此花难得到手。

景上天　这有何难？那老兒是北門上开飯店的，那妞兒就是他的女兒。待小子过去做媒，提起相公，保管他欣然应允。

沈廷芳　眞的？你要給大爷說停当啦，重重地謝你。你去說去吧。

景上天　是啦，您这兒等着。(出介，向祁子富)老者請啦！

祁子富　請了。

景上天　您哪就是北門上开飯店的掌櫃嗎？

祁子富　正是。不知尊駕貴姓？

景上天　我姓景。

祁子富　原来是景大爷。

景上天　豈敢豈敢！您哪这兒来，我問您一件事。

祁子富　是是是。(出介)何事下問？

景上天　請問那位姑娘是您什么人？

祁子富　此乃是小女。

景上天　有人家沒有？

祁子富　这！尙無人家。你問她做甚？

景上天　旣沒人家，好極啦，我得給您哪做个媒，說一門好亲事。

祁子富　既蒙兒愛，但不知是什么人家呢？

景上天　說起此家，眞是人間少有，天下無双，就是当朝首相沈太师的公子，名叫沈廷芳。你一个开店的，做夢也想不到你的女兒嫁这么个人家兒吧？

祁子富　你說的莫非是沈謙的兒子么？

景上天　不錯呀！

祁子富　呀呸！我与奸相有不共戴天之仇，豈肯把女兒許配那衣冠禽兽？眞正豈有此理！媽媽、女兒，我們回去吧！

張　氏
祁巧云　是。

祁子富　茶錢在此，我們去也。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下〕

景上天　哈哈！好个不識抬举的老东西，看你走到哪兒去！

沈廷芳　老景老景，怎么样啦？

景上天　怎么啦？一提起太师爷，他就大罵奸贼長、奸贼短，他把女兒帶走啦！

沈廷芳　怎么着？他应不应是小事，怎么罵起太师爷来啦？眞是豈有此理！

景上天　这个！諒他們去之不远，給他个搶就結啦。

沈廷芳　言之有理。小子們！

四家丁　有。

沈廷芳　跟你大爷搶人去！

四家丁　啊！

〔沈廷芳、景上天、四家丁下。艾錢晴下〕

罗　燦
罗　焜　酒保，酒保！
胡　奎

伙計甲　您哪有什么事嗎？

罗　焜　方才他們那伙人，出言無狀，意欲何为？

伙計甲　您哪不用問，少管閑事，吃您的茶吧。

罗　燦　俺一定要問！

伙計甲　那么着，我告訴您哪：方才那个老者帶女兒进園吃茶，不用說是沈公子看見啦，就叫那位景大爷过去提亲，八成是碰啦。故此沈公子惱啦，帶着家人，搶那个女子去啦。

胡　奎　怎么講？

伙計甲　搶那个女子去啦。

胡　奎　哇呀呀……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擅敢搶夺民女！二位賢弟少待，愚兄前去打跑这伙奴才！

罗　燦
罗　焜　仁兄要去，小弟奉陪。

胡　奎　好！你我一同前往，請！

〔罗燦、罗焜、胡奎、院子下。伙計甲另下〕

第　九　場

祁子富　（內）走哇！

〔張氏、祁巧云、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园中听賊一夕話，
　　　　　　不由老汉怒气發。
　　　　　　帶定妻女回家下，

〔“乱錘”。沈廷芳、景上天、四家丁上，推祁子富、張氏倒介，搶祁巧云下〕

祁子富　媽媽，女兒哪里去了？

張　氏　被他們搶去了！

祁子富　好哇！你我这兩条老命不要，与他們拚了！走哇走哇！

〔胡奎、罗燦、罗焜、院子上〕

胡　奎　呔！老头兒，你女兒哪里去了？

祁子富　我女兒被他們搶去了！

胡　奎
罗　燦
罗　焜　旣然如此，快快随俺搭救你的女兒便了！

祁子富　若得如此，感恩非淺！

胡　奎　快走吧！

祁子富
張　氏　哎，兒呀！

〔同下〕

第　十　場

〔沈廷芳、景上天、四家丁、祁巧云上。胡奎、罗燦、罗焜、院子抄上〕

罗　焜　二位仁兄退后，待小弟向前。

胡　奎　对，你去問問他。

罗　焜　沈兄請了！

沈廷芳　喲！原来是罗兄，請啦請啦！

罗　焜　我且問你：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擅搶民女，是何道理？

沈廷芳　罗兄問这个呀？这女子是兄弟花銀子买的，又叫她們家里人拐跑啦，今兒个偏偏被我碰見，焉有知而故縱之理？他是这么回事情。

罗　焜　呸！你休得胡說！快將女子放还，免伤你自己的体面！

〔祁子富、張氏急上〕

沈廷芳 哎，我拿銀子买的，豈肯白白地放她？我劝罗兄你少管閑事！

張　氏
祁子富 哎呀，壯士呀！休听这狗子的胡言！

胡　奎 閃开了！（扭住沈廷芳）我把你这个不識抬举的狗才，你是放也不放？

〔景上天踹下〕

沈廷芳 你是誰，敢扭太师爷的公子？

胡　奎 你招打！

〔胡奎打沈廷芳介，罗燦、罗焜夺回祁巧云，交院子，祁子富、張氏領下〕

沈廷芳 好啊，攔路搶夺。小子們，給我打！

胡　奎 二位賢弟保护那个女子，待愚兄照顧这几个囚囊的。

罗　焜
罗　燦 須要小心。（下）

沈廷芳 你們快給我打呀！

〔四家丁打胡奎，被胡奎打敗，跑下。胡奎扭住沈廷芳打介〕

沈廷芳 祖宗饒命！祖宗饒命！

胡　奎 我且問你，从今以后，还敢胡为么？

沈廷芳 不敢嘍，不敢嘍，您哪饒了我啵！

胡　奎 也罢！今番暫留尔的狗命。若再不改前非，被某碰見，休想活命！去吧！

〔沈廷芳跑下〕

胡　奎 只顧打这骯髒的东西，把胡某的手都污坏了。待我寻找二位賢弟便了！（下）

第十一場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罗燦、罗焜、院子上〕

祁子富　哎呀！二位恩公，那黑面的恩公往哪里去了？

罗　燦　打那些狗男女去了。

祁子富　他們人多，他一人焉能济事？二位快快轉去帮助才好！

罗　焜　不妨。諒他們不是胡兄的对手。

胡　奎　（內）走哇！（上）

罗　燦
罗　焜　胡兄来了。那伙囚徒哪里去了？

胡　奎　被某家打跑了。

祁子富　眞乃是英雄好汉！

罗　焜　話虽如此，只是那狗子豈肯甘休？你們若是回去，他一定要来找你寻事，如之奈何？

祁子富　这个！（想介）也罢！他若来时，只有破着我一家的性命，就与他拚上一拚！

罗　焜　此非良策。莫若寻个全身远害之計方好。

罗　燦　俺倒有一計。胡仁兄正要回籍，莫若你們回去收拾收拾，同定胡兄去往淮安，暫且存身，豈不是好？

祁子富　如此甚好。

祁巧云　且慢！啊爹爹，你我若是逃走，那厮要找寻恩公生事，如何是好？

胡　奎　着哇！

罗　燦　不妨！他們素知俺弟兄的威名，焉敢自来送死？事不宜迟，你我同到老者的飯店便了。

胡　奎
罗　焜　請！
祁子富

祁子富　媽媽、女兒，随我来！

〔尾声，同下〕

第　二　本

第　一　場

〔“長錘”。四文堂引沈謙上〕

沈　謙　（唱）鈞諭一出如雷震，

满朝文武誰不尊？

全憑机謀邀天幸，

一人之下压万人。

老夫、沈謙。职受文华殿大学士，掌握朝政，文武百官，無不畏伏。惟有越国公罗增倚仗祖遺的功劳，每每与老夫做对。是我假公济私，將他荐往边关征番去了。今当早朝，正該面聖。左右，打轎上朝！

四文堂　啊！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沈廷芳　（內）攙扶了！

〔景上天攙沈廷芳上〕

沈廷芳　（唱梆子）

恨罗家二狗子欺我忒甚，

满春园打得我头暈眼昏。

叫老景攙扶我牙床坐定，

想妙計报此仇方才称心。

老景啊！

景上天　大相公！

沈廷芳　那天在“滿春园”遇見那个小妞兒，看看搶到手啦，又被罗家这兩个狗子跟一个黑小子無事生非，給搶回去啦，还把大爷孝敬了一頓拳头。你想，我打出娘胎哪受过这个委屈呀？这話又說回来啦，挨揍事小，只是这个小妞兒我心里哪兒能放得下哪？故此我身得重病，又不敢跟太师爷說。老景啊，你还有什么主意沒有啦？

景上天　这个！主意小子倒有一个。

沈廷芳　怎么着，你有主意？

景上天　有主意。

沈廷芳　有什么主意？你快快告訴我說。

景上天　你拿耳朵来！

〔景上天与沈廷芳耳語介〕

沈廷芳　好虽好，但是再遇見罗家兩个嘎杂子，这个事还是不成啊！

景上天　那罗家弟兄家教甚严，無事总不准他們出門兒。昨兒个是好事多磨，恰巧就碰見他們啦。今兒个罗夫人听說他們惹了乱子啦，一定不教他們出門啦。今兒个是絕不能遇見他們啦。

沈廷芳　你量的就？

景上天　小子口如無量斗，焉有量不就之理乎？

沈廷芳　旣是那么着，你把沈兴叫来，替我吩咐吩咐吧！

景上天　是！沈兴！沈兴！

沈　兴　(內)来啦！来啦！(上)

参見公子！

沈廷芳　景先生有差。

沈　兴　景先生，有什么事？

景上天　你呀，多帶打手，去到北門那家飯店里，見着有个小妞兒，不容分說，你們就搶。要有人攔，你們就打。打出禍来，有公子一面承当。听見沒有？

沈　兴　听見啦。

景上天　快去快去！

沈　兴　嗻！（下）

沈廷芳　老景啊，我說那个祁老头要急啦，他到官喊告，那可怎么好哪？

景上天　我还有主意哪。我先寫下一張婚書，就說是我的媒人。再者京城官哪个不拱服太师爷？誰肯为他得罪太师爷哪？把小妞兒搶过門来，成亲之后，再恩养恩养他們，老兩口子也就沒法子啦。

沈廷芳　那么着，好極啦，就煩你寫張婚書吧。来，我給你研墨。

〔沈廷芳研墨，景上天寫婚書介〕

景上天　寫完啦，您哪看看吧。

沈廷芳　（看婚書介）好好。他們也該回来啦。

〔沈兴上〕

沈　兴　指望搶亲得賞，誰知空走一場。
参見公子、景先生！

沈廷芳　我問你，小妞兒搶来了嗎？

沈　兴　小人去到飯店，一看門口上鎖。又到后門，看有一張紙，上寫着“此房改为越国公府，閑人不得出入”。我一打听，那祁老头不知去向。因此回来报与公子、先生知道。

沈廷芳　此話当眞？

沈　兴　小人焉敢撒謊！

沈廷芳　哎呀，气死我也！（气倒介）

景上天　公子醒来！

沈廷芳　（唱）听一言来切齿恨，

大罵罗燦与罗焜。

火气揚筋血上奔，

要見佳人万不能。

〔景上攙天沈廷芳入帳子介〕

景上天　兴兒，你給大爷沏碗糖水来，叫他定定心。

沈　兴　嘛！（下）

景天上　（背供介）哎呀慢着！看公子病体沉重，他要有个好歹，我也难逃公道。不如趁此沒人，蹓之乎也！

〔幕內：太师回府！〕

〔景上天往下跑，沈謙、張宏上，相碰介〕

景上天　參見太师爷！

沈　謙　原来是小景兒。你面帶惊慌往哪里去？

景上天　这个！——

沈　謙　嗯！快講！

景上天　公子爷身得重病，我去請大夫去。

沈　謙　噢！有这等事！快引老夫前去！

景上天　是。隨我来。

〔小圓場〕

景上天　公子，太师爷来啦。

沈廷芳　（出帳介）哎呀，我的爸爸呀！

沈　謙　兒呀，你为何一病至此，怎不告訴为父知道？

沈廷芳　您哪要問我怎么病的这个样兒啊，您問老景就知道

啦。

(沈兴暗上)

沈　謙　如此，此处不是养病之所，沈兴快將公子扶至內室，速請医生調治！

沈　兴　嘛！（扶沈廷芳下）

沈　謙　啊小景兒，廷芳的病症因何而得？

景上天　太师爷有所不知，只因那日我同公子到“满春园”閑游，那园子里的“怡春亭”是公子預先定下啦，却被罗家兩个公子占去啦。公子向前跟他們講理。誰知他們依仗势力，將公子同小子痛打一頓。打了小子倒沒什么，想公子嬌生慣养，哪受得了这个？又不敢回稟太师爷知道，因此气急生病，一病不起。这就是公子的起病之由。

沈　謙　罢了啊罢了！可恨罗家兩个狗才，仗势行凶，欺我爱子。廷芳倘有不測，豈不絕了我沈氏的香烟？这样冤仇，焉能恕过！

景上天　您哪得想个法子給公子出出气，公子的病就好啦。

沈　謙　（想介）今早朝房，接着边关告急本章，那罗增失守头关，被困重地，因此告急，来京請救。老夫將他本章压下，未曾上达天廷。老夫与他个按兵不动，那罗增必死于沙漠之地了！

景上天　哎呀，那罗增虽死，那罗燦、罗焜尚在。有道是：斬草須要除根哪，我的太师爷！

沈　謙　依你之見呢？

景上天　这个！請屏去耳目！

沈　謙　是。張宏，外廂伺候？

張　宏　是！（出門，偷听介）

沈　謙　有何妙計？快快講来！

景上天　太师爷，你將本章改为：罗增乃是有心失守关隘，假战番贼，欲为乱人的引綫；其子招聚匪人做为內应。若不早除，养成巨患，为害不小。請敕誅之。太师爷，您哪說小子这条計策好不好？

沈　謙　此計甚好。老夫今晚改本，明晨上奏。正是：只为打子恨，假事陷仇人。小景兒，随我来呀！

景上天　小子来啦。

〔沈謙、景上天下〕

張　宏　且住！适才听相爷之言，明明要陷害那罗府全家。想我虽在沈家，我妻子俱受罗府的恩惠，我張宏焉有知而不救的道理？我不免私出府門，去与罗家送信便了。

（唱）坐視不救心不忍，

　　前去送信走一程。（下）

第　三　場

〔起初更。秦氏上〕

秦　氏　（唱）兒夫鎮守边关境，

　　每日吊胆又提心。

　　將身且把臥房进，

　　唯有晨夕祝神灵。

〔王氏上〕

王　氏　（唱）兒夫到此来送信，

　　忙見夫人說分明。

哎呀夫人哪，大事不好了！

秦　氏　何事惊慌？

王　氏　今有边关打来表文，道：老爷失守头关。那奸相沈謙欲要明晨上本，道老爷献了城池，投降韃靼。我丈夫目睹此事，特来送信。哎呀夫人哪，須要早作准备！

秦　氏　此話当真？

王　氏　奴婢焉敢謊言？

秦　氏　哎呀！（昏倒介）

王　氏　夫人醒来！

秦　氏　（唱）听一言来如雷震。

老爷！我夫！哎呀！（哭介）

〔丫环暗上〕

秦　氏　（唱）好似鋼刀刺我心。

恨沈賊我与你有何仇恨，

苦害罗家为何情？

〔起二更〕

秦　氏　丫环！

丫　环　有。

秦　氏　快請二位公子前来！

丫　环　有請二位公子！

罗　燦
罗　焜　（內）来了！（上）

罗　燦　（唱）恨只恨与胡兒分别甚早，

罗　焜　（唱）每日里在書齋悶坐無聊。

参見母亲。

秦　氏　哎呀兒呀，大事不好了！

罗　燦
罗　焜　啊！何事惊慌？

秦　氏　你父失守头关，打来告急表章。那沈賊意欲上本参奏你父献关投降。那張宏前来送信。故此喚兒等出来，早定逃命之計。

罗　燦
罗　焜　气死我也！

罗　燦　（唱）听罢言来怒冲頂，

罗　焜　（唱）大罵沈賊狗奸臣。

罗　燦　（唱）弟兄二人往外奔！

秦　氏　哪里去？

罗　燦
罗　焜　（唱）去杀誤国專权臣。

王　氏　（唱）叫声公子且站定，
　　　　凡事須要三思行。

〔起三更〕

王　氏　哎呀二位公子！明日沈相虽然上本，聖上准否未定。二位公子一旦莽撞，擅杀朝廷大臣，其罪非小。

罗　燦
罗　焜　依你之見？

王　氏　依奴婢之見，今夜收拾細軟之物，保定夫人，巧妝改扮，明日黎明悄悄出城，去到水月庵內藏躲，豈不是好？

秦　氏　聖上来拿我罗家的滿門，我母子三人尽皆逃走，豈不是謀反是实？兩个孩兒可各往岳家躲避，老身是不去的了！

罗　燦
罗　焜　哎呀母亲哪！孩兒焉有自奔生路，置母亲于死地的道理？孩兒們也是不去的！

秦　氏　嗯！为娘今番一死，全忠尽节。你等若有差池，豈

不絕了罗家的后代？

罗　燦
罗　焜　哎呀母亲，孩兒怎肯舍母偷生！

王　氏　夫人、公子不必啼哭，奴婢倒有一条万全之計。

秦　氏　快快講来！

王　氏　事到如今，并無別計，老奴情願替夫人一死。你母子三人逃命去吧。

秦　氏　呃！自古至今，哪有替死的道理？还須另寻別策。

王　氏　哎呀夫人哪！想我夫妻受罗門莫大之恩，今番縱然替夫人一死，也难答报。夫人若是不肯，也罢！待奴婢碰死阶前，以报知遇之恩也！（欲碰壁介）

秦　氏　且慢！王氏不要如此，老身依你之言就是。

王　氏　这便才是。改扮起来！

〔罗燦、罗焜改装介，起四更〕

秦　氏　丫环，吩咐車輛、馬匹伺候！

丫　环　是。（下）

秦　氏　（唱）王氏女請受我母子拜敬，

难得你为主人义胆忠心。

王　氏　（唱）皆因为受罗門情义忒甚，

縱然是粉身碎骨难报大恩。

〔起五更。張琪、車夫上〕

張　琪　启夫人：車輛、馬匹备好。天已將明，快請登程要紧。

秦　氏　我母子就此拜別了！

（唱）倘若是我罗家还有重庆，

早晚間焚清香答报你恩。

辞別了王氏女忙往外奔，（上車介）

〔罗燦、罗焜、張琪下〕

秦　氏　(唱)暮年間抛家乡且做野人。(下)

〔秦氏、車夫下〕

王　氏　(唱)一見夫人逃了命，

不由王氏自沉吟。

倘若聖上准了本，

生死二字难定凖。(下)

第　四　場

〔四校尉、大校尉上〕

大校尉　俺、沈太师府下校尉是也。奉了太师鈞諭，抄拿罗府滿門家眷。伙計們！

四校尉　有！

大校尉　就此前往！

四校尉　啊！

〔同下〕

第　五　場

〔秦氏、車夫、罗燦、罗焜、張琪上〕

秦　氏　(唱)恨奸賊起毒心平空作恿，

罗　燦
罗　焜　(唱)竟有那王氏女为主尽忠。

秦　氏　兒呀，且喜你我混出都城。天已大明，快快投奔水月庵便了。

罗　燦
罗　焜　遵命。張琪，快快趲行！

秦　氏　(唱)忙催車輛向前进，

罗　燦
罗　焜　(唱)水月古庵面前存。

罗　燦　啊母亲，已到水月庵門首。

秦　氏　上前叫門！

罗　焜　开門来！开門来！

〔尼姑上〕

尼　姑　扫地恐伤蝼蟻命，爱惜飞蛾紗罩灯。

是哪位？

罗　焜　夫人来了，快快开門！

尼　姑　哪个夫人？（出看介）原来是老夫人、公子，到此做甚？

罗　焜　不可声張！張琪，將車輛推入庙內！

張　琪　是！

尼　姑　啊夫人，天尚未明，即来到小庵，面帶惊慌之色，是何緣故？

秦　氏　师傅听了！

（唱）奸相沈謙改表本，

抄拿罗府一家人。

多亏王氏忠义性，

老身才得到庵門。

尼　姑　原来如此。夫人在小庵隐避，倒也使得。只是二位公子在此久住，恐有不便哪！

罗　燦
罗　焜　这个！

罗　燦　也罢！母亲在此避禍，我二人去往边关投奔父亲，豈不是好？

秦　氏　你弟兄一同行走，路上恐有差錯。不如分路而行，可掩旁人的耳目。

罗　燦
罗　焜　是。

秦　氏　听老身吩咐。罗燦！

罗　燦　在。

秦　氏　你可投往云南，見了你岳父馬成龙言明此事，叫他速整人馬，去往边关搭救你父要紧！

罗　燦　遵命。

秦　氏　罗焜！

罗　焜　在。

秦　氏　你可投往淮安府你岳父柏文連的家內存身，千万不可远去！

罗　焜　遵命。

秦　氏　張琪！

張　琪　小人在。

秦　氏　你母亲替了老身，存亡未曉。你就如同我的孩兒一般。

張　琪　小人不敢。

秦　氏　哎，老身一言既出，焉能反悔？你兄長罗燦情性不好，去往云南，路途又远。你的为人甚是精細，可同他前去，一路之上，不可任他行为！

張　琪　小人遵命。

秦　氏　不可延迟，快快收拾收拾，上路去吧！

罗　燦
罗　焜　就此收拾起来。（改装介）孩兒拜別了！

秦　氏　哎，兒呀！中途路上，你、你、你……保重要紧！

（唱）中途不要再任性，

休得無端惹禍星。

倘若不听为娘訓，

兒等便是不孝人。

罗　燦　（唱）母亲不必細叮嚀，

罗　焜　（唱）孩兒一一記在心。

罗　燦　（唱）辞别老娘往外奔，

母亲！

罗　焜　老娘！

秦　氏　兒呀！

罗　燦
罗　焜　哎，亲娘啊……罢！

罗　焜　（唱）忍泪含悲兩离分。

〔罗燦、罗焜、張琪下〕

秦　氏　（唱）一見二子出庵門，

不由老身好凄情。

尼　姑　夫人　請至后面用飯。

秦　氏　哎！

〔同下〕

第　六　場

〔四校尉引沈謙上〕

沈　謙　（唱）万岁准了我的本，

监斬罗家一滿門。

將身且坐法場等，

斬草必須除尽根。

〔大校尉上〕

大校尉　啓太师：罗府家眷俱已拿到。

沈　謙　好，吩咐綁了上来！

大校尉　綁上来！

〔四刀斧手押王氏上〕

王　氏　（唱）奸賊無端起波浪，

要害恩主一命亡。

罗家待我恩情广，

情願替死赴云陽。

来在法場用目望，

沈賊仗势把威揚。

胸中怒气三千丈，

生死二字付一旁。

沈　謙　罗夫人，你丈夫世受皇恩，不思尽忠报国，一旦降順番寇。如今全家受戮，你悔也不悔！

王　氏　呀呀呸！我把你这誤国專权的奸賊！那越国公赤胆忠心，边关討賊，一时失算，陷于沙漠，被你这万惡的奸賊改了表章。聖上不査，竟將罗門一家斬首市曹。奸賊呀奸賊！你就不怕循环报应么？

沈　謙　呸！滿口胡言！左右，速將此妇斬訖回报！

四刀斧手　啊！

王　氏　且慢！我还有話講。

一刀斧手　她还有話講。

沈　謙　容她講来！

一刀斧手　容你講来！

〔王氏暗摸刀介，挽袖介〕

王　氏　啊太师爷，我今到了法場，难免一死。你吩咐他們，与我个爽利，我这里有些薄礼相送。

沈　謙　哦！此話当眞？

王　氏　事已至此，我怎敢有謊？

沈　謙　礼物現在何处？

王　氏　在这里。

沈　謙　在哪里？

王　氏　在这里！

〔王氏抽刀刺沈謙，沈謙躲介，喝众介，王氏向众刺介〕

王　氏　奸贼呀奸贼！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必啖尔之魂也！

（自刎、死介）

沈　謙　搭下去！

〔四刀斧手搭王氏下〕

沈　謙　我且問你，她有兩个兒子哪里去了？

大校尉　小人也曾問过。她說她兩个兒子出外游学去了。

沈　謙　原来这兩个狗子業經遁去。待老夫行文到各府州县，画影圖形捉拿便了。校尉的！

四校尉　有！

沈　謙　打道回府！

四校尉　啊！

〔同下〕

第七場

〔茍大上〕

茍　大　專吃損人飯，爱使昧心錢。

我、茍大。在这山东地面开了一座客店。我們这个財东名叫黃金印。他同米大將軍是亲戚，因此無所不为。上月里来了夫妻二人在这兒住下啦。此人名叫赵盛。他的妻子孙氏，長的頗有几分姿色。是我告訴黃財东說啦。他搭訕着跟人家套交情，要勾引人家。孙氏与赵盛知道啦，把黃大爷罵了一場。黃大爷帶了官人把赵盛鎖走，硬說赵盛欠店飯銀五十兩，当堂追还。那赵盛沒有銀子，那知县竟把他寄押啦。就剩下这位孙大娘子在店里，我想着劝劝她，倘若

是她答应了我們黃財东，黃財东得謝候謝候我呀。

我就是这个主意。伙計！伙計！

店　小　（內）来啦来啦！（上）

干什么？掌櫃的！

荀　大　我問你給孙大娘子开了晚飯去沒有？

店　小　开去啦。

荀　大　好，你照应着門口，我到孙大娘子那屋里說几句話去。

店　小　是啦，交給我啦。

〔荀大下。罗燦、罗焜、張琪上〕

罗　燦　（唱）离却京都他乡往，

罗　焜　（唱）將身跳出是非牆。

店　小　三位客官，天不早啦，就在小店兒里住下吧！

罗　焜　兄長，你我就在此住下了吧。

罗　燦　言之有理。店家將馬帶过。可有干净房屋？

店　小　有，有，有！

罗　燦
罗　焜　帶路！

店　小　是。随我来！

〔同下〕

第八場

〔孙翠娥上〕

孙翠娥　（唱）恨狂徒無故地將夫謀害，

丢奴家独一人怎樣安排。

〔荀大上〕

荀　大　（唱）將身走至房門外，

咳嗽一声知我来。（嗽介）

孙翠娥　喲！誰呀？

苟　大　是我呀。大娘子，用过晚飯啦？

孙翠娥　这个！吃过啦，多謝掌櫃的，等我丈夫出来，必然答报。

苟　大　哪兒的話哪？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个倒不要紧。就是一样兒，你們大郎收在监里，又沒有銀子还人家，您哪有个什么主意哪？

孙翠娥　哎喲！掌櫃的，我夫妻实在不該他的銀子，他不是一派訛詐嘛！

苟　大　我告訴你說吧！黃大爷倚仗着米大將軍是他的姑夫，就是这塊兒的知县也得听他的。你想，你穷途末路、举目無亲的，你想想这个事怎么好哪？

孙翠娥　咳！事到如今，并無別法，只好权且忍耐。我想这个事也犯不了死罪吧？

苟　大　話虽如此，人是見天兒总得吃飯。就是大娘子忍心在我小店兒里白吃白喝；你們大郎还叫我給他送飯去不成嗎？

〔孙翠娥羞介，低头介〕

苟　大　别不言語，还是早点兒打主意要紧！

孙翠娥　咳！这当兒孤身只影，資斧俱無，哎，我可有什么主意哪！（哭介）

〔罗燦上〕

罗　燦　啊！这店內黑夜之間，哪里来的妇人啼哭之声？待我听上一听。

苟　大　你先别哭，我倒有个主意。

孙翠娥　哦，你有主意嗎？倘能保全我們夫妻，日后恩当重报。

荀　大　我这个主意，非但保全你們夫妻的性命，而且叫你們享荣华、受富貴，不受奔波之苦。

〔罗燦伸大拇指暗贊，又听介〕

孙翠娥　但不知是怎么个主意哪？

荀　大　那黃大爷做这个事为的是什么？

孙翠娥　这个！我倒不知道。

荀　大　你别装糊涂啊！他就为的是你。

孙翠娥　喲！他怎么为我哪？

荀　大　他因为瞧見大娘子你長得好，他起下爱慕之心，才下此毒手。打算把你丈夫餓死在牢里，你一个孤身女子，还有什么能为？就落在他手里啦。依我相劝，莫若你將計就計，答应他，叫他放出你丈夫来，你們再打主意，豈不是好？

孙翠娥　什么，你叫我答应他这个事呀？

荀　大　啊！

孙翠娥　有道是：一女不嫁二夫。我夫妻二人縱然餓死在此地，也不做这無廉耻的事情。鬧了半天，你給黃金印那个狗男女做說客来啦，你快給我走出去吧！

荀　大　喲，好哇！游僧倒攆起住持来啦！你天天在这兒白吃白喝，我不跟你要錢，你倒往外推我。我告訴你說，好好地答应了便罢；如若不然，我叫齐了伙計，把你綁上送至黃府，百般拷打，看你是依还是不依！

〔罗燦闖进介〕

罗　燦　呔！我把你这个狗奴才！在此逼迫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荀　大　喲，你是干什么的？也敢出头多事！

罗　燦　我把你这个狗头，擅敢放肆，吃俺一拳！（打荀大介）

苟　大　打人啦！伙計們快来呀！

〔罗焜、張琪上〕

罗　焜　兄長不可如此。他是何人，你为何又要莽撞？

罗　燦　这厮在此逼迫良家妇女，愚兄向前解劝，反倒与我撞頂，怎不該打？

苟　大　你这个人，不問个青紅皂白，多管閑事。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个事好管不好管？

〔罗燦欲打苟大介〕

罗　焜　且慢！待小弟問来。（对孙翠娥）啊，那一女子，你將始末根由对我們言講，也好与你策划策划。

孙翠娥　咳，壯士听了！

（唱）夫妻二人投旅店，

偶遇凶徒起不端。

見面逢迎相留款，

反目訛索宿食錢。

竟把良人囹圄陷，

勒逼奴侍二夫男。

罗　焜　原来如此。

苟　大　你說我們訛你？你想一想：好酒大肉，又吃又喝，你給过我們一文錢嗎？你說良心話！

孙翠娥　这个！

苟　大　哪个？

罗　焜　且慢！既是此妇人欠你的店飯錢，有賬目無有？

苟　大　怎么沒有？那是賬据。

罗　焜　共欠多少？

苟　大　五十兩零一厘。

罗　焜　为何有一厘呢？

苟　大　呃！無零不成賬！

罗　焜　好个"無零不成賬"！既有数目，就好办事了。

苟　大　听您哪这个話，莫非要替她还賬嗎？

罗　焜　正是。

苟　大　那么着，好極啦！您哪就把銀子交給我吧。

罗　焜　銀子却有，須要当官交付。

苟　大　您哪眞細心。赵大娘子，嚷了半天，倒有人替你还銀子啦。快謝謝这位壯士吧！（下）

孙翠娥　話虽如此。只是素昧平生，怎好叫壯士破鈔哪？

罗　燦　些許小事，何足言及？待等明日我同你去到堂上交付銀兩，救出你的丈夫，你我一路同行，保你安然無事。

孙翠娥　多謝壯士！

罗　焜
罗　燦　天色將明，我們告辞了。

孙翠娥　奴家不送啦。（下）

罗　燦　二弟，似此等狗男女，愚兄焉能容得！

罗　焜　哎呀兄長啊，想你我在京，安享富貴。皆因一时不平，"滿春园"打了沈廷芳，才有今日的長途跋涉。如今再要滋生事端，豈不違背了老母临行时的一番教訓？

張　琪　二公子言得極是。大公子还是忍耐些吧！

罗　燦　也罢！便宜了这些东西。正是：暫忍一时气，

罗　焜　免得后日憂。

〔同下〕

第　九　場

〔胡奎、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上〕

胡　奎　（唱）在京中辞别了罗氏昆仲。
祁子富　（唱）因惧怕沈謙賊不能相容。
張　氏　（唱）在路上食与宿心中不定。
祁巧云　（唱）喜的是似青鳥脫却樊籠。
祁子富　啊胡恩公，且喜我等脫离虎口，已到山东地面，聞听前面有一鷄爪山，山上嘯聚賊盗，你我須要留神一二才好！
胡　奎　你这人的胆量忒小了！慢說他們是些烏合之众，就是千軍万馬，也不放在胡某的心上。
祁巧云　啊爹爹，你我仰仗胡恩公的虎威，何惧那些許的草寇？
胡　奎　着哇！
張　氏　話虽如此，諸事还須小心为妙！
胡　奎　不必多言，快快趲行便了！
（唱）江湖上仰胡某名倒雷轰。
祁子富　（唱）我一家也只好借重恩公。
張　氏　（唱）此一去惟願把平安詩頌。
祁巧云　母亲哪！
（唱）劝母亲須把那胆量放宏。
一行人催車輛向前走动，
此时間奴早已万虑皆空。
〔同下〕

第　十　場

〔孙翠娥、罗燦、罗焜、張琪上〕
罗　焜　来此县衙門首，大嫂向前击鼓！
孙翠娥　是啦。（击鼓介）

〔四衙役、書吏、县官上〕

县　官　（念）衙外鼓乱鳴，

升堂問事情。

無論原被告，

有錢便算贏。

書　吏　（念）便算贏，便算贏，

三班六房受苦情；

老爷再做三二載，

書办淨喝西北風。

县　官　呸！別放屁啦！老爷哪点兒亏負你們啦？大河有魚，小河才有蝦！老爷將到任的时候，倒有打官司的；皆因我的政声載道，所以人家屈死都不告狀啦。闊的老爷連个跟班的都用不起。有事出門，把太太扮做跟班的。好容易有告狀的啦，你又报起苦来啦！那么着，咱們这个买卖是做不做啦？

書　吏　老爷的买卖書办不敢攔哪。要是好买卖，想着我書办一点就得啦。

县　官　那是自然哪。

〔孙翠娥又击鼓介〕

县　官　听見沒有？急啦。來呀！快帶告狀人上堂！

衙役甲　是。（問孙翠娥）是你击鼓嗎？

孙翠娥　正是。

衙役甲　老爷叫你上堂哪！

罗　焜　啊，大嫂，这有銀子一包，拿去当堂交还欠債，外有十兩送与县官，保你丈夫無事。

孙翠娥　多謝恩公！

罗　焜　不必謝了。我在外面等候于你就是。請！

〔罗锟、罗傑、張琪下〕

衙役甲　随我来！

孙翠娥　小妇人孙氏与太爷叩头。

县　官　我打着是誰哪，敢情是你呀！我問你，那天你当堂討限还銀。如今限是过啦，我正要傳你哪，你倒来啦。你还是还銀子来啦，还是做什么来啦？

孙翠娥　小妇人还銀子来啦。

县　官　銀子在哪兒哪？

孙翠娥　帶来啦。

县　官　呈上来我看：

孙翠娥　是啦。这大包是还他的欠賬，这包呀，是太爷跟着分了許多的心，小妇人过意不去，奉敬太爷些許薄仪，是我的一点兒小意思。

書　吏　唔呀老爷呀！如今有了这項銀子，可以完案啦。

县　官　完得了案嗎？

書　吏　有道是：欠債的还錢。还了銀子，怎么完不得案呢？

县　官　言之有理。帶赵盛！

衙役甲　是。帶赵盛！

〔赵盛上〕

赵　盛　參見太爷！

县　官　赵盛！

赵　盛　有。

县　官　你妻子孙氏当堂还清賬目，如今沒你的事啦。你夫妻二人赶紧出省，不准逗留，下去吧！

赵　盛
孙翠娥　多謝太爷！

县　官　退堂！（下）

〔書吏、四衙役随下〕

赵　鎡　娘子，且喜今日得脫囹圄。但不知你这項銀子从何而来？

孙翠娥　官人哪！

（唱）那日有客投旅店，

　　店东逼奴侍二男。

　　多蒙恩人情意显；

　　帮助銀兩救夫还。

赵　鎡　原来如此。

〔罗燦、罗焜、張琪上〕

罗　燦　（唱）可恨囚徒生奸算，

罗　焜　（唱）苦害良民心不端。

孙翠娥　大郎，这就是助銀的恩公兄弟二人，你我一同謝过。

赵　鎡　是是是！（向罗燦、罗焜）恩公，我夫妻無故遭屈，多蒙恩公搭救，我夫妻拜謝了。

罗　焜
罗　燦　豈敢豈敢！些許小事，何足为謝？且喜足下得脫囹圄之灾。今欲何往？

赵　鎡　恩公有所不知，只因先父曾在云南总鎮麾下以为副將，亡于任所。我夫妻扶柩回籍，傾家葬父，难以度日。意欲再到云南投軍效力，行至此間，遇此寃枉。得蒙恩公搭救，如今小弟还是去往云南，別無他奔。

罗　焜　如此甚好。兄長同定赵氏夫妇一路行走，豈不是好？

罗　燦　正合我意。你我寻一飯鋪，大家飽餐一頓，再走不迟。

罗　焜
罗　燦　請！

〔同下〕

第十一場

〔"急急風"。四嘍兵上，站門。裴天雄、謝元、孙彪、魯豹、李仲上，"点絳唇"，上高台〕

裴天雄　（念）功臣后裔落深山，

謝　元　　　全憑遁甲妙參玄。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最敬賢人与孝子，
　　　　　　只恨污吏与貪官。

众　　　俺——

裴天雄　鉄閻王、裴天雄。

謝　元　賽諸葛、謝元。

孙　彪　过天星、孙彪。

魯　豹　兩头蛇、魯豹。

李　仲　双尾蝎、李仲。

裴天雄　列位賢弟，想我等俱是功臣之后，只为奸相沈謙当道，陷害忠良，为此弃职归山，落草为寇，聚集兵馬，意欲养精蓄銳，杀上朝堂，灭却奸党，重整天下。每日差遣嘍罗下山打探。今日升坐聚义堂。左右，伺候了！

四嘍兵　啊！

报　子　（內）报！（上）
　　　　启大王：山下有車輛經过，特来报知。

裴天雄　再探！

报　子　啊！（下）

裴天雄　众位賢弟，适才嘍罗之言，可曾听見！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俱已听見。

裴天雄　不知哪位賢弟願往？

魯豹、李仲　我二人願去走遭。

裴天雄　須要小心！

魯豹、李仲　遵命。

裴天雄　休得伤人命！

魯豹、李仲　只劫金共銀！

〔裴天雄、謝元、孙彪下〕

魯豹、李仲　馬来！

〔四嘍兵帶馬，魯豹、李仲上馬介，小圓場〕

〔胡奎、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上〕

胡奎　呔！何处强盗，敢当胡某去路？

魯豹、李仲　鷄爪山大王魯豹李仲是也。劝你快將車輛留下，免伤性命！

胡奎　毛賊有眼無珠！待胡爷除却尔等，以免来往客商受害。看鞭！

〔起打。四嘍兵搶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下〕

魯豹、李仲　黑賊！車輛已被大王爷劫上山去，哪个与你費力？少陪了！

胡奎　哎呀！

魯豹、李仲　多謝！多謝！（下）

胡奎　呀呀呸！胡奎呀胡奎！你先前怎样夸口？如今竟將祁老者家眷失陷，豈不叫他們背地笑罵？也罷！破着一腔热血洒落在此，赶上山去，与他們拼上一拼。呔！山賊休走，胡老爷来也！

〔“急急風”。胡奎追下〕

第三本

第一場

〔"長錘"。四嘍兵上，站門。裴天雄、謝元、孙彪上〕

裴天雄　（唱）魯豹李仲去劫搶，

又听山下賊声揚。

將身且坐寨堂上，

等候二人問其詳。

〔魯豹、李仲上〕

魯　豹
李　仲　參見大哥！

裴天雄　回来了。买卖可曾做成？

魯　豹　我二人下山，劫来車輛，特来回报。

裴天雄　押了上来！

李　仲　押了上来！

〔四嘍兵押祁子富、祁巧云、張氏上〕

祁子富　（唱）怒打狗子沈廷芳，

一家避禍奔他乡。

只望逃出天罗網，

誰知又入是非端。

回头我向女兒講，

为父有言話衷腸：

我二老生死难度量，

兒呀！

你清白之身要提防！

祁巧云　爹娘啊！

（唱）劝爹娘但把心宽放，

兒早把生死置一旁。

在世百年終須丧，

自保清白万古揚。

祁子富　（唱）我的兒年小志量广，

忍住伤心泪兩行。

姣兒随父把堂上，

祁巧云　（唱）吉凶二字由上苍。

裴天雄　嗯！你們下山之时，愚兄怎样囑咐？为何將此老人、女子搶上山来，是何心意？

魯　豹　这个！

李　仲　大哥有所不知，弟等本要單搶金銀，誰知有一黑汉，十分驍勇，弟等二人只顧与他交战，誰知嘍罗們竟將他等搶上山寨。如今將車輛留下，放人下山也就是了。

裴天雄　这倒使得。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王：有一黑汉杀上山来！（下）

裴天雄　有这等事！看兵刃伺候！

四嘍兵　啊！

胡　奎　（內）哪里走！

〔四嘍兵跑上〕

四嘍兵　了不得啦！玄壇爷显聖，杀上山来啦！

裴天雄
謝　元
孙　彪　这！
魯　豹
李　仲

〔胡奎上〕

胡　奎　哇呀呀……

（唱）惱恨賊寇太不良，

劫去祁家女娘行。

胡某一怒把山上，

好似雪上潑滾湯。

[illegible]持鋼鞭往上闖，

招打！

〔胡奎举鞭欲打，魯豹、李仲架住〕

裴天雄　（唱）壯士住手听端詳。

壯士息怒。請問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胡　奎　听者！某家姓胡名奎，淮安人氏。

謝　元　那三关总鎮胡高是你何人？

胡　奎　乃是先父。

裴天雄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原来是貴公子！我等不知，多有得罪！

胡　奎　你等認得胡某，胡某却不認得你們。你們都叫什么東西？

裴天雄　呃！什么名字？

胡　奎　哦，不錯，什么名字？

裴天雄　小弟裴天雄。

謝　元　小弟謝元。

孙　彪　小弟孙彪。

魯　豹　小弟魯豹。

李　仲　小弟李仲。

謝　元　我等俱系功臣之后，因朝中沈謙当道，屡害忠良，因此我等弃职上山，招兵买馬，意欲灭却国贼，再扶唐室。胡兄如不見弃，情願拜你以为寨主。

胡　奎　多蒙众位見爱。小弟还要护送祁家父女。待俺禀明老母，再来聚会不迟。

裴天雄　原来如此。左右，吩咐备酒，与胡、祁二位接風！

祁子富　这个！

胡　奎　且慢！我等有事在身，不敢停留，就此告辭！

謝　元　旣然如此，不便强留。胡大哥，方才之言，千万不可失信！

胡　奎　一言旣出，如白染皂，焉有失信之理？告辭了！

〔四嘍兵暗下〕

胡　奎　（唱）多蒙列公义气广，

胡某怎肯背綱常？

寨中辞别众虎將，

〔四嘍兵帶二車夫上〕

四嘍兵　車輛行囊在此。

祁子富　我兒上車！

祁巧云　是。

〔祁巧云、張氏上車介，下。二車夫隨下〕

祁子富　告辭了！（下）

胡　奎　（唱）回家禀告老萱堂。

請！（下）

裴天雄　（唱）看此人堂堂神威蕩，

謝　元　（唱）好似当年張范陽。

孙　彪　（唱）但願他把山崗上，

魯　豹
李　仲　（唱）翻江倒海鬧一場！

〔同下〕

第 二 場

〔程鳳上，家院随上〕

程　鳳　（唱）想当年在朝中出將入相，

　　　　　　为讒臣邀天寵告职还乡。

　　　　老夫、姓程名鳳字仪山。先祖程咬金，乃是大唐开基的勋臣，太祖封为魯国公，世襲罔替。老夫因朝中讒臣当道，告职归里，甚是逍遥自在。今日閑暇無事。家院，伺候了。

家　院　是。

〔罗焜上〕

罗　焜　（唱）自那日与我兄分别路上，

　　　　　　独一人單騎馬奔走慌忙。

　　　　俺、罗焜。自那日兄長同定赵盛夫妇奔往云南，某家單身匹馬，去往淮安。行至此間，天色已晚，一路行来，并無旅店，如何是好？（四望介）看路旁有一大戶人家，不免向前借宿一宵。門上哪位在？

程　鳳　家院！外面有人叩門，前去看来！

家　院　是。（出門介）何人叩門？

罗　焜　来人請了！

家　院　請了。閣下叩門何事？

罗　焜　在下只为貪行，过了站口，欲在尊府借宿一宵。望乞轉知貴上，方便方便！

家　院　請稍待。

罗　焜　是。

家　院　（進門介）啓老爷：門外有一人前来借宿。

程　鳳　有这等事！掌灯，待我观看！

家　院　是。（向罗焜）家爷出来了！

罗　焜　啊！長者在上，晚生有礼！

程　鳳　壯士少礼。方才听小价之言，閣下是借宿的么？

罗　焜　正是。望乞長者方便一二。

程　鳳　豈敢！四海之內，皆为朋友。家院，將馬帶过！

家　院　是。（帶馬介）

程　鳳　壯士請进！

罗　焜　長者請！

程　鳳
罗　焜　請！（进門介）

程　鳳　請坐！

罗　焜　告坐。

程　鳳　請問壯士貴姓高名，何方人氏？

罗　焜　这个！晚生姓張名焜，京都人氏。

程　鳳　壯士既住京都，可知罗家被奸相沈謙所害之事？

罗　焜　这个！晚生出京在先，罗家被害在后，故尔不知。

程　鳳　壯士不知，听老夫告訴与你：只因奸相上本，參奏罗家謀反，聖上准奏，抄拿罗家滿門。幸喜罗家兩个公子出外游学去了，竟將秦氏夫人拿至法場。那夫人暗藏利刃，欲刺沈賊，誰知泄漏机关，夫人典刑而死。如今各州府县，画影圖形，捉拿罗門之后。壯士方才进城之时，难道不曾看看么？

罗　焜　不知此圖何时所挂？

程　鳳　乃是今日所挂。

罗　焜　晚生乃是昨日进城，故尔不曾观見。

程　鳳　原来如此。

〔起初更〕

程　鳳　天时不早，請至書房安睡！

罗　焜　遵命。

程　鳳　家院，將壯士帶至書房！

家　院　是。壯士，随我来！

罗　焜　晚生告退！

程　鳳　請便。

罗　焜　是。

〔家院引罗焜下〕

程　鳳　且住！此人乃是罗焜逃难至此，改名張焜。明日若行，倘被拿获，如何是好？（想介）有了，老夫有一女兒，名喚玉梅，今年一十六岁，聰明蓋世。不免喚她前来商議商議。啊丫鬟！

丫　鬟　（內）干什么？

程　鳳　小姐可曾安眠？

丫　鬟　（內）沒睡哪。

程　鳳　請小姐出堂，老夫有話言講！

丫　鬟　（內）是啦。請小姐出堂！

程玉梅　（內）来了！

〔丫鬟、程玉梅上〕

程玉梅　（唱）奴虽是窈窕女爱習槍棒，

通兵書精陣法滿腹文章。

賞明月故眠迟心中欢暢，

又听得爹爹喚忙到前堂。

爹爹万福！

程　鳳　罢了。我兒坐下。

程玉梅　告坐。（坐介）喚孩兒出来有何訓教？

程　鳳　我兒有所不知。方才罗二公子前来借宿，改名張焜。今四門画影圖形，捉拿于他。明日出去，倘被擒获，如何是好？

程玉梅　爹爹何不向他說明？也好設計搭救于他。

程　鳳　为父也曾用言語打动于他，他却毫無所动。为父又恐不是罗焜，故此心下犹豫。喚你出来，思一良策。

程玉梅　孩兒細想此事，还須設法誘导于他，自露眞情，方好搭救他的性命。

程　鳳　計將安在？

程玉梅　此事須容孩兒籌画籌画。天已不早，爹爹您哪先去安歇吧。

程　鳳　如此我要安睡去了。正是：欲救忠良后，

程玉梅　容兒設計謀。

〔程鳳下〕

丫　鬟　小姐，这件事您有主意沒有啊？

程玉梅　主意我倒有一个，就是成不成，还在兩可之間。

丫　鬟　什么主意？您哪告訴我說。

程玉梅　嗯！你拿耳朵来。

丫　鬟　是。

〔程玉梅与丫鬟耳語介〕

丫　鬟　是是是。哦，这个主意我瞧着倒不錯，咱們娘儿們碰一碰瞧，倘若成啦，也未可定。

程玉梅　那么着，你取我的宝劍来！

丫　鬟　是。（下，拿宝劍上）宝劍取到。

程玉梅　掌灯，書房去者！

丫　鬟　是啦。

程玉梅　（唱西皮原板）

遭不幸我生母早年命丧，
抛奴家兄和妹侍父在堂。
皆因是聖天子寵幸奸党，
專权衡卖国法陷害忠良。

丫　鬟　小姐，到啦。

程玉梅　向前叫門！

丫　鬟　是啦。(叫門介)开門来！开門来！呔！开門来！

(罗焜上)

罗　焜　啊！剛剛睡熟，是何人前来叫門？待我問来。啊，来者何人，因何深夜到此？

丫　鬟　你快开門吧，有要紧的話跟你說！

罗　焜　是是，待我开門。(开門介)啊！深更半夜，你們兩个女子到此做甚？

丫　鬟　这是我們小姐。

罗　焜　原来是小姐，小生有禮。

程玉梅　奴家还禮。相公請坐！

罗　焜　有坐。

程玉梅　請問相公，貴姓高名，何方人氏？

罗　焜　小生姓張名焜，京都人氏。

程玉梅　什么，你叫張焜？

罗　焜　正是。

程玉梅　只怕你不叫張焜吧？

罗　焜　何以見得？

程玉梅　我瞧你面形四方，"四方"者乃是"四維"；"四維"，拼在一处，是个"罗"字。八成你叫罗焜吧？

罗　焜　小生实名張焜，小姐休得乱言！

程玉梅　什么，乱言？我劝你說了眞名实姓便罢；如若不

然，管叫你性命难保！

罗　焜　你待怎講？

程玉梅　管叫你性命难保！

罗　焜　看劍！

〔罗焜拿劍刺程玉梅，程玉梅以劍架住〕

程玉梅　怎么着，你还要动手嗎？

罗　焜　休得多言！看劍！

〔罗焜与程玉梅比劍，繼而放劍比拳，丫鬟从后抄来，抱住罗焜介〕

丫　鬟　哪兒跑吧！

〔程玉梅拿起罗焜宝劍介〕

程玉梅　看劍吧！

罗　焜　哎呀天哪！想俺罗焜乃是堂堂的丈夫，不想死于女子之手！

程玉梅　哈哈！你是叫罗焜，不是叫張焜啦。早要說啦，何必費这么大的事哪！公子不必担惊，适才家父对奴言講，因你不肯說出眞名，故使奴家前来設法誆出你的实言。也好搭救于你！

罗　焜　但不知令尊是何人也？

程玉梅　我爹爹就是那弃职归里的程鳳。

罗　焜　呀！

(唱)听一言来如夢醒，
　　才知父女是恩人。
　　走向前来礼恭敬，
　　还望小姐救罗焜！

程玉梅　公子啊！

(唱)公子不必細叮嚀，
　　我父你父一殿臣。

从今道出眞名姓，

但請公子放寬心。

天时不早啦，且請安歇一宿，明日家父定有救你之計。奴家告辞啦！

罗　焜　請便！（下）

丫　鬟　小姐，您哪这个計策眞成啦。

程玉梅　什么話哪？我的計策就跟諸葛亮一样。

丫　鬟　怎么講？

程玉梅　着着有准。

丫　鬟　那可眞不是瞎話呀！您把宝劍交給我吧。

程玉梅　給你。

丫　鬟　喲！小姐，您把宝劍拿错啦。

程玉梅　眞的嗎？

丫　鬟　不信，您看哪！

程玉梅　喲，可不是嗎？

丫　鬟　我再去叫門，跟他換过来吧！

程玉梅　他剛关門，又叫，怪麻煩的。明兒个再換吧。掌灯回房去者！

丫　鬟　是啦。

程玉梅　（唱）叫丫鬟掌灯光將路帶定，

到明晨禀知那年迈严亲。

（同下）

第　三　場

（家院上）

家　院　天已大明，不免將老爷喚醒。老爷醒来！

程　鳳　（內）嗯哼！（上）

（唱）为救忠良一脉后，

终夜思之未稍休。

〔程玉梅、丫鬟上〕

程玉梅　（唱）暗用机关將他誘，

来与爹爹說根由。

喲！爹爹你老人家这么早就起来啦？

程　鳳　我兒来了，快些坐下。

程玉梅　告坐。（坐介）

程　鳳　兒呀，你还未曾睡么？

丫　鬟　我跟小姐一宿也沒閉眼。

程　鳳　原来如此。兒呀，为父昨晚与你商議之事，你可曾想出什么主意無有？

程玉梅　孩兒已將此事問明白啦。

程　鳳　哦！但不知是怎样問明白的呢？

程玉梅　爹爹听了！

（唱）夜至書房將他誘，

暗使罗焜中計謀，

举劍未落实情露，

他才說明旧根由。

程　鳳　呀！

（唱）聞言喜气上眉头，

我兒妙計胜武侯。

既然問明，还須設法搭救于他！

程玉梅　这事倒也容易。爹爹正要下乡討租，可將他扮做家人，混出城去，豈不是好！

程　鳳　此計甚好。家院，有請罗二公子！

家　院　是。（下）

程　鳳　兒呀，你一夜未眠，后面歇息去吧！

程玉梅　是。（下）

丫　鬟　我說老爷，昨晚上小姐把宝劍拿錯啦，回头您老人家給換过来吧。

程　鳳　有这等事！宝劍現在何处，拿来我看。

丫　鬟　是啦。（呈劍介）給您哪。

程　鳳　你去陪伴小姐去吧！

丫　鬟　是啦。（下）

程　鳳　（看劍介）且住！此劍乃是雄劍，我女兒之劍乃是一柄雌劍，雌雄二劍，今聚一处，眞乃难得。哎呀，我倒想起一樁心事来了：因那年老夫还乡之时，在長亭之上，众功臣祖餞，內有衛国公李逢春，將我家中未来之事卜了一卜，后来卜到女兒婚姻之事，有四句隐語，道是：

　　癸未年中，

　　雌变为雄；

　　婚姻成就，

　　一虎二龙。

今春正是"癸未"之年；"雌变为雄"，应在那顚倒宝劍之兆；"婚姻成就"，莫非他与罗焜有姻緣之份么？但是这第四句"一虎二龙"，我女兒乃是龙年所生，莫非罗焜与我兒同庚不成？这一虎又是哪里来的呢？此事令人詳解不开。且候罗焜到来，細問于他，便知明白

家　院　（內）公子随我来！

（家院引罗焜上）

罗　焜　（唱）怕起風波瞞老叟，

却被一詐敗女流！

哎呀伯父啊，小侄罗焜有眼無珠，不識金玉。多蒙令爱慧心教益，方开茅塞。望伯父恕小侄唐突之罪！（跪介）

程　鳳　賢侄請起。請坐。

罗　焜　告坐。（坐介）

程　鳳　啊賢侄，你我兩家世代相交。不幸尊大人遭此弥天冤枉，为伯难逃旁观之罪！

罗　焜　門庭不幸，禍起蕭牆。滿朝文武，尙且援之不及；何况伯父远在他乡！

程　鳳　咳，可嘆哪可嘆！

罗　焜　咳！

程　鳳　賢侄今春貴庚几何了？

罗　焜　小侄虛度一十八岁。

程　鳳　一十八岁，乃是寅年所生。你是屬虎的？

罗　焜　正是。

程　鳳　（背供介）哎呀且住！他与我女乃是一虎一龙。尙缺一龙，莫非他已有了妻室不成？待我問来。（向罗焜）啊賢侄，你可曾娶过妻室？

罗　焜　小侄定下妻室，尙未迎娶。

程　鳳　定下了？

罗　焜　是。

程　鳳　不知是誰家的女子？

罗　焜　乃是西安州太守柏文連之女，名喚玉霜。

程　鳳　今年多大年紀？

罗　焜　一十六岁。

程　鳳　哎呀！

（唱）一虎二龙为配偶，

才知三家共河洲。

賢侄，小女今年也是一十六岁。为伯意欲將小女与柏氏玉霜共侍一夫，賢侄料無推辞的了！

罗　焜　哎呀伯父啊！小侄原定柏氏，焉敢停妻再娶？还望伯父原諒！

程　鳳　賢侄有所不知，只因衛国公与小女卜定終身，有四句隐語，乃是：

癸未年中，

雌变为雄；

婚姻成就，

一虎二龙。

分明应在你的身上，此乃天数，难以更改！

罗　焜　話虽如此，但小侄今在难中；况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事还須斟酌才是！

程　鳳　也罢！待我修書一封，着人送至西安州令岳处，托他做个冰人，再为轉知令尊大人，賢侄意下如何？

罗　焜　此乃伯父体恤之情，小侄何以为报！

程　鳳　賢侄你太謙了。請坐。啊賢侄，今欲何往？

罗　焜　小侄欲往淮安，投奔岳母那里，暂且安身，犹恐关口难过。

程　鳳　不妨。为伯的欲要下乡討租，賢侄可扮做我家人模样，混出城去，再做道理。

罗　焜　全仗伯父！

程　鳳　来！書房备酒伺候！

家　院　是。（下）

程　鳳　賢侄，你我用过酒飯，为伯修書，賢侄改裝，待至

傍晚，也好混出城去。

罗　焜　是。

〔家院上〕

家　院　酒菜备齐。

程　鳳　請至書房！

程　鳳
罗　焜　請！

〔同下〕

第　四　場

〔侯登上〕

侯　登　（唱）不幸爹娘早丧命，
　　　　跟随姑母度光陰。

学生、姓侯名登字載滋。不幸父母早亡。我有个姑母，嫁在柏府以为繼室。我这个姑夫，現做西安太守。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名叫柏玉霜。我姑夫上任去啦！我姑媽就把我承繼在柏府。我瞧見我这个表妹呀！生的眞是天姿国色，姣艳非常。一見之后，常縈夢魂之中。我何不与我姑媽說說，只望把表妹許配与我，做为既子又婿，豈不是好？誰知我姑夫寄回家信，已經把表妹許配罗府二公子罗焜为妻。故此我大失所望。我急中生智，想着佳人总要俏郎，因此我每每花前月下，賣弄風流。誰知我表妹是情竇未开，并不賞識。我学生为此，郁郁不乐，只好到花街柳巷去开心取乐。今兒个我在大街上瞧見一件新聞，这件事情眞是与我大有便宜。不免回家告訴

我姑媽知道便了！

（唱）袖內机关安排定，

　　天使才子配佳人。（圓場）

到啦！

〔家院上〕

家　院　相公回来了？

侯　登　回来啦。有請姑母！

家　院　有請夫人！

〔侯氏上，丫鬟随上〕

侯　氏　（唱）适才午夢方睡醒，

　　　　又听家院喚一声。

侯　登　参見姑媽！

侯　氏　罢啦。登兒，你坐下。

侯　登　多謝姑媽！（坐介）

侯　氏　你請我出来干什么呀？

侯　登　姑媽，我告訴您一件新聞。

侯　氏　什么新聞？

侯　登　只因罗亲翁失守边关，沈謙上本，聖上大怒，抄斬罗府滿門。可巧他家兩位公子在外游学，因此各州府县画影圖形，捉拿兩位公子。我想他們俩一定是跑不了啦。他們这一被擒不要紧，我表妹这段良緣豈不耽誤啦？故此把你老人家請出来！

侯　氏　請我出来干什么？

侯　登　您附耳过来！

〔侯登与侯氏耳語介〕

侯　氏　哦哦哦！这个主意虽好，只怕那个玉霜她不肯吧！

侯　登　这全仗您哪給周全周全！諒她也不敢違你老人家的

命。

侯　氏　那也难定。她要不听，我也沒办法。

侯　登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您老人家快叫丫鬟把她叫出来跟她說說吧！

侯　氏　丫鬟，去到后楼把小姐請来！

丫　鬟　是。（下）

侯　氏　登兒，你先到別处躲躲去吧！

侯　登　是啦。我得躲躲兒呀！当着面就是我表妹願意，也不好出口，背地里什么話都好說。

侯　氏　你快去吧，別嘮叨啦！

侯　登　是。（作欲下介）

柏玉霜　（內）丫鬟帶路！

侯　登　来啦，我在这兒偷着瞧瞧。

〔丫鬟、秋紅引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遭不幸我生母早年喪命，

　　　　我爹爹赴任所不在家庭。

　　　　每日里在綉楼懶施脂粉，

　　　　攻詩書学刺綉以展愁心。

〔柏玉霜、侯登对看。柏玉霜羞介，侯登下〕

柏玉霜　母亲万福！

侯　氏　罢啦，坐下！

柏玉霜　告坐。母亲，喚孩兒出来，有何話講？

侯　氏　哎呀我的小姐！如今出了天大禍事，你还不知道嗎？

柏玉霜　有何禍事？孩兒不知呀！

侯　氏　这都是你爹爹有眼無珠，把你許配罗門为媳。你公公征番，失守关隘。聖上聞知大怒，將罗家滿門斬

首，两个公子在外游学。如今各州府县画影圖形，捉拿他們。思前想后，都是你爹爹誤了你的終身大事啦！

柏玉霜　哎呀不好了！

(唱)听說罗家遭不幸

好似霹雷震頂門。

嘆夫君死生难料定，

母亲哪！

女兒犹如水上萍。(哭介)

侯　氏　咳，小姐！我劝你也不必哭啦。你如今虽許罗家，尚沒过門。那罗焜如同甕中之鱉，决难逃命，他焉能顧你？依我說，給你另选才人匹配，一則不誤你的終身，二則我二老夫妻也好暮年有靠，你想我說的这話对不对？

柏玉霜　母亲此言差矣！孩兒虽是女流，頗曉三从四德、三貞九烈。既受罗家之聘，生死共之，焉有再嫁之理！

侯　氏　你好呆呀！虽受罗家之聘，未成大禮。况他家自取灭亡，与你何干？我看你表兄侯登仪表不俗，再者已过繼我二老夫妻。如今把你許配与他，可以終身長聚一处，你想好不好？

柏玉霜　哎呀母亲哪！自古先聘由父母，后嫁由自身。况罗郎尚在，又無父命，女兒岂肯做此寡廉鮮耻之事？哎呀母亲哪，孩兒縱死黃泉，也是不能从命的了啊……

〔侯登暗上，偷听介〕

柏玉霜　(唱)人生在世如夢境，

男要忠孝女节貞。
一念之差成遺恨，
臭名远揚万古存。
辞别繼母后院进，
可恨她等狗彘行。

〔柏玉霜、秋紅下〕

侯　氏　（唱）賤人無知眞可恨，
說出言語冷如冰。

〔侯登进門介〕

侯　氏　登兒，你来啦？

侯　登　我早来啦。她說的話我都听見啦。

侯　氏　你听見啦，那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妄想爬高！叫我碰人家个釘子。往后你这样的好事，你自己办去，别照顧我啦。丫头，攙着我。可气死我啦！

〔丫鬟攙侯氏下〕

侯　登　哈哈！好哇！你打算白叫我給你們当兒子啊？我要沒有这点儿貪圖，我就給你們当兒子啦？我妄想爬高，不定是誰想妄想爬高哪！不用裴腔做勢！我自己去办去。要成啦，我气气你，看你羞不羞！就是一样，我怎么去哪？（想介）有啦，今兒个正是十五，月亮正圓，我假裝到后园步月，我妹妹最愛賞月，我們兩人若得奇遇！我侯載滋造化不小啊！正是：借此天边月，今晚会嫦娥！（下）

第五場

柏玉霜　（內）走哇！

〔柏玉霜、秋紅上〕

柏玉霜　(唱)嘆罗家世代忠遭此不幸，
　　这都是沈謙賊誤国欺君。
　　我夫君走天涯生死未定，
　　因此上到花园禱祝神灵。
　　叫秋紅你把那香案設定，

〔秋紅設香案介〕

柏玉霜　(唱)走向前焚清香頂礼虔誠。(跪介)
信士弟子柏玉霜，原受罗門之聘，今罗家被奸臣陷害，遭此慘毒，且喜后裔尙在。伏乞神聖念其世代忠良，無故遭屈，保全其嗣呵！
(唱)念他家世代忠尽命，
　　保全罗門一脈根。
　　叩罢头来身站定，

〔侯登暗上，偷看柏玉霜介。秋紅撤香案。柏玉霜看見侯登介〕

柏玉霜　呀！
(唱)見有一人面前存。
啊！你是何人，在此窺探？秋紅，向前看来！

秋　紅　是啦！

侯　登　是我是我。我当是誰，敢情是表妹呀！愚兄爱月独步，誰想賢妹在此。愚兄失于迴避，望乞賢妹恕罪！

柏玉霜　豈敢！

侯　登　賢妹，好一輪明月呀！

〔柏玉霜不理介〕

侯　登　賢妹，我請問請問！这明月缺能复圓；可是人缺而不能圓，这是什么道理？

柏玉霜　天人各有一道，豈可濫論！

侯　登　話虽如此，人缺而不圓，豈不誤了青春？你看流年似水，終負如花，大好时光一过，賢妹呀，只怕难以挽回吧！

柏玉霜　表兄啊，你虽有伶牙俐齿，巧言輕薄；但奴家心如鉄石之坚，意若冰霜之冷，若是那些狗彘小人欲我回心，除非是鉄树开花！你我男女有別，黑夜不便多談，快些請便吧！

〔侯登愣介〕

秋　紅　小姐，咱們去到"晏月亭"上坐坐，不差什么，也該回楼歇着去啦。

柏玉霜　掌灯！

（唱）心藏千悲共万恨，

孤亭冷月伴愁人。

〔秋紅引柏玉霜下〕

侯　登　哎呀慢着！看这个丫头，太不知趣。我学生如此鍾情，她竟用冷語伤人，眞是豈有此理！（想介）噢噢，是啦！想是她瞧丫鬟在旁边兒，不好俯就此事，也未可知。哎呀侯登啊侯登！你不說你做事莽撞，反怪人家無情，眞是該打該打！話虽如此，我得另想別計才好哇。（想介）有啦，我趁着她到晏月亭坐着，我先到她楼上藏好喽，等她回去，把丫鬟打發睡啦，那时候我侯載滋便可得其所哉。主意已定，就此前往！

（唱）运筹妙策安排定，

暗入桃源会美人。（下）

第 六 場

〔冬青上〕

冬　青　有福之人人侍奉，無福之人侍奉人。

我、冬青。跟随秋紅姐姐，在这綉楼之上服侍小姐。今兒个晚飯后，小姐到后花园焚香去啦，叫我看着綉楼。天也不早啦，小姐怎么还沒回来呀？待我去瞧瞧去。（小圓場）

〔侯登上，与冬青对撞介〕

冬　青　誰呀，誰呀？

侯　登　是我，是我。

冬　青　喲！大相公啊，这时候您上哪兒去呀？

侯　登　我还不知道我上哪兒去哪，我問你，你上哪兒去？

冬　青　我們小姐燒香去啦，这个时候还沒回来。我瞧瞧去，好請小姐回来安歇。

侯　登　喲！你这一去，你們楼上沒有人了吧？

冬　青　不要紧，我把楼門帶上啦，我去会兒就回来。

侯　登　那么着，你快去吧，想着請小姐快回来，楼上可沒人看着。要是进去賊，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你快去吧！

冬　青　是啦。

侯　登　回来！

冬　青　干什么？

侯　登　你可別說碰見我。听見了沒有？

冬　青　知道啦。（下）

侯　登　活該楼上沒人。这个丫头叫她看着綉楼，她也走啦。眞巧極啦！这可是天助我成功啊。（走介）說話之間到

啦！待我上楼。（上楼，欲进，又想介）别忙！点着灯哪，我瞧瞧有人没有。（戳破窗紙看介）沒人。我进去吧！（开門，进，关門介）我藏在哪兒哪？有啦，就在这帳子后头藏藏吧！

柏玉霜　（內）掌灯！

秋　紅　（內）是啦！

侯　登　来啦，快藏起来吧！（藏介）

〔秋紅、冬青引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丫鬟帶路綉楼进，

〔秋紅、冬青、柏玉霜上楼，进門介。起二更〕

柏玉霜　（唱）又听樵楼鼓二更。

天色不早，你們也睡去吧。

冬　青
秋　紅　是啦。（下）

〔柏玉霜关門，刚要吹灯，侯登出介〕

柏玉霜　是哪个？

侯　登　别嚷！是我。

柏玉霜　哎呀不好了！有賊了！丫鬟，快来快来！

〔侯登开門跑介，秋紅、冬青上，扭住侯登介〕

冬　青
秋　紅　逮着啦。

侯　登　是我。賊早跑啦。快撒开，我好追賊去！

〔秋紅、冬青撒手，侯登跑下〕

柏玉霜　丫鬟快来！

冬　青
秋　紅　来啦，来啦。

柏玉霜　方才有一人跑下楼去，尔等可曾看見？

秋　紅
冬　青　看見啦。

柏玉霜　旣然看見，为何不拿？

秋　紅　这个！我們不敢拿。

柏玉霜　怎么不敢拿？

秋　紅　不是賊。

柏玉霜　不是賊，是哪个？

秋　紅　是——奴婢不敢講。

柏玉霜　只管講来，与你無干。

秋　紅　是侯大相公。

柏玉霜　此話当眞？

秋　紅　奴婢焉敢撒謊！

柏玉霜　原来如此。你們下楼去吧！

秋　紅
冬　青　是啦！（下）

柏玉霜　哎呀且住！想这侯登如此大胆，欺人忒甚，奴本当禀过繼母，怎奈她逼奴改嫁侯登，此事定是他姑侄的詭計。我柏玉霜孤身無依，倘被暗算，如何是好？(想介)也罢！不免悄出后花园，去至我母亲的坟上哭訴一番，哎，行个自尽了吧！(下楼，出后門介)我柏玉霜好薄命也！

（唱）自古紅顏多薄命，
　　父离母死抛奴身。
　　咬定牙关往前进，
　　此去一死伴母塋。（下）

第　七　場

〔龙母上〕

龙　母　(唱)老身今年七旬整，
只有一子侍晨昏。
老身、龙門池氏。亡夫龙古雅，打獵为生，早年丧命。所生一子，名喚龙标，繼父之業，侍我至孝。今日前去打獵，为何夜至三更，不見回来？老身放心不下，命兒媳看守門戶，我不免去到附近一帶，观看观看便了！
(唱)自古留下确实論，
兒行千里母憂心。(下)

第　八　場

〔場設坟墓。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黑夜之間往前进，
对面不見有人行。
柳陰之下未細認，
原来已到我坟塋。
来此已是我家坟塋，待我进入。(进坟塋，乱摸介)此坟就是我母之塚。母亲！亲娘！喂呀母亲哪！(哭介)

〔龙标、龙母上〕

龙　标　母亲，随我来！

龙　母　来了，来了。啊！这坟內哪里来的女子啼哭？你我在此听上一听！

龙　标　是。

柏玉霜　(唱二黃倒板)
見坟台不由我珠泪难忍！
母亲！亲娘！母亲哪！
(唱二黃搖板)

尊一声去世的老母娘亲：
生孩兒七岁上你就丧命，
我爹爹大不該續娶侯門。
哎呀母亲哪！我爹爹將兒許配罗家，誰知他家被害，夫君浮游在外，吉凶难定。我繼母寵幸內侄，起意不良。兒乃年幼弱女，孤身無依，倘被暗算，丧失貞节，上玷祖宗之德，下遺百世之羞。我爹爹远在任所，一时不能見面。女兒思想母灵在近，故此来至你的坟前哭訴一番。哎呀母亲哪！你若有知，快些前来帶孩兒的灵魂与你做伴去吧！
(唱)老先慈在陰間慢慢相等，
等候了你女兒陪伴同行。
眼望着西安府且把亂破，
拜謝那老爹爹养育之恩。(拜介)
解下了腰間帶树上拴定，(解腰帶，拴在树上欲上吊介)

龙　母　哎呀，不好！
(唱)叫女子休如此有話言明。

柏玉霜　啊！你乃何人，为何攔阻于我啊？

龙　母　哎呀小姐呀！你方才哭訴的情由，老身俱已听見了。拙夫在日，令尊大人时常賙济。今日小姐落难，老身焉有不救之理！

柏玉霜　咳！承蒙老媽媽的盛德。怎奈奴家山穷水尽，只求一死，不願再生的了哇！(哭介)

龙　母　小姐不必如此。老身家下离此不远，小姐暫寄寒舍，着小兒与老爷任上送信，叫老爷着人接去小姐，父女相会，豈不是好？

柏玉霜　哎呀媽媽呀！若得如此，感恩非淺。媽媽請上，受

我一拜！（跪，拜介）

（唱）承蒙媽媽恩义深，

　　奴家刻骨銘在心。

龙　母　（唱）亡夫累累受照应，

　　小事何劳挂在心。

小姐，天已不早，快随老身回去吧！

柏玉霜　是是是。

〔尾声，同下〕

第四本

第一場

〔丫鬟、侯氏上〕

侯　氏　（唱）自与柏家偕秦晉，
　　　　夫妻南北兩下分。
　　　　每日吃齋把香敬，
　　　　唯祝夫君早回程。

〔秋紅急上〕

秋　紅　哎呀夫人，了不得啦！

侯　氏　什么事情，这么大惊小怪的？

秋　紅　昨兒晚上小姐明明睡在楼上。方才奴婢上楼，不見小姐。四下寻找，并無踪迹。找到后花园，門虛掩着哪。奴婢出了花园，后門寻找，也是并無踪迹。又到楼上去看，衣物俱在，小姐就是穿着随身衣服走的。我想小姐此去，恐怕性命难保，我的夫人哪！

侯　氏　呸！我把你們这些該死的东西！小姐是你們終日服侍，如今沒有啦？別人不知，还則罢了，你們倆人也假裝糊塗，倒来跟我哭哭啼啼的，难道我把小姐藏起来了不成嗎？我告訴你們說，好好說了实話便罢；如若不然，要你們倆人的狗命！

秋　紅　哎呀夫人哪！奴婢們昨夜服侍小姐，小姐打發奴婢下楼，也不知小姐几时出門。这是奴婢們貪睡之过，

实不知小姐上哪兒去啦。望夫人饒恕！

侯　氏　呸！你不用跟我鬧"三国志"，好好說，你們要是不說实話，丫头，看皮鞭伺候！

〔丫鬟取皮鞭介〕

侯　氏　(唱)心中素把此女恨，

今番借故把她凌。

皮鞭打下心發狠，(打秋紅介)

霎时叫你命归陰！

秋　紅　哎呀夫人哪！

(唱)夫人暫請息雷霆，

奴婢确实不知情。

喂呀，夫人饒命哪！

侯　氏　你这潑妇，这么打你，你不怕，我也不跟你費气力啦。丫头，把她們兩个鎖在空房里头，說了实話便罢；要是不說实話，把她們兩人活活地給我餓死！快去！

秋　紅　哎呀夫人，奴婢冤枉啊！

侯　氏　管你冤枉不冤枉！給我交出人来万事皆休；你交不出人来，你叫冤枉就饒了你不成嗎？快給我拉出去！

丫　鬟　走吧，走吧！

秋　紅　哎呀，可屈死我啦！

〔丫鬟押秋紅下〕

侯　氏　哎呀且住！这賤人逃走不要紧，倘若老爷回来，問他女兒哪兒去啦，叫我可怎么回答哪？(想介)有啦，等着登兒回来，問問他有主意沒有！

(唱)等候登兒来定省，

姑侄二人再調停。

侯　登　（內）走啊！（上）

（唱）找寻表妹無踪影，

坟奴对我說詳情。

姑母在上，侄兒拜揖！

侯　氏　罢啦，坐下。

侯　登　告坐。（坐介）

侯　氏　登兒呀，你知道你妹妹跑了嗎？

侯　登　我怎么不知道？我听說她打后門走的，我就出后門去寻我。正走着，碰見咱們的坟少爷啦。說起此事，他說正要給您哪送信去哪——今个天快亮的时候，有女子在坟內啼哭。坟奴急忙起来观看，看見一个老妇人，同着小姐走啦。他說他常見小姐上坟去，故此認得小姐，特地前来送信。我問他那个老妇人是誰，他說是姓龙，他兒子叫龙标，打獵为生，咱家老爷时常賙济他家。一会您打發秋紅丫头去一趟，把我妹妹接回来，也就得啦。

〔丫鬟暗上〕

侯　氏　那么着，丫头，把秋紅叫来！

丫　鬟　是。（下）

侯　氏　登兒呀！

〔丫鬟、秋紅暗上，听介〕

侯　氏　这丫头去啦，她要是不回来怎么办哪？

侯　登　她要不回来呀，我帶着官人，一塊兒把他們鎖拿治罪，您哪說好不好？

侯　氏　这个主意也倒不錯。

秋　紅　夫人，您叫奴婢我有什么吩咐嗎？

侯　氏　小姐有了下落啦。

秋　紅　怎么着，小姐有了下落啦？不知在哪兒哪？

侯　氏　在咱們家坟地旁边兒獵戶龙家住着哪。故此把你叫出来，咱們家里的人無故不能进人家里去。你到龙家問問，要是小姐眞在他家，你同着她一塊兒回来，听見沒有？

秋　紅　是啦。那么着，待奴婢前去，要是小姐眞在他家，奴婢一定把小姐請回来。

侯　登　好極啦。你見了小姐，可千万叫她同你一塊兒回来。她要不回来，你就說大相公要帶着官人，連龙家帶小姐一齐帶至公堂治罪！听見沒有？

秋　紅　是啦，我知道啦！

（唱）秋紅領了夫人命，

　　　龙家去把小姐尋。（下）

侯　登　（唱）倘若小姐回家門，

　　　这段姻緣指日成。

　　　辭別姑母望外奔，

侯　氏　早点兒回来！

侯　登　是啦！

（唱）花街柳巷走一程。（下）

侯　氏　（唱）丫头扶我內室进，

　　　等候秋紅回信音。

〔同下〕

第　二　場

〔秋紅背包袱上〕

秋　紅　（唱）听說小姐有了信，

去到龙家走一程。

哎呀慢着！我們小姐此番出走，明明是为躲侯登那小子，誰知道又叫他們知道啦！如今又叫我去接小姐去。我想小姐要是回来，还不走哪。再者，在龙家也住不得啦。是我背着他們，暗暗把小姐楼上細軟金銀包了一包袱，送給小姐，我們主僕去到西安府投奔老爷，叫他們父女相逢，豈不是好？天也不早啦，就此走走！

(唱)急急走来忙忙行，(圆場)

来到柏家古坟塋。

来此已是柏府的坟塋。但不知龙家住在哪兒哪？待我問問。列位乡亲請啦！

众　(內)請了。

秋　紅　此处有一家獵戶姓龙，住在何处？

众　(內)此去迤西有一帶疏籬，門外四株枯树，院內三間草舍的便是。

秋　紅　借問啦！

(唱)听說乡民一番論，

迈步如梭往西行。(圆場)

到啦，待我冒叫一声。龙媽媽在家嗎？龙媽媽在家嗎？

龙　母　(內)来了！(上)

(唱)听得門外叫一声，

急忙向前問分明。

啊！你是何方女子，喊我作甚？

秋　紅　奴家名叫秋紅，在柏府伺候小姐的。

龙　母　你来此何干？

秋　紅　只因我家小姐被繼母姑侄逼迫，私自出府。今早看坟的送信說，我們小姐現在您这兒藏躲。他們也知道您哪不是好惹的，故此逼着奴家前来接回小姐。我想我們小姐旣出柏府，怎肯輕易回去哪？故此我背着他們，在小姐的楼上打点些个細軟之物，到您这兒来見小姐，此地也不能久住啦，商量商量找一个安身地方。話已說明，我家小姐倒是在这兒沒有哪？

龙　母　(背供介)且住！老身听柏小姐言說，她有一侍女，名喚秋紅，甚是忠义。但是人心难测，怎好对她实言？(想介)嗯，我自有道理。(向秋紅)啊，秋姑娘，你远路而来，暫在舍下稍坐。待老身到鄰家訪問訪問，倘有你家小姐的下落也未可知。

秋　紅　那么着，好極啦。我就借您哪府上歇息歇息，煩您哪給打听打听吧！

龙　母　如此随我来！

秋　紅　是啦。

〔龙母、秋紅进門介〕

龙　母　請坐！

秋　紅　坐着，坐着。

龙　母　你且稍坐，待老身与你訪問訪問。

秋　紅　那么劳您駕啦！

龙　母　是。(出門介)待我叫出小姐偷看偷看，是那秋紅不是。柏小姐快来！

柏玉霜　(內)来了！(上)

(唱)指望一死把节尽，

忽遇龙母救殘生。

正在草舍將身隐，

又听媽媽喚一声。

啊，龙媽媽，喚我做甚？

龙　母　方才来了一个女子，自言她是秋紅。老身恐怕有詐，故喚小姐出来偷看偷看。

柏玉霜　現在哪里？

龙　母　就在屋內。

柏玉霜　待我看来。（偷看介）哎呀，果然是秋紅！喂呀秋紅啊！（哭介）

秋　紅　喂呀小姐呀！（跪，亦哭介）

柏玉霜　（唱）一見秋紅悲难忍，

点点珠泪洒埃塵。

莫非今日在夢境，

秋紅啊！

还是死来还是生？

秋　紅　（唱）小姐不必胡思論，

活活坑煞奴婢身。

我的小姐呀！（哭介）

柏玉霜　秋紅不必啼哭，你且起来。

秋　紅　是啦。（起介）

柏玉霜　我且問你，怎么得到此地？

秋　紅　那坟奴多事，府中送信，說小姐藏在此处。夫人聞知，幸喜差遣奴婢前来。我料小姐既出柏府，豈肯輕易回去。故此奴婢帶了些細軟之物前来。我同小姐即刻投奔西安府，見了老爷，什么事可也就不怕啦。不知小姐您意下如何？

柏玉霜　正合我意。但是我們去后，那侯登豈不前来与龙媽

媽嘔气么？

龙　母　不妨。小姐只管前去，那侯登若要前来寻事，我破着一条老命，与他拚上一拚。

秋　紅　老太太，凈是那侯相公来，也不要紧。但是在我临行的时候，他說：小姐要是不回去，他要帶官人連老太太一并鎖拿治罪。常言說：現官不如現管。依我相劝，您哪也躲一躲才好哇。

龙　母　此言甚是有理。（想介）也罢！离此不远，有一胡家村，那里有一胡奎，与我兒龙标乃是八拜之交。你主僕去后，我投往胡家躲避便了。

秋　紅　老太太，您令郎哪兒去啦？

龙　母　小兒龙标替小姐往西安府送信去了。

柏玉霜　啊媽媽，你若去胡家村，令郎回来，哪里寻找于你？

龙　母　不妨。我兒时常去往胡家。他若回来，見老身不在家中，自然去到胡家寻找。

柏玉霜　如此大家收拾打点，快些登程要紧！

龙　母　小姐不必着急。你我去到前面，用些酒飯。

柏玉霜　我哪里吞吃得下！

秋　紅　小姐，这当兒您哪倒不必着急啦。諒今兒个天也晚啦，那侯登不能来啦。咱們只管吃飽啦，收拾停当，再走不迟。

柏玉霜　但憑于你。

龙　母　請至前面！

柏玉霜
秋　紅　請！

〔同下〕

第 三 場

〔罗焜上〕

罗　焜　（唱）辞别伯父巧改扮，

　　　　　　　曉行夜宿到淮安。

　　　　俺、玉面虎罗焜。多蒙程伯父將俺扮做家人模样，混出城外，投往淮安。看前面已是淮安城，趁着天色落幕，不免混进城去，投到柏府安身便了！

　　　　（唱）眼望日落天將晚，

　　　　　　　去往柏府把身安。（下）

第 四 場

〔丫鬟、侯氏上〕

侯　氏　（唱）天黑不見秋紅轉，

　　　　　　　特喚侯登問一番。

　　　　哎呀慢着！天是黑啦，秋紅这丫头也不回来，这是什么緣故哪？丫头，把你大相公請来！

丫　鬟　是。有請大相公！

侯　登　（內）来啦！（上）

　　　　（唱）忽听上房有人喚，

　　　　　　　必因秋紅事一端。

　　　　姑媽，您又叫我干什么呀？

侯　氏　我說登兒呀，秋紅这个丫头一去不回，其中必有緣故吧。

侯　登　我也是这么想。方才已經打發家院去到龙家瞧去啦，还沒有回来哪。

侯　氏　哦，你已經叫人去啦？

侯　登　这会兒也快回来啦！

〔家院上〕

家　院　（內）走啊！（上）

丫鬟姐，大相公可在房內？

丫　鬟　在这兒哪，你进来吧！

家　院　是。（进門介）参見夫人、大相公！

侯　氏　罢啦。

侯　登　怎么样啦？

家　院　老奴去到龙家，院門大开，叫了半日，無人答应。老奴只得走进院內。屋門大开，屋內也無有灯亮。老奴走进屋內，幷無一人。又到后院，有一草房，內外照了一遍，慢說是人，連鷄犬也是無有。故此老奴急急回来，报与夫人、大相公知道。

侯　氏　这話是眞的嗎？

家　院　老奴焉敢撒謊！

侯　登　你歇着去吧！

家　院　是。（下）

侯　氏　登兒呀，这可怎么办哪？

侯　登　跑啦，随他們跑去吧。这一来，家里由着咱們娘兒們，爱怎么着，咱們就怎么着，管他們跑不跑的，瞎操那个心！

侯　氏　呸！你倒吃了灯草灰啦——放这个輕巧屁！你姑丈回来，問起他女兒来，你叫我跟他說什嗎？

侯　登　这算什么？等姑丈回来要問哪，您就說小姐倆得暴病死啦。再給丫头、院子每人二兩銀子，把他們一个个嘴堵严。我姑丈縱然想他女兒，也不过大哭一場，也怨不上別人来。您說好不好？

侯　氏　要問秋紅丫头哪兒去了哪？

侯　登　您就說她在家里也用不开，要尽是我猴兒崽子这样正經人却也無妨；倘若和那些家丁小子們做出伤風敗俗的事情，豈不是我失察之过嗎？故此把她也打發走啦。

侯　氏　罢啦，不枉你念过几天兒書，眞有好主意。

侯　登　什么話哪，連疑難大症，我都可以手到病除；何況此癬疥之疾乎？

侯　氏　喲！这么說起来，你高明的很哪！

侯　登　那是自然。

〔家院上〕

家　院　啓夫人：罗二公子到。

侯　氏　哪个罗二公子？

家　院　咱家的姑老爷。

侯　登　就是罗焜嗎？

家　院　正是。

侯　登　他是一个人来的嗎？

家　院　正是。

侯　登　你去对他說，夫人有事哪，讓姑老爷書房暫坐。

家　院　是。（欲下介）

侯　登　回来！

家　院　是。

侯　登　你可別多說乱道的！

家　院　是。（下）

侯　氏　登兒呀，想不到这个冤家来啦。他今天到此，必是前来入贅，借此安身。小姐是跑啦，我听說那罗焜也不是好惹的，他要不答应，可怎么办？你得想个

主意才好哪！

侯　登　这也容易。您哪把他讓进来，备酒款待，用好言安慰，简直撒开来劝他喝酒，我假为是剛打外头回来，我再这么一灌他，等他醉啦，攙至書房，有塌天的事情，您也甭管啦，我自有"妙法回春"，立見大效。

侯　氏　眞乃"仁心仁术"也！

侯　登　豈敢豈敢！

侯　氏　你别挨駡啦。干你的去吧！

侯　登　嗻！（下）

侯　氏　丫头！到書房請姑老爷上房相見！

丫　鬟　是。（下）

侯　氏　哎呀，登兒这一肚子的小耗子兒可眞不少啊，八成都是打鼻子里鑽进去的吧！

丫　鬟　（內）姑老爷，随我来！

〔丫鬟引罗焜上〕

罗　焜　（唱）一路受尽顚共險，

今日到此暫偸安

步入上房用目看，

丫鬟！

可是岳母在此間？

丫　鬟　不錯，这就是我們夫人。

罗　焜　啊，岳母大人在上，待小婿參拜！

侯　氏　慢着！賢婿远路而来，只行常礼吧！

罗　焜　多謝岳母大人！

侯　氏　請坐。

罗　焜　告坐。

侯　氏　賢婿，令尊不幸遭此陷害，我听見这一个信兒，整

整哭了半个月。幸喜賢婿安然無事，今日光临，我这才把一塊石头放下啦。

罗　焜　多蒙岳母大人如此挂念，叫小婿何以答报！

侯　氏　女婿有半子之劳，你就如同是我的半拉兒子。我挂念你，还不是应該的嗎？我說你今兒个到此，必是一来入贅，二来在此权且存身，是这个意思不是？

罗　焜　这！岳母所見不差。

侯　氏　你甭忙！就在这兒住着吧，有的是地方，又有人伺候。你等我选擇吉日良辰，好給你們成就百年之好，你意下如何？

罗　焜　岳母盛德，小婿感之不尽。

侯　氏　你又鬧起客套来啦！丫头，吩咐备酒，与姑老爷接風！

丫　鬟　是。

〔丫鬟下，持酒上，擺介〕

侯　氏　賢婿請！

罗　焜　岳母請！

侯　氏　（唱）丫鬟們擺上了佳酒美饌，
　　　　　　与賢婿来接風暢談暢談。

罗　焜　（唱）多感蒙老岳母美意非淺，
　　　　　　使小婿碌碌輩抱愧自慚。

侯　氏　賢婿，你初次到我們这兒来，为岳母的甚是不恭。沒別的，你就是多喝几杯吧，我給你斟上，你干了这杯！

罗　焜　是。干！（喝酒介）

侯　氏　我再給你斟上这杯。（斟酒介）你再干这杯，我陪你一杯。

罗　焜　是。請！干！（喝酒介）

〔侯登上〕

侯　登　姑媽，这是我妹夫嗎？

侯　氏　可不是嗎？登兒过来，我給你們哥兒倆見見。（向罗焜）賢婿，这是你表大舅子。

罗　焜　原来是表舅兄，小弟有礼！

侯　登　这！愚兄还礼。妹夫到我們家来，我有失远迎，您哪可恕个罪吧！

罗　焜　岂敢！小弟久失瞻拜，舅兄恕罪！

侯　登　那是实話。您哪沒有事也不来，得罰您哪！沒别的，我敬完三杯接風酒，我还得罰您三大杯酒哪！（斟酒介）干！

罗　焜　小弟酒量不大。

侯　登　哪的話哪？我久聞妹夫海量，您哪要藏量，我还得罰你三杯，总共是九杯。

罗　焜　小弟实不能飲。

侯　氏　登兒，你太急啦，讓你妹夫慢慢地喝，别說九杯，就是九十杯也喝的了哇！

罗　焜　哎呀，岳母，小婿实实不能飲了！

侯　登　得啦！您哪再要推辞啊，我是个烏龟！多了甭喝，三杯总得喝吧！

罗　焜　小弟从命就是。

侯　登　請！干！

〔罗焜喝酒，侯登斟酒介〕

侯　登　我再給您哪斟上。請！干！

〔罗焜又喝酒介〕

侯　登　好，还有一杯。

罗　焜　小弟实实不能飲了。

侯　登　这一杯我总得敬上。来吧！趁热喝这杯！

罗　焜　是。（喝酒，醉介）

侯　氏　賢婿，賢婿！

侯　登　妹夫！罗焜！这可眞醉啦。姑媽，您哪快歇着去吧！

侯　氏　你要把他怎么样？

侯　登　您哪不用管啦，听我的信兒就得了嘛。

侯　氏　那么我歇着去啦。

侯　登　您去吧。

侯　氏　哎呀，可累着了我啦！

〔侯氏、丫鬟下〕

侯　登　張头、李头，快来快来！

〔四公差上。家院暗上〕

四公差　醉了嗎？

侯　登　醉啦。快来吧！

公差甲　眞格的，要是沒醉，別說我們四个人，再添上四个也不行。

侯　登　醉啦，快来吧！

公差甲　先把脚捆上！

公差乙　有理。

公差丙　来，咱們兩人搬一只胳臂。

公差乙　有理，有理，捆上，捆上。

公差丙　眞醉了个結实。

侯　登　走哇！走哇！

〔四公差抬罗焜下〕

侯　登　家院，你好好看着門，我就回来！

家　院　是。

〔侯登下〕

家　院　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　五　場

〔四兵丁引毛眞卿上〕

毛眞卿　（唱）錦亭衙內为守备，

借官仗势逞狐威。

將身坐在大堂內，

且听差役报信回。

下官、錦亭衙內守备姓毛名眞卿。适才侯登到来，报道要犯罗焜現在他家。我也曾差遣捕役前去捉拿，未見回报。左右，伺候了！

四兵丁　啊！

〔侯登上〕

侯　登　要犯干系甚大，来請守备解押。

門上有人嗎？

兵　丁　什么人？

侯　登　是我。

兵　丁　侯大爷！

侯　登　老爷可在衙里？

兵　丁　在衙里。

侯　登　說我要見！

兵　丁　是。（进門介）启老爷：柏府侯大爷要見。

毛眞卿　說我出迎！

兵　丁　是。（出門介）老爷出迎！

侯　登　啊，毛老爷！

毛眞卿　侯大爷！請！

〔侯登、毛眞卿同进介〕

毛眞卿　請坐！

侯　登　有坐。（坐介）

毛眞卿　侯大爷到此何事？

侯　登　我已將要犯罗焜拿到。現在酒已醒啦，我来請老爷解押到县，以免漏網之虑。

毛眞卿　如此，侯大爷請回尊府，下官前去便了。

侯　登　如此甚好。告辞！

毛眞卿　不送。

〔侯登下〕

毛眞卿　来，尔等收拾停当，随你老爷解犯到县，掩門！

四兵丁　啊！

〔同下〕

第　六　場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些許經营求茶飯，

　　　　　　蝇头小利为吃穿。

老汉，祁子富。自随胡恩公来到淮安，在胡家村开了一个豆腐店，以为糊口。今日清晨，进得城来，买了些小豆。又听街市上有人言道，罗二公子被毛守备擒住。众口如一，想必是实。不免回至家中，告訴媽媽、女兒便了！

（唱）也是公子命运蹇，

　　　　好似猛虎落平川。

　　　　迈开大步回家轉，

〔幕內乱喊声〕

祁子富　啊！

（唱）又听人馬鬧声喧。

哪里人馬喧鬧？不免閃在一旁观看。

〔四兵丁押罗焜上，毛眞卿上，过場下〕

祁子富　哎呀且住！看毛守备押解罗二公子，想必投县去了。我想此番被擒，必然性命难保。我祁子富不知便罢；既然知道，焉有不救之理？只是叫我怎生去救？这、这、这便怎么处？（想介）有了，我不免將籃兒放在家內，去到鷄爪山与胡恩公送信，叫他急速下山，搭救公子性命，就此回家便了！

〔“水底魚”。龙标上，祁子富跑，相碰，倒介〕

龙　标　哎呀，原来是祁老丈！待某家攙你起来。

祁子富　哎呀，你好莽撞！險些將老汉送了終，哈哈哈……

龙　标　老丈有所不知，某家从西安府回来，家中老母，不知去向，我的心中着急，欲到胡家村詢問。行至此地，撞着老丈，望乞恕罪。

祁子富　你母亲現在胡家居住。

龙　标　家母現在胡家，这我就放心了。

祁子富　啊壯士，老汉有一事相煩。

龙　标　老丈有何吩咐？

祁子富　你將此籃送至舍下，告訴賤內，就說老汉有事他去，兩日便回，附耳上来！

〔祁子富与龙标耳語介〕

祁子富　記下了，

龙　标　遵命。告辞了！

祁子富　請！

〔龙标下〕

祁子富　且喜身边还有几串銅錢，足够路費，就此趲路便了！

(唱)只为搭救公子难，

不顧跋涉走一番。(下)

第 七 場

〔四青袍引臧新上〕

臧　新　(念数板)

我本捐班四品府——公祖，

掣簽分發到东魯——候补，

每逢升堂势如虎——威武，

只要你有阿堵物——我便做主、做主。

(念)买卖兴隆，

利字称心，

財源茂盛，

日进斗金。

下官、姓臧名新字稽仲。职受淮安府的正堂。自到任以来，民情倒也仿佛。今日乃發放之期。左右，伺候着！

四青袍　啊！

〔毛眞卿上，击鼓介〕

〔皂隶上〕

皂　隶　什么事？

毛眞卿　守备要見。

皂　隶　請稍待。(进門介)啓老爷：守备毛老爷求見。

臧　新　有請！

皂　隶　有請！

毛眞卿　(进門介)老公祖在上，卑职有礼！

臧　新　眞卿到此何干？

毛眞卿　今有要犯罗焜被小官拿住，解到貴署治罪。

臧　新　其功不小，且請回衙！

毛眞卿　是。告退！（下）

臧　新　来，帶要犯！

皂　隶　啊！（下）

〔皂隶押罗焜上〕

罗　焜　（唱）实指望岳家暫安頓，

誰知又遇不良人。

今日复入虎穴境，

生死二字度外存。

来在大堂身站定，

聞我一言答一声。

臧　新　罗焜，見了本府，昂然不跪，是何道理？

罗　焜　我乃世襲国公，豈肯跪你！

臧　新　你說你是世襲国公，如今为何各处严拿于你？

罗　焜　自古兴廢之道，皆由命定。我今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臧　新　好汉子！来，將他釘肘收监！

皂　隶　啊！（押罗焜下）

臧　新　待本府申詳到省，等候回文，再做道理。掩門！

〔同下〕

第 五 本

第 一 場

（"長錘"。四嘍兵引李仲、魯豹、孙彪、謝元、裴天雄、胡奎上）

胡　奎　（唱）多蒙那众哥弟扶俺为首，

裴天雄　（唱）敝寨中难得你好汉一籌。

謝　元
孙　彪　（唱）但願得我弟兄長相聚首，

魯　豹
李　仲　（唱）必須要烈轟轟名揚九州。

一嘍兵　（內）报！（上）
啓稟众位大王：山下来了一个老叟，
要見胡大王，說有要紧的話說。

胡　奎　有这等事！快快有請！

一嘍兵　有請！（下）

祁子富　（內）来了！（上）
（唱）只为酬恩到山崗，
欲求俠义諸大王。
来在寨堂用目望，
只見列公站一行。
抱拳拱手把話講，
某有要事求急方。

胡　奎
裴天雄
謝　元
孙　彪　請坐！
魯　豹
李　仲

祁子富　哎呀列位呀，大事不好了！

胡　奎
裴天雄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何事惊慌？

祁子富　听了！

(唱)罗二公子遭罗網，

区区送信求大王。

胡　奎　有这等事！但不知被何人擒获？

祁子富　守备毛眞卿。

胡　奎　原来是这个囚囊的！待老子下得山去，結果他的狗命！

謝　元　且慢！胡兄虽然驍勇，怎奈寡难胜众。大家必須从長計議。

胡　奎　謝賢弟有何妙計？

謝　元　胡兄同祁老丈先行，在家中等候，我們今晚陆續前去。

胡　奎
祁子富　如此，我二人告辞了！

祁子富　(唱)多蒙列位义气广，(下)

胡　奎　(唱)今晚相会再商量。(下)

謝　元　裴大哥看守大寨，我等四人挑选五百嘍兵，用过战飯，扮做乡民模样，陆續混进城去，齐至胡家相会。

裴天雄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遵命。

裴天雄　后寨用过酒飯！

谢　元
孙　彪
鲁　豹
李　仲　請！

〔同下〕

第　二　場

〔龙标上〕

龙　标　（唱）迈开大步往前进，
　　去到监中走一程。
俺、龙标。自那日將祁老丈鑑兒送在家內，言說罗二公子被拿收监，那胡伯母命俺去到监中，送給那禁卒十兩銀子，以供罗二公子的食用。只是寻个門路，方好前去。我想那府中有一捕快，名叫王坤，我二人有八拜之交。不免寻他做个引綫便了！
（唱）腹內机关安排定，
　　去寻王坤說分明。（圓場）
来此已是，待我叫門。啊，王大哥，开門来！

王　坤　（內）来也！（上）
屋中聞犬吠，何人叩柴扉。
是哪个呀？

龙　标　小弟在此。

王　坤　原来是龙賢弟！請到舍下。

龙　标　請！

〔龙标、王坤同进門介〕

王　坤　請坐！

龙　标　有坐！

王　坤　賢弟到此何事？

龙　标　大哥有所不知。因小弟那年到京，結交一人，名喚王面虎罗焜，仁兄可曉？

王　坤　此乃朝庭要犯，現已被获，收在监內。难道賢弟不知么？

龙　标　小弟正为此事而来。那罗焜全家被奸相沈謙所害。他与我是生死之交，与你我一样。哎呀仁兄啊，必須設法搭救于他才是！

王　坤　賢弟，此事重大，你我二人焉能济事？

龙　标　不妨。大哥若能引我与罗焜相見，小弟自有救他之計。

王　坤　这倒容易。但不知几时前去？

龙　标　此时前去才好。

王　坤　如此待我吩咐一声。

龙　标　請便。

王　坤　啊娘子！

王　妻　（內）做什么？

王　坤　好生看守門戶，我到衙中有事。

王　妻　（內）早去早回。

王　坤　賢弟，你我就此前往。

龙　标　請啊！

王　坤　（唱）賢弟随兄往前进，

龙　标　（唱）此去会会遇难人。

〔同下〕

第　三　場

〔胡奎、祁子富上〕

胡　奎　(唱)心急只恨路途远，

祁子富　(唱)兼程而进到淮安。

胡　奎　(唱)眼望紅日西山轉，

祁子富　(唱)勒馬停蹄把話言。

胡恩公，你看前面已是淮安城，你我快快赶进城去要紧。

胡　奎　言之有理。就此馬上加鞭！

(唱)眼望城池离不远，

祁子富　(唱)回到家中設机关。

〔同下〕

第　四　場

〔四嘍兵引李仲、魯豹、孙彪、謝元上〕

謝　元
孙　彪　(唱)乔装扮做乡民样，

魯　豹
李　仲　(唱)眼望紅日落西方。

謝　元　三位賢弟，来此淮安城外，天色已晚，你我混进城去便了。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二哥言之有理。就此分头去者！

謝　元
孙　彪　(唱)此去休得露本相，(下)

魯　豹
李　仲　(唱)做事必須要謹防。

〔同下〕

第　五　場

〔胡奎上〕

胡　奎　(唱)加鞭打馬进城內，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举目只見一柴扉。

胡　奎　老丈，来此舍下，待我叩門。

祁子富　是。

胡　奎　开門来！

龙　母　(內)来了！(上)

(唱)忽听有人叩柴扉，

急忙开門看是誰。

原来是二位！

胡　奎　龙伯母！

祁子富　老太太！

龙　母　二位請进！

胡　奎
祁子富　請！

〔胡奎、祁子富、龙母同进介〕

龙　母　請坐！

胡　奎
祁子富　有坐。

胡　奎　伯母，我母亲哪里去了？

龙　母　你母亲往丘空寺焚香，半月方能回来。

胡　奎　龙賢弟哪里去了？

龙　母　他往监中看那罗公子去了。

胡　奎　伯母請至后面！

龙　母　是。(下)

龙　标　(內)走哇！

〔"水底魚"。龙标上〕

龙　标　来此家下，待我叫門。开門来！

胡　奎　有人叫門，待我看来。（开門介）

龙　标　胡大哥！

胡　奎　賢弟！請进！

〔胡奎、龙标同进門介〕

龙　标　祁老丈也回来了。

祁子富　龙壯士請坐！

胡　奎　啊賢弟，你可曾見过罗公子？

龙　标　小弟同王坤大哥去到监內。誰知罗二公子因气忿成疾，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如何是好？

胡　奎　不好了！

（唱）听罢言来牙咬碎，

　　皆因奸贼把惡为。

气死我也！你們二位暫坐，俺到外面走动走动。

祁子富
龙　标　請便。

胡　奎　（出門介）且住！我罗賢弟气忿成疾，昏迷不醒，倘有差錯如何是好？仔細思之，皆是毛守备所为。我不免去至后面，帶了利刄，刺杀于他，方消我恨也！

（唱）暗把机关藏腹內，

　　今晚定要斬头回！（下）

〔謝元、孙彪、魯豹、李仲上〕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唱）黑夜之間进城內，

　　胡家村上找英魁。

謝　元　来此胡家門首。开門来！

祁子富　有人叫門，想是鷄爪山众位英雄来了。待我开門。

龙　标　老丈仔細！

祁子富　（开門介）是哪个？众位英雄来了，請进！

謝　元　祁老丈請！

〔謝元、孙彪、魯豹、李仲、祁子富同进門介〕

謝　元　（指龙标）此位是？

祁子富　此人姓龙名标，人称"穿山甲"。（向龙标）大家見过！

龙　标　众位在上，龙某有礼了！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还礼。
李　仲

祁子富　請坐！

〔众坐介〕

龙　标　久聞列公行俠好义，济困扶危，今日相見，眞乃三生有幸！

謝　元　我等碌碌之輩，仁兄过奬了！

龙　标　忒謙了！

謝　元　啊，祁老丈，胡兄往哪里去了？

祁子富　他到外面走动去了。

謝　元　原来如此。但不知罗公子监中可有引綫？

龙　标　引綫却有，只是一事不妙。

謝　元　何事不妙？

龙　标　那罗二公子气忿成疾，昏迷不醒。等他病愈，方可搭救。

謝　元　噢，罗公子病了？

龙　标　正是。

謝　元　此处可有医生？

祁子富　医生却有一位妙手，只是請他不动。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不知此人是誰？

祁子富　此人姓張名永，人称“小神仙”，乃是当世的名医。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怎么請他不动？

龙　标　那張永名气大了，輕易不肯与人治病。他怎肯去到监內？

謝　元　不妨。明日着人去請，他若不来，再做道理。

胡　奎　（內）走哇！

〔“水底魚”。胡奎上〕

胡　奎　开門来！

龙　标　有人叫門，待我看来。（开門介）哎呀仁兄，你往哪里去了？

胡　奎　这个！有話咱們里头說去。

〔胡奎、龙标同进門介〕

胡　奎　啊，你們列位也来了。

謝　元　胡仁兄請坐！手拿何物？

胡　奎　乃是毛守备夫妻的首級。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祁子富　我等不信！

胡　奎　你們不信，叫你們見識見識！（現二首級介）

谢　元
孙　彪
鲁　豹　这！这！这！
李　仲
祁子富

龙　标　待我看来。(看首級)果然毛眞卿的首級。仁兄怎样杀来？

胡　奎　方才到后面取了利刃，去到錦亭衙，越墻而进，入了他的臥房，將这兩个狗头砍下，拿回来了。

谢　元　有了此头，小弟想起妙計来了。

龙　标
胡　奎
孙　彪
鲁　豹　有何好計？
李　仲
祁子富

谢　元　明日淸晨，胡仁兄單帶守备一顆人头，去到县府衙，附耳上来！

〔谢元与胡奎耳語介〕

胡　奎　好計好計！

谢　元　孙賢弟帶了那顆人头，同龙賢弟——附耳上来！

〔谢元与孙彪、龙标耳語介〕

谢　元　記下了！

孙　彪
龙　标　是是是。

〔起五更〕

祁子富　天已大明，大家去到后面歇息片时，分头前往。

龙　标
胡　奎
孙　彪　請！
鲁　豹
李　仲

〔同下〕

第六場

〔院子上〕

院　子　不好了！清晨起来，我家守备老爷夫妻二人被贼人杀死，盗去人头。我不免到府內首告便了！（下）

第七場

〔張永上〕

張　永　（引）熟讀岐黄，宗灵素，調攝陰陽。

〔張八兒暗上〕

張　永　（詩）我有和緩术青囊，
医宗葯祖肘后方；
天下病人延吾理，
貶却十殿轉輪王。

小生、姓張名永字胜僚。在这銀虎里开了一座开元堂葯鋪。小生深通經脈，善理陰陽，有取枚蒸骨之妙法。人送別号"小神仙"。今日天气清和。張八兒！

張八兒　有。

張　永　把医牌挂出！

張八兒　是。（掛医牌介）

龙　标
孙　彪　（內）走哇！（上）

龙　标　（唱）將身直入銀虎里，

孙　彪　（唱）开元堂內覓名医。

龙　标　来此已是，待我向前。啊，張先生，在家么？

張八兒　在家哪。你們二位有病嗎？

龙　标　呸！休得胡說！快快进去对他去說，有人請他出馬。

張八兒　候候兒。（进門介）啓家爷：外面有人請您出馬。

張　永　你說我在家么？

張八兒　我沒說您在家，說您在鋪子里哪。

張　永　呸！把你这無用的狗才！你不知道我輕易不肯出馬么？你还說我在鋪子里！你快去告訴他們，說我不在，快去！

張八兒　（出門介）这！那倆人，我們家爷叫我告訴你們，就說他不在，听見沒有？

孙　彪　这个胡塗东西！龙大哥不用听他的，咱們楞进去就得啦。

龙　标　言之有理。随我来！

〔龙标、孙彪进門介〕

龙　标　張先生在哪里，張先生在哪里？

張　永　是哪个？原来是二位，請坐！

龙　标　啊，張先生，今有敝友身得重病，特請先生前去医治。

張　永　这个！我的門診甚多，每个一千二百文，实無工夫出馬。你們二位另請别位吧！

孙　彪　先生，别的地方你可以不去；这个所在，你倒可以去得。

張　永　什么地方？

孙　彪　就是本府的监獄。

張　永　哎呀凶啊！小生無暇奉陪，二位快快請出吧！

龙　标　哎呀先生！你既有佳技，应当济世；为何如此鄙吝？

張　永　若是門診，我便納之。叫我出馬，就是我爹爹老子复生，我也是不能从命的。

孙　彪　这么办吧！龙大哥，你把病的緣故告訴告訴他，叫

他开个方兒就得啦。

張　永　这倒使得。你把病源說上一說吧！

龙　标　此人气忿太过，昏迷不醒，这就是病源。

張　永　哦哦哦，此气有余而便是火，火乏陽，經热血至于少陰，故有是疾。待我給你抓上一付“丁壬湯”，你拿了去，一吃就好了。

孙　彪　事不宜迟，您哪請抓吧。

張　永　稍待。(下)

〔龙标向孙彪遞眼色介〕

孙　彪　嘿，伙計，你这兒来！

張八兒　干什么？

孙　彪　(掏銀介)我这兒有一錠銀子，你拿去給換一換，一半給葯錢，那一半給你喝酒吧。

張八兒　哪有叫您破費的哪！

孙　彪　不要紧，病好啦，还有薄意哪。快去吧！

張八兒　是！(拿銀下)

〔孙彪藏人头介〕
〔張永上〕

張　永　二位，葯已抓好，拿葯資来。

龙　标　少刻就来。

〔張八兒上〕

張八兒　这銀子眞不錯，一点兒成色也沒有。

孙　彪　来啦。張先生，葯資在此，我們走啦。

張　永　請！

〔龙标、孙彪下〕

張　永　都是你这狗才，把这兩个無賴放了进来，不是我的火候，險些叫他們咂了精血去了。下次不可！

張八兒　是。

張　永　快揀那个双蘆头帶鬚的人参煎湯，好补补你大爷的元气。

張八兒　是。

〔同下〕

第　八　場

〔王坤、李順上〕

王　坤　奉了老爷命，

李　順　捉拿盜头人。

王　坤
李　順　俺、王坤。
　　　　　　李順。

王　坤　李兒請啦！

李　順　請啦。

王　坤　只因毛守备夫妇被賊人杀死，盜去首級，太爷命咱弟兄三日之內，务要拿获盜头的賊寇。李兄，你知道賊人住在何处？

李　順　王兄，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啊！我又不跟賊人一伙，我怎能知道他的住处？

王　坤　怎么？你做捕快，不知賊的住处？豈有此理！

李　順　嘿嘿嘿，你等等！你說我不知道，莫非你知道嗎？

王　坤　那是自然。

李　順　在哪兒住？

王　坤　在他們家里。

李　順　劳您駕，領我到他們家里去吧。

王　坤　呃！我知道賊在他的家里，就不知道他們家在哪里。

李　順　好，你这不是廢話嗎！

王　坤　依你之見？

李　順　依我，咱們到大街上茶館酒肆聞聞風，倘或遇着机会，也未可知。

王　坤　言之有理，就此前往。

〔王坤、李順圓場〕

王　坤　来此酒鋪。

李　順　走，进去进去。

〔王坤、李順进門介〕

李　順　酒保！酒保！

酒　保　（內）来啦来啦！（上）

二位喝酒嗎？

王　坤　正是。

酒　保　这边兒坐，要几壺酒？

李　順　要兩壺酒。快来！

酒　保　是。（拿酒介）酒到。

王　坤　放下。李兄請酒！

胡　奎　（內）卖人头，卖人头啊！（上）

（唱）謝元他把机密授，

　　来到大街卖人头。

　　站在街头大声吼

卖人头哇，卖人头哇！

　　不見有人把头收。

俺卖了半日，并無一人照顧，眞是豈有此理！看这里有一酒鋪，不免到里面沽酒三杯。酒保酒保！

酒　保　来啦来啦。（出門介）哎喲我的祖宗，您快請吧！別連累我这小鋪兒！

胡　奎　呸！放你娘的屁！好不通情理，老子是做买卖的，何言連累于你？

酒　保　您做买卖，怎么拿着人腦袋呀？

胡　奎　咱老子就卖的是这个东西。

酒　保　嗬！老爷子，可吓死我啦！

李　順　咳！那一汉子，你那顆人头是卖的嗎？

胡　奎　正是。你莫非要买么？

李　順　要多少銀子？

胡　奎　二十兩銀子。

李　順　不多不多。可有一样，你得跟我取去！

胡　奎　这个倒也使得。

李　順　那么着，王兄走哇！

王　坤　黑汉，咱們走哇！

胡　奎　走！

李　順　走哇！

胡　奎　如此，就走走走哇！

（唱）皆因为守备做事錯，

絕不該把我的义弟捉。

誰人不知胡某惡，

亞賽那地府陰曹五閻罗。

黑夜間，入衙所，

俺把他夫妇二人首級割。

来在街头把买卖做，

卖的是貪贓受賄、仗势欺良、助强为惡的头一顆。

多蒙二公照顧我，

二十兩銀子也不算多。

只擎整来不擎破，

若要是还价你算白說。

叫声二公帶着我，

公堂上会一会臧大哥。

〔龙标、孙彪上〕

龙　标
孙　彪　大事办成，

胡　奎　彼此一样。

龙　标
孙　彪　請！

〔王坤、李順、胡奎下〕

龙　标　孙賢弟！

孙　彪　龙大哥！

龙　标　看胡兄被擒，你我回去，报与謝二哥知道便了。

孙　彪　請！

〔同下〕

第　九　場

王　坤
李　順　(內)走哇！
胡　奎

〔“水底魚”。王坤、李順、胡奎上〕

李　順　黑汉，到啦。

胡　奎　到啦。快取銀子来！

李　順　等等。我給你取去。

胡　奎　快去！

〔李順击鼓介〕

〔四青袍、書吏、臧新上〕

臧　新　(念)門外击鼓声，

惊动老臧公；

为官多清正，

最喜孔方兄。

李順，命你拿盗人头的賊人，怎么样啦？

李　順　拿来啦。

臧　新　好！帶上来！

李　順　嗻！（遞胡奎手鍺介）那个黑汉，給你把这个戴上！

胡　奎　这做什么？

李　順　戴上这个，好进去拿銀子呀。

胡　奎　还有这个規矩？

李　順　那是自然。

胡　奎　如此拿来戴上。

李　順　戴上戴上。

〔胡奎戴手鍺介〕

李　順　王兄拿着人头！

王　坤　交与我。

李　順　走哇走哇！报！盗头賊告进！

胡　奎　哪个是賊？

王　坤　他是賊，你不是。快进去吧！

李　順　这是守备老爷的首級，老爷請看。

書　吏　（驗人头介）驗过。

臧　新　堂上站着的黑汉，就是盗头的賊嗎？

王　坤　正是。跪下！跪下！

胡　奎　俺是做买卖的好人，哪个是賊？

臧　新　你旣不是賊，这守备的人头，你是从何而来？

胡　奎　这个官兒平日害了多少好人，俺將他杀死，还有什么罪过？

臧　新　你这厮好生大胆！我問你，他夫妻二人的首級就有一个，那个哪兒去啦？

胡　奎　你問那一个么？离此不远，有一开元堂葯鋪，內有

一人名喚張永，俺二人一同起意，將守备夫妻杀死，我二人各分了一顆首級。那一顆人头，就在那药鋪櫃台里面。

臧　新　好。李順、王坤！

李　順
王　坤　在。

臧　新　速到开元堂药鋪，把人头并張永鎖拿到案！

王　坤
李　順　遵命。（下）

臧　新　我問你，还有多少余党？

胡　奎　俺的伙計甚多，一时想他不起。你若放俺回去，明日帶了他們一齐到此拜望于你，你意如何？

臧　新　呸！放屁！你要不說，我可要打你啦！

胡　奎　別打別打。等俺的眾伙計到来，一問他就知道了。

〔王坤、李順押張永上〕

張　永　哎呀！

（唱）寃哉寃哉眞寃哉，

無緣無故起禍胎。

好好端端把药卖，

櫃內人头何处来？

此事叫人眞难解，

望乞二位說明白。

李　順　你不明白呀？

王　坤　你不知道，我还知道嗎？到了公堂上，你就明白啦。

張　永　哎！

（唱）你們不知我不怪，

若要知道莫装呆。

敢煩二位把路帶，

青天太爷呀！

鎖拿医生为何来？

青天太爷呀！將我帶上公堂，莫非是老爷身有重恙？我学生与你診一診、看一看。

臧　新　呸！胡說！我問你叫什么名字？

張　永　学生名叫張永。

臧　新　那边有个人，你去認認。

張　永　这个！（看胡奎介）学生不認得。

胡　奎　張伙計，我把实話都說了。你就不必隐瞞了。

臧　新　着哇！快快說吧，免得皮肉受苦！

張　永　哎呀老爷呀，学生实实的寃枉！

臧　新　不动大刑，諒你不招。来，給我打他四十板子！

胡　奎　且慢！方才我已經招过了，再叫他說豈不是重訴？你这胡塗的狗官，眞眞豈有此理！

臧　新　我把你們这些刁惡的奴才！来，給我一齐扯下去打！

胡　奎　你要打俺么？叫你首級今晚也被我們的伙計盗去！

臧　新　哎呀可了不得！先把他二人釘肘收监。

胡　奎　張伙計，随我来！

張　永　我把你这黑炭头！害苦了我了！

（王坤、李順押胡奎、張永下）

臧　新　史先生，省里的回文来了沒有？

書　吏　早来啦。昨兒个又有催文来啦，叫咱們速將要犯解省。怎奈罗焜病着哪。書办又去了一道文書，說罗焜好啦，即刻解省不誤。

臧　新　好，能办事！等老爷見了撫台，保举你一个前程，你願意嗎？

書　吏　多謝太爷！

〔門子上〕

門　子　啓老爷：太太睡醒啦，叫您哪，八成是捶腿去。

臧　新　了不得啦。只顧和你瞎聊，差点兒把我的差使誤嘍。退堂，退堂！

众　　　退堂嘍！

〔同下〕

第　十　場

〔王坤、李順押胡奎、張永上〕

〔禁卒出下場門上〕

王　坤　开門开門！

禁　卒　（开門介）哦，有差使嗎？

王　坤　不錯不錯。（向胡奎、張永）进去进去！

〔胡奎、張永进獄門介〕

王　坤　交給你啦，沒我的事啦。

禁　卒　請吧！

〔王坤、李順下〕

禁　卒　我說你們二位，有朋友沒有？

胡　奎　咱老子么，向来就不会交朋友的。

禁　卒　你有朋友嗎？

張　永　咳！医生不在五倫之內，哪里有什么朋友哇？

禁　卒　你們都沒朋友，我得犒劳犒劳你們。

胡　奎　你要犒劳老子么？好！老子正餓着哪。快些拿来！

禁　卒　你打着眞犒劳你哪？叫你受点兒罪！我先把这个文

謅謅的夾起来。

張　永　做什么？

禁　卒　(指夾床)你上去？

張　永　这是做什么呀？

禁　卒　你别管啦，你上来吧，舒服得很哪。

張　永　哎呀，我張永早知今日受此大罪，怎么也不敢拿蹺了。

〔禁卒推張永上夾床介〕

禁　卒　黑汉你也过来！

胡　奎　咱老子么，是不过去的。

禁　卒　什么，你不过来？由不得你，招鞭子吧！(打胡奎介)

〔胡奎掙开手銬，夺过禁卒鞭子介〕

胡　奎　好你个忘八日的！你要打我，老子先打死你这个狗畜生！(打禁卒介)

禁　卒　祖宗！祖宗饒命！小子再也不敢啦。(磕头介)

胡　奎　饒了你这个囚囊的。

張　永　哎呀黑汉哪，你也救救我学生吧！

胡　奎　那小子，你把他也放下来！

禁　卒　得啦，您就别管他啦。

胡　奎　看我份上。

禁　卒　呃！都那么一来，我們还吃什么呀？

胡　奎　尔当眞的不放？

禁　卒　有个說兒，就放下他来。

胡　奎　打死你这狗才！(欲打禁卒介)

禁　卒　别介！放！放！

胡　奎　快快放了下来！

禁　卒　(放張永介)下来吧。

張　永　多謝黑汉哥！

胡　奎　別謝啦，套着喂吧。禁子，我且問你，那要犯罗焜押在何处？

禁　卒　就在这个門里头哪。

胡　奎　他的病可好了么？

禁　卒　方才他的朋友送了一付药来，煎給他吃啦，这时候輕松一点兒啦。

胡　奎　老子渴了，你給倒点水来呀！

禁　卒　是是。

張　永　多取一点，学生也沾沾光兒。

禁　卒　这号买卖！（下）

張　永　哎呀黑兄，我与你無寃無恨，你怎么害我学生，是何道理？

胡　奎　这怨你自己。那日請你到此与罗賢弟治病，你执意不来。如今你想不来也不得能够了。

張　永　哎呀，原来如此！我学生給他治好了病，我的命哪个人救哇？

胡　奎　你治好了他的病，我便救你的命。

張　永　你不要哄我了。連你的命尙不能活，你怎能救我？

胡　奎　先生啊！

（唱）先生有所不知情，

胡奎就是咱的名。

鷄爪山上英雄众，

罗焜病愈你全生。

張　永　（唱）听罢言来如夢醒，

好叫学生胆战惊。

哎呀胡兄啊，我学生情願与他治病就是。

胡　奎　等候禁子到来，叫他引你前去。

〔禁卒上〕

禁　卒　水来啦。好，現籠火，現打水，好容易才开，你們二位喝吧！

胡　奎　好小子！

〔龙标上〕

龙　标　（唱）听說牢內囚張永，

　　　　特地前来看分明。

开門！开門！

禁　卒　誰呀？（出門介）哦，原来是龙爷！今兒个怎么沒同王头兒来呀？

龙　标　不曾不曾。快快帶俺进去！

禁　卒　嗻！进来，进来！

〔龙标进門介，胡奎使眼色介，龙标一旁坐介〕

龙　标　禁卒哥，那罗爷病体怎么样了？

禁　卒　微微輕松了一些。

胡　奎　禁小子，你方才說病了的罗爷与这位是朋友么？

龙　标　正是敝友。不知兄台下問，有何見教？

胡　奎　既是令友得病，何不叫这位先生医治医治？

張　永　对了，学生那天被那兩个狗娘养的請我到此，我怎么也不肯来。如今跑到此地，也情願与你們看病了。

龙　标　如此甚好。禁卒哥，可將此位先生帶去与那罗爷医治病症。

禁　卒　使得使得。先生，您哪跟我来吧。

張　永　是是是，来了来了。

〔禁卒、張永下〕

胡　奎　龙賢弟！

龙　标　胡兄！

胡　奎　若是罗賢弟病好，可告訴謝賢弟，即速定計搭救才好。

龙　标　那是自然。

胡　奎　我母亲可曾回来？

龙　标　謝二哥命孙彪同定家母往丘空寺迎着伯母，同往鷄爪山去了。

胡　奎　好。那張永的家眷怎样搭救呢？

龙　标　待我回去，与謝二哥商議，定有搭救之計。

〔禁卒、張永上〕

龙　标　啊先生，你看敝友病症如何？

張　永　病虽厉害，已然服过一剂丁壬湯，算是好了一半了。我又开上一方与他再服，就可痊愈了。葯方在此。

龙　标　有劳了。禁卒哥，这有銀子一錠，煩你將这剂葯抓来，剩下銀子与你吃杯酒吧！

禁　卒　得啦龙爷！这么点兒小事，干什么您还破鈔啊？不用啦。

龙　标　不必推辞。快些去吧！

禁　卒　这！那么着，我就依实啦。（下）

張　永　哎呀二位！我学生与他治好了病，你們怎样救我的命哪？

胡　奎　救你的命倒容易。只是你的家眷，怎样逃走！

張　永　哎呀，这、这、这可怎么好哇？你們可坑了我了！害了我了！

龙　标　你这左近可有至亲好友無有？

張　永　我岳父就在城外落乡居住。

胡　奎　你随身帶有什么物件，交龙賢弟拿去，以为憑据，

將令正移居令岳家中，候我等上了鷄爪山，再来搬取你的家眷，豈不是好？

張　永　这里有印葯方的圖章，你拿了去吧！

龙　标　是，交付小弟。

〔禁卒上〕

禁　卒　龙爷龙爷，葯抓来啦。

龙　标　好，就煩你煎上一煎吧。

禁　卒　嗻！这使得。

龙　标　葯若煎好，与罗爷服下。

禁　卒　嗻！

龙　标　多蒙二位费心，小弟少陪了！

（唱）辞别二公出監門，

見了謝兄說分明。（下）

胡　奎　那小子，方才龙兄托付于我，叫照应罗爷的病症，这張先生須得时时診脉，把我二人挪在罗爷一处可好？

禁　卒　这件事我要不答应，您也不依；就随您便吧。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

胡　奎　如此快快煎葯去吧！

禁　卒　嗻！（下）

胡　奎　張先生，随我来！

張　永　来了来了。

〔同下〕

第十一場

龙　标　（內）走哇！（上）

到了。开門来！

〔謝元、孙彪、魯豹、李仲、祁子富上〕

謝　元　龙兄回来了，請进！

龙　标　列位請！

〔謝元、孙彪、魯豹、李仲、龙标进門介〕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請坐！
李　仲
祁子富

龙　标　（坐介）孙兄早回来了？

孙　彪　正是。我將二位伯母送上山寨，就回来啦。

龙　标　孙兄辛苦了！

謝　元
孙　彪
魯　豹　啊龙兄，去至监中，見了胡兄，可曾使張永与罗公
李　仲
祁子富
子治病？

龙　标　張先生与罗公子又立葯方，是他言道：服下此葯，定然痊愈。謝兄快定良策，今晚也好搭救罗公子的性命。

謝　元　如此，龙兄同王坤去到牢內与罗、胡二位說明，聚集死士，杀了禁卒，放起号火，我等在外面接应，救出他等。你再同王坤去至城边，詐开城門，大事成矣。

龙　标　孙兄，这有張永圖章一顆，拿到他家，就說張永教他家眷今日速速移至城外岳父家中。我等好設計搭救于他。小弟就此寻找王坤去者！

謝　元　請！

〔龙标下〕

孙　彪　这件事交給我了。趁此城門未开，待小弟先去走遭。

謝　元　言之有理。即速前去！

孙　彪　告辞！（下）

謝　元　魯、李二位賢弟，分头聚集嘍兵，齐至牢外，等候监內火起，速搶牢門，不得違誤！

魯　豹
李　仲　遵命。

祁子富　大家后面用过晚飯，再去不迟。

謝　元
魯　豹
李　仲　請！

〔同下〕

第十二場

〔龙标上〕

龙　标　奉了謝兄命，来此找王坤。来此已是。王兄开門来！

王　妻　（內）是誰呀？

龙　标　啊嫂嫂，王兄哪里去了？

王　妻　（內）原来是龙賢弟，你哥哥上衙門，还沒回来哪。

龙　标　原来如此，小弟告辞。

王　妻　（內）不远送啦。

龙　标　偏偏王坤不在家中，待我去至衙門找他便了！

〔"水底魚"。王坤急上，与龙标相碰介〕

王　坤　原来是龙賢弟！哪里去？

龙　标　王兄，小弟方才到家中找你，仁嫂言說你不在家中。小弟正要到衙中走走，誰知在此处相遇。

王　坤　你找愚兄何事？

龙　标　請你同小弟去到监中，今晚就要搭救罗、胡二位了。

王　坤　原来如此。愚兄倒有一計，你一人去至监中，待愚兄回去，將賤內送至別家藏躲，然后愚兄在东門等候。你們来到，我便詐开城門，你等随我闖出城去，同奔高山，豈不是好？

龙　标　王兄須要言而有信！

王　坤　我若失信，天誅地灭！

龙　标　言重了。請！

王　坤　东門相待等。

龙　标　全仗鼎力成。請！

〔王坤下〕

龙　标　王坤眞乃俠义之人。俺不免往监中走走！

（唱）堪羡王兄俠义重，

古今罕有这宾朋。

来此监門。开門！开門！

〔禁卒上〕

禁　卒　哪位呀？

龙　标　是俺来了。

禁　卒　原来是龙爷！您这个时候干什么来啦？

龙　标　俺来看看罗爷的病体怎么样了。

禁　卒　罗爷吃下葯去，睡了一覺，这个时候好啦。

龙　标　如此待某进去。

禁　卒　您随我来。

〔胡奎上〕

胡　奎　禁子，你同哪个說話？

禁　卒　龙爷来看罗爷来啦。

胡　奎　龙爷来了，在哪里？

龙　标　胡爷，可曾用过晚飯？

胡　奎　偏过了。龙爷来看令友来了么？

龙　标　正是。

胡　奎　禁卒，快与龙爷看茶。

禁　卒　嗻！（下）

龙　标　仁兄，那罗賢弟病体怎么样了？

胡　奎　已好了八成了。

龙　标　今晚可能随我們逃走？

胡　奎　無妨！待愚兄背負于他。但是無有兵刃！

龙　标　小弟已有准备。

〔禁卒上〕

禁　卒　茶来啦。

龙　标　身后何人？

禁　卒　誰呀？

龙　标　看刀！（杀禁卒介）此人已死。

胡　奎　（向內）張先生，快將罗賢弟攙扶出来。

張　永　哦，来了！

〔張永攙罗焜上〕

罗　焜　（唱）自从那日被暗算，

　　　　　　气忿成疾把身纏。

　　　　二位仁兄，喚小弟出来何事？

胡　奎　此时你我不走，还等何时？

罗　焜　只是怎么走法呢？

龙　标　禁卒已死，外面有人接应。只看牢內号火一起，他們就搶进牢門相救。

胡　奎　如此事不宜迟，放起火来！（放火介）賢弟，先生随我来！

〔同下〕

第十三場

〔四嘍兵、魯豹、李仲上〕

魯　豹
李　仲　牢內火起，速搶牢門！

四嘍兵　啊！（打监門介）

〔胡奎、龙标、罗焜、張永上〕

胡　奎　众家哥弟，胡某在此。

魯　豹
李　仲　快些逃走！

〔胡奎、龙标、罗焜、張永下〕

龙　标　杀奔东門去者！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十四場

〔四龙套、四下手引总兵上，过場下〕

第十五場

〔場設城門。王坤上，四望介〕

王　坤　守城人听者！俺捕快王坤，奉命出城公干，快快开城！

〔守城卒上〕

守城卒　有何为憑？

王　坤　批票为憑。

守城卒　开城！（下）

〔城門开〕

王　坤　城門已开。众弟兄，随俺来！

〔胡奎、龙标、罗焜、張永、謝元、晉豹、李仲、四嘍兵出城介，众同下〕

〔总兵原人上，出城介〕

四下手　賊已出城，落荒逃走。

总　兵　追！

众　　　啊！

〔同下〕

第十六場

〔胡奎原人上〕

胡　奎　且住！后面人贼馬嘶，定有追兵。謝二哥同定罗賢弟、張先生回山，待某打發这些囚囊的回去！

謝　元
罗　焜　須要小心！請！（下）
張　永

胡　奎　众家哥弟，迎上前去！

〔总兵原人上〕

总　兵　尔是何方賊寇，擅敢黑夜之間，劫去要犯？

胡　奎　听者！俺乃鷄爪山大王姓胡名奎，人称賽玄壇。

总　兵　尔就是刺杀毛守备的賊子么？

胡　奎　正是你老子！

总　兵　好賊子！万恶已極，吃俺一刀！

〔架住。双方原人鑽烟筒下。起打，总兵敗下〕

胡　奎　追！

〔四嘍兵上，过場追下。胡奎下〕

第 十 七 場

〔“乱錘”。总兵原人敗上，进城介，下。胡奎原人追上，四守城卒上城，放箭介。下〕

胡　奎　且住！那賊人馬敗进城去。弟兄們，回山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六本

第一場

〔“長錘”。四嘍兵引孙彪、裴天雄上〕

裴天雄　（唱）众家弟兄下山崗，

冒險舍死为倫常。

那日孙彪回寨上，

帶了女眷到此藏。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王：众位大王回山。

裴天雄　有請！

报　子　有請众位大王！（下）

〔吹打。胡奎、罗焜、張永、龙标、謝元、王坤、魯豹、李仲上〕

裴天雄　众位賢弟！

胡　奎
謝　元
龙　标
魯　豹
李　仲
罗　焜
張　永
王　坤　仁兄！

〔众进門介〕

裴天雄　請坐！

胡　奎
謝　元
龙　标
魯　豹
李　仲
罗　焜
張　永
王　坤　請！（坐介）

裴天雄　胡賢弟，此四位是？

胡　奎　这就是罗二賢弟，人称玉面虎。此位是穿山甲龙标。跳澗虎王坤。小神仙張永。（向罗焜等）众位賢弟过来見过裴大哥。

罗　焜
龙　标
王　坤
張　永　原来是裴仁兄！

裴天雄　列公！久仰了，啊哈哈哈……請坐！

罗　焜
龙　标
王　坤
張　永　有坐。（坐介）

罗　焜　俺罗焜遭此奇禍，犹如丧家之犬。幸蒙列公垂救，当面拜謝。

胡　奎
謝　元
龙　标
魯　豹
李　仲
張　永
王　坤　豈敢！我等救护来迟，罗爷恕罪！

罗　焜　豈敢！

張　永　哎呀列位呀，只顧你們全了义气，把我張永害得抛家失業，你們問心何安哪？

孙　彪　張兄，你这話說錯啦。你說我們害你抛家失業，你的妻子是孙某給你接上山来。如今你夫妇团圓，在这山上吃的是珍饈美味，逍遙自在，比你开葯鋪如何？

張　永　哎呀，話虽如此，只是我学生跟你們这伙亡命之徒在一处，心里到底兒有些个忐忑！

胡　奎　你莫非要回淮安去么？孙賢弟，交还他的家眷，叫他去吧。

張　永　哎呀胡兄啊，如今我是不回去的了。

孙　彪　你不回去啦？我們鬧出事来，可少不了你呀！

張　永　在这里还可苟延殘喘；若要回去，性命难保。仔細思之，还是在这里比回去么，稍强一分耳。

孙　彪　你別挨駡啦。

裴天雄　众位兄弟，今日相聚，乃是三生之幸。如不嫌弃，共結金蘭之好，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胡　奎
罗　焜
謝　元
王　坤
龙　标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張　永　大哥不弃，我等敢不从命？

裴天雄　如此甚好。嘍罗們，香案伺候！

四嘍兵　啊！（摆香案介）

〔吹打。裴天雄率众上香介〕

裴天雄　弟子裴天雄等，聚集高山，同心合意，共結金蘭，誓同生死。为此焚香頓首。伏祈神明鑒照呵！

〔撢子。众叩头介〕

謝 元　列位，小弟已將次序分定，不知众位尊意如何？

張 永　学生念来：第一位鉄閻王裴天雄，第二位賽玄壇胡奎，第三位玉面虎罗焜，第四位小諸葛謝元，第五位跳澗虎王坤，第六位穿山甲龙标，第七位过天星孙彪，第八位双尾蝎魯豹，第九位兩头蛇李仲，第十位小神仙張永。共議大事，立願除奸剷佞，济困扶危，如有异志，天誅地灭！

裴天雄　話虽如此，我裴天雄何德何能，怎敢妄居首位？

罗 焜
胡 奎　裴仁兄齿德俱尊，理应如此。我等拜服。

裴天雄　如此有僭了。后寨摆宴，与众位賢弟同飲。

胡 奎
罗 焜
謝 元
王 坤
龙 标
孙 彪
魯 豹
李 仲
張 永　我等各敬三杯，請！

〔同下〕

第 二 場

〔“長錘”。四青袍引臧新上〕

臧 新　（唱）何处强人劫牢獄，

　　　　夺去要犯事蹺蹊。

下官、臧稀仲。只因昨晚忽被賊人劫去要犯罗焜，是本府去至督鎮台前，献上罗焜遺下宝劍一口，上面有“魯国公程”的字样。那督台立时打本进京，

奏参程鳳老兒勾連叛寇，又使大將吳仁攻打鷄爪山去啦。本府花費許多銀子，求那督台保全下官的前程。看天色已晚。左右，打道回衙！

四青袍　啊！

〔家院上〕

家　院　老爷慢走！

臧　新　何人阻路？

家　院　柏府家院。

臧　新　攔阻本府何事？

家　院　小人府中昨晚被盜，失去金銀衣物等件。特来稟知老爷，差人严拿。

臧　新　又出了事啦。你先回去，待本府回衙，差人拿获賊寇就是。左右，打道！

四青袍　啊！

〔同下〕

第　三　場

〔侯登上〕

侯　登　（唱）只为怕禍隐僻巷，

終日思想美嬌娘。

我、侯登。那天把罗焜拿获之后，听說毛守备丧命。我想着准是罗焜的羽党。我要不藏藏兒，也难逃公道。我想着到哪兒躲着去哪？皆因我父昔年也是風月場中的魁首，到暮年还相識了这么一个妇人，姓王，人称玉狐狸。我爸爸就終于此妇之手。我学生就繼承父志，时常在玉狐狸跟前尽孝。我这几天就在她家藏了藏。又听說有鷄爪山賊寇劫牢反獄，搶

去罗焜。我們家里又被賊盗去衣物，这一定也是鷄爪山上的賊寇。幸亏我藏的好，不然我这付好头顱也被人砍去啦。方才我听見隔壁兒燕語鶯声的說話，我就鑽穴隙相窺，一个二八丽者与我表妹柏玉霜可为伯仲，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家，有这样的好女子，等着王氏回来，我問問她。她要肯給我做媒呀，娶了这个女娘，豈不美哉！

(唱)少时我对王氏講，

　　托她前去結雁行。

〔王氏上〕

王　氏　(唱)丘空寺內把香上，

　　急忙迈步轉回乡。

　　开門来！

侯　登　誰呀？

王　氏　我呀。

侯　登　喲！敢情是干媽回来啦。

王　氏　回来啦。

侯　登　进来进来。干媽，跟您打听打听，这隔壁兒是干什么的人家？

王　氏　你問这隔壁兒啊，是老兩口兒，姓祁，帶着个女兒，名叫巧云。他們三口兒开了一座豆腐房。我常上他們那边兒串門子去，他那个姑娘大方得很，一点兒小家子气也沒有。呃！你忽然問起这个来，你是不是瞧見什么啦？

侯　登　对啦。我要求您去給我說說这头亲事。

王　氏　鬧了半天，你是这个心哪。我可不能給你說去！

侯　登　怎么您哪，又不管啦？

王　氏　我要給你說成啦，你必然是弃旧迎新。

侯　登　不能不能！此事做成，我还得格外孝順您哪。

王　氏　当眞？

侯　登　絕不食言。

王　氏　我去是去，成不成那得瞧你的造化。你把門关上吧。

侯　登　嘛！我还到后院小牆那兒看看去。（下）

王　氏　哎呀慢着！我想把此事給他說成啦，我好借着这个碴兒吃他一輩子。就是这个主意。（圆场）到啦。开門来！

祁子富　（內）来了！（上）

（唱）正与妻女閑言講，

　　又听門外人声張。

是哪个？

王　氏　是我，祁老丈。

祁子富　原来是王大嫂。到此做甚？

王　氏　这个！有話，咱們里边兒說去吧！

祁子富　如此，請到里面。

王　氏　走走走。

〔王氏、祁子富进門介〕

祁子富　請坐！

王　氏　坐着坐着。（坐介）这个，祁老丈，今兒个怎么沒开張啊？

祁子富　天气炎热，豆腐做得不多，早晨俱已卖完了。因此將門关上。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話講？

王　氏　我来給令千金做媒来啦。

祁子富　哦，原来如此。但不知是哪一家？

王　氏　提起这家，可好得很哪，就是西安府的老爷的內侄，跟随他姑母承繼。此人年方二十岁，知書識字，不久就可以作官。你說这个主兒可以配得令嬡吧？

祁子富　哦，莫非就是那日將他妹丈罗焜报官拿获的侯登么？

王　氏　可不是嗎！

〔祁子富起立，向王氏作揖介〕

祁子富　多承美意！他乃是做官的人家，小老兒是甚等样人，如何高攀得起？不敢从命！

王　氏　哎，你这話說錯啦。这是人家願意的，不是你找他們去的，这怎么叫"高攀"哪？

祁子富　哈哈哈！你講得倒也近理。怎奈那侯登乃是个灭倫常、乖行止、丧德行、無廉耻的狗才！老汉豈肯將女兒配与那下賤之輩？王大嫂，你的盛情老汉心領，改日再謝吧，哈哈哈……

王　氏　喲，你这个人好不識抬举呀！我这是为好哇，你怎么倒口出不遜？你敢当着面兒罵他嗎！

祁子富　啊，老汉一生就是不怕勢力，哪像你們这些狐群狗党，專意奉承于他？話已說明，你快快与我走了出去！

〔祁子富推王氏出門，关門介〕

祁子富　豈有此理！（下）

王　氏　哈哈！好老梆子！眞不要臉！侯載滋这小子也是妄想！我告訴告訴他，看他生气不生气。（小圓場）开門来！

〔侯登上〕

侯　登　可回来啦！我瞧了半天，那个女子也沒有出来。

（开門介）您哪回来啦？

〔王氏不理介〕

侯　登　喲！怎么不言語呀？八成是乐得說不出話来啦。

王　氏　呸！别做夢啦！

侯　登　什么，我做夢？提起我学生，难道他还不乐意嗎？

王　氏　不提你还好；一提你呀，他就說：我当你提誰哪，就是那猴兒崽子、坏种、王八蛋！我花枝似的女兒，嫁給他那个混賬、杂种、鷄屎大片，他怎么配哪？

侯　登　罵了半天，这是罵猴哪，可不是罵我哪。您哪可听明白嘍！

王　氏　沒罵你，你也得沾点光兒。

侯　登　沾点光兒？沾点光兒吧。

王　氏　我問問你，人家女兒不給，白罵了你半天，你就罢了不成嗎？

侯　登　那么着，您給我出个主意报复报复。

王　氏　我有主意，你拿耳朵来。

侯　登　好！

〔王氏与侯登耳語介〕

侯　登　好！好！罢啦，这个着兒眞毒透啦！

王　氏　你别贊啦，你快去叫人去吧。

侯　登　嗻！我叫差人去，您哪等着。

王　氏　我跟你关上門去。

侯　登　嗻！

王　氏　回来！

侯　登　什么事？

王　氏　你可想着把那个包袱帶来！

侯　登　知道啦！

〔王氏下〕

侯　登　（唱）水內撒下鈎和網，

管叫魚兒無处藏。（下）

第　四　場

〔張氏上〕

張　氏　（唱）我夫妻年高迈桑榆暮景，

嘆膝下却少那拜孝之人。

將身兒来至在草堂坐定，

〔祁巧云上〕

祁巧云　（唱）在后面又来了祁氏巧云。

随爹娘变家財京中投奔，

清明节惹下禍到此存身。

移蓮步見慈亲万福禮敬，

張　氏　（唱）我的兒一旁坐免把禮行。

祁子富　（內）走哇！（上）

（唱）心中只把狗賊恨，

来与妻女說分明。

可惱哇可惱！

張　氏　老老，
祁巧云　爹爹，　为何这样煩惱？

祁子富　你們有所不知，方才左鄰王氏賤人与女兒提亲——

〔祁巧云羞介，低头介〕

張　氏　但不知說的是哪家兒郎？

祁子富　就是那柏府的侯登。

張　氏　你是怎样回答于她？

祁子富　老汉用言語將那賤人罵出門去了。

張　氏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祁子富　啊，怎么是老汉我的不是了？

張　氏　当年在滿春园内，那沈謙的兒子提亲，我們与他有杀父之仇，不允也就罢了。因你脾气不好，才惹出一場是非。如今侯相公前来提亲，你又是这样，是何道理？

祁子富　呃！妇人家曉得什么！那侯登吃喝嫖賭，無所不为，將他的表妹逼迫逃走；又將他妹丈罗焜陷害險丧性命。似此禽兽之輩，我豈肯將女兒許配与他？

張　氏　呃！常言道："敗子回头金不換"。再者他害別人，与你我什么相干？难道为了旁人，把我女兒的終身耽誤了不成？眞眞豈有此理！（挪椅子背坐介）

祁子富　啊！你这老賤人，敢是与我慪气么？

張　氏　我呀，無有那么多的工夫。

祁子富　呀呸！你这蠢妇，好生無理！难道好端端的女兒配了那無人倫的畜生不成？你还在此与老汉慪气，眞眞气死我也！

祁巧云　啊爹爹，我母亲說話，平素有些顚倒。为此小事，何必生气。

祁子富　嗯！若不看在女兒份上，我定不与你干休！

〔二差役、侯登上〕

二差役　走哇！走哇！

侯　登　到啦，到啦。就是这兒，你們叫門，我到隔壁兒有句話說。要是有个老头子出来就鎖！

差役甲　人家要說有何为証哪？

侯　登　你們进去就搜哇！

差役甲　哎！要搜不出什么来，怎么办哪？

侯　登　搜出乱兒来，都有侯大爷一面承当。横豎那失單上的东西你們知道啊。

差役甲　失單，我这兒帶着哪。

侯　登　那么着，你們快去吧。（下）

差役甲　伙計，叫門！

差役乙　开門来！开門来！

祁巧云　啊爹爹，外面有人叫門。

祁子富　你們去到后面。

〔祁巧云、張氏下〕

祁子富　待我看来。是哪个？

差役甲　是我。

〔祁子富开門，出介〕

祁子富　你們是哪里来的？

差役甲　鎖上！

祁子富　啊，为何將老汉鎖了？

差役甲　你的事犯啦。

祁子富　我犯了何事呀？

差役甲　你偷盗柏府的金銀衣物，你还装糊塗嗎？

祁子富　有何为証？

差役甲　有道是：拿賊要贜。伙計，进去翻去！

差役乙　走着！

〔二差役进門搜介，侯登由下場門上，站椅子上，扔包袱介，下。二差役看介〕

差役甲　这包袱是哪兒的？

祁子富　这个！連老汉也不知这包袱是哪里来的。

差役甲　你家里的包袱你不知道？伙計，打开瞧瞧！

差役乙　打开看看。(打包袱介)这里边兒尽是綾罗衣服。

差役甲　拿失單对对。可不是嗎？这都是失單上有的。

差役乙　得啦，贜也有啦，你还說什么？(鎖祁子富介)

祁子富　哎呀，冤哉冤哉！这包袱是哪里来的？媽媽、女兒快来！

〔張氏、祁巧云上〕

張　氏　何事？

祁巧云　啊爹爹，为了何事將你上鎖？

二差役　他犯了事啦。

祁子富　哎呀兒呀！这正是：閉門家中坐，禍从天上来。他們硬說为父盜了柏府的金銀衣物。为父問他有何为証，他道拿賊要贜。进內一搜，也不知哪里来的包袱在我們家內。他們打开一看，正是柏府的贜物。为父渾身是口，难以分辯，也只好随他們去到衙中走走！

祁巧云　哎呀爹爹呀！此事必有仇人暗中設計。爹爹偌大年紀，去到公堂，恐有不測。待女兒同你前去？

祁子富　你一个閨中幼女，怎好出头露面？还是为父的一人前去。倘若老爷高悬明鏡，辯明冤枉，也未可知。

二差役　快走吧！

祁巧云　請稍待。

二差役　哎！使得使得。

祁巧云　这里有些許薄意，望二位收下。我爹爹年迈，諸事还求二位照应！

差役甲　干什么您还多礼呀？老掌櫃的这么大年紀，我們应当效点兒劳，这不要紧的。

祁子富　承情承情。女兒，好好照料买卖，为父就此去也！

祁巧云　喂呀！（哭介）

祁子富　（唱）从空降下奇冤枉，

皆由老汉运乖張。

咬定牙关出門往，

罢！

吉凶二字听上蒼。（下）

〔二差役随下〕

祁巧云　（唱）一見我父遭魔障，

何处奸人种禍殃。

回头我与媽媽講，

此事还須早商量。

哎呀母亲哪！我父此去，吉凶难断。你老人家有何主見，保全我父才好！

張　氏　哎！这都是那个老天杀的自己不好，方才明明說出是他盗取柏府的衣物，定是那侯登因为提亲不允，生出这样的毒計。他若听了为娘的言語，必無此事。这是他自做自受，不要管他。

祁巧云　母亲此言差矣！我父一生正直，焉能应允此事？这都是母亲的偏見，反怨我父不好，你老人家真是老糊塗了！

張　氏　你既知我老糊塗了，还来問我要的什么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祁巧云　女兒此时已無别計，只得用銀錢去到衙中打点打点。倘若無事，也未可知。

張　氏　哎！也只好如此。

王　氏　（內）走哇！（上）

（唱）一心要將侯登媚，

只得助紂把惡为。（圓場）

到啦。开門来！

郝巧云　啊母亲，外面有人叩門。

張　氏　有人叩門，待我看来。（出門介）是哪个？

王　氏　是我呀！

張　氏　原来是王大嫂！

王　氏　郝媽媽！

張　氏　請到里面。

王　氏　好哇！

〔王氏、張氏进門介〕

王　氏　喲！姑娘嗎？

〔郝巧云不理，挪椅子向外坐介。王氏暗笑介〕

張　氏　請坐！

王　氏　坐着坐着。（坐介）

張　氏　大嫂到此何事？

王　氏　我特来救你們老当家的来啦。

張　氏　哦！你来救我丈夫来了？

王　氏　正是。

張　氏　大嫂若能救出拙夫的性命，日后恩当重报。

王　氏　您哪这話說远啦。我这个人向来是施恩不望报的。

張　氏　好。不知是怎样的救法？

王　氏　您知道老当家的罪过不知道？

張　氏　这个，我倒不知。

王　氏　我告訴您吧：他窃贓滥貨，有性命之憂啊！

張　氏　此話当眞？

王　氏　誰跟您撒謊啊？

張　氏　哎呀，坑死我也！（哭介）

王　氏　您先別哭。我說是救他来啦，自然保他沒事。

張　氏　大嫂眞乃仁德之人也！到底是怎样的救法呢？

王　氏　方才官人来啦，我听見說啦，是柏府被盜的事情，这必是仇攀哪。

張　氏　王大嫂所見不差。

王　氏　如今求求柏府上，說老当家的实实寃枉。那柏夫人派人到衙門把他摘出来，可也就沒事啦。

張　氏　話虽如此，那柏夫人不認得老身，她焉肯輕易釋放？

王　氏　我有主意呀！那柏夫人的內侄侯大相公，瞧見你們令千金長得美貌，今兒个早晨托我来提亲来啦，祁老丈不肯。如今才有这个事情。我想着把你們兩家亲事成全啦哪，侯相公在他姑母跟前說一句話，管保祁老丈安然無事。嘿，祁媽媽，你說这个主意好不好？

〔祁巧云气介，下。張氏低头思索介〕

王　氏　你不言語，莫非是不願意嗎？你既不願意，也別强求。我可是衛护你們，可別拿着我当汉奸。我趁早走吧！（欲下介）

張　氏　且慢！王大嫂不要着急，此事須要与我女兒商議商議。

王　氏　那么你們母女商議去吧，我在这兒听你的信兒。

張　氏　請稍坐。（下）

王　氏　这件事情多半兒成啦。她們一听祁老头有性命之憂，諒她們也不敢不答应，也不枉我跟猴兒崽子夸了半天的口，也得叫他信服信服我。

〔張氏上〕

張　氏　王大嫂，我女兒应允了。

王　氏　应允啦？好極啦！这是你們三口子的造化。等过門

之后，你們还得享福哪。

張　氏　慢来慢来！我女兒言道：須得放出她的爹爹，然后方准迎娶；如若不然，至死也是不从！

王　氏　那是自然，哪有不拜丈人就娶亲的哪？但是一件！

張　氏　哪一件？

王　氏　总得立下婚書一張，好作根据呀！

張　氏　这个么？哎，只要放出拙夫，我便件件应允。只是我这里無人写字。

王　氏　这容易。我拿去写去，写了来，你画上押就得啦。

張　氏　嗯，但憑于你。

王　氏　你等着，我写去。

張　氏　你去吧。

王　氏　我找猴兒崽子这小子写去。（下）

張　氏　啊，女兒快来！

祁巧云　（內）来了。（上）

（唱）正在后面筹算定，

又听媽媽喚一声。

母亲，喚孩兒出来何事？

張　氏　兒呀，果应你的言語，她与为娘要婚書一張。

祁巧云　母亲怎样回答于她？

張　氏　我叫她自己去写，她还要为娘画押。故尔喚你出来商議，还是画与不画？

祁巧云　画只管画，等候爹爹出来，再做道理。

〔王氏上〕

王　氏　写来啦。祁媽媽！祁媽媽！

〔張氏示意介，祁巧云下〕

張　氏　請坐請坐。婚書可曾写来？

王　氏　写来啦。

張　氏　待我看来。

王　氏　給您瞧吧。（与張氏婚書介）

張　氏　（看婚書介）果然写来了。

王　氏　写得好不是？

張　氏　写得好。

王　氏　您画上押吧！

張　氏　待我画上一个“十”字。（画押介）画好了，拿去吧。

王　氏　交給我吧。

張　氏　啊大嫂，婚書是立下了。我女兒因为盼她父亲回来，才允了此事。她父亲今晚若不回来，她一定要行拙志，那时岂不辜負了大嫂一片仁义之心？

王　氏　那是自然。今兒个晚上准叫你們夫妻父女相会。話說完啦，我可要告辞啦。

張　氏　恕不远送，請！（下）

王　氏　活該活該！这个老梆子，好好跟她說，她不答应；这么一治她，她倒答应啦。眞是敬酒不吃，要吃这个罰酒。（圓場）到啦。开門来！

〔侯登上〕

侯　登　来啦。（开門介）干媽，您回来啦？

王　氏　回来啦。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侯　登　您哪同喜。我問您，她画上押了沒有？

王　氏　画上啦，給你瞧瞧。（与侯登婚書介）

侯　登　（看婚書介）可不是嗎？眞画啦。今兒个就是好日子，您再去告訴她去，就是今兒个娶过来，好不好？

王　氏　你先等等吧！那巧姑娘說啦，今兒个晚上她父亲要是不回来呀，她就不活着啦！你今兒个要娶她，她

哪肯答应呀？

侯　登　那么着，怎么办？

王　氏　不碍！你去到衙門里头，花几串錢，打点打点，就說祁老头实实寃枉，叫他取保出来。今兒个晚上，他們父女見了面，明兒个就娶人，有的是婚書，还怕什么？

侯　登　对啦，这个主意不錯，我得跟我姑媽要錢去。

王　氏　你快去吧。

侯　登　告辞啦！

（唱）辞別干媽出門往，

王　氏　早点兒来！

侯　登　遵命！

〔王氏下〕

侯　登　（唱）我的心中比你忙。

迈步且把陽关上，（圓場，望介）

呀！

只見公衙在路旁。

到了衙門啦。待我进去。

〔差役上〕

差　役　喲！侯大爷嗎？

侯　登　張头兒嗎？

差　役　您屋里坐。

侯　登　坐着坐着。

〔侯登、差役进門介〕

侯　登　張头兒，那个祁老头兒怎么样啦？

差　役　老爷上省有事去啦，也沒有过堂，还在那兒押着哪。

侯　登　这下兒好極啦！我这么一打听啊，这个老头兒是寃

枉的。怎么办呢？这个事！

差　役　您打着怎么个主意吧？

侯　登　我想要把祁老头兒治了罪，这件事情可屈点兒。我的慈心一动，轉了个念头兒，跟你們先生商量商量，把他放啦，后事全有我哪。

差　役　这件事情我倒好办；就是我們这位先生可是非錢不可。这么办：您許个数兒，我給傳說傳說，我們先生一听見錢，就好办啦。

侯　登　我給拿十兩銀子吧。

差　役　十兩銀子可不成！連具个不要紧的結，还要五十兩銀子哪。这至少他得使二百兩銀子！

侯　登　嗬！那么些个銀子！少点兒还行不行？

差　役　少一点兒都不成！

侯　登　咳，好想不开，花二百銀子。我拿銀子去，你跟你們先生商量吧！

差　役　就那么办。您去吧。

侯　登　回来見！（下）

差　役　有請先生！

書　吏　（內）嗯嗬！（上）

張头兒，你叫我做啥个？

差　役　您这兒来，我告訴您哪。

書　吏　你就說吧。

差　役　呃！“法不傳六耳”，拿耳朵来吧。

〔差役与書吏耳語介〕

書　吏　是是是。这个事情他打算花多少錢呢？

差　役　他許了五十兩銀子。您四十兩，我鬧十兩，您說少不少？

書　吏　罢啦。还是你这个人最公道。要是别人，就給我十兩你鬧四十兩啦。左不是官兒也不知道，他給了銀子，就叫他去吧。我还要抽兩口鴉片烟去呢。(打哈欠介)

差　役　您瘾着啦，快抽去吧！

書　吏　有偏有偏。(下)

差　役　活該吃他一百五十兩！他倒說我是公道人。这个年头，就是信假不信眞嗎！

〔侯登上〕

侯　登　嘀！好跑！跑了我一身的汗。

差　役　您来啦？

侯　登　来啦。

差　役　拿銀子来！

侯　登　給你給你。(遞銀介)

差　役　我把祁老头兒帶出来。

侯　登　去吧。

差　役　祁老头兒，祁老头兒！

祁子富　(內)来了！(上)

(唱)正在押房愁無尽，

又听差役喚一声。

莫不是府尊把衙进？

急忙向前問分明。

公差，喚我出来何事？

差　役　你大喜啦！

祁子富　喜从何来？

差　役　我告訴你說：如今柏府侯大爷知道你寃枉啦，願意保你出去。簡直的說吧，沒你的事啦。

祁子富　啊，那侯大爷怎么知道小老兒寃枉？

差　役　他是……我跟他說来着，我情願交你这个朋友。你出去可别忘了我。

祁子富　哎呀，多謝小哥活命之恩，日后焉敢相忘！

差　役　我帶你謝过侯大爷吧！

祁子富　是是是。

差　役　侯大爷，祁老头兒謝您来啦。（向祁子富）这位就是，你去吧！（下）

祁子富　大爷在哪里？

侯　登　嗬！这可不敢当。祁老伯，小侄救护来迟，罪該万死！

祁子富　大爷說哪里話来，救了小老兒的性命，感恩非淺。

侯　登　哪兒的話哪？祁老伯本来是寃枉嗎。这是天相吉人，小侄何功之有！

祁子富　哎呀，侯大爷眞乃大义人也！改日登門叩謝，告辞！

侯　登　且慢！此处离舍下不远，小侄意欲屈駕稍歇一叙，不知尊意如何？

祁子富　哎呀呀，多承大爷美意。只是今日天时不早，容日專誠叩府便了！

（唱）多承台駕德行广，

小老感佩不能忘。

辞别大爷回家往，

容日叩府謝恩光。

告辞了！（下）

侯　登　哈哈哈！

（唱）一見老兒回家往，

深感我德在心旁。

急急忙忙回家往，

見了姑媽說端詳。（下）

第　五　場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迈步如飞回家下，

見了妻女說根芽。

来此門首。开門来！

張　氏　（內）来了。（上）

是哪位？

祁子富　为丈夫的回来了。

張　氏　哎呀妙啊！我丈夫当眞地回来了。（开門介）快快进来！啊老老，你是怎么回来的？

祁子富　媽媽听了！

（唱）侯登为人多仗义，

他把为夫命护持。

哈哈哈……眞乃是难得呀！

張　氏　且慢！愁还未解，你把那喜先收起来吧！

祁子富　呃！如今我得逃活命，怎的不喜？有什么未解之愁，你說与我听！

張　氏　你且听了！

（唱）侯登起意陷害你，

复使王婆把亲提。

不是女兒良謀計，

此时焉能轉回归。

祁子富　呀！

（唱）听她言来愁顿起，
　　再与媽媽說端的。
原来侯登为了此事保全于我。但是虽得活命，难道真把女兒許配与他不成么？

張　氏　你將女兒喚来，与她商議吧！

祁子富　如此，快快將她喚来！

張　氏　我兒快来！

祁巧云　（內）来了！（上）
（唱）惱恨奸人施毒計，
　　怎胜奴家腹內机。
母亲何事？

張　氏　你爹爹回来了。

祁巧云　哦，我爹爹回来了，待我向前。啊爹爹受惊了！

祁子富　哎呀兒呀！为父的受惊事小；但是你母女应允人家的事情怎样办理？

祁巧云　女兒方才已將金銀衣物打点停当。你我三人，趁此城門未閉，混出城去，投往鷄爪山，豈不是好？

祁子富　不好。倘被他們看見，豈肯釋放？

祁巧云　不妨。爹爹可將前門放起火来，我們三人趁此乱际，从后院狗洞中逃出。那王氏就在左鄰居住，她見火起，自顧不暇，焉能防备于我？混出城去，自然無事。

祁子富　眞乃好計。事不宜迟，你們快快帶上包裹，待我放起火来！（放火介）

〔祁子富、祁巧云、張氏出狗洞介，下〕

第　六　場

〔侯登拉王氏上〕

王　氏　不好啦，祁家着火啦！

侯　登　你收拾收拾东西，我找人救火去！（急，欲下介）

众　　　（內）好啦好啦，火下去啦。

侯　登　哎呀，阿弥陀佛！幸亏火下去啦，不然燒坏了我的尊夫人，那可不是玩兒的。

王　氏　哎呀慢着！这火無緣無故地着起来，别是祁家父女的計策，趁此逃跑吧？

侯　登　言之有理。我不好进去！

王　氏　不碍。我同你去。

侯　登　走走走！

〔侯登、王氏圓場〕

王　氏　到啦。我进去瞧瞧。你这兒等着。

侯　登　唉！

〔王氏下〕

侯　登　哎呀，我想她不能跑哇，她跑总有人看見哪。

〔王氏上〕

王　氏　登兒登兒，他們是跑啦，你快追吧！

侯　登　眞跑啦？我追呀！

〔同下〕

第七本

第一場

柏文連　（內唱西皮倒板）

任西安为太守蒙恩欽信，

〔四文堂、四青袍、四劊子手、一門子引柏文連上，一傘夫隨上〕

柏文連　（轉西皮原板）

赴古滇乘察院总鎮諸軍。

在路上行数月今已抵省，

新授职还須要体查民情。

本院、姓柏名勛字文連。原任西安府太守。蒙聖恩加升云南察院，代理三边軍务。在路行程数月有余，今日已抵云南交界。左右！

众　有！

柏文連　开道！

众　啊！

柏文連　（唱）皆因是我柏勛素掌善政，

聖天子賜节鉞仪仗紛紛。

叫人役鳴金鑼开道前进，

到任所接篆事望闕謝恩。

〔同下〕

第二場

祁子富　（內）走哇！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上〕

祁子富　（唱）黑夜間逃出了天罗地網，

張　氏
祁巧云　（唱）紅日落天色晚暫息路旁。

祁巧云　爹娘，女兒行走不动，在此歇息歇息再走吧！

祁子富　女兒言得極是。我們也覺乏倦，在此歇息歇息，諒他們也追赶不上。

〔四差役、侯登上〕

侯　登　就是他，鎖上鎖上。

〔四差役鎖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介〕

祁子富　侯登，你無故帶領差人，將老汉一家上鎖，是何道理？

侯　登　你偸了我的东西，打算跑到哪兒去？

祁子富
張　氏
祁巧云　差哥，不要信他滿口胡言。

侯　登　什么这个那个？众位，給我帶了走哇！

四差役　走哇！

張　氏
祁巧云　喂呀！（哭介）

祁子富　（跺脚介）咳，走！

〔同下〕

第　三　場

〔秋紅、柏玉霜男裝上〕

柏玉霜　（唱）实指望投西安与父見面，

秋　紅　（唱）又誰知家主爷升任云南。

柏玉霜　啊秋紅！

秋　紅　喲！我的公子！我叫"紅秋"，您怎么叫我"秋紅"啊？

柏玉霜　不錯，我倒忘怀了。紅秋！

秋　紅　做什么？

柏玉霜　你我主僕，欲投西安，与老爷相会。誰知老爷已升任云南去了。只得去往鎮江，投奔母舅。行至此間，腹中飢餓。必須寻一飯鋪，吃些酒飯才好。

秋　紅　您餓啦？

柏玉霜　正是。

秋　紅　順着我的手兒瞧，那不是酒鋪嗎？咱們到那兒吃点兒什么好不好？

柏玉霜　言之有理，急速向前去者！

(唱)靴大足小行路慢，

肚中飢餓急欲餐，

紅秋帶路奔飯店，(圓場)

〔酒保上〕

秋　紅　(唱)眼望酒保把話言。

酒　保　二位是吃酒的嗎？

秋　紅　正是。

酒　保　請进吧。

秋　紅　公子請进。

柏玉霜　帶路！

〔酒保、柏玉霜、秋紅同进門介〕

酒　保　二位用些什么？

秋　紅　随便取些点心来我們用。

酒　保　是啦。(下，拿点心上)点心到。

秋　紅　公子您吃吧！

柏玉霜　紅秋，你也用些。

秋　紅　是啦。

柏玉霜　酒保，此处归何处所管？

酒　保　这兒屬瓜州所管。

柏玉霜　去往鎮江还有几日的路程？

酒　保　往鎮江还有一水之地。这个时候的天兒，也就是兩日的路程。

柏玉霜　原来如此。

〔史忠拿刀槍上〕

史　忠　掌櫃的，打点兒茶来我用。

酒　保　您要喝茶，別处喝去吧。这兒沒开水啦。

史　忠　取些凉水亦可。

酒　保　凉水也完啦。您要喝，那边兒有井，您自己打去吧。

史　忠　多承指教了。

柏玉霜　啊酒保，此人手执刀槍，做何生理？

酒　保　他是个卖艺的，在这門口摆了兩天，沒有人帮他一个大錢。

柏玉霜　是何緣故？

酒　保　我們这兒有王氏弟兄三人，是此地的惡霸。地面上摆的生意，先得拜望他。此人到这兒，不知道这个規矩，也沒去拜望，就在街上卖艺。所以王氏弟兄不叫大家帮他的錢。是这么回事情。

柏玉霜　此人不是此地人氏，何必与他做对？

秋　紅　今兒个他还摆不摆啦？

酒　保　喝水去啦，一会就回来。您多坐会兒，就瞧見啦。

柏玉霜　如此先將酒錢拿去。

酒　保　是啦。

〔王三上〕

王　三　酒保，拿酒来！

酒　保　王三爷，您喝酒？

王　三　对啦！

酒　保　是啦。（取酒介）酒到。

王　三　那卖艺的来了沒有？

酒　保　他这就来。

〔陰鑼。史忠由下場門拿刀槍上，四游人上〕

史　忠　哎呀众位！我家乃是宦門之后，穷途落魄，指望借此求些錢財，以为路費。誰知連耍兩日，未見一文，連些許衣物也典卖食用了。万般無奈，只得再来現丑。还求众位君子資助資助，俺史忠感恩非淺。

王　三　哼！

〔史忠練武介〕

史　忠　小可練完了。望求众位方便方便！

四游人　咳！

王　三　哈哈哈……

史　忠　哎呀，此地之人，为何如此的吝鈔？这都是史某时运不至，休怪他人。也罢！此地無緣，只好他方去練。

〔史忠要走，秋紅推柏玉霜介〕

柏玉霜　那位壯士請轉！

史　忠　原来是位秀士。喚回小可做甚？

柏玉霜　我方才听你之言，乃是穷途落魄，自然是資斧俱無

了。

史　忠　秀士所見不差。

柏玉霜　我这里有紋銀一錠，不堪为敬，望乞笑納了吧。

史　忠　哎呀，尊駕眞乃慷慨之人，胜于此地多矣。

王　三　呔！我把你这兩个狗男女，敢在这兒卖弄富足，灭我弟兄的威風，是何道理？

秋　紅　你这个人好生無禮！你們貴处不肯与人方便，你还攔阻别人交朋友嗎？

王　三　呀呀呸！你未曾做事，也該訪一訪，这瓜州鎮上王氏三鬼的厉害！

柏玉霜
秋　紅　这个！（退介）

史　忠　呔！你这厮好無道理！人家仗义疏財，仁道的君子，你竟口出不遜，眞眞豈有此理！

王　三　好个囚囊的！你敢頂撞我？吃爷一拳！（打史忠介）

〔柏玉霜、秋紅跑下。史忠打王三，王三倒，站起，又打，又倒，又起，又打，又倒〕

王　三　好囚囊的！接着我的吧！（下）

史　忠　哈哈哈……这样的本領，也敢在此行强做惡？眞眞可笑。哎呀且住！那兩个秀士不知哪里去了。倘若被他們欺侮如何是好？不免赶上前去，保护于他便了！（下）

第　四　場

柏玉霜
秋　紅　（內）走哇！（上）

柏玉霜　（唱）可恨强徒行霸道，

吓得奴家自潜逃。

哎呀秋紅，你我主僕，只顧一陣好跑，天色已晚，去往何处住宿？

秋　紅　这个不难，咱們找店住下吧！

柏玉霜　不知店在哪里？

秋　紅　您别着急，慢慢地找吧。

柏玉霜　如此向前找来！

秋　紅　您随我来！（圓場）

〔店家上〕

店　家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有住店的，上这兒来呀！

秋　紅　来啦。（向柏玉霜）您听見招呼沒有？

柏玉霜　好，向前問来。

秋　紅　是啦。（向店家）店家，有干淨房屋沒有？

店　家　你們二位到別处住去吧，小店里住滿啦。

秋　紅　住滿啦，你还吆喝干什么？

店　家　这个！我吆喝着玩兒哪。（下）

秋　紅　这丧不丧！公子，这店住滿啦。

柏玉霜　如此，另去寻找吧。

秋　紅　那么着，您还是随我来！（圓場）

〔老店家上〕

老店家　安歇千里客，招聚四方財。

有住店的，往这里来呀！

秋　紅　您听見沒有？又有店啦。

柏玉霜　快快問来！

秋　紅　是啦。（向店家）店家，你这个店大概沒有住滿吧？

老店家　我这个店么，也是住滿了。

秋　紅　住滿了，你怎么还吆喝哪？

老店家　咳，小老兒上了几岁年紀，有些顚倒，休得見怪。

秋　紅　这是哪兒的事！一个是吆喝着玩兒哪，一个是年老顚倒啦，这可怎么办哪？

柏玉霜　紅秋，怎么样了？

秋　紅　公子，这兒又住滿啦。还得到别处找去。

老店家　不必找了，空費气力也是無用。

秋　紅　按你說，这么早店都就滿了嗎？

老店家　滿与不滿，也不留你們二位了。

柏玉霜　是何道理？

老店家　我們这里王氏弟兄，誰人不怕？你們二位因助了那卖艺的錢，得罪王三爷，他叫人到各处交派，不准收留你們，是这个緣故。

柏玉霜　哎呀，这便怎么处？

秋　紅　哎，老头兒，我們多給你銀子，行不行？

老店家　任你黃金过北斗，难把瓜州旅店投。伙計們，关門上鎖擋鷄窩，老汉睡覺去了。（下）

柏玉霜　哎呀紅秋，听店家說，那王氏弟兄無人敢惹。倘若赶上你我，被他凌辱一場，如何是好？

秋　紅　那么着，这可怎么好哪？

柏玉霜　事到如今，也只好跑开此地，再做道理。

秋　紅　那么走吧？

柏玉霜　走哇！

（唱）这是玉霜作事錯，

不該出头惹風波。

咬定牙关忙奔走，（圆場，坐地介）

（唱）兩足疼痛步难挪。

秋　紅　公子，您怎么坐下啦？

柏玉霜　紅秋，我走不动了。

秋　紅　您走不动，我攙着您。

柏玉霜　四肢酸痛，身体倦乏，攙扶也是無益了。

秋　紅　好，索性躺下啦。我說公子，您不走，莫非就在这兒睡了嗎？

柏玉霜　找不着旅店，也只好睡在此地。

秋　紅　要是惡霸追来，怎么好哪？

柏玉霜　惡霸追来，有死而已。

秋　紅　（沉思介）哎呀不好！惡霸眞来啦！

柏玉霜　（急站起）快快逃命！（跑圆場）

秋　紅　公子，慢慢走吧！

柏玉霜　紅秋，惡霸呢？

秋　紅　惡霸起根兒就沒有来。

柏玉霜　我把你这狗才，吓死你大相公了。

秋　紅　我不吓您，哪能又走这么一程哪？

柏玉霜　如今我还是不能走。

秋　紅　这可怎么好哪？（四望介）該死！忘了店里不收，何不找个人家借宿借宿，也可使得。

柏玉霜　紅秋，你在那里自言自語，說些什么？

秋　紅　我說咱們主僕吓糊塗啦。

柏玉霜　怎么吓糊塗了？

秋　紅　只顧跑，忘了店里不收，咱們找个人家借宿一宵，明兒早晨躲开这座瓜州，不就沒事了嗎？

柏玉霜　言之有理。那旁有戶人家，快去叩門。

秋　紅　想起来，您該着急啦！

柏玉霜　不必多言，快去叩門！

秋　紅　不用着急。人家还不定留不留哪。

〔王老翁上〕

王老翁　这几个奴才，这时候还不回来，叫老汉困睡不定。不免門首盼望盼望。（开門，望柏玉霜介）你們是何方的行客，黑夜之間，在此做甚？

秋　紅　老公公，我們是远方来的，行在貴处，店里人都住滿啦，信步而行走到这兒。我家公子行走不动，請求在府上借宿一宵，老公公方便方便吧！

王老翁　借宿事小，但有一件！

秋　紅　哪一件？

王老翁　我的兒子性情不好，回来还要鬧長鬧短。你二人須得悄悄不語才好。

柏玉霜　哎呀老公公！只要你老人家肯行方便，容留一宿，我二人便一言不發，又待何妨。

王老翁　快快随我来！

柏玉霜
秋　紅　是。来了！

〔王老翁、柏玉霜、秋紅进門介〕

王老翁　你二人就在此处安歇。要灯亮不要？

柏玉霜　不用了。

秋　紅　您請便吧。

王老翁　你二人千万不要言語。

〔柏玉霜、秋紅不应介〕

王老翁　老汉說話，你們为何不理呀？

秋　紅　您不是不叫我們言語嗎。

王老翁　哈哈哈！（下）

〔起初更。秋紅閉門介〕

〔四家丁抬史忠上，王大、王二、王三上〕

王　大　开門来！

王老翁　哎呀，准是这几个奴才回来了。（开門介）你們几个不肖的奴才，將家下人尽帶了出去，剩下老汉同你母亲在家盼望不止。难道你等就不惦念我二老么？

王　三　不要紧。小子們，抬进来！

〔四家丁抬史忠进門介〕

史　忠　我把你們这些狗男女，看你們把老爷怎样的处治？

王　三　不服，放下来給我打！

〔四家丁打史忠介〕

王老翁　此人怎么惹着你們？这样暴打？快快住手！

〔四家丁停打〕

〔柏玉霜、秋紅隔窗偷看介〕

王　三　您不知道，这小子在咱們这兒卖艺，并不拜望我們弟兄。是我一怒，叫乡亲們不要帮助他。忽然来了兩个囚徒，帮他一錠銀子。这个小子就說那兩个囚徒压倒了我們瓜州的百姓。孩兒焉能容得？打死他以泄今日之忿。快快給我打死这个奴才，再去捉那兩个囚囊的。

〔柏玉霜、秋紅惊怕介〕

王　三　这屋里是什么响？我进去看看。

王老翁　这屋內乃是老汉放的狸猫，捉拿老鼠，你管他做甚？

王　三　那就是啦。还是給我打！

〔四家丁又打史忠介〕

王老翁　慢着慢着！你們打了此人一頓也就够了，为何定要將他打死？

王　三　打死他，以絕后患，快快地打！

王老翁　老汉想起一事来了：今日乃是十五日，是你母亲吃齋的日期，你們暫且放他多活一夜。明日將他打死，也还不迟。

王　三　暫且便宜他，讓他多活一夜。小子們，把他抬到后边兒，吊在馬棚里头。

四家丁　是。

〔四家丁抬史忠下，王大、王二、王三隨下〕

王老翁　几个不肖的畜生！無故連累老汉受此惊怕。不知几时才能学好哇！（下）

〔秋紅偷听，慢慢开門出介，看，又进介〕

秋　紅　小姐，小姐！

柏玉霜　做什么？

秋　紅　咱們此时不跑，还等死嗎！

柏玉霜　跑得么？

秋　紅　怎么跑不得？

柏玉霜　（跺脚介）跑了吧！

〔秋紅、柏玉霜悄悄开門，出，跑下〕

第　五　場

〔起二更。王母上〕

王　母　口念阿弥陀佛，怀揣一部三国。

我、王門賀氏。我們当家的，軟弱無能。我是吃齋念佛。誰知生下三个兒子，豪横已極。我那个老头子是个愚人，也叫他兒子学他。我时常和他吵鬧。我說你一輩子这么窩窩囊囊的，你也叫兒子們

学你，净受人欺負不成？因此老头子也不敢管他們啦。孩子們眞長志气，竟把这座瓜州打了个納款降服。思想起来，好不乐煞人也！

(唱)但願枇杷晚年翠，

不欲梧桐早世凋。

〔王三上〕

王　三　媽呀，您还沒挺尸哪！

王　母　你这孩子，怎么說你媽挺尸呀？

王　三　沒过陰哪？

王　母　什么呀，沒睡覚。

王　三　不錯，沒睡覚哪？

王　母　你知道"兒行千里母担憂"。你們几位小爷沒回来，我哪兒睡得着哇？剛才困不过，打了一个盹兒。誰知道耗子又出来偷灯上的油喝，把灯扒倒啦，把我吓醒啦。我更不敢睡啦。

王　三　你們这老兩掴子，也是沒事找麻煩。

王　母　怎么哪？

王　三　我們出去，何用你們惦記着？既鬧耗子，怎么又把猫撒在前头空房里哪？

王　母　前头空房，是剛才来了兩个人借宿的，哪是把猫撒在前头啦？

王　三　怎么着，有兩个借宿的？那倆人是怎么个樣兒？

王　母　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样。就听見你爸爸說，是一个秀士，跟着一个家人，二十来岁。

王　三　哦，說来說去，这兩个忘八日的跑在虎口里来啦。正要找他，他倒送来啦。我去結果他的性命！

王　母　什么事，你說給我听听。

王　三　你要听，快快支开驢耳，听我道来！

（唱）卖艺之人未納奉，

　　此人資助怒英雄。

你知道了吧，别拉着我，还得杀他去。

王　母　今兒个是我吃齋的日子，你可别杀人哪！

王　三　你呆住吧，少管我的閑事！（下）

王　母　咳，他造他的孽，我行我的好。有道是：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各人自扫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阿弥陀佛！（下）

第　六　場

〔四家丁抬史忠上，王大、王二随上〕

王　大　吊起来！

〔四家丁吊史忠介〕

〔王三上〕

王　三　二位哥哥，那兩个狗男女，原来就在咱們家里借宿哪。

王　大
王　二　現在何处？

王　三　就在前边空房里头。二位哥哥，随我来！

王　二　咱三人犹恐擒他不住。小子們，一同前往！

四家丁　啊！

王　大　咱們一同前去，此人哪个看守？

王　三　不妨，我有办法。爹爹哪里？嘿！老帮子快来吧！

王老翁　（內）来了来了。（上）

王　三　叫你爹爹，你听不見；叫你老帮子，你倒听見啦。

王老翁　我把你們这些不肖的畜生，也不怕雷劈了你們！

王　三　如今晚兒咱不管这些个事啦。

王老翁　混賬东西！你叫我做甚？

王　三　我們哥仨有公事，帶小子們走。这个人沒人看守。你也是睡不着，就在这兒看着他。我們一会就回来。

王老翁　啊啊啊，你們快去快去！

王　三　哥哥、小子們，快走哇！

〔王大、王二、王三、四家丁下〕

王老翁　哈哈！我正要搭救此人，也是他命不該死呀。（向史忠）那位壯士，老汉三个不肖之子，得罪了你，我的心中不忍。今日放你逃出，日后相逢，不要記恨他們。（解史忠下）

史　忠　哎呀老公公，你將小可放走，令郎回来，豈肯与你甘休？

王老翁　不妨。他們虽然强横，难道还敢打他老子不成么？不必多言，快些去吧！

史　忠　多謝老公公！小可从何处而走？

王老翁　你打从后門逃走吧！

史　忠　遵命。

〔王老翁开門，史忠出門介〕

史　忠　請問公公，小可欲往鎮江，从哪条道路而走？

王老翁　此去鎮江，路虽不远；但是長江阻路，又無船只，你怎样行走？

史　忠　不妨。小可幼習水性，無船可渡，水內可以行走。

王老翁　如此你往西南，不远就是江边。你快快去吧！

史　忠　如此拜別了！請！（下）

王老翁　此人已去，等候逆子們回来，用言語支吾他們便

了。

〔起三更〕

王老翁　好困哪！（下）

第七場

〔王三上〕

王　三　你們隨我来！

王　大
王　二　（內）来了。（上）
四家丁

王　三　屋里怎么沒人哪？快进去看看！

王　大　不好了，那厮逃走了。

四家丁　街門也开啦，他們是跑啦。

王　三　好刁惡的东西！諒他們去之不远。快快追上前去！

王　二　你知道他們往哪兒跑啦？

王　大　管他往哪里跑，咱們分头追去便了！

王　三　言之有理。就此分头追赶去者！

〔同下〕

第八場

柏玉霜　（內）走哇！

〔秋紅、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脫离龙潭虎穴境，

心急哪顧兩足疼。

咬定牙关往前奔，

又听后面有声音。

秋　紅　哎呀小姐，不好啦，他們又追来啦。快点兒跑吧！

柏玉霜　吓死我也！

(唱)叫声秋紅忙攙定，

只恨足下不生云。

〔柏玉霜、秋紅下〕

第　九　場

〔王三，四家丁上〕

王　三　小子們，追呀！

四家丁　三爷看，前面隐隐綽綽的，仿佛有人似的。咱們快追吧！

王　三　快追！

四家丁　啊！

〔众追下〕

第　十　場

柏玉霜
秋　紅　(內)走哇！(上)

柏玉霜　(唱)舍死忘生往前进，

一道長江把路横。

哎呀秋紅啊，前有長江阻路，后有追赶之賊，如何是好？

秋　紅　这个！我可沒了主意啦。

〔乱錘〕

柏玉霜　也罢！你我乃是黄花幼女，豈能落于賊人之手？不免投入江中自尽了吧！

〔幕內唱漁歌〕

秋　紅　小姐，有救啦，那边有只小船。

柏玉霜　快快喚来！

秋　紅　艄公快来！

漁　翁　来了！（上）

二位是雇船的嗎？

秋　紅　是呀。渡过江去，多給你錢。

漁　翁　是啦。快上来吧。

秋　紅　相公，上船上船！

〔柏玉霜、秋紅上船介〕

漁　翁　唔呵呵呵！（开船介）

〔王三、四家丁上〕

四家丁　三爷，他們上船啦。

王　三　呔！胆大的船家，敢渡我的人走嗎？

柏玉霜　艄公救命！

漁　翁　那是自然，哪有見死不救的道理？

柏玉霜
秋　紅　多謝艄翁！

王　三　呔！船家，休得裝聾！快快將人放上岸来，万事全休；如若不然，連你的烏船踏为齏粉！

漁　翁　你別山嚷怪叫啦！我的买卖，豈肯讓你？今日得罪，改日再来賠禮吧。唔呵呵呵！（搖船介）

〔漁翁、柏玉霜、秋紅下〕

王　三　好个王八日的，擅敢抗拒于我！来呀，快快尋找船只，追这个囚囊的！

四家丁　啊！

〔同下〕

第十一場

〔起四更〕

漁　翁　（內）开船哪！

〔漁翁、柏玉霜、秋紅上〕

柏玉霜　（唱西皮快板）

皆因失愛繼母娘，

主僕二人奔他乡。

指望投父到任上，

誰知空自走一場。

只得另寻他方往，

瓜州鎮上遇强梁。

此番幸得出罗網，

未知何日得安康。

漁　翁　灣船嘍！（灣船介）

柏玉霜　艄公，为何將船灣住？倘若那賊追来，如何是好？

漁　翁　那些人离船远啦，哪兒就追上啦？

秋　紅　艄公，依我說，还是早早登岸，我們公子不能少了你的酒資。

漁　翁　我告訴你說，上船不上船由你們，开船不开船可得由我。

秋　紅　公子，您听見沒有？

柏玉霜　咳！

（念）一日長江远，

思亲万里遙；

紅顏多薄命，

生死任波濤。

漁　翁　（念）任波濤，任波濤，

船家名叫出洞蛟。

留下金銀共珠宝，

囫圇尸首水內抛。

柏玉霜　紅秋，听艄公之言，已露凶机。你我性命，此番恐怕难保了！（哭介）

秋　紅　公子不必啼哭，待我过去央求央求他，倘若大开惻隐之心，也未可知。

柏玉霜　但凴于你。

漁　翁　（亮刀介）我說你們倆人还裝糊塗嗎？快將金銀財物留下，引頸受戮！

秋　紅　哎呀我的艄公老爷！可憐我主僕二人，撇家离乡，一路受尽千辛万苦，顚險魔障，好容易遇見您这么个仁义的君子，救了我主僕的性命。自古道：救人一命，增寿十年。再說救人您得救到了底，您修得福寿双全的，我这兒給您磕头啦。（磕头介）

漁　翁　有道是：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听你这些話，我倒有放你們的心。怎奈我这六个伙計不答应。

秋　紅　你那六个伙計是誰？

漁　翁　我这六个伙計：一个叫眼看喜，一个叫耳听怒，一个叫鼻嗅爱，一个叫舌尝思，一个叫意見欲，一个叫身本憂。这就是我六个伙計。他們一人一个主意，我不敢自專。

秋　紅　您这話說远啦。您就好比那如来佛，把那六个賊都降伏啦。怎么說做不了他們的主意哪，我的艄公老爷！

漁　翁　听你之言，奉承的我很乐。也罢！你們倆人跳下水去，賞你們个全尸就是啦。

秋　紅　哎呀我的艄公爷爷！小人求你半天，还是要我主

僕一死？

漁　翁　誠然誠然。

秋　紅　也罷！你把衣物金銀留下，把我杀啦，求你放我家公子逃命去吧！（哭介）

漁　翁　我放了他，他到衙門里把我告下来，我这条路上的买卖还做不做啦？

〔史忠暗上，泅水上树，看介〕

漁　翁　不必多言，吃爷一刀！（要杀秋紅介）

〔史忠一躍上船，踢漁翁倒，夺刀，杀漁翁介。柏玉霜、秋紅跪下磕头介〕

柏玉霜
秋　紅　爷爷饒命！

史　忠　二位請起。俺不是别人，就是多蒙贈銀卖艺的史忠。

柏玉霜　哎呀打鬼！

史　忠　俺不曾死，何言打鬼？

柏玉霜　你被他們拿住，怎的不死？

史　忠　相公听了！

（唱）虽被欺凌未丧命，

王老公公救殘生。

柏玉霜　呀！

（唱）听一言来如夢醒，

急忙叩謝大恩人。

史　忠　公子請起！

〔起五更。幕内吶喊声〕

柏玉霜　哎呀壯士呀！你看那边灯籠火把，照如白晝，想是那伙强盗架舟追来，如何是好？

史　忠　公子不必担惊，待我打發这些东西回去便了！

〔王大、王二、王三、四家丁搖船追上〕

王　大　快快赶上，叫他們一同受死！

史　忠　俺来也！（跳王大船上）

王　大　你是何人？

史　忠　史爷在此，吃俺一刀！

〔起打。史忠杀王大死，下水。史忠又跳过王二、王三的船上，起打，杀王三死，擒王二介〕

王　二　爷爷饒命！

史　忠　我本当將尔等俱都杀死，与这瓜州除害；念在你父王太公放我之情，留他一脉之后。劝尔从此改过自新，免遭报应，饒尔不死，去吧！

〔史忠跳过船。王二、四家丁下〕

史　忠　公子，这伙强人已灭。

柏玉霜　壯士眞乃英雄盖世。一路同行，小弟高枕無憂也。

〔天亮〕

史　忠　天已大亮，你我速奔鎮江便了！

〔同下〕

第 八 本

第 一 場

〔“長錘”。四嘍兵引孙彪上〕

孙　彪　（唱）奉命下山买坐騎，

　　　　一路曉行幷夜息。

俺、过天星孙彪。在鷄爪山剪徑为王。后因胡、罗二位上山聚义，招集嘍兵数万有余，只缺馬匹，謝二哥命我下山采买。众好汉！

四嘍兵　有。

孙　彪　趲行者！

四嘍兵　啊！

孙　彪　（唱）日行千里如兒戏，

　　　　涉水登山步似飞。

〔同下〕

第 二 場

〔侯登上〕

侯　登　（唱）心中用尽千般智，

　　　　只为色美把人迷。

我、侯登。那天把祁老头兒三口捉到官里，問成發配之罪，發往云南。是我用銀子买通長解，叫他半路將祁老头兒夫妇害死，把那个小妞兒帶回来，献

給我学生。那長解得了銀子，欣然領諾，說十日之內，必叫我侯登享那花燭之乐。他們今兒个起解。我恐怕人心有变，剛才又到衙門里見了長解叮嚀囑咐。我說你要办成此事，先前的銀子不算，回来还另有酬謝。他听見这个話，眞是乐極啦。我瞧着他們走啦。別人不說，巧云兒那么一点兒的兩只小脚，怎么走的了这么長的路哪？倘若把她的小脚給走大了，那也是我侯載滋一樁不乐的事情啊。我暗暗地告訴長解，給她雇了一輛車，單叫巧云兒坐，可不叫那个老婆子坐。半路把事办成，就叫他用車把巧云拉回来。只是还有十日之久哪，只好耐着性等着她便了！

（唱）权且等候十余日，

　　定歌杜甫三句詩。

　　急急忙忙回家去，

　　見了姑母稟告知。（下）

第　三　場

祁巧云　（內唱二黃倒板）

　　　　一家人無故地遭此寃枉！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車夫、李海、王江上）

祁子富　（唱）皆因为賊侯登起意不良。

張　氏　（唱）暮年景反受这顚沛魔障，

祁巧云　（唱）尽都是为紅顏惹起禍殃。（哭介）

祁子富　我兒不要啼哭，人世窮通，命中所定，哭也無益。我听得柏青天業已升任云南察院，此番前去，为父自有道理。

張　氏　你徒有道理，他不与你做主，也是枉然。

祁子富　你也不必憂慮，諸事听命由天便了。

李　海　老帮子，别絮絮叨叨啦。車夫，快快推車趱行啊！

祁子富
祁巧云　咳！
張　氏

祁子富　（唱）長解哥休把那惡語来講，

祁巧云　（唱）且莫要仗官势欺压善良。

張　氏　（唱）我只得咬牙关同把路上，

祁巧云　（唱）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安康！

〔同下〕

第　四　場

孙　彪　（內）走哇！

〔四嘍兵、孙彪上〕

孙　彪　（唱）加鞭催馬陽关上，
后面来了人一行。

四嘍兵　后面来了一群人。

孙　彪　你我登高一望。

〔众下馬登高介〕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車夫、李海、王江上。祁子富、張氏、祁巧云、車夫过場下〕

李　海　伙計站住！

王　江　干什么？

李　海　你使了人家好些銀子，怎么全忘啦？那侯大相公叫咱們半路把这兩个老帮子害啦，把那个大姑娘給他帶回去，他另外还要謝候咱們哪。你是眞忘啦，还是裝着玩兒哪？

王　江　我哪兒忘啦？我这个人是个好人哪！怎么能够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哪？

李　海　喲喲喲！你别鬧假招子啦。你不做这个事，起根兒就不該使人家的銀子啊！

王　江　見銀子不使，是为呆也。銀子到手，做不做就在咱們啦。

李　海　哎，办完了事，另外还謝候我們，你沒听見嗎？

王　江　是啦就是啦，不可貪而無厭，我的哥哥！

李　海　你倒有够。

王　江　那是自然。

李　海　你有够，我可沒够！我去做去，人家再謝銀子，可沒你的。

王　江　沒有我的我不要，好不好？

李　海　一准嗎？

王　江　"丈夫一言，快馬一鞭"，焉有不准之理？

李　海　好朋友，走吧！

〔王江、李海下〕

孙　彪　且住！看前面一伙解犯，乃是祁老丈的全家。听这兩个小子講話，欲要行凶。幸喜被俺孙某听見。众好汉，赶上前去！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　五　場

〔祁子富、張氏、祁巧云、車夫、王江、李海上〕

李　海　站住吧，老头兒！你們累了吧？

張　氏　我走不动了。

祁子富　你旣走不动，就歇息歇息吧。

李　海　对啦，歇歇吧。你們渴不渴呀？

張　氏　有水取来我用。

李　海　是啦，你等着吧。（欲下）

王　江　回来回来！

李　海　干什么？

王　江　怎么样？

〔李海掏毒药示意放于水中介，王江点头介。李海下〕

王　江　老头兒！

祁子富　做什么？

王　江　这个人取水給你們喝，好不好？

祁子富　好朋友。

王　江　好？他是沒安着好心！

祁子富　怎見得？

〔四嘍兵、孙彪上，上桌偷听介〕

王　江　他要下上毒药，把你們老兩口子害死哪。

祁子富　有这等事！

〔張氏、祁巧云下車跪介〕

張　氏
祁巧云　哎呀！長解老爷呀，你要搭救我們才好！

王　江　我也救不了你們。等他来啦，見机而行得啦。

〔李海上〕

李　海　嘿！好容易才借了一个破瓢，跑了有半里多地。老头兒，老婆兒，快喝吧！

祁子富
張　氏　这个！

祁巧云　二位老人家，女兒干渴得很，待我喝了它。

李　海　（夺水介）呃！你剛才也沒說渴，你別喝！

張　氏　你不要喝，待为娘喝了吧！

祁巧云　还是女兒喝了吧！

祁子富　閃开！待为父的喝了。

〔祁子富、祁巧云、張氏李瓢，瓢落地，起火彩，众惊介〕

李　海　（怒介）哈哈！好啊！我有心叫你們落个全尸首，你們倒不願意，这可不怪我啦！

〔李海拔刀向祁子富刺介，孙彪等下桌踢李海倒地介〕

孙　彪　好个沒天良的东西！你做这个事情，豈不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嗎？

李　海　神仙爷爷饒命，弟子再也不敢啦。

孙　彪　你只知圖財害命，哪能改悔前非？留你在世也是一害，我杀了你吧！（欲杀李海介）

祁子富　（攔孙彪介）恩人住手！杀了此人，于小老兒不便。

孙　彪　祁老丈，你这个人忒以的愚啦，杀了他無非髒了我的刀，对老丈有何不便哪？

祁子富　恩人哪！

（唱）老汉遭此不白寃枉，

　　杀死解差罪加一行。

孙　彪　咳！加罪不加罪的，杀了他，同我上鷄爪山去，豈不逍遙自在？

祁子富　鷄爪山！（看孙彪介）唔呼呀，原来是孙彪兄！老汉眼拙，竟自不認得了。

孙　彪　您不認得我，我可認得您哪。

祁子富　恕罪恕罪！

孙　彪　豈敢豈敢！

祁子富　孙恩人下山，意欲何往？

孙　彪　奉命下山买馬，行至此間，遇見这小子搗鬼，被我

听見啦，故此赶来相救。

祁子富　原来如此。媽媽、女兒，向前謝过。

張　氏
祁巧云　多謝恩人相救！

孙　彪　請起請起。祁老丈，你們的寃枉，我已明白一二。何不随我一同上山，豈不是好？

祁子富　多蒙孙兄盛情。怎奈小老兒的賤眷上山不便。况且小老兒負屈含寃，欲趁此去往云南見了柏青天，辯明寃枉，縱死陰曹，也得瞑目。

孙　彪　既是老丈不願意上山，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一件——路上有这小子同行，我可不放心哪！

李　海　小人知过必改，再也不敢害人啦。

孙　彪　我也不管你改与不改。我孙某护送你們到了云南地界，我再干我的去。

祁子富　若得如此，感恩非淺！

孙　彪　不必客气，大家起程便了！

祁子富　（唱）多蒙孙兄义气广，

　　　　　　祁某感佩豈能忘！

李　海　我給您哪二位老人家再雇兩輛車，好不好？

孙　彪　好小子，去吧！

李　海　是啦。（下）

（同下）

第　六　場

（史忠、秋紅、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弃却小舟把岸上，

　　　　　　今日才得到鎮江。

秋紅，我行走不动，如何是好？

秋　紅　我去給您雇車去。

柏玉霜　快去快来。

秋　紅　是。（下）

柏玉霜　壯士，你何不同学生去到家舅父那里，暂且安身？日后再往宿州軍中当差，倘得一官半职，也有出头之日。

史　忠　小人命薄时衰，焉敢妄想？情願終身侍奉公子，此願足矣。

柏玉霜　壯士呀！

（唱）壯士休得自小量，

　　有道男兒当自强。

〔秋紅拿三把馬鞭上〕

秋　紅　走！（向柏玉霜）公子，沒車啦，我雇了三个騾子来。

柏玉霜　不論車脚，大家乘上便了！

（唱）三人且把脚力上，

　　見了舅母說端詳。

〔同下〕

第　七　場

〔丫鬟、姜氏上〕

姜　氏　（引）門列画戟，夫榮耀，蔭子封妻。

（詩）夫在宿州把官為，

　　家中訓子度日时。

　　向陽門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老身、李門姜氏。配夫李全，官居宿州总鎮。所生

一子，名喚李定。后日乃是老爷寿誕之期，我已命孩兒往宿州与他父亲上寿去了。今日飯后無事。丫鬟！

丫　鬟　有。

姜　氏　伺候了。

丫　鬟　是。

〔院子上〕

院　子　柏府公子到，忙报夫人知。

丫鬟姐！

丫　鬟　（出門介）干什么？

院　子　柏府公子前来探望夫人。

丫　鬟　候着。（进門介）启夫人：柏府公子来拜。

姜　氏　啊，我妹夫柏文連只有一女，名喚玉霜。怎么会有公子前来？（想介）哦，是了，想必他家繼室侯氏所生，也未可知。快快吩咐有請！

丫　鬟　有請！

院　子　有請柏公子！

柏玉霜　（內）来了

〔柏玉霜、秋紅上〕

柏玉霜　（唱）滿腹苦情难舒展，

　　　　今日方可对人言。

喂呀，舅母啊！（哭介）

秋　紅　舅夫人哪！（哭介）

姜　氏　哦，你是哪个？

柏玉霜　我就是你外甥女玉霜到此。

姜　氏　怎么，你就是我外甥女玉霜么？

柏玉霜　正是。（拜介）

姜　氏　快快請起。

柏玉霜　謝舅母！

姜　氏　她是何人？

秋　紅　奴婢就是丫鬟秋紅，我的夫人！

姜　氏　啊，你主僕二人为何男子打扮，到此做甚？

柏玉霜　舅母容禀！

（唱）不幸生母去世早，

父娶繼室起禍苗。

表兄侯登行霸道，

逼兒改扮暗潜逃。

姜　氏　啊！

（唱）听言不由心焦躁，

胆大侯氏縱兒曹。

难为我兒远隔長江，受尽辛苦。

柏玉霜　也是孩兒应有此一場魔难。

姜　氏　有道是：天相吉人。諸事必然遇难呈祥。丫鬟、秋紅！

丫　鬟
秋　紅　有。

姜　氏　掺扶小姐后面改裝梳洗！

丫　鬟
秋　紅　遵命。

姜　氏　甥女，我兒，随舅母来呀。

〔同下〕

第　八　場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多蒙那孙恩公搭救性命，

〔祁巧云上〕

祁巧云　(唱)我一家才能够脱却灾星。

〔張氏上〕

張　氏　(唱)往云南路途遥心中不稳，

〔孙彪、李海、王江上〕

孙　彪　(唱)劝你等免焦躁已到省城。

祁老丈，看前面已是云南省城。我可不往前送你們啦。

祁子富　恩人此去，不知何日才得相会？

孙　彪　日后总有相見之时。差役們！

李　海
王　江　嗻！

孙　彪　我把祁老丈一家交付你們，倘有差池，我可在半悬空里看得見！

王　江　孙爷，有我王江跟随，万無一失。

孙　彪　好，你这个人我倒深知。祁老丈，我这兒有紋銀一封，送与老丈零用。

祁子富　这！事到如今，老汉却之不恭，只好愧領了。

孙　彪　这才是誠实的人哪。老丈，恕孙某不能远送，告辭啦！

祁子富
祁巧云
張　氏　多謝恩人！

孙　彪　請！(下)

祁子富　哈哈哈！

(唱)一見恩公把路上，

此人行止賽孟尝。

〔李海向王江努嘴，王江会意介〕

王　江　祁老太爷，咱們該走了吧。

祁子富　王大哥！

王　江　祁老爹！

祁子富　你我心照——

王　江　不宣。

祁子富　李大哥！

李　海　祁老太爷，你要多多地照应我呀！

祁子富　（唱）旣入公門应一样，

緣何有惡有善良？

媽媽女兒陽关上，

即撥云霧見日光。

〔同下〕

第　九　場

〔“發点”。四文堂、四大刀手、四劊子手、二門子引柏文連上〕

柏文連　（引）蒙聖恩調离西安，封古滇兼掌兵权。

（詩）身为唐室鎮边官，

封妻蔭子耀祖先。

升任云南都察院，

代理軍务鎮三边。

本院、柏文連。原任西安太守，調升此地察院，接篆以来，民情倒也淳厚。今当理事之期。左右，伺候了！

众　啊！

〔李海、王江、祁子富、祁巧云、張氏上〕

王　江　配軍到地首，

李　海　来此把文投。

到啦，投文哪！

門　子　何处差役来此投文？

李　海　淮安府配軍一名，文書在此。（呈文介）

門　子　（拿文介）明日領批。

李　海
王　江　嗻！（下）

門　子　（进門介）啓大人：淮安府文書一封，請大人观看。

柏文連　呈上来。

門　子　是。（呈文介）

柏文連　（看文，念介）"淮安府打劫柏府盜犯一名祁子富，配軍云南收禁。"啊，打劫柏府，莫非就是我家中之事么？来，將軍犯押上来！

門　子　帶軍犯！

众　帶軍犯！

祁子富
祁巧云
張　氏　（跪介）軍犯叩头。

門　子　听点！軍犯一名祁子富！

祁子富　有。

門　子　女犯無名。

柏文連　祁子富，你偌大年紀，为何行盜？

祁子富　柏青天哪，柏大人！小民淸白傳家，宦門后裔，焉肯为盜？

柏文連　你旣不肯为盜，現有文書在此，你有何說？

祁子富　大人！小民有不白之寃，难以說尽。特具訴呈一紙，望大人观看明白，便知小民的寃枉。

柏文連　呈上来。

祁子富　是是是。訴狀在此。(呈狀介)

柏文連　待我观看。(看狀介，牌子)呀！

(唱)看罢訴狀才知情，

原来侯登起禍根。

此老外相多端正，

定非行窃作盜人。

看此狀，定有隐情。来！

众　有。

柏文連　兩廂退下！

众　啊！

〔四文堂、四大刀手、四劊子手下〕

柏文連　打坐！

門子　是。(打坐介)

柏文連　(坐介)祁子富，你言道生在淮安府，居住哪里？从实講来！

祁子富　小民住家鄰近柏府。

柏文連　你平素可認得侯登么？

祁子富　小民与侯相公有半面之識。

柏文連　适才观看訴狀，言道侯登遣媒人与你提亲，你不肯应允，那侯登难道还有不配于你之处么？

祁子富　唔！

柏文連　講！

祁子富　这！

柏文連　講！

祁子富　哎呀大人哪！小人不敢高攀。

柏文連　(笑介)听你这言語迟頓，定是侯登有不端之处。

祁子富　小人不敢言講。

柏文連　祁子富，本院原任西安，愛民如子，政声載道，故有"青天"之誉。你只管实訴，本院与你做主。

祁子富　哎呀大人哪！只因小人年过半百，膝下無嗣，只有一女。一来小人要选个才貌双全的佳婿，二来結亲之事，也要兩家情願。也是小人聞得侯登乃是花柳輕薄之徒，故尔小人不肯把女兒与他。誰知他暗施奸計，道小人偸盜柏府金銀衣物，將小人屈打成招，發往云南。他又买通長解，要在中途路上結果小人的性命。多亏鷄爪山罗焜好友名叫孙彪，搭救小人的性命，护送到此，才見大人。这是小人句句实言，求大人开恩。

柏文連　唔！那罗焜他不曾死，逃往鷄爪山为王去了？

祁子富　正是。

柏文連　我且問你：你旣住家相連柏府，可知那侯登在柏府怎样的行为？

祁子富　这！

柏文連　講！

祁子富　小人略知一二。

柏文連　你旣知道，不必隐瞞，从实講来，本院开釋于你就是。

祁子富　大人容禀：只因柏府知罗家被害之事，那柏小姐在花园步月，侯登夜入花园，言語不遜。次日未明，小姐到坟塋悬梁自尽，多亏獵戶龙标母子救回他家。那龙标不辞千里路途，到西安府与柏大人送信。那时柏大人長安面君，未曾得見。小姐在龙家候信。

柏文連　何人陪伴小姐？

祁子富　龙标之母陪伴。又有柏府丫鬟名叫秋紅，到龙家寻找小姐，明去寻找，暗去送信。言道那侯登还要寻找

小姐。那小姐情急無奈，只得女扮男裝，主僕逃走了。

柏文連　你是怎么知道这般詳細？

祁子富　龙标他母亲对小人說的。

柏文連　你可知那柏小姐逃往何方去了？

祁子富　那柏小姐逃往鎮江去了。

柏文連　噢！

（唱）听說我兒鎮江奔，

不由为父痛在心。

千里迢迢無音信，

不知嬌兒哪廂存！

兒呀！（哭介）

祁子富　大人啼哭，莫非与淮安柏府同宗么？

柏文連　那淮安府柏家就是本院祖居，那玉霜是本院亲生之女，許配罗焜。老丈旣与罗焜交厚，本院設法相救于你。請起。

祁子富　多謝大人！

柏文連　这是何人？

祁子富　这是拙荆、女兒。

柏文連　她叫什么名字，貴庚几何？

祁子富　名叫巧云，一十七岁。

柏文連　与我兒玉霜同年所生，而且相貌一般無二。我意欲收他以为义女，不知你意下如何？

祁子富　大人如此恩德，敢不从命。（向祁巧云）女兒过来，快快拜見你义父。

祁巧云　义父請上，受女兒一拜！

（唱）走向前来把礼敬，

薄命女兒拜天倫。

柏文連　(唱)好个聪明美佳人，

使我憂喜兩紛紜。

來！

門　子　有。

柏文連　將祁老丈帶至东書房，早晚好好款待。

門　子　是！

〔院子引祁子富、張氏、祁巧云下〕

柏文連　吩咐升堂！

門　子　升堂！

众　(內)啊！

〔牌子。四文堂、四大刀手，四劊子手上〕

柏文連　傳淮安原解进見！

門　子　是。淮安原解进見！

〔李海、王江上〕

李　海
王　江　長解告进！(进門介)參見大人！

柏文連　这有回文一角，命你二人將淮安柏府侯登星夜押解到此对审，不得違誤！

李　海
王　江　遵命。(下)

柏文連　掩門！

〔同下〕

第九本

第一場

〔四龙套引沈謙上〕

沈　謙　（唱）日月光輝照府第，

幞头玉帶紫罗衣。

掌握朝政如兒戏，

生杀調遣任吾为。

老夫、沈謙。今乃投遞文書之期。左右，伺候了！

四龙套　啊！

〔張宏上〕

張　宏　江南投文至，速禀相爷知。

啓太师爷：今有江南沈大人差人前来投文，并有魯国公程府的宝劍呈上，請相爷观看。

沈　謙　呈上来，待吾观看。（牌子，看介）唔呼呀，原来罗焜被鷄爪山賊寇劫牢反獄，遺下宝劍一口，上有“魯国公程”字祥。我想罗焜結連山寇，如虎生翼；再有京都外鎮世襲国公等，都是他的亲友。倘若里应外合，杀上長安，不但天子受惊，也恐与老夫不便，这、这、这便怎么处？（想介）有了，不免会同六部九卿，参奏一本，將在京在外众家国公一齐杀之，方除老夫心头大患。張宏！

張　宏　有。

沈　謙　拿我名帖，請六部九卿众位大人前来！

張　宏　遵命。（下）

沈　謙　等候他們到来，商議此事便了！

（唱）等候了众部卿一齐来到，

將此事与他們細說根苗。

必須要連名本上达君曉，

定把那众国公一笔勾銷。

斬除了罗家子灭尽賊盗，

老夫我在朝中方保安牢。

〔張宏上〕

張　宏　众位公卿到。

沈　謙　有請！

張　宏　有請！

〔牌子。米良、李逢春、羅大人、錢大人、吳大人、謝大人、高大人、湯大人上〕

众　　　太师爷！

沈　謙　众位大人！哈哈哈……請！

〔众进門介〕

沈　謙　請坐。

众　　　相召吾等，有何鈞諭？

沈　謙　今有舍侄江南督台沈廷善的文書到来，众位請看。

米　良　众位請看！

众　　　米大人請看！

米　良　你我一同观看。

〔米良等看文書介，牌子〕

众　　　原来如此。太师何不命人去到令侄那里，叫他派兵遣將，去往鷄爪山捉拿罗焜賊众，諒他們必被擒获。

錢大人　米大人，休把鷄爪山賊寇看輕。倘若不能成功，豈不貽笑大方么？

米　良　舍弟鎮江將軍米順智勇兼全，要灭賊众，易如反掌。

沈　謙　待老夫保荐令弟前去。还有一事，老夫着实的为难。

众　　　何事？

沈　謙　在京在外的国公，多与罗家亲厚。倘若連結一党，如之奈何？

雍大人　这有何难！太师拿着程家的宝劍为名，奏参京外众家国公都与罗家結党，謀为不軌。聖上一聞此事，必然害怕，問計于太师。太师再奏道：派御营总兵常失利帶兵捧旨，將云南馬成龙、山东程鳳拿解来京；再將京中众家国公一并拿下，內外之患已除，你我在朝縱横，任意施为，豈不美哉！

沈　謙　雍大人之言，眞乃安邦定国之策。老夫即刻上朝面奏。

李逢春　且慢！

众　　　李大人为何攔阻？

李逢春　我想众家国公，各有权衡在手。今日上殿明奏，众家国公情急鼓噪，必然先杀奏本之人。天子禁止不住，豈不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沈　謙　哎呀，若非李大人提醒，老夫險遭不測。依李大人之見呢？

李逢春　依我之見，必須今晚密奏，使他們被擒之后，再知犯罪的情由。縱有能为，怎样施展？此乃万全之計，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高大人　李大人此番議論，明为国家除奸，暗中实为保护——

〔李逢春惊介〕

众　　保护什么？

高大人　保护太师不受变乱之害。

李逢春　着哇！

沈　謙　哈哈哈……李逢春哪李大人！你眞乃老夫之股肱也。

李逢春　太师爷台爱。

沈　謙　二堂摆宴，与众位大人同飲。

众　　叨扰了！

〔沈謙下。米良、羅大人、錢大人、吳大人、謝大人、高大人、湯大人隨下〕

〔張宏扯李逢春介。李逢春示意赴各处送信介。張宏会意介，急下〕

沈　謙　（內）李大人，来呀！

李逢春　噢，噢，来了来了。

〔同下〕

第　二　場

〔秦双上〕

秦　双　（引）世代国戚，仗祖勛績。

（詩）祖父开国功第一，

　　南征北战克番夷。

　　天下太平君王庆，

　　留下华封后世襲。

本爵、护国公秦双。仗祖遺勛，一生安逸，終日無事，每与二三知己互遣杯酒。可嘆罗家無故遭屈，幸得吾妹同定兩个外甥逃命去了。可嘆那王氏僕人，替主身亡，眞乃留名竹帛，遺芳青史，实令吾輩欽敬也！

(唱)愧吾非無寸功枉食君俸，

怎及得王氏女替主尽忠。

〔李逢春上，秦环随上〕

李逢春　(唱)恨沈謙結逆党平空作惡，

一心要害尽了众位国公。

我無心恋杯酒来把信送，

秦兄長啊，护国公！

小弟我見兄長細說衷情。

哎呀，跑坏我也！(坐介，作喘息介)

秦　双　嘟！胆大奴才！李大人到此，你們为何不早来通报？你老爷未曾出府迎接。倘若李大人見怪，哪个担待？記打，記責！

秦　环　是是是。

李逢春　慢来慢来！小弟今日此来，特为紧急之事，故此不等他們通报。仁兄休得錯怪令郎。

秦　双　原来如此。賢弟到此，有何紧急之事？

李逢春　仁兄啊！只因罗焜淮安被擒，鷄爪山賊寇劫牢反獄，救去罗焜，遺下宝劍一口，乃是魯国公程鳳的物件。那沈廷善將此宝劍随同文書寄与沈謙。那奸賊意欲上殿啓奏，以宝劍为名，要將京中京外众家国公，一網打尽。故此小弟前来与兄送信。你要早做准备，小弟不能久留，还要到别家送信，就此去也！

〔秦双气椅〕

李逢春　(唱)急急忙忙出府中，

秦　环　送叔父！

李逢春　(唱)再与别家把信通。(下)

秦　环　哎呀爹爹呀！此时气悶，也是枉然。依孩兒之見，

不若聚齐众家国公，杀却沈謙，推倒乾封皇帝，另立有德之君，岂不是好？

秦　双　呀呀呸！我秦家世代忠良，岂能做出这不忠之事，遺臭千古！

秦　环　依爹爹之言，难道束手待死不成？

秦　双　哎呀兒呀！为父終日思想，仗着祖宗功劳，吃此安乐茶飯，后来不过落个“庸才”二字。今番既有此事，縱然死于市曹，忠名遺于后世，吾願足矣。膝下留兒这条根芽，也好接續秦門的香烟。你、你、你快快逃命去吧！

秦　环　爹爹既要尽忠，孩兒岂肯不孝？要死死在一处啊啊啊！

秦　双　奴才！有道是：順者为孝。你今不遵父命，縱死九泉，难逃“不孝”之罪！

秦　环　孩兒要遵父命，便是孝子么？

秦　双　那个自然。

秦　环　如此，孩兒拜別了！

（唱）君父恩德如山重，

子尽孝来父尽忠。

辞別天倫將身縱，

要把奸賊試劍鋒。

爹爹！我父！爹爹呀！（下）

秦　双　（唱）一見嬌兒將身縱，

吾家后代未落空。

只因为报皇恩重，

生死二字听天公。

〔同下〕

第 三 場

〔徐良、尉迟贊上〕

徐　良　（唱）奉父之命他方往，

尉迟贊　（唱）寻訪罗焜到山崗。

徐　良
尉迟贊　俺、英国公之子徐良。
鄂国公之子尉迟贊。

徐　良　賢弟，你我父母無緣無故，使我二人去找罗焜，其中必有情由。

尉迟贊　仁兄有所不知，小弟时常同家父言講：要海角天涯寻訪故友。家父总是不叫俺前去。今日被俺逼迫过甚，才叫俺前去。他呀，也是沒法子啦。不知伯父叫你前去，是何緣故？

徐　良　連我也不知道。你我找着秦环賢弟，再盤桓半日，順便与他告别。

尉迟贊　那秦环賢弟也有此心。不如約他一路同行，豈不是好？

徐　良　言之有理。就此前往！

（唱）催馬加鞭抖絲繮，

秦　环　（內）二位仁兄慢走！

尉迟贊　（唱）忽見一人走慌忙。

〔秦环上〕

秦　环　二位仁兄意欲何往？

徐　良　賢弟有所不知，我爹爹命我去寻罗焜，半途遇見尉迟賢弟，也是奉命前去。

尉迟贊　我二人意欲与你盤桓半日，不想在此地相会。賢弟今欲何往？

秦　环　（想介）小弟也是奉命去往鷄爪山寻訪罗焜兄。既是二位要去，何不一同前往？

徐　良
尉迟贊　如此甚好。你我就此馬上加鞭！

徐　良　（唱）你我相交手足祥，

尉迟贊　（唱）豈可一日兩分張！

秦　环　（唱）弟兄三人把路上，

〔尉迟贊、徐頁下〕

秦　环　（唱）寻訪罗焜走一場。（下）

第　四　場

〔四校尉、米頁、李逢春、羅大人、鍾大人、吳大人、謝大人、高大人、湯大人上〕

四校尉　来此通政司。

众　住轎。

四校尉　啊！

〔众进門，坐介〕

米　良　列位大人，沈太师帶了本章进宮密奏去了。但不知聖上准与不准？

李逢春　你我少坐片刻。等候太师到此，便知分曉。

〔幕內：太师到！〕

〔吹打。四校尉、沈謙上，坐介〕

众　太师进宮密奏条陈，未知聖上准否？

沈　謙　聖上看了本章，龙顏大怒，立刻傳旨，命京营总兵常失利帶兵去捉程鳳、馬成龙；并使錦衣衛傳旨去到鎮江，命米順將軍征剿鷄爪山，捉拿罗焜；并抄拿众家国公一同問罪。吳兵部！

吳大人　在。

沈　謙　速帶校尉抄拿在京的国公滿門家眷，不得違誤！

吳大人　遵命。校尉的，抄拿人犯去者！

八校尉　啊！

〔八校尉、吳大人下〕

沈　謙　众位大人，你我一同回府便了。

众　　　請！

〔同下〕

第　五　場

〔牌子。四文堂、四上手、中軍、常失利上〕

常失利　本帅、京营总兵常失利。奉王旨意，去往山东、云南，捉拿程鳳、馬成龙进京問罪。中軍！

中　軍　有。

常失利　吩咐起兵前往！

中　軍　是。起兵前往！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　六　場

〔牌子。四文堂引王宣上〕

王　宣　下官、錦衣衛副堂王宣。今奉聖命去往鎮江府調取米順將軍，帶兵征剿鷄爪山賊寇，捉拿欽犯罗焜到京問罪。人役們！

众　　　有。

王　宣　打道！

众　　　啊！

〔同下〕

第七場

〔程珮上〕

程　珮　(引)盖世英豪，气概雄梟。

(詩)一生胆气豪，

二臂力余驍，

三拳伏虎豹，

四海把名标。

〔院子暗上〕

程　珮　俺、程珮。父亲程鳳。母亲早亡。我妹名唤程玉梅。我父不願为官，隐居故里。前日我父往田庄去了。是我悶坐無聊，意欲山中射獵一番。家院！

院　子　有。

程　珮　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程玉梅　(內)来了。

〔丫鬟引程玉梅上〕

程玉梅　終日怀長恨，怎作女兒身。

兄長！

程　珮　賢妹請坐。

程玉梅　有坐。(坐介)喚小妹出来何事？

程　珮　愚兄在家，悶悶不乐，意欲去往山中射獵。請賢妹看家。

程玉梅　兄長要去，小妹願意相陪。

程　珮　你也要去，家中交与何人？

程玉梅　交与老家人程福，万無一失。

程　珮　正合我意。快快改扮起来。

〔程珮、程玉梅改裝介〕

程　珮　程福哪里！

程　福　(內)来了！(上)

公子呼喚，有何吩咐？

程　珮　你去喚齐庄丁，准备弓箭，备馬伺候。

程　福　是。庄丁們听者！

四庄丁　(內)啊！

程　福　尔等备备馬匹，伺候公子、小姐山中射獵！

四庄丁　(內)是。

程　福　吩咐已畢。

程玉梅　程福！

程　福　有。

程玉梅　我同公子山中射獵，你好好看着家！

程　福　是。

程玉梅　公爷回来，你可不許告訴他。

程　福　老奴知道。

〔四庄丁上〕

四庄丁　馬匹备好。

程　珮　賢妹請来上馬。

程玉梅　兄長請！

程　珮　一同上馬！

(唱)悶坐家中心不爽，

程玉梅　(唱)山中射獵走一場。

程　珮　(唱)兄妹二人把馬上，

程玉梅　(唱)今番要作女卞庄。

〔同下〕

第八場

〔徐良上〕

徐　良　（唱）弟兄三人登古道，

〔尉迟贇、秦环上〕

尉迟贇
秦　环　（唱）观山玩水乐陶陶。

徐　良　二位賢弟！

尉迟贇
秦　环　大哥！

徐　良　你我自离都城，投奔淮安鷄爪山，今日已到登州府地界。

秦　环　何不去找程珮兄長盤桓盤桓，二位意下如何？

徐　良
尉迟贇　正合我等之意。就此馬上加鞭！

（唱）此番去把程府造，（下）

秦　环　（唱）見了珮兄說根苗。（下）

第九場

〔四庄丁、丫鬟、程珮、程玉梅上〕

四庄丁　来此云山。

程玉梅　撤下圍場。

四庄丁　啊！

〔虎形上〕

四庄丁　虎来啦。

程　珮　待我向前。（打虎介）哪里走？

〔虎形跑下，程珮追下〕

〔狐形上〕

丫　鬟　小姐，狐狸来啦。

程玉梅　看弓箭伺候！

〔丫鬟取弓箭介，程玉梅射狐狸介，狐狸中箭介，跑下〕

丫　鬟　小姐，狐狸中箭跑啦。

程玉梅　追！

〔众追下〕

第　十　場

〔“水底魚”。徐良、尉迟贇、秦环上〕

徐　良　且住！那廂跑来一只猛虎，后面有人追赶，你我閃在路旁。

〔虎形上，尉迟贇欲上前，見虎凶猛，未敢动手。程珮追上，虎形跑下，程珮追下。狐狸形上，尉迟贇見狐狸打死，藏起介。丫鬟上，撿箭介。程玉梅率四庄丁上〕

丫　鬟　小姐，箭掉在这兒啦，狐狸不知怎么沒啦？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哈哈哈……

丫　鬟　喲！那三个汉子，我們在这兒說話兒，你們在旁边發笑，准是看見我們射的那只狐狸了吧？

尉迟贇　狐狸么，倒見着一个，你問它做甚？

丫　鬟　你們見着啦？还我們吧！

秦　环　兄長，还了他們吧！

尉迟贇　挺好的一件狐皮襖，豈肯輕易給人？

丫　鬟　喲！我們射着的狐狸，你還什么不給呀？

尉迟贇　你們射着的？我撿着了就是我的。

程玉梅　閃开！好个無知的后生，你小姐射着的狐狸，被你撿去，竟敢不还，难道你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嗎？

秦　环　呔！我把你这黄毛丫头，擅敢口出大言，难道不知三位少爷的厉害么？

丫　鬟　小姐，不用和他們饒舌，打这仨黑小子就結啦。

程玉梅　看槍伺候！

尉迟贇　仁兄、賢弟，上馬上馬。丫头，你要动手动脚嗎？

程玉梅　匹夫，要胜的过姑娘手中的槍，狐狸不要，还有盤費奉送。

尉迟贇　我若不胜，奉还狐狸不算，我們还要叩头認干媽。

丫　鬟　唉！

徐　良
尉迟贇　什么东西！
秦　环

程玉梅　你們还是一个斗一个，还是你們仨人同战你小姐一个人哪？

尉迟贇　这个！

秦　环　丫头！自然是一人斗一人，哪有以多为胜的道理？

程玉梅　好！你們哪个匹夫先来送死？

秦　环　待小弟——

尉迟贇　你躲开吧！搶强斗胜，得先讓我。

秦　环　是是是。

尉迟贇　丫头，你要站稳了。

程玉梅　看槍！

〔起打。程玉梅用槍杆打尉迟贇落馬介〕

程玉梅　野小子，起来，上馬再战！

秦　环　兄長，站起来。

尉迟贇　噯！

秦　环　我且問你，这个槍中了無有？

尉迟贇　你別提啦。天兒太热，我的头暈，大概是受了点兒

暑，所以掉下馬来啦！

丫　鬟　可不是嗎！你这个猕子沒刮哪，脊梁上就有了一道紅綫啦。

秦　环　呸！休得多言，待少爷前来擒你，看鐧！

〔起打。程玉梅又打秦环下馬介〕

程玉梅　这个八成兒也是受了暑了吧！

徐　良　休得放肆！吃俺一槍！

〔起打。徐良敗，秦环、尉迟賛齐战程玉梅介。程玉梅不敌，丫鬟上前，暗將尉迟賛撇倒擒介。丫鬟又至徐良身后〕

秦　环　大哥留神暗算。

〔徐良会意，躲介。丫鬟、程玉梅趁势將徐良打倒介〕

丫　鬟　快擒住，快擒住！

〔四庄丁擒徐良介〕

秦　环　哎呀，气煞我也！

〔丫鬟趁空又將秦环撇倒，四庄丁上前擒秦环介〕

丫　鬟　这三个小子被擒，狐狸在此。

〔程玉梅下馬介〕

丫　鬟　小姐，您石头上歇歇吧！

程玉梅　那三个小子还不快快跪下！

徐　良
尉迟賛　呸！俺乃堂堂丈夫，豈肯跪你这丫头！
秦　环

程玉梅　什么？你剛才說，要胜不了我，你們就磕头認——

徐　良
尉迟賛　認什么，認什么？
秦　环

丫　鬟　認干娘。跪下吧，小子！

尉迟賛　呀呸！别不要臉啦！一个姑娘家，沒出門子，就要

兒子！我問問你，干爸爸在哪兒哪？

〔程玉梅羞介〕

丫　鬟　干爸爸在这兒哪。

尉迟贊　呸！滾开这兒吧！

程玉梅　这厮出言刻薄。來呀！

四庄丁　有。

程玉梅　把他們給我扔下山澗去！

四庄丁　啊！

尉迟贊　且慢！哎呀仁兄、賢弟呀！他們要把咱們三人扔下山澗。依我說，咱們磕头認了就結啦。

徐　良
秦　环　呸！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豈肯随你做这無耻勾当！

尉迟贊　你們兩人不肯，我顧不了你們啦。（向程玉梅）干媽在上，干兒子这兒磕头啦。

〔程玉梅暗笑介，徐良、秦环生气跺脚介〕

尉迟贊　得啦干媽，您把干兒子放了吧。

程　珮　（內）走哇！

〔"水底魚"。程珮上〕

程　珮　啊，你不是尉迟贊賢弟么？

尉迟贊　正是。程珮哥，这一女子她是何人？

程　珮　这是小妹程玉梅。

尉迟贊　哎喲，可臊死我嘍！

徐　良
秦　环　程賢弟
仁兄，愚兄
小弟在此。

程　珮　哎呀呀，原来是徐、秦二位，快快松綁。

四庄丁　啊！（与徐良、秦环、尉迟贊松綁介）

程　珮　賢妹，你为何这等無理？

程玉梅　兄長啊！

（唱）小妹射獵被他搶，

因此兩下动刀槍。

程　珮　哈哈哈……原来为此。快快向前賠罪。

程玉梅　是。（向徐良等）小妹無知，冒犯三位兄長，望乞恕罪！

徐　良
尉迟賛
秦　环　豈敢！我三人有眼無珠，得罪賢妹，理应如此，何罪之有？

尉迟賛　賢妹，你还讓我叫干媽不叫啦？

程　珮　取笑了。

尉迟賛　这叫做"大水冲了龙王炕"。

程　珮　"大水冲了龙王庙"。

尉迟賛　庙里总会有炕啊。

程　珮　哈哈哈……三位仁兄、賢弟不在京中侍奉双亲，来此何干？

秦　环　小弟特为机密大事，与你送信。

程　珮　有什么机密大事？

秦　环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

程　珮　旣然如此，快快請至舍下一叙。

徐　良
尉迟賛
秦　环　請！

程　珮　家丁們，帶馬回府！

四庄丁　啊！（下）

程　珮　請！

徐　良
尉迟賛
秦　环　請！

（同下）

第十一場

〔四車夫引程鳳上〕

程　鳳　（唱）自从那日到田庄，

　　收来米谷轉回乡。

老夫、魯国公程鳳。那日去到田庄之上，收来粮米，車載而归。众夫役，回府去者！

四車夫　啊！

程　鳳　（唱）粟麦稻粮車載滿，

　　以备家中做食餐。

　　速催車輛往回轉，

　　見了兒女說根源。

〔同下〕

第十二場

〔“水底魚”。四庄丁、丫鬟、程珮、程玉梅、徐良、尉迟贇、秦环上〕

程　珮　来此家下。众位請下坐騎。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是。

程　珮
程玉梅　請进！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請！

〔众进門介〕

程　珮
程玉梅　請坐。

徐　良
尉迟賛　且慢！先請伯父出堂，我等參拜。
秦　环

程　珮
程玉梅　家父去往田庄收割米粮去了，不在家內。

秦　环　咳！偏偏伯父不在家內。

徐　良　賢弟，方才你道有什么机密大事，何不早些言講？

秦　环　这个！

程　珮
程玉梅　大家請坐下講。

徐　良
尉迟賛　請座！
秦　环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爷、小姐：老爷押着粮車已到府門了。（下）

程　珮　哦！列位，家父已回。賢妹在此陪定三位少坐，愚兄出去迎接。

徐　良
尉迟賛　我等一同出迎，豈不是好？
秦　环

程　珮
程玉梅　这就不敢。

〔院子上〕

院　子　公爷进来了。（下）

〔程鳳上〕

程　鳳　（唱）听說京中子侄到，
　　　　急忙进內問根苗。

徐　良
尉迟贊　伯父大人一向可好？
秦　环

程　鳳　三位賢侄，啊哈哈哈……請坐！三位賢侄，令尊可好？

〔秦环作愁介〕

徐　良
尉迟贊　家父甚好，使我等問候伯父金安。

程　鳳　承問承問。三位賢侄意欲何往？

尉迟贊　家父命侄兒海走天涯，寻找罗二賢弟。

程　鳳　寻他做甚？

尉迟贊　这个！

徐　良
尉迟贊　連我們也不曉得。

程　鳳　这倒奇了。

程　珮　啊秦賢弟，方才你道見了家父，有要事面談。如今家父回来，你怎么还不言語？

秦　环　伯父啊！小侄請問伯父有宝劍一口送与罗焜么？

程　鳳　哦哦哦，不錯。你問它做甚？

秦　环　伯父，你的禍事就从此劍而起。

程　鳳　有何禍事？快快請講！

秦　环　那罗焜指望淮安投亲。誰知身遭擒获。后来鷄爪山的英雄劫牢反獄，救去罗焜，就將此宝劍丢下。如今文書到来，那沈謙奸賊上殿奏本，道伯父隐匿罗焜，結連山寇，情同謀反。下旨抄拿进京問罪。伯父啊，你須早做准备！

程　鳳　这个！

程　珮　有这等事！等他們到来，杀了差官，反上京都，杀

他个落花流水，看他們敢把我家怎样！

程　鳳　呸！奴才休得胡言！此时聖上不知眞假，候老夫到了長安，自有分辯。

秦　环　伯父，这都是沈賊蒙君作弊。伯父縱然到京，也是不能面聖，还从何处分辯？

徐　良
尉迟贊　着哇！
程　珮

程　鳳　呃！到京时那沈謙豈能攔阻老夫面聖？縱然天子昏瞶，將老夫問罪，也可免去叛逆之名，死后也好見先人于泉下也。

程玉梅　爹爹呀！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如今您告老回籍，豈受他人的轄制？爹爹何不收拾衣物！搬往云山，落草为王，豈不逍遙自在？

程　鳳　若依你之言，叛逆之名豈不是实了？你等不必多言，少时欽差到此，一同受綁，尔等便为大孝。

秦　环　伯父此言差矣！你为大臣者理应尽忠，为何連累兒女？难道就不顧程門的香烟了么？

程　鳳　此言倒也近理。如此你們快快逃命去吧！

〔院子上〕

院　子　啓公爷：今有京营总兵帶領校尉前来，叫公爷前去接旨。（下）

程　珮
程玉梅　（拔劍向前介）待我杀死这些狗男女！

程　鳳　回来！你們哪个若敢無理，我就先碰死在此，任尔所为。

程　珮
程玉梅　孩兒遵命。

程　鳳　这便才是。待为父出府接旨。你們速速从后門逃命去吧！

〔院子上〕

院　子　总兵快至府門了。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知道了。我等就此告别了！
程　珮
程玉梅

程　鳳　快些去吧！

程　珮
程玉梅
徐　良　爹爹！伯父！我們拜别了！（下）
尉迟贇
秦　环

〔丫鬟隨下〕

程　鳳　香案接旨！

〔吹打。四文堂、四校尉、四上手、中軍引常失利上〕

常失利　聖旨下，跪！

程　鳳　万岁！（跪介）

常失利　听宣讀。詔曰：大丞相沈謙，奏参魯国公程鳳隐匿欽犯，結連山寇，罪在不赦。着即抄拿解京問罪。欽此。校尉的，拿下了！

〔四校尉綁程鳳介〕

常失利　公爷，你的令郎哪里去了？

程　鳳　在外游学，不知去向。

常失利　好好問你，你不肯說。校尉們，四下搜来！

四校尉　啊！（下，又上）并無一人。

常失利　將魯国公先行解都，然后再緝捕逃犯。校尉們，打

道进京！

四校尉　啊！

〔牌子，同下〕

第十本

第一場

〔“水底魚”。徐良、尉迟贊、秦环、程珮、程玉梅、丫鬟上〕

程玉梅　众位兄長，我父被擒，料無生路。我等有何顏面立于人世？待我拔劍自刎了吧！

程　珮　我也死了啵！

徐　良
尉迟贊　且慢！伯父进京，面聖之后，自有公論。
秦　环

程玉梅　話虽如此，目下我們往何处安身哪？

尉迟贊　不妨。你我同奔鷄爪山寻找罗二賢弟豈不是好？

程　珮　最好最好。

〔程玉梅扯程珮衣介〕

程　珮　妹妹，你拉我干什么？

〔程玉梅低头介〕

程　珮　你怎么不言語呀？

〔程玉梅跺脚介〕

程玉梅　小妹去往鷄爪山，大有不便。

程　珮　不錯，我倒忘怀了。依你之見呢？

程玉梅　依小妹之見，不如投奔鎮江姨母那里安身，豈不是好？

程　珮　这倒使得。不知众位可肯同行？

徐　良
尉迟贊　不知令姨父是哪一位？
秦　环

程　珮　就是保国公李全。

徐　良　原来是李叔父那里！

程　珮　正是。

秦　环　他的兒子名叫小温侯李定，与我有八拜之交。

尉迟贊　如此你我一同前去。

程　珮　言之有理，大家趲行者！

徐　良
尉迟贊　（唱）心中只把沈賊恨，
秦　环
程　珮

程玉梅　（唱）不該無故种禍根。

徐　良
尉迟贊　（唱）你我暂且天涯奔，
秦　环
程　珮

程玉梅　（唱）不知爹爹死共生。

〔同下〕

第　二　場

〔赵胜、孙翠娥、二車夫上〕

赵　胜　（唱）押解寿物南京奔，

孙翠娥　（唱）一路戴月与披星。

赵　胜　俺、瘟元帅赵胜。

孙翠娥　奴家、孙翠娥。

赵　胜　娘子請了！

孙翠娥　官人請啦。

赵　胜　自从你我夫妻同定罗大公子，投往云南馬帅麾下，怎奈無处任用，自食錢粮。是我討了一差，押解生辰礼物，去往鎮江与李大人上寿。你我此去，还是回轉云南，还是另投他处？

孙翠娥　大郎，人生在世，遇事須要見景生情。我想李大人現任宿州总鎮，倘此去寻得一官半职，也未可定。

赵　胜　娘子之言極是。众車夫，趲行者！

（唱）此去若得寸步进，

孙翠娥　（唱）必須努力奔前程。

赵　胜　（唱）催动車輛往前进，

孙翠娥　（唱）耐时守份度光陰。

〔同下〕

第　三　場

〔李定上〕

李　定　（引）蓋世奇男，生海宇，忠孝为先。

（詩）英雄气概自天然，

　　習就文武艺双全。

　　雕弓画戟無人敌，

　　亞賽汉末吕奉先。

某家、小温侯李定。我父李全，現任宿州总鎮。母亲姜氏，生我一人。是某習就文武之艺，每欲边关討賊，怎奈父母在堂無人侍奉。終日在家，悶坐無聊，好生焦躁也！

（唱）大丈夫必須要揚名天下，

　　做一番新事業报效皇家。

　　若甘老在林泉終非佳話，

我不願安享这假富虛华。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爷：今有云南馬元帅遣人到此求見。

李　定　哦，有这等事！我且問你：来者是家人，还是差官？

院　子　乃是差官。

李　定　既是差官，快快有請！

院　子　有請！

赵　胜　来也。（上）

押解生辰礼，到此誤了期。

院　子　这是我家公子。

李　定　貴差，啊哈哈哈……請！

〔赵胜、李定同进介〕

李　定　請坐。貴差到此，有何公干？

赵　胜　公子有所不知，只因云南馬元帅遣小人前来府上送礼上寿。誰知到此，听說过了日期。有心回去，又恐馬元帅見罪，故尔来見公子。

李　定　此乃路途遙远之过。礼物現在何处？

赵　胜　現在外面。

李　定　何人看守？

赵　胜　賤內看守。

李　定　原来还帶宝眷同行？

赵　胜　正是。

李　定　家院，將礼物收下，請貴差夫人去到內堂，老夫人陪伴。

赵　胜　且慢！賤內不知礼数，倘若冲撞太夫人，小可吃罪不起。

李　定　貴差不必太謙。（向院子）快些前去。

院　子　是。（下）

李　定　貴差高姓大名，祖居何处，今在云南現任何职？

赵　胜　公子听了！

（唱）落魄無依投滇省，

押解寿物到此临。

李　定　我看仁兄相貌堂堂，終非池中之物。如不嫌弃，暫居此地，他日去到家父任上，必然重用。

赵　胜　若得如此，感恩非淺。（跪拜介）

李　定　礼重了。請起。

〔院子上〕

院　子　啓公子：今有京中諸位公子并登州魯国公的公子、小姐到了。

李　定　哦，有这等事！有請！

院　子　有請！

〔吹打。徐良、尉迟贇、秦环、程珮、程玉梅、丫鬟上〕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程　珮　仁兄！賢弟！

李　定　众位！

程玉梅　表兄！

李　定　賢妹請至后面！

〔程玉梅、丫环下〕

李　定　請！

〔众进門介〕

徐　良
尉迟贇
秦　环
程　珮　此位是？

赵　胜　小弟姓赵名胜，这厢有礼！

李　定　众位过来見过。

徐　良
尉迟贊
秦　环
程　珮　我等还礼。

李　定　請坐！众位因何至此？

徐　良
尉迟贊
秦　环
程　珮　听了！（牌子）

李　定　原来如此。可恨沈賊無故陷害元老，真令人痛恨也！家院，今日众位公子到此，盼咐下人不可外面声張。后堂摆宴与众位同飲。

院　子　是。

徐　良
尉迟贊
秦　环
程　珮　叨扰了！

〔同下〕

第　四　場

〔米中粒上〕

米中粒　（念数板）

喜姣娘，愛姣娘，

終朝每日盼姣娘。

只恨家中無姣娘，

去到街头找姣娘、找姣娘。

〔小子上〕

米中粒　我、米中粒。爹爹米順，官居鎮海將軍。前日奉旨，

帶領人馬征伐鷄爪山去啦。留我在家，早晚發奋讀書。我听見人說讀書把人都念成書呆子啦。因此我把書扔在一边兒。常言道的好：是眞名士自風流。思想起来，还是吃喝玩乐、浪蕩逍遙，倒是正經事業。故此同我的叔伯兄長名叫米中砂，每天街头巷首，携妓交游。今兒个都这时候啦，他怎么还沒来呀？小子們，伺候着！

〔米中砂上〕

米中砂　（念数板）

喜金銀，愛金銀，

終朝每日盼金銀。

只恨家中無金銀，

去到街头找金銀、找金銀。

小　子　大爷到。

米中粒　我的哥哥兒！

米中砂　我的兄弟兒！請坐請坐！

米中粒　哥哥兒，昨日怎样囑咐于你？你还是这时候才来？眞眞豈有此理！

米中砂　早晨我得把你嫂子的差使办完了好出来呀，我的兄弟！

米中粒　你媳妇的差使就那么要紧嗎？

米中砂　呃！国有国法，家有家規。不遵法規，那是無君無妻，怎称“丈夫”二字？跟你說，你也不懂，就如对牛献媚，苟死你也是一毛不拔。

米中粒　休得多言！小子，快快帶馬！

小　子　嗻！

米中砂　馬备上了嗎，你就叫帶馬？

米中粒　昨个晚上就沒摘鞍子。

米中砂　好急呀！

小　子　二位公子上馬吧！

米中粒　帶过来！

（唱）我的爹仗人多硬犯鷄爪，

米中砂　（唱）拿鷄蛋碰石头自找糟糕。

米中粒　（唱）撇你我在家中挨駡不小，

米中砂　（唱）每日里在街上充人灯、裝大蒜，我的兄弟呀，你可算得鷄屎一泡。

米中粒　夸奖了。請！

〔同下〕

第　五　場

〔秋紅、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嘆罗家無故地遭此寃枉，

可憐他一家人命赴法場。

老婆婆在金殿又把命丧，

他弟兄身帶罪逃在外方。

〔程玉梅、孙翠娥上〕

程玉梅　（唱）奴的心与玉霜彼此一样，

孙翠娥　（唱）我三人到一处各訴衷腸。

柏玉霜　二位来了？

程玉梅
孙翠娥　来啦。姐姐
小姐不在前堂同老夫人飲酒，为何独自在此悶坐哪？

柏玉霜　二位有所不知，我玉霜見玉梅賢妹家中亦遭寃枉，对景伤情，哪里还飲得下酒？只得逃席而归。二位

休得見怪。

程玉梅
孙翠娥　豈敢豈敢！

秋　紅　小姐，事已至此，終日愁悶也是無益。不如同定孙大娘、程小姐去到楼上，推开窗戶眼亮眼亮，散散心，您說好不好？

程玉梅
孙翠娥
柏玉霜　言之有理，帶路！

柏玉霜　（唱）小秋紅她出言使奴心爽，

程玉梅
孙翠娥　（唱）面皮上假笑顔心內凄惶。

柏玉霜　（唱）叫丫鬟忙引路同把楼上，

程玉梅
孙翠娥　（唱）我三人推窗櫺观看四方。

程玉梅　姐姐、大嫂，你看这楼下人烟稠密，必是热鬧街市吧？

秋　紅　可不是嗎！

米中粒
米中砂　（內）走哇！

〔米中粒、米中砂、小子上〕

米中粒　（唱）来至在大街上四下观望，
　　猛抬头看見了美貌姣娘。
　　我这里看佳人神魂飄蕩，（摔下馬介）

米中砂　怎么啦？快起来吧！

柏玉霜　秋紅，快快掩了楼窗！

秋　紅　是啦。

〔柏玉霜、程玉梅、孙翠娥、秋紅下〕

米中粒　咳！

（唱）見她們閉樓窗如丧爹娘！

好女子！好美人！嘖……好四个絕色無双、多姣俊俏的姐兒！

米中砂　賢弟不必呆賛，愚兄有計献上。

米中粒　仁兄有何妙計？快快講来！

米中砂　此处不便言講。小子們，回府去者！

小　子　啊！

〔众圆場，米中粒、米中砂坐介〕

米中粒　哥哥兒，有何高見？

米中砂　那家是宿州总兵的私宅，那女子們定是他的兒媳、女兒。如今哪，你拿耳朵来。

〔米中砂与米中粒耳語介〕

米中粒　哦哦。

米中粒　哈哈哈……此計甚妙。小子过来！

小　子　有！

米中粒　拿我名帖，着人去請鎮江府胡老爷即刻到此！

小　子　是。（下，又上）請去啦。

米中粒　好！

米中砂　再拿名帖請李公子过府飲酒观梅！

小　子　是。（下）

米中粒　哥哥兒，少刻知府到来，你要对他說明。

米中砂　那是自然，你交給我啦。

〔小子上〕

小　子　鎮江府到！

米中粒　有請！

小　子　有請啊！（下）

〔胡知府上〕

胡知府　听說米府喚，到此問根源。

米中粒
米中砂　胡老先生！

胡知府　二位公子！

米中粒
米中砂　請！

〔众进門介〕

米中粒
胡知府　請坐！二位公子，呼喚小官到此何事？

米中粒　無事不敢惊动。

米中砂　只因舍弟正室尙虛，要找寻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为配。今聞李总兵千金才貌兼优，特請老先生过府作伐。

米中粒　胡老先生你听明白了沒有？再教家兄学說一遍。

胡知府　下官听明白了。这有何难？不是小官夸口，管保一言就奏。

米中砂　这“奏”字不好！

胡知府　呃！乃是“奏功”之“奏”。

米中粒　好，好！

〔小子上〕

小　子　啓二位公子：李公子到。

米中粒　他来啦！

米中砂　大开中門，动乐相請！

小　子　大开中門，动乐相請！（下）

〔吹打。李定上〕

李　定　二位公子！

米中粒
米中砂　李世兄！

胡知府　李世兄！

李　定　老公祖！啊哈哈哈……請！

〔众进介〕

米中粒
米中砂　請坐！

李　定　有坐。

米中粒
米中砂
胡知府　不知世兄到此，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李　定　豈敢！小弟来得鹵莽，老公祖、二位公子恕罪！

米中粒
胡知府
米中砂　豈敢！

李　定　二位公子相召，有何見諭？

米中砂　久聞世兄英雄蓋世，武艺超群。我弟兄意欲相交来往。今日正遇梅花盛开，特請世兄到此賞梅暢飲。

李　定　小弟何德何能，怎敢打攪貴府！

米中砂　你我一見如故，李世兄休得客气。

〔小子上〕

小　子　宴齐。

米中粒　摆上来！

〔小子摆宴介〕

米中粒
米中砂　請！

胡知府
李　定　請！

〔小吹打。众入坐介〕

米中粒
米中砂　請哪！

〔众飲酒介，牌子〕

胡知府　李世兄！
李　定　老公祖！
胡知府　小官有一言奉告。
李　定　有何金言？請講！
胡知府　只因米二公子正室尚虛，聞得令妹才貌兼优，小官今日与你兩家結为秦晋之好，諒無推辞的了。
李　定　哎呀呀老公祖！家父母膝下只生小弟一人，哪有小妹？老公祖你見差了。
米中砂　是啦。想必胡老先生道听傳言，确無此事，做为罢論。来，看大杯过来！我得罰胡老先生，敬李世兄三杯。
胡知府　小官遵命。李世兄請酒！
李　定　小弟敬領了！
(唱)蒙公祖二世兄这等恭敬，
　　俺李某从不会假意虛情。
　　家父母只生下小弟李定，
　　上無姐下無妹怎能攀龙。
請！干！(飲酒介)
米中粒　(唱)听傳言我这里早已不信，
請酒！
米中砂　(唱)从今后咱弟兄知己同心。
請酒！
胡知府　(唱)我愛兄忠直人頗有本領，
請酒！
　　鎮江府小温侯誰不聞名。
請酒！
李　定　小弟酒已够了。

米中粒
胡知府　世兄海量寬宏，休得見外。
米中砂

李　定　小弟再飲一杯就是。

米中粒
胡知府　請！干！
米中砂

〔李定飲酒醉介〕

米中粒
胡知府　李世兄！李世兄！眞醉啦。快將公文給他搋在怀里，
米中砂

令箭給他掖在靴子里。小子們！

〔四青袍上〕

米中粒　將他綁上！

四青袍　啊！（綁李定介）

米中砂　快把解酒葯給他灌下去，拿涼水来。胡老先生，拿耳朵来！（与胡知府耳語介）

胡知府　記住了。

米中砂　你就此升堂。賢弟，咱們后头听喜信去。

米中粒　是是是，来啦。

〔米中粒、米中砂下〕

胡知府　升堂！

四青袍　啊！

胡知府　將他喚醒！

四青袍　李定醒来！

李　定　好醉呀好醉！

（唱）蒙他家知相交情意甚重，

睜醉眼我这里細看分明。

俺为何兩膀上麻繩捆定？

見公祖上边坐早已知情。

啊公祖，你將俺上綁，是何道理？

胡知府　嘟！胆大李定！你擅敢私盗公文、令箭，必然与鷄爪山賊寇同党！

李　定　李某并無此事。

胡知府　你說無有此事？左右，搜！

四青袍　啊！（向李定身上搜介）

四青袍　現有公文、令箭在此。

胡知府　現有公文令、箭在此，你还敢强辯？

李　定　老公祖，这分明是米家弟兄陷害于我。我死一身輕如鴻毛，只怕連累爹娘受辱，豈是人子之道？公祖，你若知道他們的心意，快快言講，李某無不听从。

胡知府　他害你者，所为方才席前之言。你若依允，万事全休；你再执迷，性命难保！

李　定　（想介）也罢！小弟从命就是。

胡知府　拿来！

李　定　拿什么来？

胡知府　庚帖。

李　定　待小弟回去，稟过爹娘，再發庚帖。

胡知府　你休得胡言！若容你回去，他們的心机枉費。你可就在此处当面写了庚帖，以为憑据，方能將你放回。

李　定　我与你写也就是了。

胡知府　这便才是。快快松綁！（下位介）世兄請坐！

李　定　請賜笔墨一用。

胡知府　此处現有，待我磨墨。

李　定　待我写来。(写庚帖介，牌子)庚帖在此。

〔米中砂上〕

米中砂　哈哈哈……世兄，小弟实在得罪啦。这兒有紅定一份，望乞笑納。

李　定　这个！小弟收下就是。告辞了！

(唱)辞公祖与世兄翻身外奔，

候吉期將小妹送上府門。(下)

米中砂　有劳公祖鼎力，請至后面，再整佳肴以謝冰人。

胡知府　酒倒不必吃。只是小官的份金要回璧的。

米中砂　那个自然。請哪請哪！

〔同下〕

第　六　場

〔姜氏上，丑丫鬟随上〕

姜　氏　(唱)房中忽聞鴉雀噪，

不知所为哪一条？

將身且坐臥房里，

等候我兒問根苗。

李　定　(內)走哇！(上)

(唱)無端大禍从空降，

皆由貪杯把事招。

參見母亲！

姜　氏　罢了，一旁坐下。

李　定　是。

姜　氏　手拿何物？

李　定　这！咳，只因我妹玉霜紅楼露面，被米府的狗子看見，下帖約兒赴宴。

姜　氏、你可曾前去？

李　定　母亲哪！

(唱)酒后公文揣怀內，

無奈应亲携定归。

姜　氏　呀！

(唱)听一言来如酒醉，

不該輕易許婚回。

你今已許她的亲事，如何是好？

李　定　倘若他来迎娶，也只好推在爹爹回来，方能發嫁。再迟几日，报他病廢，退了聘礼也就完了。

姜　氏　話虽如此，只恐那賊不允。你可速往任上稟过你的爹爹，叫他拿个主意方好。

李　定　孩兒遵命。

姜　氏　事不宜迟，快些前去。

李　定　是，孩兒拜別了！

(唱)辞別母亲出堂內，

去往宿州走一回。(下)

姜　氏　丫鬟，此事千万莫叫玉霜小姐知道。

丑丫鬟　这事八成她知道了吧。

姜　氏　怎見得？

丑丫鬟　方才我到后头去瞧見玉霜小姐在那兒哭，孙大娘子、程小姐在旁边解劝。后来玉霜小姐把孙大娘子、程小姐都哄在別的屋里去啦。

姜　氏　这是为何？

丑丫鬟　我問秋紅来着，她說："小姐有点兒不舒服，要睡会兒覚，你快上前头去吧。"我就来啦。故此我說玉霜小姐知道啦。

姜　氏　有这等事！你再去問問秋紅，小姐好些無有？

丑丫鬟　是。（下）

姜　氏　偏偏被她知道了！

〔院子上〕

院　子　启夫人：米府差胡太守押着聘礼，已到門首。

姜　氏　哦，聘礼到了！你去对他們說：公子到宿州与老爷商議去了，夫人不敢收納。叫他們改日再来。

院　子　是。（下）

姜　氏　哎呀且住！想他們既將聘礼抬来，若是不肯回去如何是好？

〔院子上〕

院　子　启夫人：那胡太守不容老奴言講，已將聘礼摆在前厅，还叫夫人出去答話。

姜　氏　無用的奴才！些許小事就不能回复？待夫人亲去回复于他。帶路帶路！（圓場）快請知府相見！

院　子　是。有請胡府尊！

〔胡知府上，四青袍随上〕

胡知府　受了米家托，到此来撮合。

院　子　我家夫人在此。

胡知府　是。夫人請了！

〔姜氏不起坐〕

姜　氏　請了。府尊到此何干？

胡知府　来送聘礼。

姜　氏　小兒为了此事，去到宿州与我家老爷商議去了。府尊暫且將聘仪帶回，再定吉日下聘，那时一准收下。

胡知府　夫人此言差矣！令郎業經应允，庚帖紅定已过，今朝又是吉日，非但下聘，而且今晚三更还要迎娶。

姜　氏　呸！什么迎娶不迎娶，我全不懂。你快將聘礼拿回去吧！

胡知府　夫人，我看你是欢喜糊塗了。你要聘礼，今晚也要娶人；不要聘礼，今晚也要娶人。下官为你兩家体面，休要执迷，自寻煩惱！話已說明，就此告辞了。人役們，打道回衙！

四青袍　啊！

院　子　（扯胡知府）慢些走！慢些走！夫人还有話講。

胡知府　（推院子倒介）你站远些！下賤的奴才！

〔胡知府、四青袍下〕

〔姜氏呆介，院子爬起介〕

院　子　夫人，那知府他走了。

姜　氏　（楞介）他当眞的走了？

院　子　当眞的走了。

姜　氏　你快快与我赶回来！

院　子　哎呀夫人哪！扯都扯他不住，怎能赶得回来？

姜　氏　狗才！不必耽誤，快快赶他回来！

院　子　哦，是是是。知府！狗官！你快些滚回来呀！（下）

〔丑丫鬟上〕

丑丫鬟　啓夫人：玉霜小姐同秋紅不見啦。

姜　氏　不見了？哪里去了？

丑丫鬟　我也不知道哇。我找孙、程二位，她們說："把我們支出房来，我們就沒进去。誰知道她們主僕哪兒去啦。"

姜　氏　想是她們又私自逃走了。这玉霜丫头忒以胆小，这又不干你的事，为何又私自走了，眞眞气死我也！

〔程玉梅、孙寥娥上〕

程玉梅　（唱）听說玉霜無踪影，

孙翠娥　（唱）去与夫人說分明。

程玉梅　姨媽！

孙翠娥　夫人！

姜　氏　你二人来了，快快坐下。

程玉梅　姨媽，我玉霜姐姐同秋紅走啦，沒有命人追去嗎？

姜　氏　这丫头气人不过，不要追她，由她去吧。

程玉梅
孙翠娥　这可使不得。丫鬟！

丑丫鬟　有。

程玉梅　快叫我家大公子追去吧！

孙翠娥　不必叫令兄去啦，叫我家大郎追去吧。

丑丫鬟　是啦。

姜　氏　且慢！等侯家院，叫他前去就是了。

程玉梅
孙翠娥　家院哪兒去啦？

姜　氏　追赶知府去了。

程玉梅
孙翠娥　追赶哪个知府啊？

姜　氏　那鎮江胡知府，这个狗官他奉承那米家狗子，方才硬將聘礼留下。今晚三更要来迎娶，故尔要將他赶回。

〔院子上〕

院　子　夫人哪！老奴追上，那狗官用皮鞭將老奴打了一頓，他道："回去对你家夫人言講，今晚前来娶亲，倘若違抗，你家老爷的前程难保！"

姜　氏　你待怎講？

院　子　前程难保！

〔姜氏气椅〕

程玉梅
孙翠娥　夫人醒来！
院　子

姜　氏　（唱）听一言来魂不在，（哭介）

无故从天降禍灾。

見此光景难更改，

二位有何計安排？

孙翠娥　夫人不必惊慌，我孙翠娥情願替玉霜小姐一行。

姜　氏　哎，为了我家之事，玷辱你赵門的体面，此事断断不可！

孙翠娥　夫人哪！想我夫妻二人在登州府被惡霸黄金印所害，多亏罗家二位公子搭救，到此又受夫人、公子知遇之恩。再者仗我些許武艺，万不能遭他的欺辱，我的夫人！

程玉梅　姨媽，甥女情願扮做丫鬟，暗保孙大嫂前去，万無一失。

丑丫鬟　我丫鬟也願意跟着去。

姜　氏　事到如今，我已無法可使，只好任你們所为。
〔起初更〕

程玉梅　大嫂子，咱們后面改扮去吧，也是时候啦。

孙翠娥　不錯。夫人，您哪快快打点几件衣服出来，我們姐妹好裝扮裝扮。

姜　氏　如此随我来！

〔姜氏、程玉梅、孙翠娥、丑丫鬟下〕

院　子　且住！想我無緣無故受这狗官一頓皮鞭，这寃仇怎样报复？（想介）有了，不免將此事告知众位公子，叫他們今晚混杂在内，見了那狗官重重打他一頓，与

俺出了这口怨气也就完了。（又想介）慢来慢来！他們情性不好，倘若任意所为，闖出禍来如何是好？不要告訴他們吧。（再想介）难道我就白挨了这頓打不成？我一定要告訴他們的，我就是这个主意。（下）

第　七　場

〔起二更。牌子。四龙套引四武官、四文官上〕

武官甲　众位請了！

四文官 三武官　副將老爷請了。

武官甲　今晚鎮海將軍的公子与李府結亲，你我前去賀喜。

四文官 三武官　一同前往。

四文官 四武官　人役們，打道！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　八　場

〔米中粒、米中砂、胡知府上〕

米中粒　随我来！

（唱吹腔）

喜气过頂三千丈，

今晚三更做新郎。

〔小子上〕

小　子　众位官長到。

米中粒　有請！

小　子　有請！（下）

〔吹打。四文官、四武官上〕

四文官
四武官　公子！

米中粒　众位請！

〔众进門介〕

四文官
四武官　公子請上，我等叩賀。

米中粒　不敢当！不敢当！哈哈哈……

〔吹打，众行礼介〕

米中粒　請至前厅款待。

四文官
四武官　請！（下）

〔起三更〕

米中砂　胡老先生，天已三更，請老先生押轎前往。

胡知府　下官遵命。

〔小子上〕

小　子　启公子：花轎执事齐备啦。

米中砂　吩咐發轎啊！

小　子　發轎啊！（下）

米中砂　轎已發啦，老先生快請吧！

胡知府　告辞了。（下）

〔小子上〕

小　子　众位亲朋到。

米中粒　有請！

小　子　有請！（下）

〔四亲朋上〕

四亲朋　仁兄！賢弟！請！

〔众进門介〕

四亲朋　我等叩賀。

米中粒　小弟也有一拜。

〔众相拜介〕

米中粒　請至前厅款待，請！

〔四亲朋下。小子上〕

小　子　众女客到。

米中粒　有請！

小　子　有請！（下）

〔众女客上〕

米中粒　姥姥、舅母請上，受甥兒一拜。

姥　姥　不敢当。

舅　母　叫他磕吧，就受他这一回头啦。

米中粒　着啊，請至內室。

〔众女客下〕

米中砂　喲！你沒有請你嫂子媽媽、我的老婆娘嗎？

米中粒　請过啦。

〔小子上〕

小　子　大奶奶到。

米中砂　来啦。

米中粒　有請！

小　子　有請！（下）

〔砂妻上〕

砂　妻　小叔子，你大喜啦。

米中粒　嫂子同喜啦。待小弟一拜。

砂　妻　不敢当，不敢当。

米中砂　娘子在上，小丈夫給您哪叩大喜啦。

砂　妻　得啦。家里磕去吧。

米中砂　呃！家里是家里的，这兒的是这兒的，总得要磕。

砂　妻　你要磕，磕吧，磕十个响头！

米中砂　嗻！（跪，与砂妻磕头介）磕完啦，您請至內室吧。

〔砂妻下。小子上〕

小　子　花轎到。

米中粒　你待怎講？

小　子　花轎到。

米中粒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搭上中堂！

小　子　搭上中堂！

〔吹打。四轎夫抬轎上，过場下。胡知府上〕

米中粒　劳駕劳駕！

胡知府　万千之喜！

〔徐艮、尉迟贊、秦环、程珮上〕

米中粒　这都是誰？

胡知府　这都是亲戚。

米中粒　原来是亲戚。中堂款待。

〔胡知府、徐艮、尉迟贊、秦环、程珮下〕

〔幕內：請新郎！〕

米中粒　来啦，来啦！（下）

米中砂　我只顧搗乱啦，也不知我媳妇有人張罗沒有，我快去瞧瞧去吧。（下）

第　九　場

〔吹打，丑丫鬟、程玉梅攙孙翠娥上，米中粒上，拜堂介，畢，进洞房〕

米中粒　丫鬟！

丑丫鬟　干什么？

米中粒　下楼去吧。

程玉梅　我告訴你說，我們小姐离不开人。

米中粒　咦！好个得人意的小丫头兒。我米某何幸，得了小姐，又得个俊俏的小丫鬟！

程玉梅　你也配呀！

米中粒　我不配，誰配呀？既是你們小姐离不开人，好極啦，你就在这兒陪你小姐、姑老爷，叫那妖精下楼去吧。

丑丫鬟　我呀？（一瞧孙翠娥眼色）我出去，讓你們。（出門外站介）

米中粒　啊娘子，丈夫这里有礼啦！

孙翠娥　罢了。

米中粒　嚥！

孙翠娥　你就叫米中粒呀？

米中粒　正是。

孙翠娥　我問你：硬要人家小姐成亲，你仗着什么？

米中粒　娘子有所不知，咱的爹現任鎮海將軍，誰不惧怕！

孙翠娥　我听見說，生、杀、調、遣，全得听你爹的話呀？

米中粒　那个自然。

孙翠娥　有什么憑据哪？

米中粒　有兵符令箭为証。

孙翠娥　这兵符令箭是怎么个样？我可沒瞧見过。

米中粒　你沒瞧見过？等明兒个叫你看看。

孙翠娥　明兒个不成！我这个脾气，是听見說，就得看才行哪。

米中粒　这有何难？我取去。（取兵符、令箭介）娘子，这是兵符，这是令箭。

孙翠娥　这就是兵符、令箭。这个东西怎么搁在楼上啊？

米中粒　咱的爹征剿鷄爪山去啦，把兵符、令箭交給我啦。

要放在别处，恐怕有混賬王八蛋偷盜。

孙翠娥　丫鬟！

程玉梅　有。

孙翠娥　放在一旁。

米中粒　慢来慢来！你要这个干什么？

程玉梅　这兵符、令箭应当夫人掌管。你不交給我們小姐，交給誰去哪？

米中粒　着啊！还是我的丫头会說話，少不得你也是我的夫

〔米中粒摟程玉梅介，程玉梅打米中粒嘴巴介〕

程玉梅　接嘴巴吧！

米中粒　你怎么打起我来啦？

〔孙翠娥脫衣抽刀介〕

孙翠娥　看刀！

米中粒　不好啦！（跑介，开門介）

丑丫鬟　哪兒跑吧！

〔丑丫鬟推米中粒倒介，孙翠娥杀米中粒介〕

孙翠娥　放起火来！

〔程玉梅放火介〕

孙翠娥　拿令箭过来！

〔众过桌子，下〕

〔四武官上，小子上〕

四武官　快救公子要紧！

〔小子上楼介〕

小　子　不好啦，公子被杀啦！

四武官　新娘子哪？

小　子　跑啦！

四武官　量他逃之不远，追！

〔同下〕

第十場

〔徐頁、尉迟贊、秦环、程珮上，程玉梅、丑丫鬟、孙翠娥上〕

程玉梅　米賊已死。

众　呔！鷄爪山的英雄一齐动手，杀！

〔四青袍上，徐頁削罗卜头。胡知府上，被杀。米中砂上，徐頁一砍，米中砂一縮头跑下。众武官上，連場起打，下〕

第十一場

〔众女客上〕

众女客　快跑哇！

〔米中砂背砂妻上，小子从下場門上，对碰，米中砂倒介，小子跑下。米中砂拉砂妻跪步下〕

第十二場

〔場設城門〕

孙翠娥　（內）夫人，随我来！（上）

〔孙翠娥、姜氏、赵胜騎馬上〕

赵　胜　呔！开城！

〔守城卒上〕

守城卒　你是何人？

赵　胜　奉米府所差，出城公干。

守城卒　可有令箭？

赵　胜　拿去看来。

守城卒　（看令箭介）果然不差。开城！

〔城門开。姜氏、孙翠娥、赵胜出城介。徐良、尉迟贊、秦环、程珮、程玉梅、丑丫鬟跟出城介，众下。四龙套、四武官追出城介，追下〕

第十三場

〔姜氏、孙翠娥、赵胜、徐良、尉迟贊、秦环、程珮、程玉梅、丑丫鬟上〕

姜　氏　那賊追来，如何是好？

徐　良　夫人不必担惊。赵兄夫妇可保夫人星夜前往。等待賊人追来，我等杀他个片甲不回！

赵　胜　如此告辞了！

〔姜氏、孙翠娥、赵胜下〕

四武官　（內）众賊寇，哪里走！

〔四龙套、四武官追上〕

徐　良　弟兄們，杀！

〔大开打。徐良等原人逃下，四武官原人追下〕

第十一本

第一場

〔四文堂引李全上〕

李　全　（引）身为总鎮，掌兵权，調度三軍。

（詩）堂堂大將武艺精，

鎮守边关誰不尊？

軍令一出山岳震，

保定我主錦乾坤。

本鎮、姓李名全字彥芳。官拜宿州总鎮。夫人姜氏，所生一子，名叫李定。他母子在家中度日，未在任所。我兒一月一次前来定省問安。今日正逢来期，怎么还不見到来？左右，伺候了！

四文堂　啊！

〔旗牌上〕

旗　牌　少爷来定省，急忙报知情。

啓总帅：少爷到。

李　全　叫他进来！

旗　牌　是。有請少爷！

李　定　（內）来也！（上）

（唱）家中領了母亲命，

来与爹爹說分明。

將身且把宝帳进，

严亲台前問安宁。

参見爹爹，孩兒拜揖。

李　全　罢了，一旁坐下。

李　定　謝坐！

李　全　兒呀，为何面带惊慌之色？

李　定　爹爹容禀！

(唱)米府請兒把酒飲，

醉后公文怀内存。

勒逼庚帖强納定，

硬要表妹配为婚。

李　全　呀！

(唱)听罢言来切齿恨，

胆大奴才擅应亲！

奴才！你表妹乃是有夫之女，你为何擅自应允米府的亲事？倘若米娶，如之奈何？

李　定　爹爹！孩兒彼时不允，只怕性命有傷，無奈假意依从，方得脫身。故此急急到此，請教爹爹有何主意。

李　全　这、这、这！(想介)有了：你回去不要說是你的表妹，就說是你同胞的妹子。为父的已在任上，將她許配别家，退还米府的紅定也就是了。

李　定　就依爹爹，孩兒告辞了！

(唱)帳內領了爹爹命，

急忙回家去退婚。(下)

李　全　(唱)三軍忙把門掩定，

等候我兒送回音。

〔同下〕

第二場

〔罗燦、張琪上〕

罗　燦　（唱）辞别滇省馬总鎮，

　　　　　　尋找同胞弟罗焜。

　　　　俺、罗燦。

張　琪　張琪。

罗　燦　自那日到了云南，我岳父言道："我这里使人时常边关探訪。你父現在回雁峰屯扎，安如泰山。"是我牵挂母亲、兄弟，只得辞了岳丈，去往山东。怎奈白晝不敢行走，只好夜晚而行。賢弟！

張　琪　公子！

罗　燦　你看月色朦朧，正好行路。你我打从山窪渡过，倒覺有趣。

張　琪　話虽如此。只是山中夜行，須防賊盜。

罗　燦　你又来胡講。縱有賊盜，我何惧也！

張　琪　公子虽然驍勇，亦須謹愼方好。

罗　燦　不必多言，快快随俺来！

　　　　（唱）涉尽江湖称杰俊，

　　　　　　裹足豈是丈夫行？

　　　　　　你今且把兄随定，

張　琪　啊！

　　　　（唱）黑暗之中有人行。

　　　　公子，那廂来了一人，可曾看見？

罗　燦　我早已看見，等他到来，問个明白。

周　元　（內）走哇！

〔周元跑上，遇罗燦，罗燦三攔介，周元跪下介〕

周　元　大王爷饒命！

罗　燦　呃！哪个是大王？我且問你，黑夜之間，意欲何往？

周　元　小老兒是逃命的。

罗　燦　你口称逃命，莫非遇着强盜？

周　元　哎呀爷爷呀，小老兒姓周名元，所生一女，配与揚州盧龙为妻。今小女長成，意欲送至揚州就亲。行至此間，錯过站口，只得黑夜行走。走至山下，遇見一伙强人，搶去小女，杀死車夫。小老兒逃命至此，望乞爷爷不要攔阻于我，叫小老兒快快逃生去吧！

罗　燦　有这等事！你可記得那賊的巢穴？

周　元　記得記得。爷爷問他做甚？

罗　燦　你帶俺前去，搭救你女兒的性命。

周　元　爷爷若能救出小女，小老兒感恩非淺。

張　琪　公子不要管他的閑事，快快赶路要紧。

罗　燦　你又来多言多語！老头兒，快快帶我們前去！

周　元　是是是。爷爷，随我来！

〔众圓場，幕內風吹树梢声。周元回跑，撞罗燦，周元倒介〕

周　元　不好，强盜又来了！

罗　燦　休得害怕，有俺在此。快快起来。

周　元　是是是。

罗　燦　强盜現在何处？

周　元　爷爷你难道不曾听見鳴鑼吶喊？就是强盜来了。

罗　燦　待俺听来。

〔罗燦听介，幕內風吹树梢声〕

罗　燦　此乃風吹树梢，不必多疑。快快随俺迎上前去。

周　元　是是是。

〔同下〕

第三場

〔"乱錘"。四嘍兵背周女上，石忠随上，周女哭介〕

石　忠　那一女子不要啼哭。某山寨之中，广有金銀珠宝。你若应允了咱的亲事，你的福份不小。

周　女　囚徒！

(唱)罵声囚徒理不端，

清平世界搶嬋娟。

我今不把别的願，

但願你姐妹妻女嫁万男。

石　忠　呸！

(唱)女子休得乱胡言，

某家祖輩皆做官。

你既到此难回轉，

今日一定配鳳鸞。

美人，同我去到后寨，以結花燭之乐，哈哈哈……

〔石忠眼看外，用手拉周女介，周女狠命咬石忠手介，石忠夺手作痛介〕

石　忠　哇呀呀！

(唱)賤人無知理不端，

气得某家怒冲冠。

左右看过杀人劍，

送你魂赴鬼門关！

〔周元、張琪、罗燦上〕

周　元　来此已是。

罗　燦　張琪，把守洞門！

張　琪　遵命。

罗　燦　待我进入。

〔罗燦踢門入介，正逢石忠举劍要砍周女介，罗燦用劍隔开〕

石　忠　你是何人？

罗　燦　特来捉你，看劍！

〔起打。周元拉周女介，四嘍兵拉周女下，周元追下。石忠敗下，罗燦追下〕

第　四　場

〔石忠跑上〕

石　忠　且住！某家正要杀那女子，不知何方来了一个后生，十分驍勇，呔！小子們快来！

〔四嘍兵上〕

石　忠　那一女子呢？

四嘍兵　鎖在空房里啦。

〔幕內喊声〕

石　忠　那人追来了，杀！

〔周元追上〕

周　元　强盜还我女兒来！

〔周元以木塊向石忠投去，石忠閃开，杀周元介〕

〔罗燦上〕

罗　燦　哎呀！

（唱）一見老者命丧了，
　　不由豪杰痛心梢。
　　大罵万惡賊强盜，
　　快快还他命一条！

石　忠　呸！

（唱）聞言不由心煩躁，

何处野贼来放刁？
也是你的無常到，
大王送你赴陰曹！

〔起打。四嘍兵圍住罗燦，罗燦杀四嘍兵，又砍石忠，石忠踢罗燦劍落地，举刀便砍，罗燦夺回刀砍石忠，石忠敗下，罗燦追下〕

第 五 場

〔張琪执刀上，把守洞門。石忠跑上，出洞門，撞張琪介，張琪举刀砍石忠介，石忠夺張琪刀，踢倒張琪，將要砍介。罗燦追上，架住。打介。張琪爬起，罗燦杀石忠介，張琪抓地下刀向石忠乱刺，罗燦攔住介〕

罗　燦　你还是在此把守洞門，待我进去寻找那女子去也！（下）

〔張琪作身段，罗燦拉周女上〕

周　女　强盜，你把姑娘帶到哪里去？

罗　燦　你休得胡言！俺是救你来的。

周　女　我却不信。

罗　燦　听了！

（唱）你父山中逃性命，

路見不平斬强人。

（指尸介）你来看。

周　女　呀！

（唱）一見强人丧了命，

叩头拜謝大恩人。（跪拜介）

罗　燦　請起。虽然保全于你，怎奈你父已被贼人杀死，实令某家愧憤。

周　女　哎呀，爹爹呀！

（唱）听說我父丧了命，

不由奴家痛在心。

撇下奴家孤身影，

不如一命归了陰。

〔周女欲碰壁介，罗燦攔介〕

罗　燦　（唱）女子休得輕性命，

枉費某家一片心。

周　女　奴家虽蒙相救，但是孤身只影，依靠何人？

罗　燦　不妨。我已听你父言講，你婿現居揚州仪征县。待俺送你一程。但是一件！

周　女　哪一件？

罗　燦　你可認得盧家人么？

周　女　奴家的叔公公盧宣，我却認得。

罗　燦　如此甚好。張琪，將馬讓与女子乘騎。

張　琪　是。

罗　燦　帶馬！

（唱）英雄做事有首尾，

只得長途送蛾眉。

急急忙忙出山內，

揚州府地走一回。

〔同下〕

第　六　場

〔四差役上〕

差役甲　奉了太爷命，

三差役　緝捕犯法人。

差役甲　伙計請啦！

三差役　請啦。

差役甲　你說咱們这个官兒，多糊塗！米府跟李家結亲，夜里新娘子放火行凶，杀死米公子，李家也閉門逃走啦。知县在李家貼出告示，又叫咱們看着，有人到此就拿。我想人家既跑啦，还会回来嗎！这不是糊塗嗎？

差役乙　呃！他糊塗派人，咱們就糊塗当差。就在这兒給他糊塗这么一天，到晚上回去糊塗交差就完啦。

差役甲　你这个話也倒有理。

差役乙　少說閑話，就此前往。(圓場)到啦。咱們远远地哨着吧！

差役甲　有理。呔！有不怕死的快上这个門兒里来呀！

李　定　(內)走哇！(上)

(唱)心急只恨馬行慢！

途中懶把市景观。

来在門首下雕鞍，

大門关閉为哪般？

啊！大門为何关閉？待我叩环。开門来！开門来！

差役甲　伙計，有边兒，眞来啦。

李　定　啊！为何無人听見？眞眞气死我也！呔，快快开門来！(用力一推，門自开往前跌介)哎呀，門原来是虛閉；险些跌我一跤。(望介)啊！二門之上粘貼什么，待我看来。(看介，念)"丹徒县正堂烏，曉諭合县軍民人等：因十二日李家与米府結婚，是夜新妇擅敢縱火行凶，刀伤米中粒身死。凶犯在逃。即將李家房产查抄入官。倘再有人前来窺探，無論亲疏，即行鎖拿到县不貸。右仰知悉。"哎呀！原来我家出了此事，我也不可久停，快快逃走要紧！(上馬介)

〔差役甲哨介，三差役上前，鈎李定倒，捆介〕

三差役　逮住啦，逮住啦。

李　定　呔！我把你們这些狗才！为何把你少爷捆上？

差役甲　你瞧了半天那个告示，你还不明白嗎？

李　定　俺不明白。

差役甲　你不明白不是？巧啦，我們这兒正糊塗着哪。伙計們，拉着他交差去，走哇，走哇！

〔四差役推李定下〕

第　七　場

〔罗燦、張琪、周女上〕

罗　燦　（唱）露宿風餐兼程进，
　　　　今日已到县仪征。
　　　　啊女娘，今日虽然到了仪征县，不知盧家住在何处？

周　女　那盧家在旭明街望友里居住。

罗　燦　如此張琪向前問来。

張　琪　是。（向幕內）乡亲請了！

众　　　（內）何事？

張　琪　这望友里在于何处？

众　　　（內）此处就是望友里。

張　琪　那盧家住在何处？

众　　　（內）就在迤东第一門居住。

張　琪　借問了。（向罗燦）啊公子，此处迤东第一門便是盧家。

罗　燦　好，快快帶路。

張　琪　随我来。

〔众小圓場〕

張　琪　盧寓到了。

罗　燦　上前叩門。

張　琪　是。开門来！

盧　虎　（內）来了。（上）

家內念書篇，忽听叩門环。

是哪个？（开門介）你們是哪里来的？

罗　燦　足下就是盧龙么？

盧　虎　盧龙乃是家兄。小生名叫盧虎。尊兄問他做甚？

罗　燦　令亲周老丈，托在下送令嫂到此。

盧　虎　家嫂現在何处？

罗　燦　此位就是。

〔書童暗上〕

盧　虎　如此快快請到里面。童兒將馬帶过！

〔書童帶馬介〕

盧　虎　請！

罗　燦　請！

〔众进門介〕

盧　虎　請坐！尊兄高姓大名，居住何处，怎样会着周亲翁之面？

罗　燦　兄台听了！

（唱）家住長安名張燦，

南行偶过鳳凰山。

一怒我把强人斬，

救出令嫂送此間。

盧　虎　（唱）仁兄眞乃俠义胆，

盧虎忙忙把礼参。（下位行礼介）

罗　燦　請起。

盧　虎　啊嫂嫂，不知令尊在于何处？

周　女　我父被賊杀死了！

盧　虎　哎呀，可嘆哪可嘆！嫂嫂，請至后面。

周　女　是。（下）

罗　燦　小弟本要面見令兄交待，怎奈令兄不在家中。小弟就此告辞了。

盧　虎　且慢！尊駕若走，家兄回来，定要責备小弟。

罗　燦　小弟有事在身，难以久停。

張　琪　公子，你我快快上路要緊！

盧　虎　且慢！兄台既然性急，待小弟引兄去到臥虎山“通眞观”內，也好使家兄拜謝。

罗　燦　通眞观离此多远？

盧　虎　不过半里之遥。

罗　燦　事不宜迟，就此前往。

〔家院暗上〕

盧　虎　家院，小心看守。帶馬！

家　院　是。（帶馬介）

盧　虎
罗　燦　請！

〔同下〕

第　八　場

〔盧宣上，童兒隨上〕

盧　宣　（唱）恨讒臣在朝中欺君霸上，
　　　　　我只得告职归隐居田庄。

老夫、盧宣。原任長安太守。因朝中奸臣当道，为此告职归里，隐居此地。昨夜仰观天象，白虎星有难。等他到此，点悟他一番。童兒！

童　兒　有。

盧　宣　請你师兄前来！
童　兒　是。有請师兄！
盧　龙　（內）来也！（上）
忽听叔父喚，向前問根源。
参見叔父！
盧　宣　罢了。
盧　龙　喚侄兒出来，有何訓教？
盧　宣　今有白虎星君到此，你可速到庙外迎接。
盧　龙　叔父，这白虎星君是哪一个？
盧　宣　不必說明。你且前去，自有人引他到此。
盧　龙　是。（出門介）領了叔父命，庙外看分明。

〔盧宣下，童兒随下〕

盧　虎　（內）走哇！

〔盧虎、罗燦上〕

盧　虎　（唱）習就文武惊人艺，
方显男兒蓋世奇。
到了。
罗　燦　快快通知一声。
盧　虎　不必通知，随我进入。
罗　燦　来了。

〔盧虎、罗燦同进門介〕

盧　龙　賢弟，你到此做甚？
盧　虎　兄長有所不知，只因周亲翁送嫂嫂到此，誰知途中遇見强人，杀死周亲翁，搶去嫂嫂。
盧　龙　后来怎么样？
盧　虎　来了一位英雄，救出嫂嫂，灭却山賊，还不远千里將嫂嫂送到家中，就要辞去。小弟执意相留，才引

了这位英雄到此，你須要上前致謝。

盧　龙　啊！英雄現在何处？

盧　虎　这位就是。（向罗燦）啊兄台，这就是家兄。

盧　龙　啊！尊兄俠义，世間少有。盧某当面謝过！

罗　燦　豈敢！济困扶危，乃大丈夫的本色。何劳壯士称誉！

盧　龙
盧　虎　請到庙內。

罗　燦　請！

〔众进庙門介，盧宣出介〕

盧　宣　义士！

罗　燦　豈敢！請問老翁上姓？

盧　龙　此乃家叔。

罗　燦　原来是前輩老先生，晚生有祇了！

盧　宣　豈敢。方才他弟兄言講，我已听見。义士眞乃英雄蓋世也！

罗　燦　老先生夸奬了。

盧　宣　請問义士高姓大名？

罗　燦　晚生姓張名燦，長安人氏。

盧　宣　公子不必隐瞞。老汉昔日在長安为官，与令尊时常来往，在府上亦曾会过賢昆仲，果然不愧"粉面金剛"。

罗　燦　在下实名張燦，老先生不必見疑。

盧　宣　公子啊！

（唱）公子不必动疑心，
　　　我与你父一殿臣。
　　　你为寻弟天涯奔，
　　　目下应有禍临身。

罗　燦　(唱)听罢言来露实情，

　　　　罗燦正是晚生名。

　　　　叔父啊！小侄正是罗燦。方才叔父言道，我目下有大禍临身，請道其詳！

盧　宣　此乃天机不可泄漏。过了七七四十九日，自然灾消难滿，風云集会。那时重整家园，功名显达的了。

罗　燦　小侄寻找舍弟，心急似箭，怎能挨到許多日期！

盧　宣　令弟今在鷄爪山上聚义。你若寻到淮安，自寻死路。你今且居小寺之中，明日命張琪先到鷄爪山送信。过了日期，你再前去不迟。

罗　燦　小侄遵命。

盧　宣　請至禪堂待茶。

罗　燦　請！

　　　　〔同下〕

第　九　場

〔“長錘”。四文堂、四大鎧、四上手、四正將、四馬夫 四大刀手、中軍引米順上〕

米　順　(唱)我心中只把那沈謙来恨，

　　　　大不該荐本帅征剿强人。

　　　　老夫我年高迈气衰力尽，

　　　　怎能够到陣前对壘交兵。

　　　　老夫、米順。官拜鎮海將軍。膝下只生一子，名叫米中粒。老夫幼年倒有几合勇战。只因沉于酒色，以致中年染成劳疾，喘嗽嘔血，全仗葯力苟延殘喘。可恨沈謙这个老賊，竟在聖上駕前保荐老夫帶兵征討鷄爪山。我想，那山上强盗，一个个驍勇無敌，

老夫哪有气力与他們賭战？他們常常討战，只得派將出馬，又不能取胜；有心收兵，又恐沈謙那个奸賊在聖上駕前参奏于我。那时老夫吃罪不起。思想起来，好生焦躁也！

家　將　（內）走哇！（上）

忙將家中事，报与元帅知。

报！家將告进！元帅在上，家將叩头。

米　順　啊！你不在家中防备賊盜，来此何事？

家　將　元帅，大事不好啦！

米　順　何事惊慌？

家　將　我家公子与李总兵的女兒結了亲啦。

米　順　哦，有这等事！但不知何人为媒？

家　將　乃是鎮江知府胡特吳胡老爷。

米　順　好！我为了他的婚姻之事，高低不就，时刻憂愁。不想胡特吳倒与我办成这件大事。好不喜煞我也！哈哈哈……

家　將　我的老爷子，您等我說完了您再乐吧。

米　順　往下講来！

家　將　吉期一到，將新人迎娶过門，花轎到門，跟随扶轎杆的舅爷，就是五六个。进得府来，公子与新人拜堂之后，送进洞房。当夜有鎮江的副、参、游、都、守备、千总、把总老爷們飲酒助威。誰知三更时分，楼上新房起火啦！

米　順　尔等可曾去救？

家　將　火起焉有不救之理？將要去救，忽听院內一声喊叫，說道鷄爪山的英雄一齐动手。众位武官老爷一聞此言，立时各执刀槍，將众賊追跑。这个火是越燒越

大，那些亲朋女客一个个滚的滚，爬的爬。是我小子不顧生死，冒烟突火，好容易跑上楼去，只望搭救公子的性命。到了楼上，借着灯光一看，公子早叫新娘子給杀死啦！

米　順　你待怎講？

家　將　叫新娘子給杀死啦！

米　順　中粒！我兒！哎呀！（气椅）

众　　　元帅醒来！

米　順　（唱）听說是小姣兒丧了性命，

中粒！我兒！哎，兒呀！

好一似滚油煎我心。

指望兒在家中讀書上进，

又誰知父子們兩下离分。

回头来我把那家將詢問，

家將！

但不知李家賊可曾被擒？

家　將　（唱）他家全都去逃命，

李定回家身被擒。

米　順　哦，那李定拿获了？

家　將　拿获啦。

米　順　好哇！那李定既然被擒，四將听令！

四正將　在。

米　順　你等帶領一千精兵，同定家將去至丹徒县，將狗子李定押解到此，不得有誤！

四正將　得令！（向家將）随我来！

〔四正將、家將下〕

米　順　李賊啊李賊！我兒与你何仇何恨，你竟下此毒手！

且喜李定被擒，等候他們到来，老夫必須手双这个狗子，方消我心头之恨也！掩門！

〔同下〕

第十二本

第一場

〔齐紈、齐綺、罗燦上〕

罗　燦　（唱）自从那日到通冀，
　　　　偶遇盧宣老先生。
　　　　留某四十單九日，
　　　　过期方肯放我行。
　　　　請坐！哎呀二位呀！那盧师傅留小弟在此居住四十九日。今已四十六日，只少三天，諒無妨碍。小弟意欲就此告别。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齐　紈　公子，那盧师傅言道，去往揚州与他侄兒盧龙完婚，三日便回。那时四十九日期滿，自然送公子登程。此时断断不敢違命！

罗　燦　想人生禍福，命中所定，焉能避得？况且欲訪同胞心急似箭。二位仁兄再若攔阻，小弟病必作矣。

齐　綺　既是公子执意要行，我等亦不能强留。但是天色已晚，明日早行不迟。

齐　紈　着哇！

罗　燦　这个！小弟遵命就是。

齐　紈
齐　綺　請到后面用飯。

罗　燦　請！

〔同下〕

第 二 場

〔赵安上〕

赵　安　依仗結交官，借此滋事端。

老学生、赵安。家財富有。所生五个兒子，俱都熟習拳棒，終日在外面吃酒行凶，無非仗着我与本处的王參將有亲，又与县太爷交厚，所以沒人敢惹。因此远近之人，惧怕他們弟兄，給他們送了个綽号，叫"赵家五虎"。我这第五个兒子，生得人品出众，要寻个美貌的媳妇，寻来寻去寻不到。在这河北东岳庙隔壁开糕干店的胡寡妇有一女兒胡变姑，長得美貌。我去叫人說亲，那胡寡妇說，已許配河南金老头的兒子金輝为妻。我說别管許配金輝也好，銀輝也罢，就是鴉片烟灰，乖乖地把老婆讓給赵家五官人万事全休；不然，我就搶人！誰知出来个楞小子，不容分說，把我們爷兒六个揍回来啦。我想这小子难惹呀！有心罢了吧，誰知我五兒子这孩子想胡家的妞兒，想得身得重病。我沒法子，送了县太爷一份厚禮，买了个賊攀，就把打我們爷們的那小子楊春，他是胡寡妇的內侄，連金輝都拉上啦。剛才官人下来，把他們兩人鎖进县衙去啦，也不知怎么泡制他們。等孩子們回来便知分曉。

赵大虎　（內）走哇！

〔赵大虎、赵二虎、赵三虎、赵四虎上〕

赵大虎　爹，回来啦。

赵　安　回来啦。怎么样啦？

赵大虎　爹呀，告訴您哪，把那兩小子鎖到堂上，不分皂白，打完了收监，我瞧这个样兒，八成活不了啦。

赵　安　好，你去告訴你五弟去吧。

赵大虎　是啦。（下）

赵　安　孩子們哪，你五弟要听見这話，他的病也就好啦。

赵三虎　不錯，我也是这么説。

〔赵大虎上〕

赵大虎　兒子的爹，五弟説啦，非胡姐兒嫁他，他病才能好哪。

赵　安　咳，这小子也太死心眼兒啦。

赵三虎　这算什么？如今那个糕干店里沒有搽人的啦，咱們还是把她搶来！

赵　安　好，好，好！事不宜迟，快去快去！

赵四虎　走哇，走哇！

〔同下〕

第　三　場

罗　燦　（內）走哇！（上）

（唱）心中有事难成寢，

　　辞别執綺奔途程。

且住！只为心急要行，未曾用飯，此时肚中飢餓，看那旁有一糕干鋪，待我前去吃些充飢。啊掌櫃的哪里？

胡　氏　（內）来了。（上）

貴客是用点心么？

罗　燦　正是。拿些糕干来用。

胡　氏　是。（下，拿糕干上）糕干到。

罗　燦　放下。

胡　氏　是。

罗　燦　老妇人，此鋪为何無有伙伴？

胡　氏　咳，老身有一內侄在此，不想被賊人攀扯在內，今日鎖进衙中，此时尚無回音。

罗　燦　原来如此。

〔赵安、赵大虎、赵二虎、赵三虎、赵四虎上〕

赵　安　走哇，走哇！（小圓場）到啦。打进去！

胡　氏　啊，你們又来做甚？

赵　安　又来做甚？搶人来啦。

胡　氏　你們休得無礼。若叫我那內侄楊春知道，还要打你个落花流水。

赵　安　楊春，連金輝的命还顧不了啦，他还能打誰呀？孩子們，給我搶啊！

胡　氏　哎呀！

罗　燦　且慢！尔等有何依仗，竟敢言搶？

赵　安　喲！你吃你的东西就結啦。你要問这个，我告訴你：太爷姓赵，我的兒子人称"赵家五虎"，慢說平常人不敢惹我們爷兒們，就是本处县府都得奉承我們爷兒們。这个老婆子有个女兒，我要她做兒媳妇。賞她这天大的臉，她不要臉。故此帶人来搶，你知道啦。快快閃开，不要自找沒趣兒！

罗　燦　住口！你依仗官府任意妄为。今日遇見你老爷，乃是尔等惡貫滿盈。哪里容得？着打！

赵　安　哎喲！这小子好快手，孩子們，給我打死这个不遵王法的东西！

赵大虎
赵二虎
赵三虎
赵四虎　打！（拿棍棒向罗燦乱打介）

〔罗燦杀死赵大虎、赵二虎、赵三虎、赵四虎介〕

赵　安　（跪介）爷爷饒命！

胡　氏　（扯罗燦介）哎呀，壯士杀死多人，与小鋪有些不便！

罗　燦　好汉做事好汉当，豈肯連累于你？呔！老狗才，快快領俺去到县衙投案！

胡　氏　这才是好汉子所为。

赵　安　这！我不敢。

罗　燦　你若不去，也吃俺一刀！

赵　安　这！我去我去。

胡　氏　哎呀呀，多謝壯士！請問壯士高姓大名？日后也好答报。

罗　燦　你不要問了，快些去吧！

胡　氏　是，多謝了。好人哪！（下）

罗　燦　老狗才，前面引路！

（唱）怪不得盧老丈不放于我，
今日里才知道過此風波。
叫老狗前引路同奔衙所，
見县令只恐怕难脫網罗。

〔同下〕

第　四　場

〔四青袍、書吏、引畢石磯上〕

畢石磯　（引）身任正堂，全仗孔方。

（詩）苦讀在寒窗，

不能作文章；

費銀若干兩，

才得坐大堂。

下官、畢石磯。职受仪征县令。自到任以来，甚是得意。今当放告之期。左右，伺候了！

四青袍　啊！

罗　燦　（內）走哇！

〔赵安、罗燦上〕

罗　燦　（唱）吉凶二字难分辨，

生死兩路命由天。

赵　安　到啦。您哪这兒等等。

罗　燦　快快前去！

赵　安　冤枉！

畢石磯　有人喊冤。帶上堂来！

四青袍　嘘！（向赵安）那个人，太爷傳你哪。

赵　安　是。叩見太爷！

畢石磯　原来是赵員外，快快請起。

赵　安　多謝太爷！

畢石磯　有何冤枉申訴？

赵　安　方才小人帶領四个犬子，去到街上閒游，遇見一人，是金輝、楊春的羽党，竟敢攔路打搶。小人四个犬子上前擒拿于他。誰知他拔出宝劍，把小人四个小犬都杀死啦。是小人用巧言花語，把他誆到衙外。太爷，快快把他提来治罪。

畢石磯　有这等事！左右，快快將凶徒拿进！

四青袍　嘘！（向罗燦）咳，那个人，有人告你杀人，太爷傳你进衙哪。

罗　燦　好，快拿刑具来！

四青袍　好朋友！走哇，走哇！跪下！

畢石磯　哇！好个凶徒，身为强盗，执刀杀人。为何假扮官門模样？快將所犯案件，从实招来，免得受刑！

罗　燦　呸！狗官休得胡言！少爷乃是越国公罗千岁的公子，名叫粉面金剛罗燦。奔走天涯，行至此間，遇見这个老狗才擅搶民女。少爷路見不平，杀死他四个狗子，与一方除害。又恐連累胡家母女，故尔自行投案。

畢石磯　原来如此。杀人償命，理所当然。左右，將他釘肘收监！

四青袍　嘛！（向罗燦）走哇！

〔四青袍推罗燦下。四青袍上〕

畢石磯　赵員外，回去收殮你的兒子去吧。

赵　安　这个！太爷，方才他說是粉面金剛罗燦，乃是朝廷要犯。太爷要將他梟首解京，皇上聞知，定加升賞。那时可別忘了小人誆賊之功。

畢石磯　那个自然。快些去吧。

赵　安　嘛！（下）

畢石磯　哎呀且住！久聞罗家弟兄本領甚大，日久恐有不測。不免申文督撫，請来王命，就地正法便了。来，看文房四宝伺候！

四青袍　嘛！

畢石磯　書办，修起文来。

書　吏　是。（牌子，修文介）文已修好。

畢石磯　来，此文速往南京总督衙門投遞，不得有誤！掩門！

〔同下〕

第 五 場

〔齐紈、齐綺上〕

齐　紈　(唱)那日公子离古庙，

齐　綺　(唱)等候叔父說根苗。

請坐！大哥前日將罗公子放走，那盧叔父定要埋怨你我。

齐　紈　等盧叔父到来，再作道理。

〔盧宣上〕

盧　宣　(唱)中途路上聞凶信，

忙到观中問分明。

来此已是观門。开門来！

齐　綺　外面有人叫門，待我看来。是哪个？哦，盧叔父回来了？

盧　宣　回来了。

齐　綺　請进！

齐　紈　啊，叔父为何面帶惊慌之色？

盧　宣　二位賢侄，为叔的怎样囑咐你們，过了七七，方可放那罗公子上路。如今日期未滿，你們放他登程。方才为叔在途中听說，本县捉住朝廷要犯，名叫罗燦，結連大盜，杀死赵家四子。如今县官上詳督撫，請王命前来，就地正法。难道你們还不知道么？

齐紈
齐綺　哎呀，这是我二人送了罗公子的性命。待我弟兄二人去到当堂替他頂罪便了。

盧　宣　且慢！你二人休得鹵莽。縱然去到公堂，也救不出罗燦，那时反害自身，与事何济？

齐　紈
齐　綺　这便如何是好？

盧　宣　愚叔倒有一計：必須帶了侄兒盧虎去往南京，你二人看守古庙。倘若事成，必使盧虎回来送信，自有用你們之处。

齐　紈
齐　綺　是。

盧　宣　我就此去也！
（唱）你二人好生看古观，
愚叔已有巧机关。
迈步翻身出門轉，
去往南京走一番。（下）

齐　紈　（唱）一見叔父外貌坦，
齐　綺　（唱）必能搭救將魁元。
〔同下〕

第　六　場

〔沈旺上〕

沈　旺　一生多謹愼，沈府得意人。
老汉、沈旺。乃是这河南总督沈府的三世家人，甚是得寵。我家老爷年过半百，只有一位公子，名喚長寿，每日叫老汉帶往街头市尾閑游。昨日我家总督老爷往鎮江去了。吃过早飯，公子也未要上街。不免趁此無事，在此打睡片时。（打盹介）

〔丫鬟、沈長寿上〕

丫　鬟　走哇，走哇，找沈旺那个老帮子去，别叫他閑着。我的事情多得很哪，沒工夫哄着你玩兒。

沈長寿　那个！我今兒个不願意上街去，你总得哄着我玩兒。

丫　鬟　我哄你玩兒，誰伺候夫人去呀？

沈長寿　夫人哪，只要有沈宝兒那小子扶侍着就得啦。夫人性子急，不要你們这些妞兒，她要那个半大小伙子伺候她，干什么都方便。你們这时候一去，她就急啦。咱們躲着点兒她，她更願意。

丫　鬟　这个孩子說的都是什么話？当着外人，你可别这么說！

沈長寿　呸！这話你听着不好不是？我还有新鮮的哪，我还沒提哪。

丫　鬟　得啦。好公子爷，你去找沈旺去吧，也叫我歇歇。回来沈宝兒走啦，我們就沒空兒歇着啦。

沈長寿　那可不行。咱們兩人兒总得玩玩兒！

丫　鬟　那么着，咱們干什么玩兒哪？

沈長寿　咱們上街玩兒去。

丫　鬟　得啦，你别鬧啦。我告訴你說：今兒个街上有会，你叫沈旺帶你瞧去吧。

沈長寿　眞的嗎？

丫　鬟　眞的。

沈長寿　那么着，我找沈旺去啦。你去吧。

丫　鬟　可饒了我啦！（下）

沈長寿　沈旺！沈旺！喲，他倒睡着啦。我摳他一下子。（摳沈旺介）

沈　旺　（醒介）是哪个王八蛋同老爹玩笑？

〔沈長寿鑽桌底下〕

〔狠狽暗上〕

狠　狽　喲！我爸爸在屋里罵誰哪？我偷着瞧瞧。

沈　旺　啊，怎么沒有人哪？想是在門外头，待我看来。(开門看介)啊，原来是你这个奴才！怎么摳起你爸爸来啦？我打死你这个畜生！

狠　狽　爸爸寃枉！爸爸寃枉！

沈　旺　你有什么寃枉？快快講来！

狠　狽　我在里头玩来着。丫鬟姐姐叫我找公子来啦，說公子找您来啦。我剛走到这兒，听見您哪在屋里罵哪，故此我在这兒偷着听听。您哪就出来揍我，說我摳您啦。我哪兒摳您来着！(哭介)

沈　旺　哎呀，听他之言，是有些寃枉。但是此地并無別人哪！哦哦，是了，方才狠狽說是公子前来找我，想必是他吧。

〔沈長寿从桌底出来，又向沈旺一摳〕

沈長寿　老帮子，算你猜着啦。

沈　旺　哎呀呀，你小小的年紀，竟不学好，豈有此理！

沈長寿　这到底是局气玩意兒。

沈　旺　好个局气玩意兒。你又找我做甚？

沈長寿　我听說今兒个街上有会，你帶我去瞧瞧去吧。

沈　旺　此話当眞么？

沈長寿　眞的，你快快帶我去吧！

狠　狽　爸爸，我也去。

沈　旺　你也去，如此走哇！

(唱)公子一心把街上，

　　主僕三人步履忙。

〔同下〕

第七場

〔盧虎上〕

盧　虎　（唱）家中奉了叔父命，

　　　　　　乔裝改扮卖糖人。

　　　　俺、盧虎。奉了叔父之命，將这糖酥里面暗藏啞葯，人若吞食口內，不能言語，就中取事，好搭救罗公子的性命。叔父暫住旅店，我不免街头售卖便了！

　　　　（唱）將身来在大街上，

　　　　　　口內吆喝卖酥糖。

沈　旺　（內）走哇！

〔沈旺、沈長寿、猥狽上〕

沈　旺　（唱）主僕三人把街上，

　　　　　　不知会戏在哪方。

　　　　哎呀公子，街上哪里有会？你是信了哪个人的哄騙？

沈長寿　眞沒会嗎？

沈　旺　無有。

猥　狽　公子，咱們再往那边兒走走。

沈長寿　对啦！

沈　旺　再走走便要回去了。

沈長寿　那个自然。

沈　旺　走，走，走。

盧　虎　（念）卖酥糖，卖酥糖，

　　　　　　有人要买且先尝。

　　　　　　其中滋味無限美，

胜似玉液如琼浆。

皇帝吃了掌朝綱，

百官吃了保家邦，

学子吃了下科場，

經商吃了分客行，

男子吃了娶妻房，

女子吃了产兒郎，

老人吃了寿命長，

小兒吃了进学堂。

沈　旺　这个糖，有这許多的故事。

沈長寿　老旺，我要吃！

猥　猴　爸爸，我也要吃！

沈　旺　待我来买些与你們吃啊。卖糖的，此糖要几文錢一塊？

盧　虎　三个銅錢一塊。

沈　旺　不多不多。来，把你六文錢，拿兩塊糖来。

盧　虎　是是是。（取糖介）拿了去。

沈　旺　拿来。与你們每人一塊。

盧　虎　啊，老人家貴姓，在哪里恭喜呀？

沈　旺　我姓沈，乃是总督沈老爷的三世老家人。（指沈長寿）此位就是沈老爷的公子。（指猥猴）这是我的小兒。

盧　虎　哎呀，原来是管家老爷！小人不敢要糖錢，还將糖錢退还吧。

沈　旺　咳，不要如此。你也是將本圖利的，豈能白吃你的？（向沈長寿）公子，咱們回去吧。

沈長寿　回去就回去。

沈　旺　走哇，走哇！哈哈哈……

〔沈旺、沈長寿、狠狽下〕

盧　虎　哎呀妙啊！原来方才那个小兒，就是沈廷善的兒子。这也是罗公子的造化，才有神鬼暗助成功。不免回店稟与叔父知道便了！

(唱)急忙举步回店往，

見了叔父說端詳。(下)

第　八　場

〔丫环引吳氏上〕

吳　氏　(唱)夫做皇家官一品，

妻子皆沾雨露恩。

奴家、吳氏。丈夫沈廷善，官居南京总督。膝下一子，名叫長寿兒。昨日老爷往鎮江公干去啦。今兒个長寿兒跟着老家人沈旺街上看会去啦，天已不早啦，怎么还不見回来呀？丫鬟，伺候着！

丫　鬟　是。

沈　旺　(內)走哇！

〔沈旺、沈長寿、狠狽上〕

沈　旺　公子，你去見过你的母亲去吧。

沈長寿　老旺，我这陣兒渴的受不了，心里燒得慌！

狠　狽　我也渴得很哪！

沈　旺　既如此，你同公子到里面寻些茶喝去吧。

沈長寿　对啦。狠狽，咱們走，上夫人屋里喝茶去。老旺，你歇歇去吧！

沈　旺　是。(下)

沈長寿　娘啊，娘啊！我怪渴的。

吳　氏　喲！兒子你回来啦？你渴啦？丫鬟，給你公子爷看

茶去。

丫　鬟　是啦。

沈長寿　多倒一碗来，狼狽也要喝哪。

狼　狽　对啦，我也喝点兒。

丫　鬟　是啦。（下）

吳　氏　你这奴才种子，小秃跟着月亮跑——也借光兒。

〔丫鬟端茶上〕

丫　鬟　茶到。

沈長寿　快拿来！把我眞渴急啦。

〔沈長寿、狼狽同喝茶介〕

吳　氏　兒子，你今兒个怎么这么渴呀？你平素不是爱喝水的。

丫　鬟　可不是？公子寻常不爱喝水呀！狼狽也不那么爱喝水。今兒个也不是怎么这么渴！

吳　氏　兒子，你們吃了什么啦？

沈長寿　啊！（張口不能言介）

〔狼狽也張口不能言介〕

吳　氏　喲！兒子你怎么啦？

〔沈長寿、狼狽同發急介〕

吳　氏　你們别装着玩兒啦！我瞧見这个样兒，我可眞急啦！

〔沈長寿、狼狽更發急介，哭介，乱鬧介〕

丫　鬟　夫人，瞧这个样兒，不是装的。

吳　氏　是眞的嗎？好兒子，你可别寃娘啊！

〔沈長寿又急，哭，無声介〕

吳　氏　哎呀，这可坑死了我嘍！

丫　鬟　夫人，您哪先别着急啦，快叫沈旺进来問問吧。

吳　氏　那么着，你快叫去！

丫　鬟　是啦。（向幕內）旺大爷快来！

〔沈旺上〕

沈　旺　何事？

丫　鬟　公子和狠狽回来，要喝水，水喝下去，就說不出話来啦。夫人叫你哪！

沈　旺　有这等事！待我看来。（进門介）参見夫人。

吳　氏　沈旺啊，你公子在外头吃什么啦？怎么說不出話来啦？

沈　旺　不曾吃什么。

吳　氏　沒吃什么，怎么回来就要水喝，喝了水，就不言語啦，这是怎么回事？

沈　旺　待我看来。（看沈長寿）公子！公子！（看狠狽）狠狽！狠狽！哎呀，果然說不出話来！这是什么緣故？

吳　氏　哎呀！可坑死我啦！（哭介）

沈　旺　夫人不必着急。待老奴去到水西門，將名医索先生請来与公子医治医治，自然痊愈。

吳　氏　那么着，你快去吧。

沈　旺　是是是。这是什么緣故！（下）

吳　氏　丫鬟，你再瞧瞧公子怎么样啦？

丫　鬟　是。公子！公子！

〔沈長寿張口無声，蹦起倒地介，狠狽亦然〕

丫　鬟　夫人，您哪瞧見沒有？还是这个样兒。

吳　氏　这要是老爷回来，怎么好哪？

丫　鬟　夫人您放心吧，名医索先生来啦，一治就好啦。

吳　氏　也只好請他給看看吧！

〔沈旺上〕

沈　旺　哎呀，好跑好跑！夫人，索先生来了。

吳　氏　快快請进来吧！

沈　旺　是。有請索先生！

索先生　（內）来了来了。（上）

習就岐黃术，熟讀活人書。

沈　旺　夫人請你。

索先生　是。帶路！

沈　旺　夫人，先生請来了。

吳　氏　先生，你要医好我家公子，定然重重謝你。

索先生　夫人說哪里話来？想我們心存济世，豈能借此漁利？夫人此言竟將学生看做世俗庸才也！待我来看看。（与沈長寿等診脈介）哎呀，此乃祟物閉住太陽，服藥無益，須过几日，邪气自退，病自痊愈矣。

吳　氏　先生既知病原，为什么不叫服藥，是何緣故？

索先生　咳，我方才說过，心存济世之德，身藏活人之术，非庸医之流。今日縱叫你吃千兩銀子的藥，花万斗金的医金，亦是無济于事。話休多講，就此告别，正是：只曉存天理，不知感人心。嗯哼！（下）

吳　氏　好个死心眼的郎中啊！他不管开方子，这可怎么好哪？

沈　旺　夫人，这索先生之言，甚是有准。不如等候几日，公子病症若是不好，再請别人医治。

吳　氏　哎，你怎么老糊塗啦？过几天公子病症不好，豈不多耽誤日子嗎？再想想，还有哪个郎中好，快去，再請一个来。

沈　旺　哎呀，除了这索先生之外，俱是無能之輩，縱然請来，也是無益。倘若吃藥不对，与病有損，如之奈

何？

吳　氏　可也是呀，那依你之見哪？

沈　旺　依老奴之見，写下告白四路粘貼，有人能治，必然自己前来；若不能治，必不敢来。夫人你道这个主意好是不好？

丫　鬟　夫人，旺大爷的主意倒不錯。

吳　氏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这么办啦。那么着，你就快去吧！

沈　旺　是。（欲下）

吳　氏　回来！

沈　旺　在。

吳　氏　你写上治好公子病症者，有重重謝仪。

沈　旺　是，老奴知道了。（帶猴狙下）

吳　氏　丫鬟，把公子抱到后面去吧。

丫　鬟　是啦。公子，咱們到后边兒去，走哇，走哇！

吳　氏　咳，这是哪里說起！

〔同下〕

第　九　場

〔盧宣上〕

盧　宣　（唱）盧虎回店对我言，

此乃天意非偶然。

老夫、盧宣。那日辞别齐氏弟兄，帶領侄兒盧虎来到南京，住在旅店，使我侄去卖酥糖。誰知天意相随，竟被沈廷善的兒子吃了此糖。如今不知怎样的光景。不免到街上走訪一番便了！

（唱）虽然侄兒卖糖轉，

未知可中我机关。

去到大街把信探，

那边来了一老年。

〔沈旺上〕

沈　旺　（唱）只因公子把病患，

街头去把告白粘。

来此街头，待我粘貼起来。（貼告白介）

盧　宣　哎呀，此人在此粘貼什么，待我观看。（看告白介）哦哦，原来为此。那一老者請了！

沈　旺　請了，請了。

盧　宣　在下观看告白，上面是沈家公子身得啞疾病症，延医調治么？

沈　旺　是的是的。你問它作甚？

盧　宣　愚下曾受异人傳授，善配灵丹妙葯，無論什么奇怪病症，診脉配葯，还能驅逐邪祟，万病回春。

沈　旺　哦，老先生有如此的妙法么？

盧　宣　正是。

沈　旺　請随小老兒去到府中，医治我家公子的病症。倘若痊愈，重重相謝。

盧　宣　只要重重謝仪，我便前去，管保手到病除。若治不好，分文不要。

沈　旺　甚好甚好。快随小老兒轉去。

盧　宣　帶路！

（唱）愚下素日精岐黃，

見人則知得病源。

老哥帶路奔督院，

沈　旺　来呀！（下）

盧　宣　（唱）于中取事救魁元。（下）

第　十　場

〔丫鬟引吳氏上〕

吳　氏　（唱）我兒忽然得病患，
　　　　沈旺前去把帖粘。
　　　　但願此番延医轉，
　　　　治好我兒病体痊。

沈　旺　走哇！（上）
　　　　參見夫人！

吳　氏　你回来啦。請着大夫沒有？

沈　旺　老奴去到街上，剛剛粘上告白，就来了一个先生，說他能治公子的病症。倘若不好，分文不要。

吳　氏　先生在哪兒哪？

沈　旺　現在外面。

吳　氏　快請快請！

沈　旺　是。（下）

吳　氏　丫鬟，快把公子抱出来。

丫　鬟　是啦。（下）

沈　旺　（內）先生，随我来！

〔沈旺引盧宣上〕

盧　宣　（唱）袖內机关人难斷，
　　　　見了夫人問根源。

沈　旺　先生进来了。

吳　氏　有請！

沈　旺　先生請进！

盧　宣　是。（进門介）參見夫人！

吳　氏　先生請坐！

盧　宣　有坐。

吳　氏　先生，小兒不幸身得奇病。先生旣有活人之术，就請与小兒調治調治。

盧　宣　公子現在何处？

〔丫鬟扶沈長寿、狼狽上〕

丫　鬟　我們公子在这兒哪。

盧　宣　待我看来。（看沈長寿介）公子乃是祟物閉于太陽，非葯可治。

吳　氏
丫　鬟
沈　旺　哎呀！这可怎么好哪？

盧　宣　不妨。愚下有一法，可治公子之病。

吳　氏
丫　鬟
沈　旺　先生有法子，好極啦。但不知怎么个治法哪？

盧　宣　要治此病，須得天上的琼漿接在罐內，必須夜靜更深，且忌凡人窺探，收拾閑屋一間，我与公子幷那个得病的小兒藏在屋內作法禳邪，三日三夜，管叫二子安然無恙。

吳　氏　那么着，沈旺帶先生、公子到前面軍机房里，倒也僻靜。

沈　旺　是。

吳　氏　先生，多多地費神吧。

盧　宣　不劳囑咐。

〔吳氏、丫鬟下〕

沈　旺　先生，随我来！

〔沈旺执灯引盧宣圓場〕

沈　旺　到了。先生請进。

盧　宣　是，是。(看介)火牌令箭。(向上望介)来往文書。哎呀管家，此乃紧要之所，你我另寻别处吧。

沈　旺　哎，只要治好我的兒子，管他什么所在都可。

〔沈長寿跺脚指沈旺介〕

沈　旺　哦哦，說錯了。只要治好我家公子，何处都可使用。

〔狠狽瞪眼，手指沈旺，沈旺搖手介〕

沈　旺　你們此处陪伴先生，千万不要認生，我要去了。

盧　宣　啊管家，我夜間作法驅邪，你千万囑咐衙中之人，不可暗中偷看。倘若冲破神术，病就不能治了。

沈　旺　是是是。小老兒知道了。先生請到里面房內歇息歇息吧，夜間也好用法。

盧　宣　言得極是。你們随我来。

〔盧宣、沈長寿、狠狽下〕

沈　旺　方才听先生之言，要紧的很。無有我的兒子便罢；既有我的兒子，我怎不关心？待我在小院門首把住，看他們是怎样的进来？我就是这个主意。(下)

第十一場

〔起三更。盧宣上〕

盧　宣　且住！天已三更，兩个小兒俱已睡着了，待我就此行事。(左边开櫃拿紙，右边开櫃拿令箭，彈燭花鋪紙，拈笔写字介。起四更。念)“总督南京事沈諭仪征县令知悉：即將叛逆罗燦，大盜金輝、楊春交付来差，解省究办，火速火速！”

〔起五更〕

盧　宣　天已五更，待我假睡片时。(下)

〔沈旺上〕

沈　旺　哎呀，一夜也不曾睡，好容易盼到天明。待我去問問先生。此时还怕人偸看不怕。老汉好去睡覚。先生可曾睡醒？

〔盧宣上〕

盧　宣　是哪个？

沈　旺　是我。

盧　宣　你許早来此做甚？

沈　旺　我問你，此时还怕人不怕？若是不怕，小老兒要睡覚去了。

盧　宣　此时虽然不怕，但是他二人俱已睡着，不可惊动他們。我將包袱放在此处，你引我出去，寻找伙計，要来丹药，即刻回来。

沈　旺　是，是。待我將这房門鎖上。(鎖門介)你且隨我来！从便門去吧。

盧　宣　便門也可。

沈　旺　你要快些回来呀！(下)

盧　宣　哈哈哈……

(唱)老夫昔日把官做，

今番一但做盜賊。

急急忙忙奔客店，

見了侄兒說明白。

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何老客回来啦。昨晚上怎么沒回来呀？

盧　宣　昨晚与人家治病去了。我那伙計可曾起来？

店　家　这时候許起来啦。

盧　宣　待我看来。

店　家　您去吧。(下)

〔盧宣推門介〕

盧　宣　这时还未开門。啊盧虎，开門来！

盧　虎　(內)来了。(上)

是哪个？(开門介)叔父回来了？請进！

盧　宣　看看外面有人無有？

盧　虎　(四望介)外面無人。大事可曾办成？

盧　宣　办成了。这里有火牌令箭，交付与你，你可收拾行囊，快快去到仪征县，見了齐家弟兄，附耳上来。

〔盧宣与盧虎附耳介〕

盧　宣　記下了！

盧　虎　記下了。叔父几时回来？

盧　宣　为叔的不回揚州，先奔鷄爪山。你們救了罗公子，也到那里避禍。

盧　虎　是是是。叔父請。

盧　宣　正是：机关安排定，(下)

盧　虎　管保把功成。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干什么？

盧　虎　店錢与你，俺去也。(下)

〔店家下〕

第十二場

〔齐紈、齐綺、戴仁、戴义上〕

齐　紈
齐　綺　(唱)將身离却通眞观，

戴　仁
戴　义　（唱）去往盧家走一番。

齐　紈　　　齐紈。
齐　綺　俺、齐綺。
戴　仁　　　戴仁。
戴　义　　　戴义。

齐　紈　三位賢弟請了！

齐　綺
戴　仁　請了。
戴　义

齐　紈　那日盧叔父去往南京，一去几日，未聞音信，是我放心不下，你我去到盧家問个明白。

齐　綺
戴　仁　言之有理。大家前去便了！
戴　义

齐　紈
齐　綺　（唱）只为宾朋同患难，

戴　仁
戴　义　（唱）时刻牽挂心不安。

〔众圓場〕

齐　紈　来此盧家，待我叫門。啊門上有人么？

〔盧龙上〕

盧　龙　叔父上南京，終日挂在心。
是哪个？（开門介）原来是四位賢弟，請到里面！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請！
戴　义

〔众同进介〕

盧　龙　請坐。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有坐。
戴 义

盧 龙 四位賢弟从何处而来？

齐 紈 由通眞观而来。这几日未聞叔父的音信，我等放心不下，故此前来問个明白。

盧 龙 自他叔侄去后，至今也是未得音信。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哎呀，这倒奇了！
戴 义

盧 虎 （內）走哇！（上）
来此家下。兄長，开門来！

盧 龙 外面叫門，待我看来。是哪个？舍弟回来了，快快进来。

盧 虎 是。

盧 龙 見过众位。啊众位賢弟，舍弟回来了。

盧 虎 众位仁兄、賢弟請了！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請了！請坐！
戴 义

盧 龙 你为何一人回来？

盧 虎 众位听了！
（唱）种病医病得牌箭，
先使小弟轉回还。

齐 紈 旣有火牌令箭，怎样搭救罗公子呢？

盧 龙 愚兄倒有一計，賢弟可將火牌、令箭交与戴二弟，扮做差人模样，去到县衙詐取欽犯，須要小心在意。

戴　义　仁兄只管放心，这件事情交給咱們啦。但不知可有差人的衣服？

齐　紈
齐　綺　这个！
戴　仁

盧　虎　有，有，有。小弟在途中买来了。

齐　紈　賢弟眞乃精細之人。戴二弟，就此后面改扮！

戴　义　是啦。（下）

盧　龙　你我弟兄五人，帶領庄丁，扮做山寇，途中劫夺人犯。

戴　仁　还有一事！

齐　紈
齐　綺　哪一事？
盧　虎

戴　仁　那金輝的父母，楊春的姑母、表妹交与何人？

盧　龙　这个！

齐　紈　但不知何人与他們認識？

戴　仁　小弟与他兩家相厚。

齐　紈　如此就煩賢弟先到他兩家送信，使他們先行搬往京都。候有安身之地，再行接取，盧大哥也將家內收拾停当，保定仁嫂同奔鷄爪山，与盧叔父相会，豈不是好？

齐　綺
戴　仁　此計甚妙。

盧　龙　大家請至后面，用过酒飯，請！

〔同下〕

第十三場

〔沈旺上〕

沈、旺　（唱）今番正是三日整，

好歹去問盧先生。

盧先生，开門来！

盧　宣　（內）来了！（上）

哦，你来了，来得正好，你的兒子好了。

沈　旺　当眞？

盧　宣　哪个哄你？不信你喚他一声。

沈　旺　哦，狠狽兒快来！

〔狠狽拉沈長寿跳上〕

狠　狽　来啦来啦。爹爹，这几天可憋着了我啦！

沈　旺　果然說出話来了。公子自然也好了？

盧　宣　好是好了，須得亲人喚他，方能开言。你可將他帶至后面，夫人一喚，即便应声了。

沈　旺　好，待我引公子去到后面。

盧　宣　轉来！想着拿謝金来，我要告辞了。

沈　旺　是是是，我曉得了。

〔沈旺、沈長寿、狠狽下〕

盧　宣　且住！今已三日，諒家中事情俱已办好。不免携了包袱，等他到来，即便登程。

〔沈旺上〕

沈　旺　哈哈哈……哎呀呀，先生眞乃神仙也！那公子去到后面，夫人一喚，果然应声，說出話来声音如旧。我家夫人命我拿了黄金百兩做为謝金，我另有薄意，先生吃杯茶吧。

盧　宣　哎呀，多謝你主仆費心，愚下告別了。

沈　旺　送先生！

〔沈旺送盧宣出門介〕

〔幕內鳴鑼，喊：大人回署！〕

盧　宣　險哪！（下）

〔牌子。四校尉引沈廷善、四轎夫上，沈廷善下轎介，四校尉、四轎夫下〕

沈　旺　迎接大人！

〔沈廷善進門坐介〕

沈廷善　沈旺！

沈　旺　在。

沈廷善　前者命人写書到京，約請沈廷芳沈公子，可曾回来？

沈　旺　業經回来数日，沈公子隨后到此。

沈廷善　原来如此。这几日可有什么案件？

沈　旺　有仪征县令捉得欽犯罗燦，大盜金輝、楊春，来請王命正法。

沈廷善　原来如此。那些幕宾可在署內？

沈　旺　那师爷們見大人去后，他等各回家中去了。言道，大人回来，再去尋找他們。

沈廷善　此时也不便尋找到他們。候他們来时，令彼写下文書一角，去到仪征县速解罗燦、金輝、楊春，到省治罪；再命人去到金山寺曉諭和尚打扫寺院，寺外高搭席棚，就說本督五月朔日前去观看龙舟，記下了！

沈　旺　是。

沈廷善　掩門！

〔同下〕

第十四場

罗　燦　（內唱西皮倒板）

只为杀人自投首，

〔四下手、戴义押金輝、楊春、罗燦上〕

罗　燦　（轉西皮快板）

县官把某监內囚。

英雄到此难展手，

自忖一命染荒坵。

忽見一人解俺走，

豪杰参透內中謀。

走向前来忙稟就，

叫声上差听从头：

你我打从何路走；

望求你火速莫停留

戴　义　这位好汉，要快走么？

罗　燦　正是。

戴　义　那容易。我有一条熟路，可以近好几十里。咱們何妨走那条路哪！

罗　燦　正合我意，大家趲行便了。

〔同下〕

第十五場

〔"水底魚"。齐紈、齐綺、戴仁、盧龙上〕

盧　龙　看那廂来了一伙車輛，想是他等来了。你我在此等候便了。

〔四下手、戴义押金輝、楊春、罗燦上〕

盧　龙　呔！尔等快將人犯留下！

戴　义　了不得啦！有劫人犯的啦。众兵丁，迎上前去！

四下手　啊！

〔四下手与齐紈等开打。戴义解开罗燦等手銬介，盧龙等杀死四下手介〕

盧 龙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我等救护来迟，望乞恕罪！

罗 燦 岂敢！有劳众位搭救，我等当面謝过。

盧 龙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請起！

金 輝
楊 春
我二人虽蒙众位相救，怎奈眷屬俱在仪征县內，如之奈何？

盧 龙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不妨。宝眷已奔京都去了。你我先往鷄爪山，然后进京接取不迟。

金 輝
楊 春
原来如此。我弟兄感恩不尽也。

盧 龙 此地不可久停，速往鷄爪山便了。

盧 龙
齐 紈
齐 綺
戴 仁
戴 义
罗 燦
金 輝
楊 春
請！

〔同下〕

第十三本

第一場

〔"長錘"。四家將引景上天、沈廷芳上〕

沈廷芳　（唱）自幼兒懶讀書最好游蕩，

喜的是俊婢僮美貌姣娘。

我的哥來書信相邀南上，

辞严亲登古道馬蹄奔忙。

学生、沈廷芳。

景上天　在下、景上天。

沈廷芳　老景啊！

景上天　大相公！

沈廷芳　我在家里好好的念書，忽然南京总督、我的族兄沈廷善寄信相邀。这五月初三，乃是我族兄的生日，叫我到南京金山寺观看龙舟。我听見这个信兒，禀过父母，备得生辰寿礼，去往南京与我族兄上寿。在陆乘馬，遇水登舟，是何等的快乐！行了数日，且喜今兒个已抵金陵城下。天色將晚，咱們快走一程，到了总督衙門，也好歇息呀！你說我这个話是不是？

景上天　本来嘛。您多早晚兒又走过这么些个道兒哪？鞍馬劳頓，可眞难为您啦！

沈廷芳　那可是实話。累的我这么腰酸腿疼的。

景上天　小子們，听見了沒有？快快走吧，累坏了大相公，

咱們可吃罪不起!

四家將　啊!

景上天　大相公，您騎馬要是累的慌，何妨我小子背您几步兒，好不好?

沈廷芳　这可使不得。你是我的朋友，哪有那么使用的道理?

景上天　您哪这个話可折罪死我啦，小子就如同您的驴馬，別說背着您哪走这点道兒；就是身背鞍韂，从京都把您馱到南京，都是应当的。

沈廷芳　罢啦。老景，有你这句話，我就領情啦。不枉我交你一場，算是我的眼力不佳。

一家將　呃!錯啦，是"眼力不差"。

沈廷芳　不錯不錯，眼力不差。咱們还是这么走吧。

景上天　大相公，今兒个要是不肯叫小子背着走哇，就如同罵我們的祖宗一样，小子这个臉往哪兒擱呀?嘿!(跺脚介)要是地下有个縫兒，我眞得鑽进去，也算我小子在大相公身上尽了心啦。

沈廷芳　咳，这是怎么說的?我要是再不叫你背呀，可眞辜負你一片的忠心。依着你就是啦。

景上天　这是大相公体貼小子。

〔沈廷芳、景上天下馬介〕

沈廷芳　来，我上这个高坡兒吧!

〔景上天背沈廷芳介〕

沈廷芳　倒是这么着，比我方才騎的馬强多啦。

景上天　外帶着还是軟鞍兒，不能硌了您哪的鼻子。

沈廷芳　好，言之有理，就此趲路便了!

(唱)可羡此人眞护上，

　　不由書生喜洋洋。

老景忙把脚步放，

景上天　喳！（跑介）

〔四家將下〕

沈廷芳　（唱）去見族兄走一場。

〔同下〕

第　二　場

〔"長錘"。四龙套引沈廷善上〕

沈廷善　（唱）总督南京威严大，

我輩朝臣第一家。

掌握生杀誰不怕？

赫赫威名震天涯。

本督、沈廷善，总理南京事务。五月初三乃是本督生辰，备下龙舟，曾命人进京邀請沈公子到此观看。至今未見到来。左右，伺候了！

四龙套　啊！

〔家院上〕

家　院　启爷：沈公子到。

沈廷善　哦，他来了。有請！

家　院　有請！

〔沈廷芳、景上天、四家將上〕

沈廷善　賢弟！

沈廷芳　兄長别来無恙啊，哈哈哈……

景上天　小子們，將寿礼呈上！

四家將　喳！（抬礼物介）

沈廷芳　兄長，小弟薄仪不堪，望乞笑納！

沈廷善　愚兄怎敢叨領厚贈？

沈廷芳　些許微物，何必太謙！

沈廷善　如此愚兄愧領了。家院，捧至寿堂陈設。

家　院　是。（捧礼物下）

沈廷善　請！

沈廷芳　請！

〔众进介〕

沈廷善　請坐！

沈廷芳　有坐！

沈廷芳　老景，見过沈大人！

景上天　大人在上，小子景上天叩头。

沈廷善　罢了。（向沈廷芳）賢弟为何迟迟而来？

沈廷芳　小弟初次上路，途中貪看景致，每遇佳处，小弟必同老景吟詩联句，所以迟迟而来。

沈廷善　哦，原来如此。久聞賢弟才思优長，途中佳作，賞賜愚兄一观。

沈廷芳　这个！

景上天　回大人的話：一路上随口吟詩，沒留底稿，章句又太多啦，我們公子爷哪能記得住哪？我的大人！

沈廷芳　着哇！

沈廷善　賢弟哪里是忘却了？分明是有些見吝，是也不是？

沈廷芳　呃！兄長此言差矣！老景說的句句实話。小弟非但忘啦，而且連想都想不起来啦。

沈廷善　哦，却是为何？

沈廷芳　小弟念書用工，耗尽心血，得了个健忘的病症，故此忘得这样的厉害。

沈廷善　哦，这就是了。如此待过了賤辰，愚兄还要領教。

沈廷芳　这！

〔沈廷芳看景上天，景上天作神气介〕

沈廷芳　那个自然，有不佳处，还求兄長指教！

沈廷善　太謙了。后堂摆宴，与賢弟、景先生接風。

景上天　小子不敢。

沈廷善　不必拘束。請哪！

〔同下〕

第　三　場

〔秋紅、柏玉霜上〕

柏玉霜　（唱）在路上受尽了風霜之苦，

投严亲因不遇复奔京都。

啊秋紅！

秋　紅　小——

〔柏玉霜看秋紅作眼色介〕

秋　紅　小人的公子爷！您叫我干什么呀？

柏玉霜　我只說，你我主僕投奔老爷，誰知老爷又調任京都去了。今欲进京，又恐路費不足，如之奈何？

秋　紅　咳，公子，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別說咱們还有几兩銀子；就是一个錢沒有，小人沿途乞討，也要保您哪进的了京。

柏玉霜　若無資斧，何愁不去討飯！

秋　紅　話虽如此，可又說回来啦：就憑您那个样的好人，而且生得这么个福相，哪能要得了飯哪？

柏玉霜　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命由天了！

秋　紅　喲！咱們只顧說話，敢情天不早啦。得找地方住下啦。

柏玉霜　是呀，也不知此处可有客店無有？

秋　紅　管他有沒有，咱們往前找去吧。

柏玉霜　如此帶路！

（唱）天色已晚难行路，

尋找店寓暫寄足。

秋　紅　慢着！我看路旁通紅的牆，准是个庙。不然咱們就住在这兒吧。

柏玉霜　前去看个明白，再做道理。

秋　紅　是啦。（看介）公子，不錯是庙。

柏玉霜　前去叩門。

秋　紅　开門来！

小和尚　（內）来了！（执灯上）

独坐禪房静，忽聞叩門声。

是哪个？（开門介）二位因何叩門？

秋　紅　这个：我們是借宿的。

小和尚　此处本無旅店，只好在此安頓，請到里面。

秋　紅　公子，咱們进去吧。

柏玉霜　帶路！

〔起初更〕

小和尚　二位請进！

〔众进庙介〕

小和尚　此房可好？

柏玉霜　好，倒也清靜。

小和尚　二位可曾用飯？

柏玉霜　途中用过了。

小和尚　如此請安歇吧。

秋　紅　是啦。

〔小和尚下。秋紅打哈欠介，睡介〕

柏玉霜　秋紅！她倒睡着了，待我来观看观看。（执灯左右看介）

〔起二更〕

柏玉霜　哎！想我柏玉霜丧母离父，自身奔波，丈夫又落了个叛逆之名，日后还不知怎样結果，思想起来，好生凄惨也！

（唱二黄慢板）

我本是書香女宦門閨秀，

生在了錦綉叢中隐紅楼。

实指望与双亲終身聚首，

又誰知丧母离父自身外游。

顧不得路途奔波南旋北走，

顧不得害怕受惊冒險担憂。

好容易到任所父女不就，

我只得上京都再把父投。

〔起三更〕

柏玉霜　（唱）听譙楼打罢了三更鼓漏，

背地里怨爹尊行事未筹。

失結髮大不該又續配偶，

大不該受皇爵身入宦洲。

入宦洲就应該帶女同走，

撇亲生伴禽兽致釀禍由。

〔起四更〕

柏玉霜　（唱）听譙楼打四更曉光快透，

我心中想不尽万虑千愁。

無奈何我只好勉把寝就，

候紅日出扶桑再把路投。

〔起五更。柏玉霜、秋紅暗下〕

〔小和尙上〕

小和尙　天已明了。今日沈大人还要来此观看龙舟。待我洒扫洒扫便了。(下)

第　四　場

沈廷芳
景上天　(內)走哇！(上)

沈廷芳　(唱)忽听譙楼报曉籌，

　　　　夢中魂魄返京都。

　　　　心急难把家兄候，

　　　　先往金山看龙舟。

景上天　公子，您这么早就叫备馬到金山寺，倒是干什么去呀？

沈廷芳　我心里惦記着看龙舟，才打京都奔到此地。要是起晚啦，赶不上看，那不是白来一趟嗎？

景上天　是这么回事呀！早的很哪！非得等沈大人到啦，才能开船哪。咱們先回去吧。

沈廷芳　呃！旣出来啦，怎么又回去哪？这么着吧：我久聞金山寺也是很大的庙哪，咱們先到他庙里瞻仰瞻仰好不好？

景上天　也好也好。走哇！

沈廷芳　别走啦，到啦。你看山門都开啦。

景上天　和尙！和尙！

小和尙　(內)来啦来啦。(上)

　　　　二位是哪兒来的？

景上天　这位是督台沈大人的族弟，是当朝沈太师爷的公子。

小和尙　哦，是是是。公子爷，請至客堂用茶。

沈廷芳　先不忙，等我們前后看看，再用茶不迟。

小和尚　是是。公子爷請便吧。（下）

沈廷芳　走哇！（半圓場）嚯！这房子倒不少，也不知有人住着沒有？

景上天　左不是和尚們！

沈廷芳　我看看。（看介）可不是嗎！眞不少都打坐哪。老景，你瞧这个楼是什么？千佛楼！

景上天　可不是！佛爷眞不少，仿佛都像活的似的。

沈廷芳　你瞧这是罗汉堂。

景上天　这罗汉堂塑的眞好，好工程啊！

沈廷芳　你看，这是大雄宝殿，这是三清殿，这是三皇殿，这是齋堂，这是方丈院，是方丈住的，别进去，遇見方丈少不得又要嘮叨会子。咱們往那边去吧。这是念佛堂，这是道津室。这是什么院子？进去看看！

景上天　这个小院倒也清淨。

沈廷芳　这有个門，怎么关着呀？你把它开开！

景上天　嚯！（开門介）鎖着哪，敢情是街上啦，这是后門。

沈廷芳　是后門？回来吧！

景上天　公子，咱們找地方歇歇吧。

沈廷芳　对啦，这是什么屋子？

景上天　这不是有字嗎？您看看。

沈廷芳　我看，“候客堂”，是坐客的地方。

景上天　咱們进去歇歇吧。喲！关着門哪。

秋　紅　（內）小姐！小姐！快起来吧！天不早啦，咱們該趕路啦。

柏玉霜　（內）知道了。

沈廷芳　喲！老景，你听見沒有？里头說"小姐！小姐！"准是有女客在內。

景上天　准是，咱們偷着看看。

〔沈廷芳点头，戳破窗紙看介〕

秋　紅　（內）小姐，您哪今兒个可睡着啦。我叫您哪好几遍啦，好容易才叫醒啦。

柏玉霜　（內）你哪里知道，昨晚我思想往事，一夜未眠，天明才睡。夢中与老爷相会，哭訴一往情由，未曾說完，被你將我喚醒。睜眼看时，仍在天涯客邸，复增一片凄凉，喂呀呀！（哭介）

秋　紅　（內）小姐您哪还哭什么？到了京都，还怕不与老爷見面嗎？

柏玉霜　（內）咳！

沈廷芳　老景，老景！她們口称小姐，怎么又是男妝打扮哪？

景上天　据我瞧，准是女扮男裝。不知是有什么冤屈的事情！

沈廷芳　此人要是女子，可眞是天姿国色，美貌無双，可惜呀可惜！

景上天　您这个意思我知道啦。

沈廷芳　旣然知道，給我出个主意好不好？

景上天　方才听那个人說，要进京都。您哪何不叫和尙来，問明来历，硬进房去拜望她，套交情，搭伴进京，您哪拿耳朵来。

〔景上天与沈廷芳耳語介〕

沈廷芳　就这么办。走，咱們找和尙去，走哇走哇！

〔同下〕

柏玉霜　（內）秋紅，开了房門！

秋　紅　（內）是啦。（上，开門望介）

嘞！敢情天不早啦。小姐，天不早啦。

〔柏玉霜上〕

柏玉霜　你去寻找和尙，取些水来，也好凈面。

秋　紅　是啦。师傅快来！

〔小和尙上〕

小和尙　来了。来了。做什么？

秋　紅　取些凈面水来，

小和尙　是。（下，端水上）水到。

秋　紅　放下吧。

小和尙　待小僧与你們取茶水来。

秋　紅　好極啦。

〔小和尙下〕

秋　紅　小姐，您哪凈面吧。

柏玉霜　知道了。（洗臉介）

〔小和尙端茶上〕

小和尙　茶到。

秋　紅　放下吧。

小和尙　二位，方才有位公子，乃是京中有名的大官家公子，偶行至此，进庙閑游。忽聞二位在此，要前来拜望。

〔沈廷芳、景上天暗上〕

柏玉霜　素昧平生，不見也罢。

景上天　公子，您哪硬进去吧。

沈廷芳　啊尊兄，小弟路过此地，进庙閑游，偶聞佳士在邇，焉有不来瞻拜之理？

柏玉霜　哎呀兄台，小弟有何德能，怎受兄台美誉！

沈廷芳　太謙太謙。請坐叙話！

柏玉霜　請坐！請問尊兄上姓貴籍？

沈廷芳　小弟姓任，京都人氏。我父官高極品。因本月初三日乃是这南京督台沈大人的寿辰，特地备得厚禮，前来上寿。沈大人留小弟在此观看龙舟。小弟今兒个来的太早，意欲前后閑游一番。誰想得遇高士，眞乃小弟三生之幸！不知尊兄上姓貴籍，今欲何往？

柏玉霜　这！小弟姓柏，乃淮安人氏，欲进京投奔堂叔柏文達柏大人。行至此間，天色已晚，投宿此庙。不期得遇貴公子，幸之甚也！

（沈廷芳起，又作揖介）

沈廷芳　好！說来說去，敢情是一家人啦。

柏玉霜　何謂"一家"？望乞賜教！

沈廷芳　那柏大人升任京都察院，我时常去拜望令叔，我們爷兒倆一見如故。况且令叔見小弟言談举止异于常人，收在膝下做了义子。你我乃是干叔伯弟兄，豈不是一家人了？

柏玉霜　原来如此。眞是一家人了。

秋　紅　公子，旣是如此，何不同任公子一路进京，豈不是好？

柏玉霜　这个！

沈廷芳　最好最好。小弟回京，苦于無伴。今得弟台同路，愚兄之幸也！

景上天　啓公子：沈大人到啦，請您去看龙舟哪。

沈廷芳　是啦。老弟台，何不同愚兄一往？

柏玉霜　小弟賤性最好清靜。仁兄請便吧。

沈廷芳　那么着，愚兄也不相强。我也是应酬而已，看看就回。你我好一同进京。

柏玉霜　小弟从命就是。

沈廷芳　暫別暫別。

柏玉霜　請！

〔沈廷芳、景上天下〕

柏玉霜　秋紅，我看此人貌虽不端，却是一片誠心。再者你我資斧不济。不妨仗此人之力，得到京都，見了家父，然后再为答謝。况他又是老爷的义子，故我方敢許他同行。

秋　紅　無非路上拘束点兒就是啦。可別叫人家瞧出破綻来。

柏玉霜　那个自然。

〔小和尚上〕

小和尚　啊二位，請至前面用齋。

秋　紅　对啦。公子，这时候您准餓啦，咱們吃齋去吧。

柏玉霜　如此前面帶路。

小和尚　是。随我来！

〔同下〕

第　五　場

〔牌子。四龙套、四家人引沈廷善、沈廷芳、景上天上〕

〔差役上〕

差　役　龙舟齐备，請大人示下！

沈廷善　吩咐开舟！

差　役　遵命。下面听者！大人有諭，吩咐开舟！

众　　（內）啊！

〔龙舟舞上，每船兩人，各执乐器，随意歌唱。龙舟先后上，左右旋轉畢，平排面向前，或唱或舞，复又旋轉〕

沈廷善　賢弟，你看龙舟舞的如何？

沈廷芳　好極啦，好極啦，可称天下第一。

沈廷善　好虽好，未能尽美。賢弟何必夸奬？左右，打道回府！

沈廷芳　仁兄先請回府，小弟还要到金山寺內稍坐，随后便回。

沈廷善　如此待兄奉陪前去。

沈廷芳　慢来慢来！兄長公务纏身，小弟是閑散人兒，不敢劳兄長同去。您哪請便吧！

沈廷善　如此愚兄有罪了。請！左右，回府！

四龙套　啊！

〔四龙套、四家人、沈廷善下〕

沈廷芳　哈哈哈……老景，这一下子可算一举兩得。

景上天　何謂"一举兩得"？

沈廷芳　一則沈大人叫我等他生辰給他作寿屏、寿幛、寿联等事。你想我的学問，你大概总知道的，可称金玉滿堂，就是冲着他不能發泄罢啦。故此想个方法躲了他就結啦，此其一也。二則咱們好誆那个假男子同行到京，把她誘进府去，那时候，还不是任咱們爷們所为嗎？

景上天　喲！天不早啦，人家八成許走啦。

沈廷芳　可不是嗎？快走快走！

〔同下〕

第　六　場

〔柏玉霜、秋紅上〕

柏玉霜　(唱)思想天倫心似箭，
　　資斧不济进退难。
　　明知此人非良伴，
　　勉强相随走一番。

〔沈廷芳上，四家將随上〕

沈廷芳　(唱)步履如飞心似箭，
　　只見古庙在面前。
　　柏賢弟！柏賢弟！

柏玉霜　仁兄来了，請坐！

沈廷芳　賢弟可曾用过早飯？

柏玉霜　偏过了。

沈廷芳　那么，咱們該走啦。

〔小和尚暗上〕

柏玉霜　但憑仁兄。

沈廷芳　小和尚，这有銀子二十兩，是我同柏相公的布施。

小和尚　慈悲了。(下)

沈廷芳　小子們，給柏相公雇脚去！

四家將　嗻！(下)

柏玉霜　仁兄如此破鈔，小弟何以答报！

沈廷芳　賢弟，这話說远啦！愚兄在京，常花我干爹的錢。就是我出京的时候，他老人家还送我二百兩銀子的盤費哪。你用这点兒銀子算什么？

柏玉霜　仁兄眞乃慷慨之人！

〔四家將上〕

四家將　啓公子：脚力雇来啦。

沈廷芳　賢弟，快快收拾行裝吧。

柏玉霜　是。

秋　紅　收拾好啦。

沈廷芳　好極啦。賢弟請！

柏玉霜　仁兄請！

沈廷芳　咱們哥倆一塊走，走哇！

（唱）天幸得見賢弟面，

柏玉霜　（唱）仁兄慷慨胜前賢。

沈廷芳　（唱）小事何敢受称贊？

柏玉霜　（唱）父女相逢訴衷言。

〔同下〕

第　七　場

〔“長錘”。四朝官、四太监、大太监引唐王上〕

唐　王　（唱）寡人有道掌朝綱，

文忠武勇足兵粮。

可恨罗增狗逆党，

不該私和韃靼邦。

內臣擺駕金殿上，

百官罗拜朝孤王。

〔沈謙上〕

沈　謙　（唱）迈步且把金殿上，

为臣有本奏吾皇。

臣、沈謙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沈　謙　臣啓万岁：前者降旨，差官去往云南調馬成龙来京。

彼竟敢抗旨不遵。請降敕旨，以正其罪！

唐　王　容孤思之。

〔米良上〕

米　良　忙將叛逆事，奏与万岁知。

臣、吏部天官米良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平身。

米　良　万万岁！

唐　王　有何本奏？

米　良　今有臣弟鎮海將軍米順有本來京，請陛下御覽。

唐　王　呈上来，待孤观看。

〔牌子〕

唐　王　唔呼呀！原来宿州总兵李全縱子行凶，杀死米順之子米中粒；將李全父子擒护解京，中途忽被鷄爪山劫去人犯，請敕發兵征剿。卿等有何計策？

沈　謙
米　良　万岁速派强將雄兵，去征鷄爪山寇，再拿馬成龙进京問罪，豈不是好？

唐　王　孤家深虑鷄爪山为心腹大患。再去捉拿馬成龙，他若情急，結連鷄爪山，二兵合一，孤的江山恐难保矣。卿等还須另想别計。

沈　謙
米　良　这个！臣等無計。

唐　王　嗯！你等官居極品，位列三公，敢言"無計"二字？快快下殿，从此休来見朕！

沈　謙
米　良　臣領旨！咳！（下）

唐　王　內侍，快宣衛国公李逢春上殿！

大太监　遵旨。万岁有旨：宣衛国公上哪！

李逢春　（內）領旨！（上）

(唱)忽听內侍宣一声，

丹墀来了李逢春。

迈步且把金殿进，

三呼万岁臣見君。

臣、李逢春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卿家平身。

李逢春　万万岁！(坐介)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議論？

唐　王　咳，卿家呀！

(唱)馬帅抗旨違聖命，

鷄爪山賊起异心。

二处合兵来犯境，

孤王江山怎太平！

李逢春　(唱)听罢言来把話論，

臣有妙計保乾坤。

臣启万岁：臣有一計可保万全。

唐　王　卿家有何妙計？快快奏来！

李逢春　万岁降旨，差官去往云南，申飭馬帅抗旨之罪，即着該帅帶兵征伐鷄爪山，平定賊寇，將功折罪；倘若失机，二罪俱罰。該帅必然努力前往，則鷄爪山指日可下。万岁不降前罪，再加獎賞。馬成龙心怀感愧，必然事君尽命也。

唐　王　卿家眞乃安邦之策！但是須一能言之士，去往云南，見了馬成龙，須以利害說之。

李逢春　为臣願往。

唐　王　卿家前去，孤家才得放心。待孤修旨。

〔牌子。唐王修旨介，修畢，与李逢春介〕

李逢春　請駕回宮！

唐　王　退班！

〔牌子，同下〕

第八場

〔沈廷芳、景上天、柏玉霜、秋紅坐船上，四家將、四水手随上〕

沈廷芳　(唱)心急只把京都盼，

柏玉霜　(唱)曉行夜宿奔陽关。

沈廷芳　(唱)猛然抬头用目看，

柏玉霜　(唱)只見紅日落西山。

景上天　二位公子，天晚啦，就在这兒灣船吧。

沈廷芳　对啦，灣船灣船。

景上天　水手們，灣船哪！

四水手　哦！灣船嘍。

〔起初更〕

沈廷芳　柏賢弟，你今兒个就同愚兄一艙居住，豈不热鬧嗎？

柏玉霜　小弟最喜清靜。今晚还是分艙住宿吧！

沈廷芳　哎呀，你也太外道啦！得啦得啦，就在一塊睡吧！

柏玉霜　呃！休要拉拉扯扯！

秋　紅　公子，咱們还是过那个艙里去吧！

〔柏玉霜、秋紅下〕

沈廷芳　老景，你看她一道上老是这个样子，这怎么好？

景上天　公子，您別着急，到京里再說呀！

沈廷芳　咳，睡觉！

〔沈廷芳打哈欠，进右边帳子。起二更〕

景上天　小子們！你們也睡去吧！

四家將　嗻！伙計們，咱們也睡吧！

〔四水手、四家將睡介〕

景上天　哎呀，都睡啦。我也睡吧！

〔景上天进右边帳子。起三更。沈廷芳出帳子〕

沈廷芳　哎呀，我惦記着那个假男子，我哪兒睡得着啊！心里就彷佛滚油炸的似的，我怎么受啊？嘿！我也不等到京啦，我楞推門找她去，就是这个主意。

〔起四更。沈廷芳开門，往下場門下，幕內喊声〕

秋　紅　（內）不好，有賊啦！伙計們，拿賊呀！

〔沈廷芳跑上〕

四家將
四水手　打賊，打賊！

〔沈廷芳进門乱闖，跑进景上天帳子〕

四家將　捉賊，捉賊！

景上天　（內）不好，有賊啦！

〔景上天扭沈廷芳出，乱打。四家將、四水手进門介，沈廷芳推景上天倒介〕

四家將
四水手　逮住啦。（乱打景上天介）

〔沈廷芳进帳子介〕

景上天　打了我啦，打了我啦！

四家將　誰呀，誰呀？

景上天　是我。

一家將　快点灯来吧！

〔一家將出門点灯照介，見景上天滿臉是血，扶起坐介。沈廷芳又出帳子〕

沈廷芳　怎么啦，怎么啦？

景上天　公子，方才有个賊，趴在我身上啦。我讓他們拿賊。他們进来把賊放啦，把我扭住乱打。打得我鼻

青臉腫的。簡直地他們是誠心嘛！

沈廷芳　我把你們这些無用的东西！叫你們拿賊，你們怎么打起景先生来啦？还不給景先生賠礼！

四家將
四水手　这！景先生，我們的錯，給您磕头啦。

景上天　得啦，下次你們留点兒神就得啦。

〔起五更〕

沈廷芳　你看，天也亮啦，你們張罗着叫水手开船吧！

四家將　嗻！水手，不差什么就开船啦。

四水手　是啦。

沈廷芳　老景啊，你挨揍倒是小事。你倒是告訴告訴我，到了京里，怎么把她誆进府去哪？

景上天　我正想着哪。今兒个这一下船，可就到了長安啦。她总不知柏老爷住在哪兒吧。您哪把她引到咱們府后門，就說柏老爷的住宅。那时她真假难辨，只好跟咱們进去。到了府里，她有翅难飞，也只好束手受縛，您說好不好？

沈廷芳　好極啦，好極啦。这当兒她們許还沒醒哪。天也亮啦。你叫水手把船慢慢搖着好不好？

景上天　好。水手們，慢慢地开船哪！

四水手　开船嘍！

〔同下〕

第　九　場

〔龙标、孙彪、金輝、楊春上〕

龙　标
孙　彪　(唱)奉命下山搬家眷，

金　輝
楊　春　(唱)还是綠林俠义全。

龙　标　　　龙标。
孙　彪　俺、孙彪。
金　輝　　　金輝。
楊　春　　　楊春。

龙　标　三位賢弟，你我奉了二哥之命，进京探訪沈謙的虛实。前面已是長安，你我須要謹愼一二！

孙　彪　那个自然。我說金、楊二位，你們进京搬取家眷，可知宝眷住在何处嗎？

金　輝
楊　春　我等也曾接着家信，进了西門便是。

孙　彪　如此咱們速奔西門哪！

〔四家將、沈廷芳、景上天、柏玉霜、秋紅、四水手上〕

沈廷芳　走哇，走哇！

〔沈廷芳原人过場下〕

龙　标　孙賢弟，你方才可曾看見？

孙　彪　看見什么？

龙　标　那后面的書生，就是罗賢弟的夫人改裝逃难。今日进都，必是投奔柏大人去了。

孙　彪　那前面的他是何人？

龙　标　愚兄却不認識。从面貌看来，定不是好人。恐柏小姐被他們暗算。你我跟在后面看个虛实，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金　輝　我等奉陪，請哪！

〔同下〕

第　十　場

〔沈廷芳原人上〕

沈廷芳　走哇，走哇！

景上天　公子，到啦。

沈廷芳　賢弟，到了令叔的府上啦。

柏玉霜　如此，应当仁兄先請！

沈廷芳　那是自然。賢弟，你随我来！

〔沈廷芳、柏玉霜下〕

〔景上天进介，閉門介，秋紅望介〕

秋　紅　喲！他們进去啦。怎么把咱們关在外头啦？

一家將　这不是咱們进去的地方。

秋　紅　那么着，咱們打哪兒进去哪？

一家將　你跟我来吧。走哇，走哇！

〔同下〕

第十一場

〔沈廷芳、柏玉霜上〕

沈廷芳　走哇，走哇！上楼，上楼！

柏玉霜　楼上何人居住？

沈廷芳　令叔就在楼上住着哪。

柏玉霜　当眞？

沈廷芳　誰还騙你！

柏玉霜　如此待小弟上去。（上楼介）叔父在哪里？叔父在哪里？哦，叔父不在！（上楼看介）啊，叔父不在楼上，待我下楼。

沈廷芳　慢着慢着！令叔不在楼上，即命下人請去，有何不可？

柏玉霜　这个！快快叫我那个僕人来吧！

〔沈廷芳拥柏玉霜介，柏玉霜躲介〕

柏玉霜　哦，你为何如此的粗鲁？快快放我下楼！

〔沈廷芳推柏玉霜介〕

沈廷芳　你給我坐着吧！我告訴你說，在金山寺我就知道你是个女子，故用花言巧語，費尽錢財，好容易把你誆到此地。你要走！那如何能够？

〔柏玉霜惊介，不語。沈廷芳冷笑介〕

沈廷芳　嘿嘿，說破你的机关，你也死了心了吧，也不言語啦。这叫作"千里姻緣一綫牽"，这可是活該，活該，我今兒个可找着准的啦。

〔沈廷芳摘帽子、脫長衣介。柏玉霜急往四处看介，見玉如意，又想介〕

沈廷芳　美人，我給你脫衣服。

〔柏玉霜跺足，急抓如意打沈廷芳介〕

沈廷芳　哎呀！（死介）

〔柏玉霜倒地。景上天暗上，上楼偷听，見沈廷芳死，踹門进介〕

景上天　好！你把我們公子打死啦，是怎么回事？快說！

〔柏玉霜急爬起，欲撞死介，景上天攔介〕

景上天　小子們，快来！

〔四家將上〕

景上天　把这小子捆上！

四家將　啊！

〔四家將捆柏玉霜介〕

景上天　（小圓場）有請太师爷！

沈　謙　（內）嗯咳！（上）

（唱）眉头一皺計千条，

　　舌尖杀人不用刀。

何事？

景上天　啓太师爷：大事不好啦！

沈　謙　何事惊慌？

景上天　只因我同公子回来，路遇一个女子，假扮男裝，公子誆騙到了京都，她竟混进府来，跑在御書楼上，把公子打死啦！

沈　謙　啊！尸首呢？

景上天　在楼上。

沈　謙　待我看来！

〔众圓場〕

沈　謙　哎呀兒呀！

（唱）一見嬌兒命丧了，

　　心中好似滚油澆。

　　回头便把小景叫，

　　快帶凶手問根苗。

將公子尸首停在前厅。轉至大堂！

〔众小圓場〕

沈　謙　將凶手押上来！

景上天　过来！跪下！

〔柏玉霜跪介〕

沈　謙　嘟！胆大賊女，为何假扮男裝，打死我的兒子，是何道理？

柏玉霜　小女子名叫胡玉霜。

景上天　得啦！你先前說是姓柏，如今你怎么又姓胡啦？

柏玉霜　奴家实是胡姓之女。

沈　謙　管你姓胡姓柏，杀人須要償命。快快写下罪狀，將她送到都察院柏大人台前审明治罪！

景上天　嗻！走哇，走哇！

〔景上天，四家將推柏玉霜下〕

沈　謙　哎，兒呀！（下）

第十二場

〔秋紅上〕

秋　紅　哎呀，可了不得啦！怪不得他們不叫我进去哪，敢情这就是沈太师府啊，剛才那人就是狗子沈廷芳。我想着小姐进府，必然受他們的凌辱！

〔龙标暗上，偷听介〕

秋　紅　剛才又听人說一个假男子把沈廷芳打死啦。这一来，我們小姐的性命恐怕也保不住啦！哎呀，我那苦命的小姐呀！

龙　标　哎，我且問你，你可是跟随柏小姐逃难的秋紅姐么？

秋　紅　你是誰呀？

龙　标　俺就是替小姐寄信的龙标。

秋　紅　原来是龙大爷！哎呀龙大爷呀，可了不得啦！

龙　标　不必惊慌，此事我早已听見。且喜小姐未失貞节。打死狗子，实为千古快事。我今特为打探沈謙动靜而来，并同金輝、楊春接取家眷。你且随俺去到金、楊的家內存身。待俺探明小姐的下落，我自有主意搭救于她。

秋　紅　那么着，全仗龙大爷啦。

龙　标　天色不早，你且随俺走哇！

〔同下〕

第十四本

第一場

〔柏文連上〕

柏文連　（引）法律森严，司刑命，誰敢徇情！

（詩）我本蟾宮折桂臣，

三章約法付我身。

冷面無私人畏敬，

秦鏡之下照复盆。

本院、柏文連。職受都察院正堂。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玉霜，許配越国公之子罗焜为婚。元配夫人亡故，續娶侯氏。本院出任为官，审祁家父女一案，言道，我女兒被侯氏內侄名叫侯登任意逼迫，改裝逃走。侯登观見祁家之女，祁巧云生得与我女兒一般，欲娶巧云为妻。祁家不允。那侯登竟敢誣良为盜。本院一怒，去拿侯登。誰知这厮聞信逃走。本院將巧云收为义女。只可嘆我那玉霜女兒，至今并無音信。思想起来，好生煩悶也！

〔門子上〕

門　子　启大人：今有沈府家人拿获一犯，言說是人命重案。請大人升堂审問。

柏文連　有这等事！吩咐升堂！（下）

門　子　升堂！

〔四文堂、四大刀手上，站門〕

〔柏文連換服上〕

柏文連　帶沈府家人！

〔沈兴上〕

沈　兴　沈兴告进！参見大人！

柏文連　你就是沈府的家人么？

沈　兴　正是。

柏文連　到此何事？

沈　兴　小人奉了太师之命，押解人命凶犯。現有公文，請大人观看。

柏文連　呈上来！（念公文介）“淮安犯女胡玉霜女扮男裝，暗进相府，打死沈公子，發往都察院审明，斬訖回报！”哎呀！

（唱）看罢来文暗着惊，

　　此事大大有隐情。

你且回去上复太师，說本院审明治罪。

沈　兴　聽！（下）

柏文連　將人犯押上堂来！

〔差役押柏玉霜上〕

差　役　跪下！

〔柏玉霜跪介〕

柏文連　你就是淮安女子胡玉霜么？

柏玉霜　正是。

柏文連　抬起头来！

柏玉霜　（抬头介）哎呀爹爹呀！

柏文連　轉堂！

〔四文堂、四大刀手、門子下。柏文連拉柏玉霜半圓場〕

柏文連　哎呀兒呀，你为何孤身到此，怎样弄出这場大禍？快对为父言講！

柏玉霜　爹爹！

柏文連　我兒！

柏文連
柏玉霜　哎，兒呀！
　　　　　　爹爹呀！

柏玉霜　（唱）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滿面，
尊爹爹听孩兒細說根源：
都只为投严亲未曾得見，
路遇着沈廷芳巧語花言，
誆女兒入相府欲行輕賤，
情無奈打狗子命赴黃泉。

柏文連　（唱）听一言不由人气忿悲惨，
我心中如酒醉泪洒胸前。
这是我恋为官心無主見，
致使我多姣女受此奇寃。

〔張氏、祁巧云上〕

張　氏　（唱）叫巧云随为娘二堂相見，

祁巧云　呀！
（唱）見玉霜与奴貌果然一般。
参見义父！

柏文連　干女来了。（向柏玉霜）兒呀，过来，你姐妹相見。

柏玉霜　此乃何人？

柏文連　这就是罗公子在"滿春园"搭救的祁巧云，后遭侯登那个畜生陷害，为父收她以为义女，与你相貌相同，却長你兩岁。你須向前拜見姐姐。

柏玉霜　是。（向祁巧云）恩姐在上，受小妹一拜。

祁巧云　奴家还礼。不知小姐为何將沈廷芳狗子打死？

柏玉霜　恩姐听了！

(唱)投父不遇被他骗，

情急打死狗腩男。

張　氏　(唱)听罢言来心中慘，

祁巧云　(唱)触起心头事一番。

干父，如今須当設法搭救賢妹要紧！

柏文連　如今并無別計，只好明日上朝，將你的情由奏知万岁，聖上体恤人情，或可保全我兒的性命也未可知。

柏玉霜　爹爹！目今沈賊当权，滿朝文武都是他的心腹羽党；况侯登出首罗公子，誰人不知？若提女兒做出此事，只怕連累爹爹，此事断断使不得！

柏文連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沈府家人催案件，

二堂去与老爷言。

老爷，那沈府家人来催老爷，快將来犯审明收监！

柏文連　兒呀！那沈府的家人又来催逼。为父將兒审明，即速收监。这、这、这便怎么处？

柏玉霜　爹爹！孩兒也曾言过。若見爹爹，縱死泉下，也是情願。爹爹不必犹疑，即將女兒定罪收監为是。

柏文連　兒呀，为父年过半百，只生你一人，怎样舍得！

柏玉霜　爹爹舍不得孩兒，孩兒怎能舍得爹爹！

柏文連　咳，我那苦命的兒呀！

張　氏　咳，不睁眼的天哪！

祁子富　咳，好人偏無好报啊！

祁巧云　呀！

(唱)見此情不由我心中輾轉，

这时間須奴家效死当前。

回头来我把那爹爹尊喚，

为兒的有心事对你来言。

爹爹，想当初父女上京，投亲不遇，不亏罗公子相救，焉有今日？后来發配云南，不是义父收养，一家性命也就难保。今日他女兒有难，孩兒情願替她一死，以报柏、罗二家之恩。此乃"节""义"兩全之举，望求爹爹，哎，应允了吧！（哭介）

祁子富　(唱)听她言来暗称贊，

果然节义兩双全。

兒呀，为父的已有此意，只是我不能出口。难得你一片俠义之心，速速向前明言去吧！

祁巧云　是。（向柏文連等）恩父、賢妹，不必悲伤，想我受过柏、罗兩家深恩，終日愁無所报。今日难得奴家与小姐相貌相同，奴家情願替小姐領罪，以报大恩于万一也。

柏玉霜　姐姐休得乱言！奴家自作自受，豈可連累無辜之人？这、这、这断断使不得！

祁子富
張　氏　老爷、小姐，想我一家受老爷与罗公子之恩，情同山海。今日正該使小女报德效死。老爷、小姐，千万不可攔阻！

柏文連　哎呀老哥呀！此是小女命該如此。替罪一事，实是不能从命！

祁巧云　爹娘啊！今日孩兒言既出口，难以挽回。若恩父与賢

妹不允，待奴家先死于堦前，候賢妹于泉下也！

柏文連 柏玉霜 且慢！我兒 恩姐 休得性急，我父女領情就是。

祁子富 張　氏 这便才是。（向祁巧云）快快改扮起来！

〔祁巧云換裝介〕

柏玉霜　恩姐在上，受小妹一拜！

祁巧云　奴家也有一拜！

柏玉霜　（唱）屈膝叩首泪滿面，

玉霜今日有二天。

祁巧云　（唱）家父家母望照看，

奴死泉下也心甘。

〔門子上〕

門　子　啓老爷：沈太师又命人前来催着老爷，即將人犯审明收监。

柏文連　这个！

祁子富　你去对他言講，老爷已在二堂問明此案，少时就要送去收监。

門　子　是。（下）

祁子富　老爷，小女在此，快請升堂。再若迟延，使他們看出情由，反为不美。

柏文連　这个！（作相介）

祁巧云　恩父不必如此，快快升堂要紧！

柏文連　我那俠义的女兒，为父連累你了！

〔众哭介〕

祁子富　击鼓升堂！

〔升堂鼓响〕

祁巧云　爹娘！

祁子富
張　氏　我兒！

柏玉霜　恩姐！

众　　哎，罢！

〔分下〕

第　二　場

〔“急急風”。四文堂、四大刀手、門子上，站門。柏文連上，沈兴隨上〕

柏文連　將犯人押上堂来！

〔一大刀手帶祁巧云上〕

一大刀手　跪下，跪下！

〔祁巧云跪介〕

柏文連　下跪敢是巧——

众　　哦！

柏文連　巧裝男子的胡玉霜么？

祁巧云　正是。

柏文連　打死沈公子可是实情？

祁巧云　尽是实情。

柏文連　怎么講？

祁巧云　尽是实情。

柏文連　这个！（作相，左右看介）

沈　兴　回大人的話：这女犯既然招認啦，就請大人把她收監，我要回复太师爷去啦，

柏文連　啊？

沈　兴　將她收监，我要回复太师爷去啦！

柏文連　將她收監！

四大刀手　啊！（押鄒巧云下）

柏文連　管家，你回去上复太师，就說本院業將人犯审問明白。奈此犯身上还有別案未結，請緩几日再行正法。掩門！（下）

〔四文堂、門子下〕

沈　兴　哎呀慢着！看这柏大人与这名女犯似有瓜葛。不免回稟太师，給他个倒托人情，我就是这个主意。（下）

第　三　場

龙　标　（內）走哇！

〔龙标，張琪上〕

龙　标　来此已是。二位开門来！

金　輝
楊　春　（內）来了。

是哪个？（开門介）龙兄回来了？

龙　标　回来了。

金　輝
楊　春　快快請进！

〔龙标、張琪进門介〕

金　輝
楊　春　張兄因何至此？

張　琪　小弟奉命去到水月庵接取罗老夫人上山，定于明日啓程。誰知方才龙兄送二位的宝眷同秋紅去到庵中，言明柏小姐之事，小弟特来帮助一臂。

金　輝
楊　春　若得張兄相助，定然成功。龙兄，你們出城之时，那門上的官兒可曾盤問？

龙　标　事有湊巧，那守城的官兒乃是在瓜州卖拳的史忠，

曾受柏小姐的恩惠；另一个名叫王月，是張琪賢弟的娘舅，原来俱是自己人，此乃天助成功。

張　琪　那孙彪兄哪里去了？

金　輝、楊　春　去到街上打听柏小姐的消息去了。

孙　彪　（內）走哇！（上）

开門来！

〔金輝开門介，孙彪进介〕

金　輝、楊　春、龙　标、張　琪　賢弟回来了？

孙　彪　回来啦！

金　輝、楊　春、龙　标、張　琪　打听柏小姐消息怎么样了？

孙　彪　可了不得啦！那柏小姐被送入都察院审問明白，將將收監，后来又听見人說，沈謙他要报杀子之仇，命鎮殿將軍康龙帶領校尉去到都察院將人犯提出，今日就要正法。众位快想个法子才好！

龙　标　我等大事俱已办妥，还怕他何来？如今你我急速去至法場，救了柏小姐，即奔西門逃脫，万無一失。

孙　彪、金　輝、楊　春、張　琪　如此大家速速前去便了！

〔同下〕

第　四　場

〔四校尉引康龙上〕

康　龙　某、鎮殿將軍康龙。奉了沈太师之命，捉拿人犯行刑。远远望見，米大人来也。

〔吹打。四龙套、四文堂、四大刀手引米頁上，过場，下〕

〔“急急風”。四劊子手綁郝巧云上，众押下〕

〔康龙領四校尉随下〕

第　五　場

〔吹打。四龙套、四文堂、四大刀手引米頁上，上高台〕

米　良　將犯人押上来！

〔“急急風”。四劊子手押郝巧云上〕

米　良　劊子手，將囚犯拿去开刀！

〔龙标、孙彪、金輝、楊存、張琪上，張琪背郝巧云下，孙彪等杀劊子手介，米頁跑下。四校尉、康龙上，开打，康龙等擒龙标下，众同下〕

第　六　場

〔場設城門，史忠、王月守城介。孙彪、楊存、金輝、張琪背郝巧云上，出城介，下。史忠、王月上馬，随下〕

〔四校尉、康龙上〕

众　　　啊，城門何人把守？

〔守城卒上〕

守城卒　史忠、王月二位老爷把守。

康　龙　他二人哪里去了？

守城卒　追賊去啦。

康　龙　他二人追賊，必然擒获。某先回見太师献功要紧。左右，收軍！

〔同下〕

第　七　場

〔沈謙上〕

沈　謙　（唱）可嘆我兒命喪了，
　　　　　　不由老夫珠泪拋。

〔景上天上〕

景上天　太师爷，不好啦，方才剛要把那个女犯斬首，也不知道哪兒来的一群强盗，行劫法場，把女犯搶走啦。

沈　謙　有这等事！那康龙哪里去了？

景上天　康將軍追賊去啦，还沒有回来。法場拿住一个强盗，現在府門。

沈　謙　快快將强盗押了上来！

景上天　是。將强盗押进来！

四校尉　（內）啊！

〔四校尉押龙标上〕

四校尉　跪下！

龙　标　呸！你爷爷乃是英雄好汉，豈肯跪你这样奸賊！

沈　謙　住了！我且問你，你是何处强盗，胆敢劫夺人犯？那女子到底是哪里的賊寇？快快講来，免得皮肉受苦。

龙　标　你老爷姓龙名标，特来取你这奸賊首級。那女子乃是天上仙女下界，杀却你这狗子，她便回天上去了。

沈　謙　好一个可惡的强人！来，推出斬首！

景上天　慢着！若杀了此人，他的羽党暗中前来报仇，那可不是玩兒的。

沈　謙　依你之見？

景上天　先將此人收监，候拿齐人犯，一幷斬首不遲。

沈　謙　將他押去收监！

四校尉　啊！（押龙标下）

沈　謙　未曾斩却此女，实叫老夫心中痛恨！

景上天　这个！太师爷，此女原本姓柏，淮安府人氏，她說上京来投柏大人，柏大人是她家叔。如今把柏大人拿来，一問便知。

沈　謙　既有此事，尔何不早言？

景上天　我說了多次啦，太师疼子心切，都没有听見。

〔四校尉暗上〕

沈　謙　如此快提柏文連前来！

四校尉　啊！（下）

〔报子上〕

报　子　启太师爷：方才劫夺法場之人，乃是鷄爪山上的贼寇。邢史忠、王月随他們入伙去啦。（下）

沈　謙　哎呀，活活气死我也！

〔报子上〕

报　子　柏文連到。

沈　謙　叫他报門而进！

报　子　柏文連报門而进！（下）

〔柏文連上〕

柏文連　（唱）听說沈贼把我喚，

　　　　不由文連心胆寒。

　　　　將身且上銀安殿，

　　　　躬身施礼把話言。

沈太师在上，卑职柏文連参！

沈　謙　罢了。

柏文連　謝太师！太师呼喚，有何吩咐？

沈　謙　我且問你，那在逃的女子是淮安人氏姓柏，必然与你同乡，你一定知道她的下落？

柏文連　太师，怎見得那在逃女子姓柏，淮安府人氏？請道其詳！

景上天　我們一路行来，此女說大人是她族叔，进京投奔于你。柏大人，你就快說实話吧！

柏文連　你言此女是我的族侄女。为何昨日的文書上面写着是胡玉霜，是何道理？

沈　謙　你不必巧言舌辯！我曾听家人沈兴言說，你审問之时，曾有許多徇情之处。今日又勾串山寇，救走囚犯，皆你之过。来，將他衣冠剝下！

柏文連　住了！柏某的官乃聖上所賜，誰敢动手？

沈　謙　呸！如今老夫就是朝廷，朝廷便是老夫，你若不遵，便为抗旨，快快与我剝下！

〔二校尉脫柏文連衣，推柏文連下〕

校　尉　柏文連已走。

沈　謙　这賊十分可惡。左右，傳吾口諭，命刑部尙書代理都察院事务。退班！

〔同下〕

第　八　場

〔“乱錘”。孙彪、楊春、金輝、張琪背祁巧云上，史忠、王月上〕

孙　彪　开門来！

秋　紅　（內）誰呀？（上，开門介）

回来啦。事情怎么样啦？

孙　彪　把小姐救来啦。

秋　紅　这可好啦！在哪兒哪？

孙　彪　那不是嗎？

秋　紅　哎喲，可吓坏了我們小姐啦！（看祁巧云介）哎呀，这不是呀！你是誰呀？

孙　彪　这不是柏小姐？

秋　紅　喲！你們救錯了人啦。这可害苦了我啦！你們还我的小姐吧！

孙　彪　你先别忙！你也糊塗啦，法場上也沒有第二个犯人，你把她叫醒問問。

秋　紅　那么着，我把她叫醒啦？女子醒来！女子醒来！

祁巧云　（唱）适才間在法場自忖丧命，

耳边廂又听得呼喚之声。

猛然間睜开眼四面观定，

但不知此何地煩悶在心。

秋　紅　这一女子姓甚名誰，犯了何罪法場斬首哪？

祁巧云　你們敢是勾魂之鬼么？

秋　紅　好！我們舍死忘生救了你啦，怎么反說我們是"勾死鬼"哪！你快快說吧，你到底是誰呀？

祁巧云　呀！

（唱）听罢言来方知情，

原来奴家还在生。

走向前来忙跪定，

多蒙众位救我身。

秋　紅　得啦，您哪快說吧。我們那兒还有人沒救出来哪！

祁巧云　你們言救者莫非柏小姐么？

秋　紅　是呀！你知道她的下落嗎？

祁巧云　听了！

（唱）柏玉霜入察院父女相認，

有奴家祁巧云替受典刑。

秋　紅　原来如此。这可眞是难得！姑娘舍身救我們小姐，这也是上天有眼，他們众位又把姑娘救来啦。看起

来，好人总有好报。

孙　彪　我問你，他們都上哪兒去啦？

秋　紅　罗夫人同金、楊二位宝眷，恐同行不便，先上山去啦。咱們后面吃点兒东西，赶快連夜逃走。不然恐怕有禍！

祁巧云　言之有理。請！

〔同下〕

第　九　場

〔張氏、柏玉霜、丫鬟上〕

張　氏　（唱）可嘆我兒命丧了，

柏玉霜　（唱）保全奴家命一条。

〔祁子富上〕

祁子富　（唱）上天憐念將兒保，
　　　　来与媽媽說根苗。
　　　媽媽，好了啊好了！

張　氏　呸！我的女兒命丧法場，你怎么倒乐起来了？

祁子富　媽媽，巧云兒將到法場，只說性命难保；誰知上天憐念，不知从何处来的救命星，竟將女兒救了去了。

張　氏
柏玉霜　此話当眞？

祁子富　当眞。

張　氏
柏玉霜　哈哈哈……

柏玉霜　我爹爹往哪里去了？

祁子富　老爷被沈謙奸賊調去，不知所为何事。

柏玉霜　哎呀，只怕又有禍事！

柏文連　（內）走哇！（上）

（唱）适才開沈府受欺凌，

不由文連怒在心。

迈步且把二堂进，

祁子富
張　氏　老爷回来了？
柏玉霜

柏文連　反了啊反了！

（唱）我要与沈賊把命拚！

可惱啊可惱！

祁子富
張　氏　为何这样煩惱？
柏玉霜

柏文連　老哥，方才沈謙將我的官职謫貶，这都察院着刑部尙書代理，你道惱是不惱？

祁子富　老爷的前程，乃是聖上所賜，他如何貶得了哇？

柏文連　那奸賊言道，他便是朝廷，不遵便为抗旨。似此欺下傲上，那还了得！待我即刻修本与他辯理。

柏玉霜　爹爹千万不要如此。那奸賊把持朝廷，上欺天子，下压群臣。爹爹若要与他辯理，那奸賊一怒，只怕凶多吉少。此事断断不可！

柏文連　依你之見？

柏玉霜　依孩兒之見，莫若收拾行李回籍，免在是非場中担惊害怕，豈不是好？

柏文連　但是这口惡气难消，如何忍耐得下！

祁子富
張　氏　老爷，豈不知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憂。小姐之言甚是。快快打点行囊登程要緊。

柏文連　如此大家收拾起来！

〔众收拾行李介。家院暗上〕

柏文連　速备車輛伺候！

家　院　是。（下）

柏文連　兒呀，为父的食君之祿，未曾答报。今日此行，必須叩謝一番才是。

祁子富　老爷言之有理。

柏玉霜　丫鬟，香案伺候！

丫　鬟　是。（摆香案介）

〔众跪介〕

柏文連　臣、柏文連食王爵祿，理当报效；怎奈沈賊專权，欺君害賢。有道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为此叩謝天恩，臣要去也！

（唱）万岁懦弱賊当道，

为臣無謀难保朝。

叩罢头来哈哈笑，

今日天幸离籠牢。

〔家院上〕

家　院　車輛已齐。

柏文連　知道了。老哥，嫂嫂，我兒，走哇！

〔众同下〕

第十五本

第一場

［“大开門”。四文堂引馬成龙上，“点絳唇”］

馬成龙　（詩）老夫在朝功第一，
　　　　南征北战定华夷；
　　　　鎮守边关数十載，
　　　　將士三軍勇無敌。
　　　　本帅、馬成龙。世襲定国公爵。膝下一子一女。子名馬瑶。女喚金定，許配越国公罗增之子名叫罗燦。可嘆他家被奸臣陷害，逃奔天涯。沈賊又来寻害于我。是老夫未受君命，想那沈謙必不甘休。每日訓練士卒，以备迎敌。左右，伺候了！

四文堂　啊！

　　　　［报子上］

报　子　啓老爷：聖旨下。

馬成龙　噢，聖旨下！但不知何人押旨？

报　子　衛国公李大人。

馬成龙　李逢春来了。香案接旨！

报　子　香案接旨！

　　　　［吹打。四校尉、李逢春上］

李逢春　聖旨下，跪！

馬成龙　万岁！（跪介）

李逢春　听宣讀，詔曰：定国公馬成龙，身居極品，竟敢抗旨拒詔。朕本当降汝違条之罪；念你三世有功于国，暫且寬免。敕命速速發兵，攻打鷄爪山，得胜之日，將功贖罪。欽哉！謝恩！

馬成龙　万万岁！有劳大人捧旨而来，路上多受辛苦！

李逢春　食王爵祿，理应报效，何言"辛苦"二字？

馬成龙　請坐！

李逢春　請問元帅，今番有何計議？

馬成龙　成龙抗旨在先，惶恐甚至。今番只得督兵前去，胜則剿除叛逆，以肃王土；敗則自縛請罪，以掩前辜。

李逢春　大人此言差矣！

馬成龙　何差？

李逢春　那鷄爪山之寇尽是諸家国公之后，皆由权臣殘害，不得已而为之，断無叛逆之心。元帅大兵一到，他等必然束手受縛，則忠臣孝子命在旦夕之間。元帅又为沈賊所怨，禍在眉首。国中权臣，肆無忌憚。唐室江山無安宁之日。元帅你难免庸愚之名傳于后世也！

(唱)自古常言無虛謊，

敌人一破謀臣亡。

馬成龙　呀！

(唱)大人之言金石样，

提醒南柯夢一場。

李逢春　(唱)辞别元帅跨絲繮，

馬成龙　送过！

李逢春　元帅！

(唱)早定良謀扶大唐。(下)

馬成龙　(唱)一見李公登程往，
　　　　他的議論果有方。
　　　　兒郎忙把門掩上，

〔四文堂分下〕

〔家院暗上〕

馬成龙　家院！
　　　　(唱)快喚小姐与公郎。

院　家　有請公子、小姐！

馬　瑶
馬金定　(內)来了！(上)

馬　瑶　胸中韜略广，

馬金定　随身武艺强。

馬　瑶　俺、九头獅子馬瑶。

馬金定　奴家、馬金定。

馬　瑶　賢妹！

馬金定　兄長！

馬　瑶　爹爹呼喚，一同前去。

馬金定
馬　瑶　請！(同进介)爹爹在上，孩兒參拜。

馬成龙　少礼，坐下。

馬　瑶
馬金定　謝爹爹！喚孩兒出来，有何吩咐？

馬成龙　今有聖旨到来，叫为父征剿鷄爪山，得胜回来，以抵前番違旨之罪。故喚尔等出来，决一良策。

馬　瑶　此事若依孩兒想来，定是沈謙狗賊坐观成敗之計。

馬成龙　我兒所見不差。但是应怎样的行事呢？

馬　瑶　若依孩兒之見，你我父子起兵，去到鷄爪山，协同众家英雄，去至皇城，請万岁駕临城楼，言及沈賊

之惡。聖上准本，杀却权臣，赦了众家国公，重整唐室基業，岂不是好？

馬成龙　我兒言之有理。大家后面收拾，准备啓程。正是：机关安排定，

馬　瑶
馬金定　且做叛逆人。

〔同下〕

第　二　場

〔“長錘”。四嘍兵、裴天雄、胡奎、謝元、李定、史忠、王月上〕

裴天雄　（唱）每日山中操兵將，
　　　　兒郎个个武艺强。
　　　　將身且坐聚义厅上，
　　　　等候探馬报端詳。

〔幕內：众位英雄回山！〕

裴天雄　有請！

〔孙彪、金輝、楊春上〕

孙　彪
金　輝
楊　春　參見大哥！

裴天雄　众位賢弟少礼。請坐！金、楊二位賢弟的宝眷先已到山，言道：你們弟兄搭救柏大人的小姐，怎么样了？

孙　彪　我等劫了法場，回至水月庵。秋紅一看，原来不是小姐！

裴天雄
胡　奎
謝　元
李　定
史　忠
王　月　是哪一个？

孙　彪　是祁老丈的女兒，名叫祁巧云，是替柏小姐頂罪的。

裴天雄
胡　奎
謝　元
李　定
史　忠
王　月　那祁姑娘同秋紅現在何处？

孙　彪　張琪賢弟护送她們到后寨住啦。

裴天雄
胡　奎
謝　元
李　定
史　忠
王　月　龙賢弟呢？

孙　彪　那龙大哥被他們擒去啦。

裴天雄
胡　奎
李　定
史　忠
王　月　这便如何是好？

謝　元　不妨。那龙賢弟当有数月牢獄之灾，临期自有人解救。

裴天雄
胡　奎
李　定
史　忠
王　月　原来如此。

〔报子上〕

报　子　启大王：今有柏文連柏大人罢职归家，从此經过。

裴天雄　再探！

报　子　啊！（下）

裴天雄　那柏大人从此經过，理当請上山来聚义。

謝　元　現有宿州总兵李全在此，何不請来商議此事？

裴天雄　来，有請李大人前来議事！

一嘍兵　有請李大人！

李　全　（內）来也！（上）

朝中多奸党，無奈隐山崗。

裴天雄
胡　奎
謝　元
史　忠
王　月
孙　彪
金　輝
楊　春　叔父！

李　全　众位英雄請坐！相招老夫有何見諭？

裴天雄　今有令亲柏大人罢职归乡，帶着家眷从此經过。理应請上山来聚义。特請叔父下山相請。

李　全　如此待老夫前往，請！（下）

裴天雄　大家山寨等候便了。

〔同下〕

第三場

〔柏文連、柏玉霜、祁子富、張氏上〕

柏文連　（唱）將身且离是非境，

柏玉霜　（唱）得全性命归故林。

祁子富　（唱）催馬加鞭往前进，

張　氏　（唱）鷄爪高山面前存。

哎呀老老，你我昔日同定胡恩公到此，險些被这山上的大王斷送了性命。今日又来到这里，大家須要

小心一二！

郝子富　不妨。那日罗二公子被侯登陷害，拿到衙中，老汉也曾到此約請众家英雄。今日有我在此，料然無事。

柏文連　如此大家悄悄过去便了！

（唱）大家悄悄过山境，

郝子富　（唱）那廂又来人一行。

〔李全上〕

李　全　（唱）山上奉了众王命，

下山相約柏大人。

老妹丈請了！

柏文連　我道是誰，原来是老舅兄！敢是与我討买路錢么？

李　全　非也。奉了山上众位大王之命，特請賢妹丈上山，稍坐一叙。

柏文連　我正要上山，一来拜望众位义士，二来看看众位国公的后人。

李　全　（向內）众兒郎，鼓乐伺候！

众嘍兵　（內）啊！

〔吹打〕

李　全　妹丈請！

柏文連　舅兄請！

李　全　你我挽手同行，哈哈哈……

〔同下〕

第　四　場

〔吹打。裘天雄原人上，迎接介。柏文連、李全、郝子富、張氏、柏玉霜上〕

裘天雄　来者就是柏大人？

柏文連　这！

李　全　这就是山中众家大王。

柏文連　众位大王，久仰了！

众　　　哈哈哈……請！

〔同下〕

第　五　場

〔柏文連、裴天雄双方原人上〕

裴天雄　女客請至后寨！

〔張氏、柏玉霜下〕

众　　　請坐！不知大人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柏文連　豈敢！柏某有何德能，敢劳众位大王如此礼迎！

裴天雄　請問大人因何罢职归里？

柏文連　众位呀！

（唱）沈賊專权掌朝政，

　　柏某被害归故乡。

众　　　原来如此。

柏文連　但不知众位国公的公子，并罗氏昆仲現在何处？

謝　元　大人有所不知。自胡奎賢弟同罗賢弟到此，天下英雄相繼而来。为此造下迎賢館驛一处，以迎天下的賢士。所有新上山的英雄，尽在迎賢館內。

柏文連　何不請来一叙？

裴天雄　此处窄小不便。金、楊二位，將柏、李、祁三位大人請至迎賢館內备酒款待。

柏文連
李　全
祁子富　遵命。
金　輝
楊　春

李　全　二位請！

柏文連
祁子富　請哪！

〔柏文連、祁子富下〕

〔报子上〕

报　子　啓大王：今有馬成龙馬元帅帶領一队人馬，要見众位大王。

裴天雄　馬元帅性如烈火。他今此来，你我如何見他？

謝　元　此人之来，定有一番高見。

裴天雄　如此快快有請！

报　子　有請馬元帅！（下）

〔吹打。四龙套、馬成龙上〕

裴天雄　馬元帅！

馬成龙　众位英雄！

〔众进介〕

裴天雄　請坐！

馬成龙　有坐。

裴天雄　不知元帅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馬成龙　豈敢！本帅来得鹵莽，众位海涵！

裴天雄　豈敢！元帅到此，有何見教？

馬成龙　馬某到来，特为相約众位英雄，去至長安皇城之下，請天子駕幸城楼，我等陈明沈賊的罪款，杀却奸臣，重整唐室江山。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裴天雄　好哇！我等隐居在此，終非善策。今蒙老元帅指教，是我等出头之日，怎敢不从！

馬成龙　若得众位义士相助，大事成功。告辞！

众　　　哪里去？

馬成龙　回轉行营。

謝　元　且慢！你我今番便是一家。元帅暂在敝寨屈駕，擇選良辰即刻起兵，豈不是好？

馬成龙　如此，从命就是。这里有令箭一支，將我手下將士并小兒、小女招进山寨。

謝　元　是。孙賢弟，执令箭去至馬元帅大营，相請公子小姐，并部下將士三軍入山，不得遲誤！

孙　彪　遵命。（下）

裴天雄　迎賢館內摆宴，与馬元帅接風。

馬成龙　到此就要叨扰。請！

〔同下〕

第六場

〔侯登上〕

侯　登　（唱）那日怀金投米府，

討得引荐赴京都。

我、侯登。自与祁家女兒求婚未諧，將那祁老兒当賊誣告，發配云南。誰知我这个姑丈不念亲戚，反要提我前去云南，同祁老头对案。是我一聞此言，暗盜了他家中十万白銀，用一半投与米府，托他將我荐往京都沈相府內謀一个小小前程。米中砂給了我一封書信，叫我上京来投吏部天官米良与沈謙，一言便成。看前面已是米吏部的府門，待我上前投信便了。（下）

第七場

〔沈謙上〕

沈　謙　（唱）可嘆我兒丧了命，

老夫終日痛在心。

老夫、沈謙。可嘆我兒廷芳被一妖人打死，至今仇恨未报，时刻在心。前者边关打来战表，也曾命兵部尙書吳法引兵征勦，未知胜負如何。今日閑暇無事，曾命人約請吏部天官米大人到此，还未見到来。

〔張宏上〕

張　宏　米大人到。

沈　謙　有請！

張　宏　有請！

〔米良上〕

米　良　接着族侄信，沈府保荐人。
　　　　太师！

沈　謙　米大人請坐！

米　良　告坐。

沈　謙　老夫命人相請，为何迟迟而来？

米　良　方才將要前来，忽有家族来了一信，保荐一人，名喚侯登，此人頗有机变。奈下官無有用人之地，特来轉求太师收留門下。

沈　謙　現在何处？

米　良　現在書房，同景上天閑話。

沈　謙　張宏，將那人喚来！

張　宏　是。（下）

米　良　边关上又有文書来到，言道吳大人連次大敗，請太师加兵帮助。

沈　謙　唔呼呀！番賊如此猖狂，应怎样办理？

〔張宏領景上天、侯登上〕

張　宏　随我来。

景上天　見过太师爷。

侯　登　太师爷、老丞相、老大人在上，草民、小子、卑人、愚下、区区、不才給你老人家磕头啦。

沈　謙　这是何人？

米　良　这就是下官方才所言的侯登。

沈　謙　你就是侯登么？

侯　登　不錯，这就是小子的狗名兒。

沈　謙　我且問你，哪里人氏，做何生理？

侯　登　小子自幼飽讀詩書，深通文墨。后来科第不利，只好仰我孔夫子之令兄轉一門路。倘得奇遇，可以將这滿腹的狗杂碎献上。

沈　謙　米大人，他所說的言語，老夫有些不明白。

米　良　連下官也不知如何詳解。

沈　謙　总怪你我幼而失学之过，今番怎与文人对談？侯先生請坐！

侯　登　謝坐，謝坐！

〔景上天不悅介，暗喑侯登，侯登作楞色不然介〕

侯　登　老太师、米大人，方才說幼而失学，怎么会位列三台，掌握朝政？

沈　謙　侯先生不要見笑。老夫有一女兒，献与当今。因此得邀天寵。他們米氏一族，乃是老夫保举在朝。

〔米良暗搖首阻介言〕

沈　謙　我們都是白丁挂蟒，驟然富貴。老夫乃是达人快語，从不曉得隐瞞于人。你不可見笑，哈哈哈……

侯　登　常言說的好：巧人是拙人的奴。太师虽則欠通，却有此一段造化。如我輩文人望風而来，投入門下，

则保太师爷諸事高枕無憂矣。

米　良　先生言得極是。(向沈謙)如今有了心腹，請問老太师有何富貴？請講！

沈　謙　当今天子懦弱無剛，竟被老夫鎮住。諸事不問老夫，他不敢自專。在京諸臣，皆我之心腹；外省关隘，亦是老夫之手足。意欲趁此行廢主之举。奈皇族中無有有德之人，如之奈何？

侯　登　听老太师之言，不愧諱是"謙"字，眞是謙虛得很哪！若依晚生之言，如今天子昏庸，再無有德之人，豈不是廢斯乎，立亦斯乎？那时办理不善，老太师反落無名之才。

沈　謙　依先生之見？

侯　登　依小可之見，老太师齿德俱尊，堪学汉莽晉敎的典故。若老太师不改尊名，可以聚集京外的官員，共議此事，則众位廷臣也必推太师爷作个伏地皇上。那时太师爷不落自立之名，則天下臣民皆拱手悅服。您哪想想，小可之言是也，非也？

沈　謙　哈哈哈……

(唱)听罢言来喜气生，

果然此人有才能。

走向前来祇恭敬，

先生指教某等行。

侯　登　(唱)太师若肯依我論，

管叫江山永太平。

沈　謙　来，拿我名帖，約請六部九卿、文武大小官員相府議事。

張　宏　是。(下)

侯　登　老太师膝下有几位公子？

沈　謙　哎，再不要提起。老夫膝下只有一子，被一乔装女贼打死了。

侯　登　这乔装女子姓甚名誰，何方人氏？

沈　謙　乃是淮安人氏，原姓柏，后又假名胡玉霜。將她处斬之时，又被鷄爪山賊寇劫了去了。

侯　登　哎呀，淮安人姓柏，又假名胡玉霜？此女就是柏文連的亲女名叫柏玉霜。何不拘拿柏文連前来，治他結連山寇之罪？

沈　謙　那柏文連，老夫已將他罢职归田去了。

侯　登　这有何难。太师爷可行文他家，曉諭他妻子侯氏，若是他父女到家之日，即行投首报官，拿住柏文連与他妻室無干，还有厚贈。哪怕公子的寃仇不报！

沈　謙　此計甚妙。小景兒，你可修下一角文書，差人去往淮安，照言而行。

景上天　嗻！（下）

〔張宏上〕

張　宏　众位大人到。

沈　謙　有請！

張　宏　有請！

〔吹打。四文官、四武將上〕

侯　登　有拉屎的地方沒有？我要出恭。

張　宏　随我来！

〔張宏領侯登下〕

沈　謙　众位大人！

四文官
四武將　太师！

沈　謙　請坐！

四文官 四武將　太师相召，有何見諭？

沈　謙　当今天子昏庸無道，以致天下荒荒，昊天已降不祥。老夫意欲另立有德之君，奈皇族中又無其人。故請众位前来議論此事。

四文官 四武將　太师位高爵尊，天子之下便是太师。且德寿兼全，堪为万民之主。又何必另立别家？以致众心不服，反为不美。

沈　謙　众位言之差矣！老夫若受了禪位，知者道老夫此行，上合天行，下体百姓；那不知时务者，则言老夫欲行篡夺，便將老夫一生忠正之名化为烏有了。

四文官 四武將　太师此話，固是謙恭謹讓；豈不聞昔日官天下乃以位讓賢？今日此事，乃群臣共举，亦非太师自主，何患之有？太师再若推辞，则众官退去，唐室江山危在旦夕。太师爷亦难免旁观之罪！

沈　謙　哎呀，众位大人金石之論，使老夫頓开茅塞。这几日大家修一妥实本章，上殿参君之过，擇吉受禪。前厅摆宴，与众位共同一賀。

四文官 四武將　吃酒事小，只是我等官职須要大大地封贈。

沈　謙　那个自然。大家請至前厅便了。

〔同下〕

第八場

〔“大开門”。四文堂、四大鎧、四上手、四大刀手、孙彪、王月、史忠、張琪、赵胜、尉迟寶、秦双、馬瑞、李定、程珮、罗焜、罗燦、胡

奎、馬金定、孙翠娥、程玉梅、郝巧云、謝元、裴天雄、李全、郝子富、盧宣、柏文連、洪恩、徐夏上，站門。馬成龙上。"粉蝶兒"，上高台】

馬成龙　(詩)忆昔当年鎮边疆，

东征西蕩保朝綱。

只因內廷多佞党，

为此权且叛吾皇。

本帅、馬成龙。只因权臣当道，为此督兵提將进京，扫除奸佞，重整唐室基業。今蒙列公推我为首。今乃良辰黄道，正好發动人馬。众位將軍，人馬可齐？

众　將　俱已齐备。

馬成龙　听我令下！

众　　啊！

馬成龙　第一队：胡奎、罗燦、罗焜以为前哨先行！

胡　奎
罗　燦
罗　焜　得令！

馬成龙　第二队：秦双、程珮为左翼指揮！

秦　双
程　珮　得令！

馬成龙　第三队：李定、馬瑶为右翼指揮！

李　定
馬　瑶　得令！

馬成龙　第四队：尉迟贇、赵胜、洪恩为后軍指揮！

尉迟贇
赵　胜
洪　恩　得令！

馬成龙　第五队：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郝巧云为四路总

接应！

馬金定
程玉梅
孙翠娥
祁巧云　得令！

馬成龙　第六队：孙彪、張琪、史忠、王月解押粮草！

孙　彪
張　琪
史　忠
王　月　得令！

馬成龙　第七队：裴天雄、李全、盧宣随营参贊軍机！

裴天雄
李　全
盧　宣　得令！

馬成龙　第八队：祁子富为四路催粮使！

祁子富　得令！

馬成龙　柏文連同定諸將把守山寨！

柏文連　得令！

馬成龙　众將官，提兵前往！

众　　啊！

〔分下〕

第　九　場

〔康龙、王虎上，起霸〕

康　龙
王　虎　俺、康龙。王虎。

康　龙　元帅升帳，兩廂伺候。

王　虎　請！

〔四龙套引米順上，"点絳唇"〕

米　順　（詩）杀气騰騰冲碧霄，

刀槍映日放光豪；
鑼鳴鼓响如雷爆，
旌旗招展彩云飄。

本帅、鎮海將軍大元帅米順。奉了沈太师諭旨，去征鷄爪山。忽聞馬帅結連山賊入寇，兵至登州駐扎，不曾前进。昨聞賊兵已到城外扎营。今日必来侵扰关隘。候他兵动，再作道理。左右，伺候了！

四龙套　啊！

报　子　（內）报！（上）

启元帅：敌人討战。

米　順　再探！

报　子　啊！（下）

米　順　众將官，出城迎敌去者！

众　　　啊！

〔众領起。胡奎、罗燦、罗焜上，会陣介，米順見胡奎作惊介〕

米　順　賊子何名，擅敢前来討战？

胡　奎　听者！你老爷馬元帅麾下前部正印先鋒、鷄爪山文士、賽玄壇、胡奎。

罗　燦　粉面金剛、罗燦。

罗　焜　玉面虎、罗焜。

胡　奎
罗　燦　尔是何处狗官？通名上来！
罗　焜

米　順　原来是三个亡命囚徒！二位將軍，与我拿下了！

〔起打。胡奎等杀康龙、王虎介。米順等敗下，胡奎等追下〕

第十場

〔場設城門。“乱錘。”米順等敗上，入城介。胡奎等追上，攻开城

門，閃過〕

〔"急急風"。馬成龙原人上，入城介，胡奎等入城介，下〕

第十一場

〔米順上，胡奎等上，擒米順介。馬成龙上〕

胡　奎　米賊已获。

馬成龙　連日連夜杀奔京都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十二場

〔四文堂、沈謙上〕

沈　謙　（唱）那日定計謀君位，

　　　　逢春一言阻我为。

　　　　將身且坐宝殿內，

　　　　且听探馬报信回。

老夫、沈謙。那日約請众位大人，商議廢君更立之事。今日老夫又請众位大人到此，一同上殿參奏。怎么此时还不見到来？

〔張宏上〕

張　宏　李大人到。

沈　謙　李逢春来了，有請！

張　宏　有請李大人！

〔李逢春上〕

李逢春　奸賊行謀篡，到此泄机关。

　　　　老太师！

沈　謙　李大人請坐。大人到此，必有所为？

李逢春　特来相吊。

沈　謙　嗯！老夫今欲登殿受賀，为何口出不利之言？

李逢春　（跪介）太师若要登殿便为君，下官是臣，豈有臣不諫君之理？明日登基之言何人所諫？

沈　謙　乃是众位大人公議。

李逢春　应先斬这些誤国的奸臣！

沈　謙　何出此言？

李逢春　老太师不知，如今內有鷄爪山未平，多少英雄作难；外有边关入寇，無数番賊縱横。今日太师登基，頒詔天下。倘鷄爪山賊寇兴誅篡之师，約定番兵一齐入寇，番兵战于外，賊寇乱于內，兩下夾攻，怎生迎敌？豈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沈　謙　哎呀呀，多蒙耳提面命，險誤大事。来，即行回复众位大人，今日無事，不便前来。

張　宏　是。（下）

李逢春　告辞！

沈　謙　恕不远送。

〔李逢春下〕

〔景上天上〕

景上天　啓太师：大事不好啦！

沈　謙　何事惊慌？

景上天　今有馬成龙結連鷄爪山寇，攻破登州府，杀死康龙、王虎，擒去米順。一路关隘，开城讓路。如今大兵已至，在皇城之下安营扎寨，大有攻城之势。老太师您要拿个准主意才好！

沈　謙　有这等事！即速拿我令牌曉諭各門，严加防守，不得疏忽！

景上天　是。（下）

沈　謙　来，打轎上朝！

四文堂　啊！

〔同下〕

第十三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唐王上〕

唐　王　（唱）心中只把沈謙恨，

掌握生杀欺寡人。

但願祖宗显灵应，

杀却此賊方太平。

〔四校尉、沈謙上〕

沈　謙　（唱）將身且把金殿进，

三呼万岁臣見君。

臣、沈謙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平身。

沈　謙　万万岁！

唐　王　上殿何事？

沈　謙　今有众家国公之子怨恨万岁害他的父母，勾通鷄爪山寇，前来报仇。如今兵临城下，請聖駕亲去退敌。

唐　王　啊，一向并無报文啓奏，一时大兵就到了皇都，是何緣故？

沈　謙　老臣也曾發兵几次；怎奈不能取胜，也是枉然。

唐　王　太师既然自專征伐；今日自去退兵才是，为何反問寡人来了？

沈　謙　万岁乃一国之君，不能掌握朝政，諸事皆委之于老

臣，自然任老臣施为。如今万岁又出此不合之言，休怪老臣不忠。似你这样無謀，难以为君，快將玉璽献与老臣，老臣便有退兵之策。

唐　王　太师不必發怒，待朕亲至敌楼退兵便了。

沈　謙　嗯，这却使得。

唐　王　內侍，擺駕敌楼！

（唱）寡人懦弱难理朝政，

才有讒臣掌权衡。

內侍擺駕城楼上，

观看何人率三軍。

馬成龙　（內唱西皮倒板）

本帅兴兵威严蕩！

〔四文堂、四上手、四大鎧、四大刀手、孙彪、王月、史忠、張琪、赵胜、尉迟贊、秦环、馬瑞、李定、程珮、罗燦、罗焜、胡奎、洪恩、徐良、裴天雄、李全、盧宣、馬成龙上〕

馬成龙　（唱西皮快板）

將士人人武艺强。

三軍队队如山样，

刀槍斧鉞似秋霜。

勒馬抬头举目望，

呀！

城楼站定乾封王。

我这里翻身下絲繮，

率众屈膝跪当陽。

不忠叛臣来反上，

特为除奸定家邦。

聖上神明自原諒，

体鑒臣等心內詳。

罪臣、馬成龙率众見駕，望陛下恕臣等不赦之罪！

唐　王　赦尔等之罪。各賜平身，朕有話講。

众　　　謝万岁！

唐　王　尔众家国公，乃朕先皇太祖賜尔等世享富貴。你等久沐洪恩，不思报国，扫灭外藩；今日提兵至此，意欲何为？

馬成龙　我等世享荣封，殊恩难报。原思各尽职守，以报皇恩；怎奈沈謙欺君謊奏，先斬罗增全家，后抄京外勛臣，臣等伸冤無地，只得亲自来京訴明冤枉。目下番兵入寇，民不安生，皆沈謙卖国專权作奸犯科，万民怨恨，以致如此。臣等此来，非敢恣意狂为，一則为国家除奸去惡，二則为民灭害安生，三則为祖宗以白不清之名，四則为自身以消無辜之报，別無他意。

唐　王　事虽如此，也該拜本来京才是。擅自領兵入境，非反而何？

馬成龙　臣等拜本数次，幷無回示，皆被沈謙压下，未曾上陈。

沈　謙　馬成龙！你几次俱是反表战書本章，从何而来？聖上駕前，还敢謊奏，看箭！

〔沈謙放箭，中馬成龙盔介〕

馬成龙　万岁，此賊当着聖駕，尙敢如此放肆。請駕还宮，臣要除此权奸。众將官，攻城！

众　　　啊！

〔唐王下。众攻城介〕

沈　謙　放箭！放箭！

〔四校尉放箭介〕

众　攻城不下。

馬成龙　收兵回营！

〔同下〕

第十四場

〔四女兵、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祁巧云上〕

馬金定
程玉梅
孙翠娥
祁巧云　元帅去出兵，未見轉回营。

〔幕內：元帅回营！〕

〔馬成龙等上，馬金定等迎接介，馬成龙入座介〕

馬成龙　咳！

祁巧云　啊元帅，今日回营，为何煩惱？

馬成龙　你等有所不知。那沈謙奸贼当着聖駕，暗用冷箭中某盔纓之上。本帅一怒攻城，誰知那贼防守甚严，一时不能得下。倘此时內中生变，如之奈何？

祁巧云　不妨。近蒙异人傳授，可以騰云駕霧。奴家駕云入宮，面見天子，陈言始末，將監內国公放出，擒住沈贼，然后开城，放大兵入城，岂不是好？

馬成龙　若能如此，唐室幸甚，万民幸甚。

祁巧云　如此大家拜过天書。（取天書介）

馬成龙　香案伺候！

〔小吹打。众拜天書介〕

馬成龙　弟子馬成龙，为国除奸，望求上仙大發慈悲，速現天文，上定唐室，下保万民，全仗庇佑乎！（牌子）

祁巧云　元帅，請看天書上面有何言語？

馬成龙　待我看来。(看天書介)"今將未来之事諭知尔等：今沈謙气数当終，罪惡已滿。尔祁巧云、罗焜二人应有姻緣之份，此时正好建功立業。今晚三更，駕云入城，面聖陈情，除奸灭寇，速速去訖，不可迟誤！"哈哈哈……旣是神聖敕命，人力难違。罗二公子！

罗　焜　在。

馬成龙　你同祁小姐今晚三更駕云入城，不得違誤！

祁巧云　啓元帅：今晚还是奴家自去为是。

馬成龙　你的心事，某已知道。不妨。金定我兒！

馬金定　在。

馬成龙　你可同他二人前去捉拿沈謙，不可伤他性命。

馬金定　遵命。

馬成龙　大家飽餐战飯，准备行事便了。掩門！

(同下)

第十六本

第一場

唐　王　(內)掌灯!

〔大太監引唐王上〕

唐　王　(唱)恨沈謙賊奸佞欺君罔上，
　　　　專生杀掌朝政殘害忠良。
　　　　滿城中尽都是奸賊羽党，
　　　　此时間叫寡人心無主張。
　　　　內侍臣前引路去把香上，
　　　　將身兒跪塵埃祝告上蒼。
　　　　但願得老天爷早除奸党，
　　　　保佑我大唐室国祚綿長。
　　　　叩罢头抽身起用目观望，

〔祁巧云、罗焜、馬金定上〕

罗　焜
祁巧云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
馬金定

唐　王　呀!
　　　　(唱)是何处男共女来見孤王，你快講其詳!
　　　　尔等是何方妖怪，黑夜到此意欲何为?

罗　焜
祁巧云　臣等非妖非怪，特有本章上奏。
馬金定

唐　王　尔等既非妖怪，为何陡然而来?姓甚名誰?一一講

来！

罗　焜　臣就是罗增次子，名喚罗焜。

祁巧云　民女祁巧云。

馬金定　臣女馬金定。

唐　王　你就是大反山东的罗焜么？

罗　焜　臣焉敢反？皆由沈謙逼迫，事出無奈。

唐　王　此乃朕一时不明，誤听讒言，杀死你全家人口，悔之不及。你今至此何干？

罗　焜　臣奉馬元帅將令而来，有三件大事叩乞恩准！

唐　王　哪三件？

罗　焜　头一件，众家国公俱無半点罪名，拿入天牢，求恩赦放；第二件，臣等兴兵犯上，并無反意，皆因要斬权奸，望駕恕罪；第三件，今夜馬元帅欲要兵入都城，杀奸除惡，以安基業。此三件大事冒瀆天顏，不知万岁准否？

唐　王　好啊！寡人正愁勢穷力孤。今得爱卿等如此忠义勤王救駕，慢說此三件小事；就是三百件，俱已准奏。你等平身。

罗　焜
祁巧云　謝万岁！
馬金定

唐　王　看文房四宝伺候！（牌子，写詔介）內侍，这有赦詔一道，同罗焜去至天牢，釋放众家国公，捉拿沈謙，大开城門，迎接馬元帅进城！

大太监　遵旨。

唐　王　朕当龙楼相候便了！

（唱）叮嚀囑咐罗小將，

孤家言語記心旁：

迅速且把城开放，

捉拿奸贼保朝綱。（下）

罗　焜　且喜万岁准本。你二人駕云回营与馬元帅送信。我同众国公准备开城便了。

祁巧云
馬金定　言之有理。請！（下）

罗　焜　公公，你我速奔天牢去者。

大太监　是。（小圓場）来此已是刑部獄門。呔！獄官，开門来！

〔獄官上〕

獄　官　誰呀？原来是老公公，到此做甚？

大　太　聖上有旨，快將众家国公放出天牢！

獄　官　嗻！（下）

罗　焜　还有一人，名喚龙标，亦請釋放！

大太监　是。

獄　官　（內）众国公，随我来！

〔獄官領众国公上〕

罗　焜　聖旨下，跪！

众国公　万岁！（跪介）

罗　焜　听宣讀，詔曰：尔众卿系蒙不白之冤。今有罗增次子罗焜保本，赦放尔等無罪。即速开城，迎接救兵进城，捉拿沈謙全家。欽此！

大太监　獄官，还有一犯，名喚龙标，一并提出釋放。

獄　官　嗻！（下）

〔龙标上〕

龙　标　原来是罗公子到了！

罗　焜　龙兄随我等开城去者！

〔同下〕

第 二 場

〔場設城。吹打。馬成龙率众上。罗焜率众由下場門上〕

罗 焜 城下莫非就是馬元帅的人馬么？

众 正是。

罗 焜 开城！

〔城門开，馬成龙等进城介，同下〕

第 三 場

〔四太监、李逢春引唐王上〕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啓万岁：馬成龙大兵業已入城。

唐 王 宣他等龙楼見朕！

大太监 遵旨。万岁有旨：馬成龙帶众龙楼見駕呀！

馬成龙 （內）領旨！

〔吹打。馬成龙率众上，跪介〕

馬成龙 臣等抗旨在先，兴兵在后，罪該万死，叩求万岁天恩饒恕！

唐 王 从前諸事，皆朕不明之故。卿等何罪之有？俱賜平身。

众 謝万岁！

唐 王 李卿！

李逢春 臣在。

唐 王 命你帶定御林軍，去往相府捉拿沈謙，当殿御审。

李逢春 臣領旨。（下）

唐 王 馬卿，那越国公尙在沙漠，生死未曉。韃靼侵犯边关，任意扰乱，卿等有何良策？

馬成龙　臣等情願帶兵去征韃靼。倘若仰聖上洪福，一战成功，也未可知。

唐　王　卿等皆忠勇之士，此去出征，必然全胜，免去前項之罪。有官者恢复原职，賞加三級；無职者賞給四品冠帶，候得胜回来，另有升賞。

众　　　謝万岁！

唐　王　通明殿賜宴，朕与众卿長夜欢宴。退班！

众　　　請駕！

〔同下〕

第　四　場

〔“急急風”。四文堂，四下手引沙龙上，“点絳唇”〕

沙　龙　（詩）自幼生来在番邦，

　　　　熊心豹胆虎皮囊；

　　　　武艺精通韜略广，

　　　　四夷八蛮拱手降。

某、荆棘王沙龙。奉了番王旨意，帶領人馬，一路夺寨斬关，势不可擋。今日平明正好开兵。巴圖嚕，起兵前往！

众　　　啊！

〔同下〕

第　五　場

〔四車夫、沈青娅、沈謙、景上天、侯登上〕

沈　謙　（唱）黃夜逃出天罗網，

　　　　帶領家小投番邦。

老夫、沈謙。

侯　登　学生、侯登。

景上天　学生、景上天。

沈　謙　哎呀二位！老夫意欲圖謀唐室江山，做一朝人王帝主。誰想天意不遂，被馬成龙这个老匹夫暗用詭計，攻破皇城。幸得老夫趁乱逃走，且喜出离虎穴龙潭。你我如今可往何方投奔？

侯　登　太师爷既然滿載金銀，到处为家，又何必投奔他人哪？

景上天　呃！太师爷声势浩大，京外官員誰不認識！倘若一时走漏風声，只怕性命不保。

沈　謙　着哇！

侯　登　依你之見哪？

景上天　咱們莫若投奔番邦，將中国的虛实告訴他們。倘若得了大唐天下，那当兒您哪把女兒再献上一个，又是太师之职，然后再圖謀大位，这叫做"失而复得"，您說这条道兒好不好？

沈　謙　此計甚好。前面已是沙龙元帅侵占的关隘，不免投奔前去便了。

〔同下〕

第　六　場

〔四文堂、四下手、沙龙上〕

沙　龙　前道为何不行？

一下手　唐朝太师沈謙要見。

沙　龙　扎下行营！

〔沈謙、景上天、侯登上〕

沈　謙　元帅在上，我大唐太师沈謙投降来迟，望乞元帅恕罪！

沙　龙　你就是沈謙？

沈　謙　正是小官。

沙　龙　請坐！你不在中国受享荣封，为何来投奔我邦？莫非是詐？

沈　謙　非也。小官在朝，忠心赤胆，克尽职守。不想天子昏庸，不識忠奸，信了讒臣馬成龙等，將小官革职为民。小官滿腹珠璣，豈肯甘老林泉！今观貴邦大国实英明皇帝，駕下文忠武勇，后来定然克服唐室。故此前来投降，幷有黃金十万，珠宝百箱，美女一名，謀士二人献上，以为进身之仪，望元帅轉达王駕！

沙　龙　原来如此。可將礼物呈上。

沈　謙　礼物搭上来！

（四車夫、沈育姬上）

沙　龙　好礼物！这都是哪里来的？

沈　謙　这都是小官为官数載，省儉衣食，积得些許之物。

沙　龙　你可算得清廉的官兒！

沈　謙　哪里敢称“清廉”二字！無非小官不会貪贓就是了。

沙　龙　好个絕色的美女！从何而得？

沈　謙　此乃小官的次女，名喚育姬，善能琴棋書画，詩詞歌賦；而且終日隐居深閨，目不斜視，幷不知男子是何物色。

沙　龙　总是你的好家規、好教訓。

沈　謙　哪里敢称“規訓”二字！無非小官落个清白傳家就是了。

沙　龙　这就是兩位謀士么？

沈　謙　正是。（向侯登等）过来見过元帅！

侯　登
景上天　参見元帅！

沙　龙　罢了。你二人姓甚名誰？

沈　謙　此人名叫侯登，那个名叫景上天，皆有經天緯地之才，深知中华地理虛实，乃是小官門下之客。

沙　龙　你頗有知人之明。

沈　謙　哪里敢称"知人"二字！無非分得賢愚就是了。

〔旗牌暗上〕

沙　龙　好。有此厚礼，我国王爷一准重用。来，看文房四宝伺候。（牌子，修書介）旗牌將本帅的表章、幷金珠、美女送回本国。

旗　牌　得令。随我来。

〔四車夫、沈育姬下，旗牌随下〕

沙　龙　本帅本章上面，將你的美意写明。你們三人暫且随营听用。候聖旨到来，自有升賞。

沈　謙　多謝元帅！

〔报子上〕

报　子　啓元帅：今有中国馬成龙帶領傾国人馬前来，請令定夺。

沙　龙　再探！

报　子　啊！（下）

沙　龙　沈官！

沈　謙　元帅！

沙　龙　我久聞中国馬成龙乃足智多謀之士。他今此来，当以何計擒他？

沈　謙　这个！

景上天　老元帅不要信过耳之言。馬成龙徒有虛名，实庸才

耳。学生有一計，管教他片甲不归。

沙　龙　計將安出？

景上天　馬成龙自山东到京，自京到此，人馬甚是疲乏，哪里还有交战之心？咱們这里將人馬撤回十里之遥，他必然不来追赶，今夜一定安然稳睡。我兵乘其不备，前去偸营劫寨，管叫他的人馬尽死于夢中。馬成龙一死，中华更無别人，唐室江山指日可得。老元帅看学生这条計策好否？

侯　登　元帅，他这条計策还是我傳受他的哪。

沙　龙　此計甚妙。众將官，將人馬撤回十里！

众　　　啊！

〔同下〕

第七場

〔四文堂、四上手、四大刀手、四大鎧、孙彪、王月、史忠、張琪、赵胜、尉迟寶、秦环、馬瑶、李定、程飙、罗燦、罗焜、胡奎、洪恩、徐其、裴天雄、李全、盧宣等引馬成龙上〕

馬成龙　（唱）都中奉了万岁命，

　　　　　　边关之上討番人。

　　　　　　旌旗招展軍威盛，

　　　　　　將士兒郎抖精神。

　　　　　　眼望紅日依山近，

　　　　　　忙傳將令扎下营。

　　　　安营扎寨！

〔报子上〕

报　子　启元帅：番邦人馬撤回十里安营，請令定夺。

馬成龙　再探！

报　子　啊！（下）

馬成龙　众位將軍，番邦人馬不战自退，必有詭計。

胡　奎　元帅，那番邦聞我等之名，如仰泰山北斗。今見天兵到此，焉敢抗拒？故不战而退。

众　　　着哇！你我如今乘势追去，杀他个落花流水！

馬成龙　（搖头）且慢！我兵到此，甚是疲倦。不若就此安营，歇兵三日，再战不迟。

謝　元　話是如此，但是番人多詐。今晚恐其前来投营劫寨。

馬成龙　先生之言甚是。不知有何妙計？

謝　元　今晚众軍設下空营一座，虛張灯火，元帅再派众將四面埋伏。他若来时，定遭擒獲。

馬成龙　好，待本帅傳令。秦环、徐良、程珮、尉迟贊！

秦　环
徐　良
程　珮
尉迟贊　在！

馬成龙　帶領本部人馬，埋伏营后，等賊兵到了中軍帳。速放号炮，指揮四面之人，不得違誤！

秦　环
徐　良
程　珮
尉迟贊　得令！

馬成龙　胡奎、罗焜、罗燦！

胡　奎
罗　焜
罗　燦　在！

馬成龙　帶領本队人馬，抄至賊人身后，前去詐关，不得違誤！

胡　奎
罗　焜　得令！
罗　燦

馬成龙　其余諸將，各帶本队人馬，分四面埋伏。但見火起，即行杀奔中軍帳，务要杀尽番奴，一战成功！

众　將　得令！

〔起三更〕

馬成龙　天已三鼓，大家速速埋伏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　八　場

〔四文堂、四下手、沙龙上〕

四文堂
四下手　来此唐营。

沙　龙　杀！

四文堂
四下手　啊！（闖营介）

四文堂
四下手　俱是空营。

〔幕内喊杀声。火彩。秦环等兩边上，抄下〕

沙　龙　人馬撤回！

〔馬成龙率众上，大会陣介，起打。沙龙原人敗下，馬成龙原人追下〕

第　九　場

〔場設城关。胡奎、罗焜、罗燦上，打关，上关，开城，进城介，下〕

第　十　場

〔“乱錘”。沙龙原人敗上〕

沙　龙　且住！指望偷营劫寨，一战成功；誰知誤中詭計！巴圖噜，收兵回营！

〔众圓場〕

沙　龙　且住！看大营已失，你我速速敗进关內便了！

〔众圓場〕

沙　龙　来此已是，开关！

〔胡奎上城〕

胡　奎　你老爷賽玄壇胡奎在此。

沙　龙　城池已失，从关外逃走便了！

〔沙龙率众下〕

〔馬成龙率众上〕

众　　　城上何人？

胡　奎　胡奎在此。

众　　　元帅到了，快快开关！

胡　奎　众將官，开城！

〔开城，馬成龙等进城介，下〕

第十一場

〔"急急風"，四文堂，四女兵，木花姑、耶律福上。沙龙原人上，合兵介。胡奎、罗焜、罗燦、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祁巧云上，会陣介〕

胡　奎　呔！你是何方賊寇，阻擋老爷的去路？

耶律福　吾乃番邦太子耶律福。

木花姑　你姑娘木花姑。来將留名！

胡　奎　你老爷賽玄壇胡奎。

耶律福　無名之輩！放馬过来！

〔起打，木花姑与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祁巧云大战耶律福。木

花姑被杀，沙龙等败下，胡奎等追下〕

第十二場

〔沙龙原人败上〕

一下手　来此双岔路口。

沙　龙　好了啊好了！

沈　謙　元帅損兵折將，后面追兵甚急，为何反說好了，是何道理？

沙　龙　你等哪里知道？本帅正愁逃走不及，今至双岔路口，往西北乃是回国的大路；往东北山口名叫回雁峰。如今尽將盔甲器械丢于东北山口之內，你我往西北而逃。他等到此，往东北而赶，各奔一路，焉能追赶得上？

〔幕內吶喊声〕

沙　龙　快將盔甲器械抛下，逃走了吧！

〔同下〕

〔胡奎、罗燦、罗焜原人追上〕

一上手　来此双岔谷口。

胡　奎　且住！来此双岔谷口，也不知番賊由哪路逃去？

罗　焜　大哥，你看东北谷口之內，有番賊丢下的盔甲器械，想是奔东北逃去。你我快从此追赶。

罗　燦　且慢！那番人詭計多端，恐往西北逃去，故將此物抛在此地，使我等往东北赶去，他自然逃走了。

胡　奎　如此快往西北追赶！

〔領起圓場。万俟文由下場門上〕

万俟文　呔！来人慢走，留下买路錢来！

胡　奎　咦！二位賢弟，你我几日不在鷄爪山，今日反倒遇

着了毛賊前来劫夺于俺，眞眞令人可笑，啊哈哈哈……

万侯文　不必發笑！快快留下金銀馬匹，放尔等过去。

罗　燦　待俺打發这厮回去，看槍！

〔起打，万侯文敗介〕

万侯文　你們不要逃走，待我禀知兵主，定追尔等的狗命！（下）

胡　奎　二位賢弟，可笑这厮說此大話。

罗　燦　但不知他兵主又是个什么东西。

罗　焜　他兵主到此，也要將他碎尸万段。

〔四龙套、罗增上〕

罗　增　呔！尔是何人，竟敢打吾手下？

胡　奎　你这老匹夫叫什么名字？

罗　增　听者！你老爷大唐乾封皇帝駕下越国公罗增是也。

胡　奎
罗　焜
罗　燦　哎呀，不好了！叔父/爹爹在上，侄/孩兒拜見。

罗　增　你們是何人哪？

罗　燦　孩兒罗燦。

罗　焜　孩兒罗焜。

罗　增　你二人就是罗燦、罗焜？快快起来。此位是誰？

胡　奎　小侄胡奎，与令郎有八拜之交。

罗　增　原来如此。你三人因何至此？

胡　奎
罗　焜
罗　燦　今有馬成龙元帅，率領我等来征番奴，一路斬关夺寨而来，至此得見爹爹金面。

罗　增　馬元帅今在何处？

胡　奎
罗　焜　現在后面。
罗　燦

罗　增　快快一同去見，为父的有要言面告。

胡　奎
罗　焜　是！
罗　燦

〔众上馬介，圓場〕

胡　奎　那边塵垢飞空，想是元帅大兵，速速迎上前去。

〔四文堂、四上手、四大刀手、四大鎧、中軍、孙彪等引馬成龙上〕

众　　　来此双岔路口。

馬成龙　人馬列开！

胡　奎
罗　焜　参見元帅！
罗　燦

馬成龙　可曾擒得賊帅？

胡　奎
罗　焜　賊帅逃去，却与罗叔/我父相見。
罗　燦

馬成龙　今在何处？

胡　奎
罗　焜　現在营外。
罗　燦

馬成龙　快快有請！

众　　　有請罗元帅！

〔吹打〕

馬成龙　老亲翁别来無恙。啊哈哈哈……請！請坐！

罗　增　老亲翁为国除奸，兵到乱定，可喜可賀！

馬成龙　豈敢。我等依仗老亲翁的虎威，才有今日。不知老亲翁向在何处存身？

罗　增　此谷名叫回雁峰，其中有一人把守，万夫难攻，故尔至今安然無事。

馬成龙　原来如此。

罗　增　罗某在此十有余年，画得番邦地輿圖，元帅看了此圖，便可直达賊人的巢穴。

馬成龙　好，全仗老亲翁的大力。

罗　增　今日天色已晚，不如將人馬移至回雁峰駐扎一宿，明日进兵，豈不是好？

馬成龙　言之有理。众將官，回雁峰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十三場

〔“長錘”。四番兵、左靄引韃靼王上〕

韃靼王　（詩）化外为君人感仰，

　　　　駕下輔佐才技强。

　　　　沙帅督兵中华往，

　　　　但願一战破大唐。

〔沙龙上〕

沙　龙　逃命回朝轉，金殿見龙顏。

　　　　臣、沙龙見駕，大王千岁！

韃靼王　啊沙帅，你不去督兵破唐，为何一人回来？

沙　龙　大王！为臣帶兵連搶唐室無数城廓。不想中华馬蛮子帶兵前来一战，夺回关隘，老臣八子尽喪疆場，太子已被擒去，木花姑死于乱軍之中。幸老臣同天朝降官一时机变，逃回本国，得見大王。

韃靼王　不好了！（牌子）

〔报子上〕

报　子　启大王：馬蛮子兵临城下，叫大王敌楼答話。如若迟延，就要杀进城中来了。

韃靼王　哎呀！这便怎么处？

左　霜　大王但放宽心，臣聞中华馬元帅寬宏大量，待为臣去至敌楼哀求，或可原諒一、二也未可知。

韃靼王　全仗卿家，孤王立候回音。

左　霜　領旨。（下）

韃靼王　孤好悔也！

（唱）悔不該听信了沙龙之話，

　　怎当得中国內將士如麻？

　　年半百只一子侍奉膝下，

　　倘若是有差池坑死孤家。

〔左霜上〕

左　霜　（唱）好一个馬元帅寬宏量大，

　　上金殿与大王細說根芽。

参見大王！

韃靼王　回来了。哀求馬元帅一事如何？

左　霜　那馬元帅約定三事。

韃靼王　哪三事？

左　霜　一、叫大王写下降書降表；二、准备金銀食物犒賞三軍；三、將降官沈謙等綁縛献上，即放回太子收兵回国。

韃靼王　件件依从。待孤写下降書降表。（修表介，牌子）左丞相听旨！命你背上降書降表，备下金銀食物，并將沈謙綁縛前去献上，換回太子，不得違誤！

左　霜　領旨。

韃靼王　退班！

〔同下〕

第十四場

〔馬成龙、罗增原人上〕

馬成龙　（唱）回雁峰中一夜話，

　　　　地輿圖內細詳査。

罗　增　（唱）霎时之間抵城下，

　　　　管叫番人胆战麻。

〔报子上〕

报　子　啓元帅：今有番邦左丞相来見元帅。

馬成龙　叫他报門而进。

报　子　报門而进！（下）

〔左霜上〕

左　霜　手捧降書表，来把三事交。

　　　　番人告进！元帅在上，左霜謹参。

馬成龙　番官，方才約定三事怎么样了？

左　霜　我国狼主件件依从。現有降書降表幷金銀食物，天朝沈謙全家，一幷解来交納。

馬成龙　好，將降書呈上。

左　霜　是。（呈降書介）

馬成龙　来，將金銀食物堆积帳外。將沈謙綁进帳来！

众　　　哦！

〔四上手押沈謙、侯登、景上天上〕

沈　謙　哎呀！老元帅，一向可好？

馬成龙　呸！

罗　增　沈謙奸賊，你可認得老夫么？

沈　謙　我道是誰，原来是罗老兄！多年未見，威严如故，真令我輩欽敬！

罗　增　奸賊！你可知皇天有眼，善惡分明。尔今日悔也不悔？

沈　謙　愚弟悔之不及，望二位大哥念同僚之情，在万岁駕前保奏一二。倘得全生，我此时身边并無金銀，还有一女，并此兩个門客献上。

侯　登
景上天　着哇！

馬成龙　哼！見了万岁，看尔等造化如何。来，押下去，打入囚車！

四上手　啊！（押沈謙、景上天、侯登下）

馬成龙　中軍，帶領番邦丞相，去至后营，放出他国太子，由他領去。

左　霜　謝元帅！

〔中軍領左霜下，中軍又上〕

中　軍　启元帅：番邦太子放出。

馬成龙　起过。

罗　增　老亲翁，今日番邦克服，沈謙被获，趁此天色尚早，堪可回朝交旨复命。

馬成龙　老亲翁之言甚是。中軍，吩咐大小將士三軍，整齐盔鎧，班师回朝。

中　軍　遵旨。下面听者：元帅有令，整齐盔鎧，班师回朝！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十五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唐王上)

唐　王　(唱)自那日馬成龙安邦定乱，

　　　　带領着众將士收复边关。

　　　　但願得此一去早服逆叛，

　　　　作一世太平主国泰民安。

(李逢春上)

李逢春　(唱)忽聞馬帅回朝轉，

　　　　金殿之上奏龙顏。

　　　　臣、李逢春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平身。

李逢春　万万岁！

唐　王　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李逢春　今有平番元帅馬成龙，一战成功，克服番邦，大兵班师回朝，离城不远，請旨定夺。

唐　王　妙啊！定国公馬成龙安邦定乱，今日回朝，朕欲出城相迎，卿家以为可否？

李逢春　万岁龙意不差。

唐　王　卿家替孤傳旨，御林軍擺駕，文武百官随孤出城迎接馬元帅！

李逢春　遵旨。下面听者！万岁有旨：御林軍擺駕，文武百官随万岁出城迎接馬元帅！

众　　　(内)啊！

(同下)

第十六場

(吹打。馬成龙原人押沈謙、侯登、梟上天三囚車过場下)

〔柏文連、柏玉霜、張宏过場下〕

第十七場

〔吹打。徐鋭、程鳳、秦双、尉迟太、段晉、李逢春上。四太監、大太监引唐王上。唐王坐介〕

〔四上手押沈謙、景上天、侯登三囚車上，过場下〕

〔馬成龙、罗增、李全、裴天雄、胡奎、罗燦、罗焜、秦环、程佩、徐良、尉迟寶、李定、馬瑶、謝元、盧宣、赵胜、龙标、孙彪、史忠、王月、張琪、管豹、祁巧云、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上〕

馬成龙　臣等何德何能，敢劳聖駕出城迎接！

唐　王　卿等为国勤劳，一战克番，長途跋涉，受尽辛苦。內侍看酒，孤家把敬三杯。

馬成龙　聖駕这样天恩，使臣粉身碎骨，难以答报。

罗　增　臣罗增遠駕多年，失于瞻拜。今日复睹天顏，实臣意外之幸。

唐　王　寡人一时不明，听信讒言，險將卿一家斬首市曹。幸得上天垂救，致有王氏义行，替主身亡。孤今复見老卿之面，感愧無地。內侍，看酒三杯，孤王把盞。

罗　增　聖上天恩高厚，臣等何以答报！

唐　王　随营將士，各賜御酒一杯。

众　將　謝万岁！

唐　王　卿等上馬，随孤来呀！

众　將　領旨。

〔同下〕

第十八場

〔吹打。四太監、大太监引唐王上，坐介。徐鋭、程鳳、秦双、尉迟

太、段脊、李逢春、馬成龙、罗增、李全、柏文連、裴天雄、胡奎、罗燦、罗焜、秦环、程珮、徐良、尉迟寳、李定、馬瑶、謝元、盧宣、赵胜、龙标、孙彪、史忠、祁子富、張宏、王月、張琪、魯豹、柏玉霜、祁巧云、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上〕

众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

唐　王　平身。

众　　万万岁！

唐　王　卿家，可將平番之事一一奏来。

馬成龙　陛下容奏！（牌子）

唐　王　好啊！卿等广大志謀，勇略异常，随营將士，尽是桓桓武士，矯矯虎臣，实令寡人喜不自胜也！（接前牌子）待寡人亲修丹詔，金殿封官贈爵。（修詔介，接前牌子）內侍，將此丹詔金殿宣讀。

大太监　領旨。众臣跪听宣讀。

众　　吾皇万岁！（跪介）

大太监　奉天承运皇帝詔曰：古昔帝主賞功罰罪，約法昭明。咨尔众卿，忠义可嘉，合宜封功錫爵，以彰朕优礼功臣之意。今將封号書明于左：越国公罗增被害沙漠，忠心不改，节义可嘉，封为义节武安王。定国公馬成龙平乱扶国，忠勇过人，封为忠勇成平王。衛国公李逢春勤供职守，燮和国乱，封智略安平王。襄国公秦双封襄城郡王，英国公徐銳封鄴邑郡王。鄂国公尉迟太封鄂城郡王。鄭国公段脊封鄭城郡王。魯国公程鳳封魯城郡王。保国公李全封桐城郡王。都給事柏文連封淮东郡王。裴天雄封安定亭侯。胡奎封山陽亭侯。罗燦封昌平亭侯。罗焜封宝城亭侯。秦环封永定亭侯。程珮封宁海亭侯。徐良封宛平亭

侯。尉迟贊封大兴亭侯。李定封立水亭侯。馬瑤封綿竹亭侯。謝元封鎮海亭侯。盧宣封鎮江亭侯。赵胜封历城亭侯。龙标封銅山亭侯。孙彪封邵城亭侯。史忠封彰德亭侯。祁子富封广陵亭侯。張宏封宣城亭侯。王月封燕城亭侯。張琪封南安亭侯。魯豹封武門亭侯。柏玉霜、祁巧云、馬金定、程玉梅、孙翠娥，其受聘者，晉封一品夫人；未婚者擇配另有贈賜，荣封三代。各賜黃金万兩，彩緞百端，分賜府第，賞假回籍，祭祖完畢，来京供職。其他在京在外官員，各加三級。旨意讀罢，望駕謝恩！

众　　　謝万岁！

唐　王　內侍，將沈謙并众羽党，發往市曹凌迟处死！吩咐光祿寺飞虎殿排宴，与众卿等賀功。正是：

　　　　　　　太祖开基到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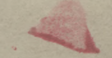
众　　　　　　皇恩浩蕩庇諸臣。

唐　王　　　　保国幸賴賢輔佐，

众　　　　　　共祝江山万万春。

　　　　請駕！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55

定　　价：（7）1.05元